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鄭子尹（珍）先生年譜

凌惕安編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凌惕安編著

鄭子尹年譜

文海出版社印行



鄭子尹先生遺像
編道義
寫貴陽趙後學本
校保北平楊壽齡

柴翁畫本世義齋

此畫非畫亦不畫使平生積氣

存疑激怒見我癡身夢寫

大地村 時後每油我善其若修

依事遠遊如圖紅橋左不好家展

信國可門人畫者否之頃刻人間一老

天白鶴飛來時我去去之夢魂

不到故人畫好是不淨啼更好

好之不堪噴噴看麻娘

畫成燈下喝定風波程之明日入

都矣此紙付相佩五天道心成

八月廿五日 題



榮翁詞稿 運義 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將逝前六日致唐炯書

後西
庭政

平生老弟如握父未故心無時
在念中竟無緣得一見矣通
來戰且無恙而口疾日加沉重
今生恐不能再見吾弟矣
前云唐跡後命同兒奉上以
完平生之志尚乞扶持免輩
得蒙玉成兄當感激于泉
下也多作不能成語臨書禱
切故請
公安

鄭珍上言九月十一日

鄭子尹先生之墓



凡例

- 一、年譜之爲用，在使學者，對於譜主之「人格」「性情」「思想」「環境」「師友」「著作」等，有所認識。必如何而後能達此效用，視譜主之生平而異，未可拘於一例也。
- 一、本編於譜主稱「先生」，餘皆直書姓名，所以示專示敬。惟於其祖若父，則加「公」字。於其祖母及母，但標外家姓氏，如曰「祖母程」，「母黎」。卽此是敬，陳情表有先例在。
- 一、年譜例及其先世，惟子尹先生生平學行，實植基於舅家，母黎，又具懿德，故輯先生年譜，必須並詳黎氏，此又他譜所無，而惟鄭譜所必具。
- 一、本編基於撰述之便利，特立「譜前」「譜後」兩門。譜前，敘述先生先後世，及外家師友之最有關係者之略歷，其關係較次者，則散見譜中各該條下。譜後，專敘先生逝世後關係事件，及遺著梓行之經過。
- 一、本編以先生著作爲基本材料，其餘各家著述中，有及先生事蹟者，靡不採錄，自信少有遺漏。至故老傳說必期其確可信。
- 一、本編編次不厭求詳，雖瑣細不遺，觀人於微，蓋有深意存焉。
- 一、先生之詩，皆有本事，是以本編於先生詩之有關於本人事蹟者，往往採錄全首，一字刪減

不得，閱者當自得之。

一、先生詩集之編年，除前九卷，出自手訂，最足依據外，餘皆後來刊印時，以意懸揣，往往失檢，今皆詳爲考訂，加以更正。

一、本編無一字一句無來歷，每條之下，皆註明出處，以資覆按。

一、本編於先生與先生有重大關係之人物，皆訪求其遺像，弁之簡端；手蹟之尤有意義者，亦攝影編入，皆所以資興感也。其求之終不可得者，姑闕之。

一、本編凡六易稿，乃始寫定，自維譚陋，敝次容有未當。尙乞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凌惕安識於筍香室。

序

惕安於柴翁先生，心祝瓣香，蓋與日以俱進。以樸學大師，而孝弟力行，詩書畫三絕；經師人師，一身兼備，伊古及今，邈焉寡儔！往讀集經集詩，至：繁哀，題書聲刀尺圖，二苕季弟哀詞，送姊還甕海，哭三女蕢子，孫玉樹諸什，輒淚下涔涔，增人倫之重！至今硜硜載籍，安分自愛，長依吾父母膝下，不忍別離者，實先生人格之所感動。嗚呼！此之謂詩教。明知德才與學，萬萬不逮，而天倫至性，固人之所同也，自來於先生事狀，能道其詳，歷時既久，詩文亦多能記誦。卽與同時諸賢已刻未刻各種著述，皆嘗檢討。而所蒐集先生手稿遺墨，復多至數十件。去冬又獲親書遺囑，畧曰「集經後計」；而臨沒致唐鄂生手札，諄諄託孤，殆成絕筆者，亦莫之致而致，萃於敝齋，以是愈感於年譜之輯，責無旁貸，儻竟因循，何以解於後之來者？寒宵多暇，從事纂述，稿凡數易，迄未釐訂。今年，先生生日，復詣子午山謁墓，乘便搜訪遺迹；既已不可復增，乃始寫定，都爲八卷。惟據令似伯更手冊，記先生歸道山後，所遺草稿，尙有：集經瑣錄、集經漫筆，柴翁已未記忘，庚申隨筆，柴翁辛酉壬戌記忘，集經待定手記諸種，可以考見生平者，皆付飄零，爲之三歎！伯更以名父之子，學能續緒，當日若於行述之外，擴而充之，以成年譜，豈不甚善？徒以囊筆四方，奔走不遑，以有待於惕安今日之多方搜

采，粗具生平，亦未始非幸事也，獨念余生也晚，未獲親炙，因緣契合，不及劉生之業燭籠者：見蘇軾詩集卷七亦如柴翁之徒致羨於昌黎焉，此則曠世之同憾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貴陽後學凌惕安謹序。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三輯

目錄

鄭子尹（珍）先生年譜	凌惕安編著
潛廬詩錄	甘鵬雲著
微尚齋雜文	汪兆鏞著
王靜安（國維）先生紀念號	國學論叢刊行
現代中國文學史	錢基博著
不匱室詩鈔	胡漢民著
黃梅花屋詩稿	陳融著
宋臺秋唱	蘇澤東編
更生記	沈玉清撰
石船詩存	陳毓華著
猛悔樓詩	王世簡著
魚千里齋隨筆	李漁叔著

鄭子尹年譜

卷一

譜前

鄭先生，名珍，字子尹，號柴翁，又號巢經巢主，子午山孩，晚號小禮堂主人，五尺道人，別署且同亭長。貴州省遵義府遵義縣人，嘉慶十一年丙寅，三月初十日生，同治三年甲子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九歲，爲清代一樸學大師，孝弟力行，詩書畫三絕，清史稿儒林有傳。

據巢經巢全集，風塵詩稿，子尹府君行述。

鄭氏之先，爲江西吉水人。其七世祖有名益顯者，明萬歷庚子以游擊從南昌劉綎征播州。播平，擬被論回衛，留部曲領舊帶兵萬餘，分置遵義仁懷赤水敘南建武馬湖等處，耕種防守，益顯因駐屯遵義西六十里名水煙地。繼值吳洪楊和尙之亂，率衆保禦，西境無恐。崇禎辛巳，長州王佐聖來宰遵，以益顯宿將，問所以扼水蘭吭者，益顯爲畫築新站城，與佐聖往來巡視訓練，邊備悉舉。明年，府道緩郭士奇吳上才之役，致逆酋吳上賢等入寇，城破，佐聖死之，益顯與擬留將王尙明，協十里土司，直搗賊營，分兵新站，絕其歸路，賊盡殲，郡賴

以安。顯亦旋卒，卽葬宅西湖洋水上，自後遂爲遵義人。子斗宸，孫維垣，曾孫之璣，字球翁，布衣頤道，喜藏好跡。球翁生稜，字雪容，蓋先生曾祖也。據播雅，遵義府志，黎大福人墓表，子尹府君行述，鄭徽君行狀。

曾祖名稜，字雪容，球翁長子。配宋氏，有隱德，爲遵義處士。遷郡西六十里之天旺里，河梁莊，營湖洋水上，與門直曰水流巖，懸瀑可四十丈。據播雅，及黎大福人墓表，子尹府君行述，傷安墓按，遷天旺里河梁莊一事，墓表行述互異。墓表謂益顯因家天旺河梁，行述謂高祖稜遷天旺河梁，然水流天旺，同在四里，故先生撰墓將軍傳有曰，水烟天旺一帶，地更相接，又遵義府志選舉表乾隆四年莊有恭榜進士，有鄭瑄者，蓋稜從兄也，字獻虞，爲先生祖崇峯之從祖伯父，乾隆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官黃平州學正，居水流巖懸瀑上流，去松居河梁四里許，有詩曰湖洋集，先生輯播雅，曾採及之，黎大福人墓表有「越我曾祖得瑄公成進士句」，讀者每將得字誤會，被附注於此。

祖名仲僑，字學山，號崇峯，以字行。乾隆諸生，家寒於貴，父稜早沒，母宋，以獨子養病，令稍知醫，乃盡發方書，研究積年，有所得力，欲以活人爲事。聞有世傳驗術，不遠千里，持厚貨，羅而受之。曾買一祕集方二十餘首，至酬以二百金。一日寓大足縣吳林山寺，偶病，市遠，難得藥，遇張先生者，出一丸令服，遂起過談，相與討究切脈之訣，從三月，張別去，乃歸。學大進，絕口不道方脈，有知者，遇急延之，雖中夜大風雪，必卽往，往無不活者。母早病勞咳，以法調之，愈，至壽九十始沒。生平性慷慨，所居困倉環四牆，花果

竹藥周四五十畝，來告饑者，指某困呼奴子量若干斛去，告急者出囊藏卽令之稱，四方客過其家，烹羊宰肥，或時作十日之飲，乃去。知其貧，必有資，而其自奉一布袍數十年，食飢兩蔬而已。其子文清請著醫法貽後，曰：「是道必知其意，不可以言求」。僅以傷寒證治口授之。臨卒，出貸券約萬金，付一炬，曰：「子孫才，能自食，不才，滋害人耳」。年六十四。據蓮義府志及播雅。

「從昆弟，十猶半焉諸生，嗣以飲博棄耒硯，而族圯矣」。據黎大福人墓表。

配程氏，識字、通大義、性溫順、勤婦職、持家樽節有法，早歿。據黎經業詩卷九及母教錄子尹府君行述。

父名文清，字雅泉，崇峯長子。年七十，以布衣終。先生嘗自述曰：「先子生六歲，失恃，長於母家程氏」。據黎經業詩集卷九。

嘉慶五年，庚申，九月，娶於黎氏，安理第三女也。娶時，住鴨溪口和蓮莊。據長山公年譜。

先生又自述曰：「先子生平不識世俗鄙事，胸無機思，口無宿諾，有百錢，聞人告急，輒與之。與人語，慈坦之氣，有餘於言。若過失，必面數之，不顧人忌，人卒莫忌者。少嘗試秀才，不得，卽棄去。從先大父問方脈，率造其微，獨傷寒尤盡長沙之精。一著指，病所在，立辨，不爽毫髮。求治者，無貧富必赴，值有酒費一壺而已。性好潔喜飲，晚更嗜釣，非鉏花課孫，日嘗在溪。珍幼不慧，而先人責望尤切，親授諸經，課法盡善，能使所倍久猶不忘

記。後以天旺舊居，里氛惡，負遺書，舉室走百餘里，僦耕夷牟水上」。據續雅卷十二。

文清黎氏壻，正以黎氏多書籍，近之，便教子也。性不喜近世垢，嗜釣與酒，日持竿行溪上，斜風細雨，簑笠芒屨，陶然自適。釣不必得，雖終日不獲一，不爲之罷。得魚，則熟酒烹魚，呼一二鄰翁對酌，絮絮語桑麻述古事，意境恬然。……喜蒔花木，庭列瓦盆數十，生香四時不斷，室中四壁懸挂，無非菜仁花子，人之乞種者，曰：「鄭氏無，信皆無也。常濟急者以爲快。以故坐貧困，然亦不以爲戚」。據續道義府志。

性不屑問家人生產，然渴於活人，所方脈，無一失，而亦恥受貲也。課子孫之餘，喜釣飲，蒔花樹，多有益植。據續經集詩集卷九。

「稟性剛愨勤儉，言行必準規矩；少不事楷法，而下筆雄潤嚴挺，有日事臨摹人不到者」。

據子尹府君行述，及文清公藥賦語。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子時，生於遵義西天旺里九甲河梁莊。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四月三十日戌時，卒於樂安里三甲壺灣，年七十歲，例贈文林郎。子三，女四。據續經集文

集卷三，及粟主書後。

母氏黎，例贈孺人，盛於德，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安理第三女。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初三日午時，生於樂安里三甲沙灘官莊山南楯岡下。據黎大德人墓誌。

生時，父安理以家窮多女，命不乳；三日不死，大母憐之，乃復乳。其後先生述母教有曰：

「母曰：我生時，先大夫以家窮多女，命不乳三日矣，大母憐不卽死，命乳我，乃活到今。每八月初三，念父子天性，爾時寧棄不舉，不知有多少沒奈何。先宜人同是日生，道爾時僅借得兩雞子食，貧家艱苦，事事傷心。」據母教錄。

嘉慶庚申九月，歸文清公。長山公年譜有曰：「庚申九月，宅舍落成，三女出閣，歸婿入贅，道途遙遠，另多費用，是歲修造嫁粧二事，合雜用計三百餘金。」衣敝食喘，由枘厥顛，萬苦千辛，哀哀終世。教子極

嚴，常教先生曰：「誠我子，必勤必正，苟酌於酒，言博，不力本孝弟長厚，此非吾養，勿上我墳」。以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八日，卒於圭灣，壽六十有五。據太孀人墓表及果主書後。

「賢淑酷似其母，王姑年八十，食飲眠動，非得之不治。逮別居，王姑曰：長孫婦善我事，彼居乎我依」，事之乃益謹，噦噫嗟欠悉知之。後家落，又里氛惡甚，謂是互鄉，非居子所，乃偕夫東徙斤竹溪上，依母家，自力衣食。常曰：「人雖窮，禮不可不富。禮不富，則真窮也。祖宗生忌，及四仲無或忘，薦必潔，親賓之來，倉卒具亦辦，衣飾盡於課兒，慈祥及於乞者，溪東西居人，咸稱鄭家三姑，藉藉三姑賢，每出見者，咸趨進起居三姑，咸願得三姑過其家，老者無不親，少者無不肅。教諸子，切近篤實，無華俗見。常曰：婦人舍首容功，無尋德處。言止柔聲下氣，容止穿飾整潔，功則鍼黹紡績酒漿菹醢，終身不能盡，足括女誠女訓之蘊。他於立身持家涉世之道，亦邇譬曲喻，蓋女宗而有儒者風。子珍學文勵行，爲通儒，重當世名宿，母教爲多云」。據其友芝撰鄭母家太孀人墓志，及蓮溪府志。

文清公生三子二女。女、一爲先生姊，一爲妹。子、先生居長，次璫，次珩。據續遵義府志。

姊適甕海馮樂善，仁賢肖母，長先生三歲。艱辛卒世。生平略見先生巢經巢遺詩曰：姊氏信仁賢，事事肖先母，生居窮兒長，歸爲獨子婦，見喜三後姑，能肥八男女，比年連三喪，賴汝雙力舉，問產尙如舊，益知心獨苦。其弟璫有曰：「伯姊適西隅甕海馮處士樂善，生男女幾各四人。同治三年甲子，偕鄉人避賊金山寨。十一月二十四日，賊攻破寨，兩子死於戰陣，惟率弱稚輩住宅西迴龍寺，饑寒困苦，不堪言狀。乙丑正月十九日，於寺內病故，年六十三歲，十餘口之家存者僅第三子及其婦耳。幸族人偕其病子，葬之祖塋。雖掩土而墓未成，其厄於時勢，余何誅焉，至己巳知劬兒游泮，率省祖墓，枉道而視，姊墓如故也。及乙亥，猶子知禮入泮，復率姪孫師惠等再往視之，其墓仍如故也。」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三，及悅均遺詩。

妹適度以純，據廣後生書。楊安謹按：巢經巢詩集中言妹事僅數見，而已未除日至家八首中之一首，尙有關佚，妹家距先生居，相去三里。

弟璫字子行，珩字子瑜。珩先逝；年四十三。璫年七十始卒。皆先生教之成立。二人事狀，見黎庶昌鄭兩山人傳曰：「山人名璫字子行，珩字子瑜，姓鄭氏，遵義人，徵君珍之弟也。讀書略通大義，不肯竟學，棄去。家貧，薄有田數畝，力耕自食。道光末，徵君高名宿學，爲西南儒宗，郡守以下，禮聘造請，士大夫望塵款接，惟恐失顏色，山人獨默默寡譽，以布衣終，姓名不出閭巷，老屋柴門，蕭然物外，於富貴人不識也。子行隱於堪輿，子瑜隱於

醫，二人者，各挾其術，周旋鄉里，時時以種德活人爲事。頗爲人解紛，衆德之，民有隱曲，及構爭訟事，兩造莫能平，皆曰願待鄭山人一言而定，其見推信若此。性嗜釣，無事率嘗在樂安江水上，藉草地坐，或據危石，雖斜風細雨，不歸，志亦不在魚也。子行所居曰小河溝，子瑜所居曰望山堂，距吾家里許。咸豐中余兄篠庭以病廢，與山人交最篤，無三日不過視，過則必命酒殺取娛，劇談雄論，談嘲並作，極夜分乃罷去，折竹燃炬以行。明旦視之，則又腰篋短蓑笠笠草屨，持釣竿出矣。據拙草園叢稿，及子尹府君行述。

璋生於嘉慶十四年己巳，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五年己卯，九月十六日。子知劬，同治己巳入泮。據栗主書後，及悅均遺詩。

狂生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四月初七日，卒於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初五日，子知樸知禮知渾，女一，適李。知禮光緒乙亥入泮。據栗主書後悅均遺詩及鄭知同季父子瑜公家傳。

璋著有悅均遺詩。光緒戊子黎庶昌爲刻於日本。

德配氏黎，伯舅恂之長女。嘉慶八年癸亥，正月十四日子時，生樂安里三甲沙灘官莊枝岡下。恂知先生賢，遂議以姪從姑。道光二年，壬午來歸，時年二十歲。家徒壁立，事翁姑以孝謹著聞，能安淡泊，數十年如一日。先生卒後八歷寒暑，以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十六日卯時沒於藻米溪尾俗名大河溝住宅。葬綏陽鄭場左青桐山。弟兆祺詩以哭之，有句曰，嗚呼姊氏淑且賢，一生遭歷備險艱，自經離亂喪夫子，白髮垂垂家事牽，敝廬燬燼破榻在，膝下兩孫

相伴眠，一子負米太勞瘁，守貧篤學心益堅，人皆稱得賢母教，嘉名不惜其夫傳，蓋棺論定可無恨，卜葬還依子午山。是其賢淑可見。生一子，四女。據子尹府君行述息影山房詩外續漢義府志

粟主書後。

子知同，字伯更。先生望之篤，自能語，卽口授四子六經。稍長，益爲講說文訓聲訓詁之學。精敏勤力，趨庭習禮，敦敦自持。年二十，以說文受知學使者常熟翁同書，取列庠序。既沈沈於六經經訓，視科舉文如糞壤，不屑俯首揣摩，鄉試一不售，值本省苗教亂起，鄉試久停，無意是道。其後南皮張之洞，督學四川，邀與襄校，且授其子學。之洞固學人，知同亦自以爲遇合不負平生，而人亦豈稱之。求書者，踵相接，然十常九不復。或奴隸賤卒有所乞，則研墨吮筆，應時而就。以故人或譏其無行，而已固自若也。尊顯者求爲訂正詩文，又以嫻漫，往往不卒業。之洞任滿還京，以屬川東道姚覲元。覲元以其先世說文考異一書，未竟其緒，乞爲釐訂。知同大喜，以爲足以大昌厥說，於是更爲條例，盡洩平生所蓄發於此編，而又久不就。姚寢厭薄之，禮意益衰，知同則自負其學，以謂海內舍我其誰，因挾其書，南游吳淞，北至津沽。無所遇，遂泝流以達鄂渚，謁父執湖北按察使黃彭年。又不合，遂西上以歸。歸而家益貧，數畝硯碯，已屬他人，因益困。館於貴州候補道袁開第所，而之洞已總督兩廣，闢廣雅書院，刊刻經史圖籍。友人華陽王秉恩字雪岑，適在之洞幕，爲白前事，因又延典校勘，以其暇日，補訂姚氏說文考異，凡成書二十卷。其與己意不合者，又別

爲正異兩卷。旋以光緒十七年辛卯，某月，卒於粵，年六十歲，身後蕭然，乘恩爲經紀其喪。子師惠，奉柩以歸。父子俱以經訓績學冠西南，人以比之王氏引之，惠氏棟宇父子。知同之學，以許鄭爲歸，一秉家法，而於說文解字，尤爲專精。著有述許轉註考等篇，樸學齋詩文集若干卷。叢稿鱗襲，多未卒業。爲文詞，晦拙蹇滯，而樸雅可喜，持身無畦町，頗爲時人所訾，平生遭大險奇辱，皆爲貧累，識者憐之。然一時名公鉅卿，故交密戚，咸服其學，而卒無一援手，坐視其老死而不獲救。據黎汝謙庚午溪廬文集鄭伯更傳。

娶宦氏，字霞英。繼娶劉氏，伯更初欲字之，乃言原字少霞，伯更喜其巧合。據風塵詩稿。

伯更學能續緒，撰述甚富，南皮張之洞督兩廣，開廣雅書局，聘伯更爲總纂。廣雅書局爲刻說文本經問答、說文淺說二種。未刻者，以爲姚氏補說文考異爲巨帙。原稿以已入內閣善本目中，尙有說文商義、說文譌字、說文述許、經義慎思編、愈愚錄、隸釋訂文、楚詞通釋解詁各種。手稿高兩尺許，多未定。據王乘恩欽定經集後。

楊恩元曰：「世之論伯更者，多謂其放浪形骸，不拘繩墨，有失子尹先生之教。今讀屈廬詩稿，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伯更自少，日侍庭闈，未嘗跣步離。薰陶涵養，所獲實多，經學詩學，皆有根柢，斐然著述，無慙名父之子。惜乎中道委謝，故所成就止此。詩稿外，如說文本經問答，亦頗流行。有謂子尹先生說經諸書，伯更曾參贊其間，以伯更自著者證之，當非虛語。其詩得家學淵源，情真語摯，藹然教本之人。中年外出，假館就食，以高才而不得

志，故落拓不羈，頽然自放，豈得謂嵇康阮籍之玩世，反遜於王昶王肅之圓通。觀人必於其微，僅以迹象論之，非真知伯更者也。世俗不知品概之足重，而惟以沿襲之淺見，繩特出之高人。相傳伯更在張文襄廣督署中，一日宴客，徧尋伯更不見，後得於小班房中，文襄由是不重之云云。不知伯更之視廣督，實與小班無異，而小班之安分知命，反有非廣督所及者。信陵君從博徒賣漿者遊，卽是此例，烏足爲伯更辱乎。高人不世出，而徧天下皆勢利薰心，趨附逢迎之輩，相沿至今，而紀綱破壞，未知底極，因論伯更事，不禁感慨係之矣。據楊

恩元跋風塵詩稿。

女四，長名淑昭，字班班。道光丙戌生，生而淵靜慧敏，盛於德，喜讀六經四子書，數從問古先列女事，又慕班大家之爲人，故先生名之曰「淑昭」，而字以「班班」，愛悅逾於他女。旣嫻姆訓，又習聞詩禮之教，絲枲工餘，喜弄書翰，才不過中人，而德量獨勝。年二十二，適同縣趙廷璜字仲漁，號二珊。教子多經口授，嚴而有恩，晚頗爲詩，沒後子怡輯錄餘篇，爲樹蕙背遺詩一卷。「樹蕙背」者，自署名也。先生道光丁亥芝女周歲詩，所云「芝女」者是也。次名章章，見澧州度歲詩。道光甲午生，適綏陽丁誥，字小衡。家住樂安江上流六十里之螺江。三名寶于，道光戊戌生，據樂經集詩集卷五後集卷一。字莫友芝子彝孫字伯鬯。未嫁而歿。四孀。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鄭徵君墓表，趙廷璜撰鄭宜人墓志，黎汝謙撰趙母鄭宜人來述序。

孫，阿麗，玉樹，蕩。碧樹，先生卒時，未齒。其後先生共有三孫，曰師惠，即碧樹師方，

師萬。孫女一，適趙廷璜子怡，光緒甲午進士。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黎汝謙撰鄭伯夏傳。

外祖黎安理，字履泰，號靜圃，貴州遵義人。乾隆己亥舉人，嘉慶戊辰，大挑二等，訓導永從。癸酉，選授山東長山令。丙子告歸，己卯卒，年六十九歲。身長八尺，鴻聲而鳳舉，目光若巖電。讀書從義理，逼近大樽鍾陵。繼祖母夏，悍妒之尤，十歲時，夏一切責之如成人。每春，力不起，則繩繫確首，令輓踏之，奇虐類如此。事祖父幾四十年，壽至八十六，事夏幾五十年，壽至九十餘。夏之死，嬰怪疾，刻不離侍者，數十晝夜。令長山四年，有政聲，誥封奉直大夫，配楊宜人。著有鉅經堂詩文集，夢餘筆談等書。清史稿孝友傳，有傳。子二：恂，愷。其第三女，歸鄭文清，蓋卽先生母，黎太孺人也。據夢餘筆談卷六，外祖靜圃家傳。

君家傳，及張裕釗撰墓表。

安理生六女，其三適文清公外，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顯謨，四適國子監生詹祖榮，五適舉人吳朝東，六適張欽昊。四以上，爲恂愷姊，五六爲妹，而皆先生之從母也。據長山公年譜，及黎氏家譜。

伯舅，黎恂，字雪樓，嘉慶庚午科舉人，甲戌進士，浙江桐鄉令，調知歸安，未行，丁父憂。道光辛巳回籍，明年復丁母憂，念兩親俱逝，無以爲榮，澹然有終焉之志，遂引疾家居。盡發所蓄書數十篋，環列僅通人，口吟手披，朱墨並下。經則以宋五子爲準，參以漢魏諸儒。史則一折衷於綱目。論詩宗少陵眉山，而至屈宋，至朱王不含咀。於文，尙韓歐，而自莊

荀，至方姚，無不度權。如是者十餘年，其學乃始浩汗無涯涘。旋以家齋，赴部選，揀發雲南，知平夷新平等縣事。又權沅江州補大姚縣調權雲州姚州，升東川府巧家廳同知。咸豐初，稱病歸，以同治二年八月卒，年七十九歲。著有蛤石齋詩文集、四書纂義、讀史紀要、千家詩註、北上紀程、運銅紀程諸書。先生，於恂，爲甥，爲門人，爲壻。自成童，卽學於其家，從之數十年。生平學問道德，實基於此。配周氏，贈宜人，仁勤淑慎，偕臻耄耄，人以爲難。據渠縣縣志卷六，及懷遠縣志。

仲舅，黎愷，字雨耕，以居近石頭山，晚號石頭山人。道光乙酉科舉人，乙未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壬寅十二月卒，年五十五歲。幼善病，父安理，雅不強之學。顧不屑伍庸庸，日與兄恂相師友。諸子百氏，一經過目，卽能漁獵詞要。旣長，恂厚重寡言，氣吞餘子。愷則儻通易，人咸目爲雙壁。當嘉慶癸酉秋，滑縣李文成之亂，父方令長山，訛言闖家殉難。愷嘗間關萬里，出沒紅燐白骨間，卒省父於長山，人以爲難能。著有近溪山房詩鈔三卷，石頭山人詞一卷，教餘教子錄二卷。先生於愷，情誼最深，幼小來依以長大，自後同貧苦相依仗於艱難中，計二十餘年。配張氏，贈孀人，妾吳氏劉氏。子四，皆吳氏出。嫡生四女。據渠縣縣志卷六，及晉國縣志。

恂子五；兆勛，字伯庸，開泰縣學訓導，選湖北隋州州判，與先生抵勵舉行，吳縣潘祖蔭嘗以與先生及莫友芝並稱曰西南三子。兆熙，字仲咸，號壽農，太學生早沒。兆祺，字叔吉，

號介亭，府學附生，以軍功保薦知州，加知府銜，嘗從先生受詩法，又專研程朱之學。兆銓，字季和，雲南姚州知州。兆普，字少存，翰林院待詔銜。女三；長適先生，次卽先生詩中所稱之湘佩內妹，適道光己酉科舉人楊華本，後官雲南石屏州知州。三適太學生朱正儒，早沒。兆勳、兆熙、兆祺，皆有著述。據雪樓府君行述，拙尊園叢稿，夷牢溪履詩文鈔，張裕釗黎府君墓表。

愷子四；庶蕪，字筱亭，又號魯新，咸豐辛亥科舉人。庶蕃，字椒園，咸豐壬子科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字蕪齋，四川川東道。庶誠，字夏軒，從九銜。庶巖，工詩文倚聲。庶蕃工詩，皆有詩卷流傳。庶昌工古文詞，爲一時名家，有拙尊園叢稿行世。初以廩貢生應詔，陳時政稱旨，以知縣發江蘇，交兩江總督曾國藩差遣。後郭嵩燾使歐洲，庶昌隨往。旋兩充出使日本大臣，還授四川川東道。在日本搜採中土逸籍，輯爲古逸叢書，爲世監稱，而先生不及見矣！據子元仲行狀，及拙尊園叢稿，張裕釗黎府君墓表。

先生之學，除受之舅氏黎恂外，歙縣程恩澤，善化賀長齡，獨山莫與儔，皆其淵源之所自。與儔第五子友芝，且與先生齊名，天下交稱「鄭莫」，是皆不可不先詳其生平。其他與先生交厚者之事狀，亦略述之如左：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幼穎異，毀齒時，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及長，從凌次仲廷堪游，及其闔奧。廷堪許其天人並至，博而能精。

中嘉慶甲子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三年，簡放貴州學政。六年調湖南學政。十二年放廣東正主考，上書房行走。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五年，會試知貢舉，調戶部侍郎。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署，醫逾月，病愈深，遽以七月二十九日卒！其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寫定，其餘多未成書。詩文雄深博雅，稿亦盈篋。恩澤於儀徵阮文達公元，例稱門人。廷堪，又與元學術相契。恩澤實受學於廷堪，元與廷堪皆當時漢學名家，沾溉及於先生。獨山莫與儔，又爲元所得士。漢學師承，其淵源固有所自也。據本傳及陵阮莫事狀。

賀長齡，字耦耕，號耐庵，湖南善化人。少入嶽麓書院，從羅典學。嘉慶十二年丁卯，舉本省鄉試第一，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曾充廣西副考官，山西學政，二十五年，保送御史，記名，轉左春坊左贊善，以文學侍從，迴翔禁近，殆將一紀。道光十六年擢貴州巡撫，在任九年，升雲貴總督，旋以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職，二十八年，六月卒，年六十四。長齡資性沈毅，學問純正，在黔多惠政，尤提倡講學之風，立書院義學於省會。書院，重定條教，分上內外三舍，隨才造就，諸生日所讀書，填注簿冊，公餘親往講說，並摘要義，以爲升黜，復下其法於府廳州縣，令仿行之。又以黔中僻遠，書籍罕至，

因擇要刊布，以惠來學。於是黔士奮發興起，憤聲雷動，巖陬僻壤，羣砥於學。生平一以培養人才，扶植學術爲事，故汲汲不遺餘力，要以成效。至其爲學，以導養身心爲主，日取先儒嘉言懿行，以自淬厲。晚尤致力周易，時有獨得，郵書唐鏡海鑑，反覆論之，不爲苟同，而力法程朱。所著書有耐庵文集六卷，詩集三卷，奏疏劄示凡數十冊。所輯書有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孝經輯注、勸學纂言、左傳義法紀要、皆刊行。先生丁酉膺鄉薦，長齡適爲監臨，先生之力崇宋學，亦頗受長齡之影響也。據羅汝懷撰傳。

莫與儔，字猶人，號傑夫，貴州獨山人。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以母老請終養。母喪既除，吏部檄之復起，不樂詭隨，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在任十九年，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卒官，年七十有九。當乾隆之季，全國學者，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治學精神，歸於實際。嘉慶四年，取士矜慎，大興朱珪，儀徵阮元，以漢學鉅儒，爲會試總裁。是科得人最盛，如姚文田、王引之、張惠言、郝懿行等，後皆以樸學播聞中外，而與儔亦適於是年成進士。占名榜之一席，得漢學之師承，退而教授於遵義，以儒術倡導後進。先生與其第五子友芝，受其薰陶，如火如荼，光焰萬丈矣。據曾國藩撰墓表。

莫友芝，字子偲，號邵亭，與儔之第五子也。與儔以名進士，日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友芝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時先生，亦從與儔游，與友芝相切劘以許鄭之學，積年

所詣益遠，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而兩人者，名遂冠西南！友芝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蹟。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之差失。所爲詩及雜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自通州大邑，至於山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以爲不可及。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無不知名。道光辛卯，舉於鄉，連歲走京師，試禮部，不得志。京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友芝必慎擇其可。肅順介友求書，辭不應。偶游琉璃廠肆肆，與湘鄉曾國藩，邂逅論交。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官，意不樂，棄去不復顧。出都，從益陽胡林翼於太湖。明年，復從國藩於皖。越四年，又從至金陵。掇拾叢殘於大亂之後，於文化上之神益絕大。同治二年，大臣密薦學問之士十四人於朝，先生冠首，而友芝次焉。有詔徵起，以知縣發江蘇，一時友好爭要出仕，敦勸甚至，辭不就。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友芝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乃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以同治十年九月十四日，卒於興化舟次，弟祥芝奉喪歸葬遵義清田山。子二，長孫孫，字伯壘，爲先生壻。據張裕釗撰墓誌銘。

莫庭芝，友芝弟也，行六，字芷升。通羣經諸子，兼及說文漢隸分篆諸古文辭。道光己酉拔貢生，選思南府教授。主講貴陽學古書院。與黎平胡長新齊名，晚歲味道益篤，白髯飄然，垂尺許，儀度甚偉，每出入，羣兒環繞聚觀，驚若神仙者流。著有黔詩紀略傳證三十三卷清

田山廬詩二卷，詞二卷。光緒十五年卒，年七十三。先生弟蓄之，時加裁成，情誼至篤，故庭芝詩有「平生瓣香一子尹，天遣大力撐南天。裁成後進功豈小，如矩在方規在圓。古心古貌世不識，眼中年少空娟娟」句。據拙尊園叢稿，青田山廬詩鈔。

莫祥之，亦友芝弟，行九，字善徵，又號九莖。友芝兄弟九人，祥芝齒最少。諸昆仲多用學行顯，獨祥芝以才能爲衆推服。咸豐初從巡撫韓超剿滅遵義楊龍喜有功，以縣丞候補湖南。

湘鄉曾國藩起兵，挈與東下，幹濟有謀略，後官江蘇知州。據拙尊園叢稿。

唐樹義，字子方，遵義人。先生季姑之王舅，名漢芝，爲樹義父源準之從祖父。唐氏又先生祖妣程舅家，故樹義於先生爲表叔。年二十四，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授知縣權湖北監利縣事，歷升至陝西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謫巡撫。道光二十九年冬，引疾歸。當未歸之先，寄聲於家，就貴陽築待歸草堂以待其歸。歸後，日與先生及莫友芝諸賢，詩酒流連，抵掌論天下事，輒引爲憂。咸豐三年，太平軍起，武昌殘破之後，流亡未復，瘡痍徧地，有詔徵起安撫湖北。旋以二品頂戴，授湖北按察使，督師黃州。會巡撫崇綸掣肘，軍至金口，投江殉難，年六十二。子炯求其屍不得，將以衣冠葬，旋得遺骸，並葬貴陽成山。後諡威恪。

著有夢硯齋詩古文詞、從戎日記、旬官錄等。據東坡集詩文集，及唐炯先君子行略。

唐炯，字鄂生，樹義子。道光己酉科舉人，咸豐甲寅，樹義殉難金口，炯往奉喪歸葬貴陽。值黔亂日亟，勅立忠孝園，保護地方。旋報捐知縣，分發四川。己未二月署南溪縣知縣。先

生嘗往一游，適炯揮軍進擊李永和藍朝鼎諸股匪，先生目擊身經，因有唐南溪單騎撫賊歌之作。炯後歷綿州知州，夔州府知府，綏定府知府，於同治丙寅赴陝襄辦營田，戊辰統師援黔，以勞得二品頂戴，法克精阿巴圖魯，以道員簡放。光緒丁丑，丁寶楨任四川總督，屬炯整理鹽綱，增加國家收入不少，由建昌道授雲南布政使，尋升巡撫。因邊事繫部獄。大學士左宗棠李鴻章以人才可惜，奏請寬假。丙戌十一月，得旨交滇督差遣，丁亥二月，復以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在職十八年，京運無缺，以老辭歸貴陽。戊申三月，重宴鹿鳴，加太子少保銜，十二月卒，年八十一歲，明年葬成山。所著書有成山廬詩稿、成山老人年譜、援黔錄、四川鹽法志、鹽案彙編、丁文誠公年譜、又續修雲南通志，皆刊行。奏議十餘卷，則存於家。其詩稿，先生嘗有詩書其後，極推許之。據唐我圻先府君行狀。

黃輔辰，字琴塢，貴筑人。道光十五年進士，以主事分吏部，咸豐三年，以知府分發山西，乞假回籍。時遵義楊隆喜作亂，輔辰集士紳修彌卡，行保甲法，撫輯流亡。先生與輔辰唱酬，蓋卽此時也。迨同治五年授陝西鳳邠鹽法道，陝撫劉蓉，任以七屬營田事，積勞卒，入祀名宦祠，事蹟宣付史館，生平善畫工詩，富收藏云。據本傳。

黃彭年，字子壽，輔辰子也。道光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年改翰林，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乞假侍親歸黔，先生與彭年相交接，卽此時也。同治初元，贊川督駱秉章幕，以功辭保薦，陝撫劉蓉，延主關中書院講席。直隸總督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成書三百卷，考證精確，

體例詳明，允推名著。復兼保定書院講席。光緒八年，授湖北安襄勛荆道，遷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擢江蘇布政使，勅立學古室，研求經史實學，躬親講授，學風丕變。後調湖北布政使，旋卒。生平遠於學，所著尙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銅運考略等書。先生於彭年極推重，故集鄂生子壽諸人食詩，有喜此席上人，幾盡坤西南之句。而先生所輯康成諸作，後由彭年加以整理，更名鄭學錄，序以行云。據本傳。肅光遠，字吉堂，遵義人。幼嗜學，潛心鑽研，不驚世故。道光乙酉科舉人，選青溪教諭，不赴。先後主講遵義湘川育才培英三書院。於易獨得其祕，積十六年，凡十易稿，成周易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八卷。後子尹先生卒，年八十有幾，別有鹿山先生雜著若干卷，易字便蒙均語、毛詩異同、漢書彙鈔等。據黎庶昌撰吉堂先生墓誌銘。

字棲鳳，字儀軒，鄉舉後更名蹇臣，其先世原姓蹇，遵義人。道光辛巳科舉人，春闈不第，大挑選婺川縣教諭，咸豐三年，黔既多故，太平軍亦勢如破竹，各省舉辦團防，選在籍紳士之著聲望者任團練。蹇臣與前漕督朱樹等，同受命。遵義楊隆喜亂作，蹇臣建新城資防守，旋以子聞官四川茂州知州，入蜀就養，尋卒。著有守拙齋詩鈔、守拙齋詞語、詩鈔經先生訂正序以行。據蹇聞先府君行狀。

蹇諤，字一士，蹇臣子。道光丙午科舉人，癸丑大挑二等，以剿賊功，保知縣，加同知銜。咸豐乙卯，戰沒桐梓，賜優卹，祀專祠，著有秦晉游草，先生亦序以行。據蹇聞先府君行狀。

張瑀，字子佩，黔西州人。賦性簡默，博學能文章。道光乙酉與先生同被選拔，爲學政程恩澤所激賞。是科中副車，次年恩澤簡湖南學政，延入幕。嗣以鄉試，屢薦不售，退居林下。州牧吳嵩梁俞汝本等，先後均禮重之。延主獅山玉屏兩書院。所著詩有焚餘草一種。先生爲選輯者也。據詩紀略後編。

趙旭，字曉峯，桐梓縣人。九試於鄉，不得志，以守城功獎訓導，遷荔波縣教諭，兼都勻府教授。學政黎培敬，重其品學，又奏獎翰林院孔目。同治五年，死難荔波。生平留意鄉邦掌故，輯桐莖十卷，桐梓耆舊詩四卷，爾雅注一卷，蜀碧補遺六卷，至播川全集五十餘卷，則頗有散佚，先生寓魁崖時，與旭尤洽。據詩紀略後編。

胡長新，字銘三，莫友芝又字之曰子何，黎平人。道光丙午科舉人，連捷成進士，卽用江蘇知縣，以母老請改教職，選貴陽府教授，因得常與先生及莫友芝相晤。蓋長新幼時隨侍其父秉鈞至遵義縣訓導任所，嘗從先生及莫友芝請業，師弟情誼至篤，又復相期遠大也，母憂起服，除銅仁府教授，未行，黎平府知府留襄軍務，以功保國子監學正，加五品銜。而學政章業祥，又以端介可風薦升翰林院典簿，不赴，歸掌黎陽書院。光緒十年卒，年六十七。有摘經堂集。據摘經堂集及詩紀略後編。

卷二

嘉慶十一年，丙寅，公元（一八〇六），三月初十日，巳時，先生生於貴州省，遵義府，遵義縣，西鄉天旺里，九甲河梁莊，玉磬山下大田坎，草屋中。據子尹府君行述集經集遺詩卷三及子尹先生粟主書後，又據續遵義府志謂山如盤折，故曰玉磬山。

曾祖母宋，適卒，祖學山公，疑爲再世。據母教錄。

是時，祖學山公，年五十四歲。據播雅，及母教錄。事略見譜前。

祖母程歿已二十四年。據集經集詩集卷九，盆花詩山茶一首小註推算。

父文清公，年三十歲。據播雅事略見譜前。

母黎，年三十一歲。據黎大儒人墓表，事略見譜前。

姊年三歲。據集經集遺詩卷二，及悅園遺詩，事略見譜前。

外祖黎安理，年五十六歲。據長山公年譜。事略見譜前。

伯舅黎恂，年二十一歲。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略見譜前。

仲舅黎愷，年十八歲。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略見譜前。

表姊黎，年三歲。據粟主書後，事略見譜前。慎安謹按，案以道光二年歸先生。又按：同治壬戌先生哭孫詩，則

先生少德配三歲，尤足徵信。

表兄黎兆勳，年二歲。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略見譜前

是年，先生之師友，獨山莫與儔年四十四歲。據會國藩撰墓表，事略見譜前。

新化歐陽紹洛，年三十九歲。據本傳。紹洛字嗣東，乾隆甲寅科舉人，工詩，鄂顯鶴鶴書齋集，稱海內詩老。

新化鄧顯鶴，年二十九歲。據本傳。顯鶴字子立，一字湘奉，嘉慶甲子科舉人，博極羣書，晚選寧鄉訓導。

歙縣程恩澤，年二十二歲。據阮元撰墓誌銘，事略見譜前。

善化賀長齡，年二十歲。據羅汝懷撰傳，事略見譜前。

遵義唐樹義，年十三歲。據唐炯先君子行狀，事略見譜前。

遵義李棲鳳，年七歲。據豐蘭先府君行狀，事略見譜前。

遵義蕭光遠，年二歲。據黎庶昌撰墓志銘，事略見譜前。

嘉慶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先生二歲。

七月初十日表妹黎湘珮生。據先生自書詩稿。

賀長齡鄉舉第一，其後先生鄉舉與燕，上長齡詩，有曰：「當公領解日，我始雙鬢懸」。據

耐庵文存，羅汝懷撰傳，隴經集詩集卷四。

嘉慶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先生三歲。

外祖黎安理，奉部文行取，赴京候選，大挑二等，得永從訓導。據長山公年譜。

賀長齡聯捷成進士。據羅汝國書傳。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先生四歲。

正月二十日，弟璵生。據梁主書後。

洪亮吉卒，年六十四歲。據國朝先正事略。

凌廷堪卒，年五十五歲。據國朝先正事略。

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先生五歲。

黎恂膺鄉薦。據雪樓先生行狀。

嘉慶十六年，辛未，（一八一—），先生六歲。

祖學山公，年六十，男女孫幾二十輩，有一味之甘，必呼同食。課之讀，怒而弗答也。偶怒甚，誤答一二，必嗚咽流涕，不食終日。蓋學山公母終時，先生適生，終疑爲再世然也。據母教錄。

程恩澤成進士。據阮元續程春海墓志銘。

是年，二月十一日，湘鄉會國藩生。據年譜。

五月初三日，獨山莫友芝生。據莫繩孫先府君行狀，事略見謹前。

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先生七歲。

先生嘗自言曰：一當珍之生，家已非昔，記六七歲時，一小齋中，猶盛書滿滿數巨櫃，時先

大父目昏極，家人日難喻，蓋一切不復問之」。據播雅卷二十二。

外祖黎安理，在永從訓導任，奉部文截取赴選，於六月初北上，旋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

據，公年譜。

桐梓趙旭生，據播川詩鈔述學詩，有「嘉慶丙子春，五歲我讀書」句，逆推。又集經集偃飲軒詩鈔序，亦可參證，

事略見譜前。

嘉慶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先生八歲。

父文清公，攜先生之外祖黎安理山東長山縣署。及朱仙鎮，貨絕，令健步者前取貨，而留鎮以待。數月滑縣李文成亂作，河南北及山左大震，錦逼瀾賊巢，寔無居者。文清公猶嚴束日讀如課，店叟曰：生死未可知，何苦爾，公曰：如當死，不讀不死耶？如不死，徒瀾浪奚爲也？居數月，先生卒讀得毛詩去。據播雅鄭布衣傳。

先生嘗自言曰：「嘉慶癸酉秋，滑縣賊李文成倡亂，其荻株盤蔓數省，時外祖靜圃公宰長山，余與柏容內兄，隨父往，道梗，寄食於朱仙鎮，民逃市荒，日色淒薄，所在死者枕藉，晝夜惟聞城堡角聲軒然」。據集經集文集卷六。

「生小家壁立，僅抱經與傳」。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先生九歲。

從父歸自於陵，而家藏數巨櫃書，已皆烏有。據播雅卷二十二。楊安謹按：於陵，戰國齊邑，漢置縣，劉

宋廢，故城在山東長山縣西，茲言於陵，猶青長山也。

「九歲知有子，山海訪圖贊」。據遺詩卷四。

黎恂成進士。據雪樓先生行狀。

嘉慶二十年，乙亥，（一八一五），先生十歲。

先生十歲前，從父受諸經，先生嘗自述曰：

「珍効不慧，而先人責望尤切，親授諸經，課法盡善，能使所倍，久猶不忘記」。據播雅。

二月，大父學山公卒。據播雅卷二十二。

段玉裁卒。年八十一歲。據國朝先正事略。

姚鼐卒，年八十五歲。據國朝先正事略。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先生十一歲。

母黎嘗曰：「我嫁時銀飾，盡於汝丙子年師資」。據母教錄。

「幼自館歸，母命種陌豆，有餘力，母曰：盍讀書。以無讀處對。母曰：書何處不可讀，或樹下，或簷角，皆可。必須明窗淨几，又無一事，才開得口，用得心，汝無此福；真讀書亦不如此」。據母教錄。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先生十二歲。

先生年甫十二，貌庭瘠，授句讀於塾師張先生。據家汝謙祖母鄭宜人家述序。

家貧，讀書之資，由母勞苦中來。先生嘗自述，曰：

「母曰：我一年每日三炊，每夜兩繃，薊種時常在菜林中，收籴時常在糠洞中，終日零碎，忙得不了，頭不暇梳，衣不暇補，方挪得爾去讀書。爾想此一本書，是我多少汗換出來，焉得不發憤」。據母教錄。

自束髮來，喜從人間郡中文獻，得遺作，輒錄之。據摺摺引。

「十二識庾鮑」。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外祖黎安理歸田。據集經集文集卷六，及長山公年譜。

安理歸田，先生嘗修謁，後述當日情況云：「我及見翁返山廬，道氣彌滿八尺軀，綠袍赤杖想神度，記擲竹馬時相扶」。據集經集詩集卷五。

先生嘗朱子詩卷後，有曰：「某十一二歲時，即聞先子雅泉居士言，唐漢芝先生，官黔西州學正時，有陳氏子從學，公視之猶子，後補學弟子員，其父厚謝，不一受；及奉舊藏此卷進，乃拜受之。公歿，卷已失去，因指壁上漢芝先生書白酒類斟一首，言即公寫卷中詩也，某時已心識之。據集經集文集卷六。

四月初七日季弟珏生。據集主書後。集經集詩後集卷三。楊安匯按：「季弟珏生，有「四十三齡亦考終」，及「我今已成六九翁」句，知珏生先生十一歲。事略見諸前。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先生十三歲。

「十三間史漢」。據集經遺詩卷四。

去今兩年，學於湘川書院，先生嘗自言曰：「嘉慶丁丑戊寅，臨川李鄴芸先生，主湘川講席，於後堂庭左右，雜蒔花竹，名曰藥圃，時劉研莊太守祠前，茁芝數莖，余課隙輒頌嬉其間，自戊寅秋歸，不復見矣」。據集經遺詩卷四注。

先生既學於郡，暇嘗至城外桃源山游玩。故先生晚年重游桃源山寺，有詩絃及當時事曰：謫仙樓出最高頂，萬里天風生暮濤。樓邊百花林，林影蔭石橋，橋下一窪水，六月寒於冰雪膏，兒時記捉金鯽魚，攪亂蘋藻包以蕉，時時摘花惹僧罵，官長每以神童駭。據集經遺詩卷四。考訂輯入本年。

秋先生自郡還鄉。據集經遺詩卷四。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一八一九），先生十四歲。

文清公故長者，常閉關，一點族餌假數金，多方避償，使過約而息息。母黎曰：「我國虛誕是術矣！奈何必殉子孫，墳餒先人鬼乎？」遷志遂決！據莫友芝撰鄭母黎太孺人墓誌銘。

仲春自天旺河梁遷居東里壺灣。據子尹府君行述。

母黎爲安理第三女，其嫁視諸女遠，家又先落，安理憐之甚，告歸越一年，呼來依而居。據集經遺詩卷六。

先生雖在岐嶷日，已有異質，長益穎悟，河梁里氛稔惡，父文清公，懼爲築埋買街所漸，亟

徒避之。母黎事葬道訖，擇仁違難，己卯仲春，聿來山西南曰堽灣以宇，依外家。時先生就村塾讀，僅攻帖括，恆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黎大孺人墓表。

文清公東徙，捆負其族祖獻虞詩稿與俱。據播雅。

先生曰：「自大父學山公卒後，越三年，珍遂徙夷牢水上，所得祖遺，僅經本一麓而已」。

據播雅卷二十一。

既徙居斤竹溪上，母黎謂諸子季穉，仲當田，勢不能盡讀，長就傅耳。據莫友芝撰鄭母黎大孺人墓誌銘。

小試不售，歸十日不就塾。母曰：「汝再懷十日，不成便與汝一秀才，卻早虛過了十日」。

據母教錄。

先生自天旺依外祖黎安理斤竹溪上，時安理年六十九歲。先生時就請業，每持冊問字，安理雖老病，不以爲苦，力疾爲指說，聲轟憑几。巢經巢詩集卷二，有檢外祖文稿感成一首，寫當時情況如畫，茲節錄之：「……當時我童幼，頑狀頑難似，先生撫而笑，孺子盍楚捶，耕稼儻有人，學成儘堪俟，此後執經來，請業吾語爾，朽質不易鑄，而公行病矣，陽厥見俠癭，繞頸若珠纒，無知尙肆墟，持冊前問字，先生不揮去，曰居待吾起，力疾爲指說，聲轟所憑几」。

移居堽灣，外祖黎安理，年幾七十，每數日一來過，雞埘彘盤，皆檢點到，一日造西廁，儲

以急於耕未就蓋，安理閒話頃，隨手爲編茅苫，未半炊舉事。據母教錄。

居堽灣，從仲舅黎愷講授，故先生詩有「十四學舅家，插架喜偷看」之句。據葉經集文集卷六遺

詩卷四。

學於舅家，距家僅里許，每霜晨，念母之起也寒，歸拾薪一束，置門外去。據母教錄。

十一月十三日，外祖黎安理卒。據長山公年譜，及張裕釗撰黎府君墓表。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一八二〇），先生十五歲。

十一月初一日，安理子恂，始自浙江桐鄉縣任所，啓行奔喪回里。據黎恂回黔日記。

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先生十六歲。

二月二十五日，伯舅黎恂，歸自桐鄉。據回黔日記。

師於舅氏黎恂。據先生感贈甲寅雪樓舅氏七十壽序有「道光之元年，至今與弟子籍，三十四年，其親莫我若者」句。

恂爲講授經義發所蓄典籍讀之，恆達旦夕。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黎庶昌鄭徵君墓表。

先生既挾策就恂問業，與恂子兆勳，朝夕共硯席臥起，姿性穎悟，邁絕等倫，恂奇其才。據

黎汝謙題母鄭宜人家述序。

舅氏恂歸自浙江桐鄉令，以經學詩古文詞，啓迪後進，先生乃往受業。一時從游之士數十百人，其中冠冕羣才者，惟先生及黎柏容兆勳。據子尹府君行述及播雅又黎汝謙題鄭宜人家述序。

得見張楊園先生集，讀而愛之，又見顧俠君韓詩補註亦酷愛，鈔而熟讀焉。據某經文集卷四卷五。

十二月初八日，黎安理葬遵義下沙灘大林山。據長山公年譜張啓創書案府君墓表。

十二月二十四日，黎兆祺生。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略見前。

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先生十七歲。

閏三月十九日，外祖妣楊宜人卒，別葬謝家坵金盆山。家庶昌長山公墓表再誌。

補學弟子員，旋食廩餼，恂知非小就才，令多讀古籍。先生亦發恂藏書數千卷，縱觀古今，殫心四部，日過目數萬言。未幾，既淺俗學爲不足尚，尤懲涉獵爲無所歸，自忖非潛心宋五子之學，無以求聖人至道，終不能躋古儒者，由是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恂工詩古文，時啓竅數語，聲入心通，後凡有作，恂靡不擊節稱奇，歎曰：歐陽文忠，刮目蘇子瞻，有當讓此人出一頭地之許，今吾於甥亦云然！遂議以姪從姑，許長女於先生，是年娶於黎氏，太孀人姪也。據子尹府君行述，趙母鄭太宜人墓誌。

是年，遵義府知府爲于國琇，正紅旗漢軍人，遵義縣知縣爲黃安瀾，安徽桐城人。據遵義府職官表。

道光三年，癸未，（一八二三），先生十八歲。

貴州學政，歙縣程恩澤蒞任。十一月，至遵義。據程恩澤棟樑譜序。

獨山莫與儔，任遵義府學教授，到官。先生往受業，與儔自是凡在官十九年，始卒。子友芝年十三歲，隨來任所。據莫友芝影山草堂本末。

會國藩撰莫君墓表，敘與儔教授遵義時，爲學大旨，錄之：

「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洒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稱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恐滯，未嘗不怡如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據曾文正公集，及其府君行狀。

先生至是，雅有抱負，嘗曰我年十七八，逸氣靡空盤，讀書掃俗學，下筆如奔川，謂當立通籍，一快所欲言。據葉經業詩集卷一。

黎恂捐修禹門寺，先生爲書樑上字。據拙著遵義夷年漢語彙記。

自後四十年中，先生購鈔書籍，均極多。故先生同治壬戌年埋書詩，有曰：「鳩集四十年，丹黃不離案。有售必固獲，山妻盡斂釧。有聞必走借，夜鈔恆達旦。不獨有應有，亦多見未見」。據葉經業遺詩卷四。

是年黃彭年生。據本傳。

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二四），先生十九歲。

道義改建湘川書院。據李樓鳳崇祀鄉賢錄，及道義府志。

楊安謹按：道義三書院之歷史，於先生生平，關係較大，茲節先生所撰重修啓秀書院記，以見大略。重修啓秀書院記云：「香縣入國朝六七十年，前代十四社學，其沿廢蓋無考。康熙乙酉，令邱公紀，始於城南面背江流，創湘川書院，越三年丁亥，守趙公光榮，又創育材書院，即此介在府署試院間者也。歷五十六年，至乾隆壬辰，守于公芳柱，乃重葺此，而併湘川。時孫文靖公士毅，來視學，始易名啓秀書院，越十六年，丁未，守劉公詔陞，別建湘川於縣學宮左，而易舊者名培英。自是乃號三書院。及咸豐甲寅之亂，獨此以在城中，免於燬，然久不治，又至於今。上距乾隆運葺時，已九十年矣。……伯英子公鍾岳，以候補道兼運、綏、桐三縣事……一日，枉過，顧且嘆曰：「培英矣！及吾不治，誰當治之者，爰出財度工，期經修。……」

黎安理歸田後，捐貲二百兩，重修東里平遠橋。於是年竣工，十二月中浣，先生爲書平遠橋碑。據道義義苑、溪湖、嘉記此碑今尙存，在平遠橋頭，大悲閣外當爲先生遺蹟之最早者。

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先生二十歲。

先生獲選拔貢成均。貴州全省所拔貢士，凡七十五人。學使者程恩澤，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詩文雄深博雅，爲一時宗匠，見先生文，奇其才，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先秦兩漢之書？」先生遂遂心於蒼雅之學，恩澤又以鄉先賢漢尹道真、珍相期許，乃字先生曰「子尹」。據續修貴州通志、樂經、

詩集卷一及鄭先生行狀。

乙酉拔貢，黔西張瑀亦與列。先生於是始識瑀，時先生在同譜中，齒最末，諸人咸以弟嬪先生，見輒牽手相提笑語。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先生獲貢成均，母黎謂之曰：「所望汝得名者，冀不墮先聲，爲科目兒，侍裙屐耳。宦路險，一行作，卽我生死不見知，春秋榜，命可並取，可勿圖仕，卽艱食，可授學給我，破衣紉繆，杭織海錯，無取也。」據莫友芝撰黎大瀾人墓誌銘。

同邑之得拔貢者，尙有黃立中喻經二人，而先生齒最少。經字雲鋤，家遵義郭外，長先生幾二十歲。雲鋤弟視先生，先生每過郡，往還者獨雲鋤家也。據播雅卷二十二遵義府志選舉表。

是年秋闈，遵義之膺鄉薦者九人，卽：楊連漢，皮文炳，李棲鳳，更名蹇臣，趙鳴語，洪應奎，蕭光遠，楊培國，黎愷，陳汝翼。據遵義府志選舉表。

程恩澤，補侍講學士。據阮元癸亥墓誌。

是時，布政使爲南海吳榮光，字荷屋，學人也。據貴州布政使匾名碑。

增趙廷璜生。據廷璜撰室人鄭宜人墓誌。廷璜字仲漁，號二山，遵義人，後官四川新寧縣知縣。

道光六年，丙戌，（一八二六），先生二十一歲。

二月初四日，束裝赴京，以拔貢應廷試，仲舅黎愷亦同往試春官。先生詩有紀初四日與母別時情形，曰：「憶我去年春，二月初四吉，將就禮部試，束裝指京室，酸懷汝祖母，不忍見

子別，倚檣飼么豚，淚俯處盤抹，豈知出門後，慈念益悲切，前阡桂之樹，朝暮指就醫，子身向北行，母目向南咽」。據集經集詩集卷二及石頭山人遺稿。

此行，喻經等偕行，先生抵沙頭市，曾冒危險，經嘗曰：「丙戌三月初一日，盤堤至大江南岸，風濤洶湧，將晚不已，強登舟截江張帆而上，蓬盡吹墮，加以微雨，危坐至二更，乃抵沙頭市，子尹黑中登岸，即踞岸以便，晨視其跡，足一分懸在江，豈似有神護者，子尹有詩紀事，余亦同作」，云云。先生此詩，今佚。據稽雅卷二十二。

二月十一日，芝女生。據集經集詩妙卷二，芝女後名淑昭，字班班。據廣昌縣志表謂廷瓚與志年月均足證。

三月，與同袍兩三人在樊城。後有詩云：「憶我丙戌年，春風三月時，駐馬樊仲國，渡江恣盤嬉，背載雙葫蘆，笑殺襄陽兒，興到即野飲，菜花迷大堤，尋碑萬山頂，訪古習郁池，曉探鹿門去，晚渡檀溪歸，落日三板船，快瀉青琉璃，蒼蒼漁梁渡，餘映依山陂。當年仲宜樓，爲我作生期，城頭一揮筆，頃刻千字詩」。據集經集詩集卷四。

應試在京師，同年友曾某死，龐然一巨尸，噤齒怒目狀可駭。及殮，同鄉者，駢觀於門，其兄某，繞四牆哭，亦畏不敢近。時仲勇黎愷，亦應試在京，愷呼先生曰：人孰不死，吾與若衣而冠之，易耳，乃就殮。據集經集文集子元仲勇行狀。

在京晤表叔唐樹義先生嘗自述曰：

道光丙戌，余以拔貢朝考至京師，適子方先生分發湖北將行，遽一見。據播雅卷二十五。應廷試不獲選，與愷俶裝言歸。據石頭山人遺稿。

歸途於八月抵公安，遇江邊老叟，有江邊老叟詩，曰：道光丙戌八月秋，我度江陵趨鼎州，公安南北二百里，平田若席人煙稠，紅菱雙冠稻兩熟，棗赤梨甘隨事足，路旁偶憩憶當時，主人饑我不受貨，鞠躬但道客難得，室後呱呱方洗兒。據集經集詩鈔卷六。

在浦市，與黎愷分手，愷還黔，先生適程恩澤幕。據石頭山人遺稿。

先生歸途，適程恩澤任湖南學政，即招先生去。期許鴻博，爲提倡國朝師儒家法，令服膺許鄭。先生乃博綜五禮，探索六書，得其綱領，張琚亦在幕中。據子尹府君行述。

又獲見新化歐陽紹洛礪東，鄧顯鶴湘臬，時湖湘間，號人文淵藪，而顯鶴執駮壇牛耳，海內罕其儔匹，紹洛亦卓然名家。先生上下其議論，而兩人者，不以後輩折抑，把酒論詩。顯鶴酒酣氣豪，振筆千言，先生和之，犄角爭奇，不捨，顯鶴大言曰，今天下詩，僕蓋無多讓，何期今見畏友乎。據子尹府君行述。

又友寧鄉黃本驥虎癡，本驥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生就觀，各領其妙，因悟隸楷法。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集經集文集卷四。

前集詩，自是年始。據莫家集經集跋語。

黎平胡秉鈞，自河南扶溝令，改官遵義縣訓導。據胡長新續經堂集宋大瀾人墓誌銘。

道光七年，丁亥，（一八二七），先生二十二歲。

二月十一日，芝女周歲，有詩曰：

「憶我去年春，二月初四吉。將就禮部試，束裝指京室，酸懷汝祖母，不忍見子別，倚楹飼么豚，淚俯蕤盤抹，此時汝小蠢，尙是渾沌物，艱苦徒萬里，無才分宜黜，豈知出門後，慈念一悲切，前阡桂之樹，朝暮指旣留，子身向北行，母目望南咽，旁人強歡慰，止令增感怛，所幸越七日，先生爾如達，半百甫爲祖，忻怍那可說，乃令念兒心，漸爲抱孫奪，吁嗟賴有此，不爾得今日，生女信爲好，比鄰不遠出，爲紀晬盤詩，悲忻共填結」。

據經集詩集卷一。

九月，擊舟訪程恩澤於巴陵，至則恩澤以試竣先發，張琚方橫舟偃虬隄下，見先生，喜極，遂相攜登岳陽樓遊君山上古樓絕頂，縱觀赤沙洞庭，而北超澧州回帆於武陵。據張琚詩稿序。在湘詩，有君山二妃寺東湖發武陵東別同年蕭芝水品三廿子園等篇。

黎庶癯生。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狀見前。

道光八年，戊子，（一八二八），先生二十三歲。

三月初十日，先生生日，適在零陵，有永州廿三初度詩。據經集詩集卷一。楊安按：是詩以子厚

年二十四，試鴻博，及山谷於崇寧甲申三月至永州爲首，梅丁切。

旋隨程恩澤視學道州，有活溪之游，獲李少溫篆書元次山活溪銘，搜剔出之，手爲羣蛸所

毒，腫兩月餘乃愈，先生有詩，莫友芝亦有記注，錄之：

李少温篆書元次山浯溪銘，就江岸石窠曲刻之，下距中興廢崖十丈許，半沒泥沙，半封苔蘚，嘉慶以前，皆謂已逸，故金石家悉未著錄。道光戊子，子尹在程春海侍郎，視學湖南幕中，經此游觀，始搜剔出之，手爲羣蝨所毒，腫兩月餘乃愈。據程侍郎遺集卷二，及臨事詩

妙。

先生將李少温書元次山浯溪銘搜剔出後，一時羣驚創獲，莫友芝詩有曰：

「斯銘在乾嘉，談者莫能概。眼明經巢生，剜剔功實大。雙胼飽羣蝨，萬本白流輩。」據臨

亭詩鈔。

又隨程恩澤郴州校士，有步恩澤郴之蟲詩韻，蓋郴州校士之地，有蟲極夥，先生詩所謂形比肌蛛小，足亞馬蚊百。繚礎據地屬，蜿垣出戶闕。竟日俯仰間，跂跂而脈脈。坐立左右顧，審器後飲食。時或墜科頭，蠕動忽呀赫。夜來最恐懼，屢魔入牀簣者是也。據巢經巢詩集卷一。郴州刺史石友三，銜以州五蓋山硯材示先生，果光潤發墨，因歌贈之。恩澤去職在長沙，夢遺刺史室，室盡硯，小除夕刺史餉硯一，卽夢中所見者，蓋卽五蓋山產也。

遊郴州北湖懷昌黎有詩。

經耒陽，游石鼓書院，次昌黎合江亭元韻。

醴陵謁蔡忠烈公道憲墓。

六月，從恩澤於長沙，旋辭歸。以上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自湘辭歸，應秋試，有詩留別恩澤，恩澤有吾道南矣之歎！據子尹府君行述。

留別恩澤詩曰：「我讀先生古體詩。蟠虬咆哮生蛟螭。我讀先生古文詞。商敦夏卣周尊彝。其中涵納非涔蹄。若涉大水無津涯。搗爛經子作醢臠。一串貫自軒與羲。下訖宋元曠參差。當厥興酣落筆時。峭者拗者曠者馳。宏肆而奧者相隨。譬鐵勃盧鐵蒺藜。夏摩搗擦爭撐持。不襲舊墨殘旄麾。中軍特創爲魚麗。此道不振知何時。遂爾疲茶及今茲。學語小兒強啞啞。雕章繪句何卑卑，雞林盲賈爲所欺。傳觀過市羣夥頗。厚顏亦自居不疑。閒有大黠奮厥衰。鼎未及扛臄已危。其腹不果則力羸。其氣不盛則聲雌。固宜宛轉呻念尸。非病夸毗卽戚施。黃鐘一振立起痿。偉哉夫子文章醫。當今山斗非公誰。種我門牆藩以籬。擁腫卷曲難爲枝。絡之荆南驅使駢。野馬復不受罾羈。錫我美字令我晞。以鄉先哲尹公期。無雙叔重公是推。道真北覺南變夷。此豈脆質能攀追。敬再拜受請力之。頭童牙豁或庶幾。槐黃催人作叢熊。定王城下離舟維。春風冬雪慣因依。出送撫背莫涕揮。東流淙淙識所歸。有質賈田趨洛師。」據集經集詩鈔卷一。

送王香杜金策歸諸城，有詩。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宿喬口東同幕諸君，有詩。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值酷熱，有酷熱吟。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自湘歸次清浪灘，有詩寫灘之險惡狀，讀之令人氣奪。據巢經巢詩集卷一。

夜江濯足。據巢經巢詩集卷一。

歸抵家，是年曾應鄉試，不中，與遵義唐敏字子英同號舍，文成，出草稿評得失，敏幼與先生試童子，相得也。據播雅卷二十一。

是後，家稍藏書，顏其室曰：「巢經巢」，書之無者，假之舅氏，及遵義故家。據子尹府君行述。

「巢經巢」三字之義，據先生所爲記曰：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傲夷牢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名所寄之室。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先生又曰：「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牂犍叢山之中，家亦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莖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卽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稿寒采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時獨山莫友芝，侍其父與儻教授遵義，爲學與先生同志，多儲祕笈，至是締交。據子尹府君行述。

先生屢試不售，益肆力於古，往來數家書叢中，春秋講貫，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經，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一爲折衷持平，獨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正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古之書以浩如淵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若膺說文註，邵二雲郝恂九爾雅疏，及王懷祖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門，卽下至六朝，行草，亦並當精識，然後茲學源流，備舉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營視惑聽，賴有清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反覆參詳，止求明註說，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黑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註爲多，謂宋後儒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無足徵信，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朏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詩，張皋文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亦嗜書畫古玩，恆列左右。書祖平原，時仿歐褚，畫宗思白，間摹文沈。嘗曰：此於學問雖技藝，亦不可不善。考古之隙，遇事觸發，則寄興爲詩。其於詩，上溯騷賦

漢唐而下諸名大家，靡集不窺，擇其尤膾炙者，彙鈔成冊，含咀有年，而風骨則力追盛唐，蚤年胎息眉山，終撫韓以規杜，要之名作如林，不持一格，第覺橫肆逾逸之概，盜於毫素。作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豫設局度，任其機軸，操縱自如，比成，乃罔不應矩。近世於文，步趨方姚，以爲紀律森嚴，非不可師，苟取法僅此恐失之促窳耳，余則喜竹垞朱氏之春容雅潔也。自戊子至甲午，六七年，續學深造如此。是時與爲友者，尙有友芝及其弟庭芝，桐梓趙旭，黔西張琚，相與往還，飲酒賦詩，家四壁立，先生安之若素。據子尹府君行述。是年，遵義無冰雪。據集經集詩集己丑歲曉行溪上詩。

道光九年，己丑，（一八二九），先生二十四歲。

是歲，先生居鄉，興愜塵囂外，先生今歲詩閒庭一首中句。頗多閒適之趣，故今歲詩題如：正月陪舅氏黎雪樓游碧霄洞，「閒庭」，「安步」，「曉行溪上」，「閒眺」，「播州秧馬歌」，「釣」，「驟雨」，「夜歸」，「高齋夏日」，「月下醉歌」，「乘涼」，「夜起」，「刷池」，「溪上水碓成」，「早起」，等。據集經集詩鈔卷二，

遵義去冬無冰雪，今年春垂盡，乃雨。先生出游，見農人攜犁荷杷，翻車叱犢，其聲喧阗喜甚！沾衣濕履，不顧也。因有播州秧馬歌之作。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四月十七日，先生長男，才兒生。據次年題兒詩。

割屋下田爲池，以種蓮，親理荒穢。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成溪上水碓，令水爲舂，有詩。錄之，以見先生當日家庭狀況。

「貧家一舉動，終始靡不難。區區水碓耳，匝月功始完。余豈好多事，在昔多所艱。赤脚老醜婢，嬾嫻且頑。遣之事舂簸，炊或不給焉。有時得母助，乃始足一餐。無已作此舉，令水爲舂人。內顧無竹木，未免乞比鄰。稽遲到茲日，始已事而竣。狹巷清且駛，白石周四垣。回回外板幹，蘇蘇雲子翻。傭者相顧喜，賀我舂百年。嗟我佃耕此，瘠确緣溪干。年豐百償苦，足得十大盆。安能盡碓力，碓成殊養閒。苦心願爲此，亦覺笑旁觀。世事那計盡，感慨繫斯篇」。據集經集詩集卷一。

唐炯生。據成山老人年譜，事狀見譜前。

黎庶蕃生。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狀見譜前。

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先生二十五歲。

才兒於三月六日殤，少四十日而一歲。先生阿卯昨日詩，我非無大男，天不與我予者，是也。埋之梔岡麓，先生有詩曰：「木皮五片付山根，左袒三號愴暮雲，昨朝此刻懷中物，回首黃泥斗大墳」。絕慟。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夏酷暑，集內兄黎兆勳齋中，時望雨切，故詩有「……蟬聲停樹蠅在壁，仰睇雨意愁天慳，喝死書生一芥耳，嗟哉禾黍關痼癘」句。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直至六月晦日，始雨。故先生詩曰：「六月晦前雨，蕭蕭鳴稻林。能蘇貧者命，不是富兒

心。米價來朝減，天恩此日深。莫言歌舞滯，點點勝黃金」。於此見先生之痼疾在抱！

據集詩集卷二。

詩又有恨詞二首：有「何人欲補情天破，我願從君助石頭」句，於此見先生之風義。

據集詩集卷二。

先生久親鉛槧，詩有寒宵一首云：「何補饑寒計，槧鉛宵更忙。窮來通世味，長去戀時光。霜重夜深白，月斜林際黃。待明堪一卷，清漏未渠央」。據集詩集卷二。冬日，窮甚，詩有雪風一首，可見其風趣。錄之：

「雪風刁調吹破籬，吾獨窮困於此時。天寒擁卷作跏坐，日暮向人除夕炊。菜摘蠶豆上中葉，樵分鵲巢高下枝。窮生百巧卻自笑，看爾更計明朝爲」。據集詩集卷二。

是年，先生暇亦常作畫，重在意境，不在形似，有與黎兆勳論畫詩，曰：「癡翁造化才，天馬不受絳。手補乾坤缺，山水有全着。拙我何敢望，興至時間作。常思有事業，而暇謀此樂。……但聞識者說，此事無死縛。須得心目間，蒼莽露厓嶒。下筆逐所見，兔走兼鶻落。意境會其全，形似在所略。必執譜論求，一鋼反難藥」。先生之畫，信如所言，意境高遠，而形似則所不重矣，殆所謂學人之畫也。

據集詩集卷二。
據子尹府君行述。據集詩集卷二。

據子尹府君行述。

邑人洪應奎，字霞坡，常與先生把酒論詩，曾出稿草數百首，乞先生芟勘，隨略鈔存之。據補雅卷二十一。

是年作文，有鄆節婦傳。

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先生二十六歲。

二月十一日，子知同生，小字卯兒。楊安謹案：近世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伯夏詩有「百花後我一日生，花應爲弟我爲兄」之句，故知其生日爲二月十一日。據續集詩鈔及風塵詩稿。

五日，雨中，與同人釣溪上。續集詩集卷二。

先生溪上老屋，經今十年，已殘破，雨則滲漏，詩有屋漏一首，形容盡致，亦以見先生之風趣。錄之：

一溪上老屋溪樹尖。我來經今十年淹。上瓦或破或脫落，大縫小隙天可瞻。朝光簸動金瑣碎，月色點照珠圓纖。春雨如麻不斷絕，爾來正應花泡占。始知瓦舍但名耳，轉讓鄰茅豎覆苦。溜如海眼瀉通竇，滴似銅壺催曉籤。入室出室踏灰路，戴笠戴盆穿水簾。伊威登礎避昏墊，濕鼠出窟摩鬚髯。塵埃垢濁謝人洗，米釜羹湯行自添。西間書室素完好，陳繙屨几供便拈。不虞一夕出意外，白蟻溺死埋縹緜。咸陽一炬怨秦火，似此寧更將人嫌。桑土綢繆悔不早，無術得將諸竅闔。承以瓶盤桶甕缶，一器巧使二孔兼。木皮竹籊亦有用，彌縫其闕通之椽。補苴罅漏固窮計，塞流挽倒吾何謙。妻孥坐對莫頻顧，不荷天慈心更恬。

門前留任相責，高明鬼瞰真吾砭」。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秋日，以試事至貴陽。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是科，先生未獲備，莫友芝列鄉薦。據子尹府君行述及墓誌銘。

游黔靈山，憩雲栖亭，有詩，頗盡形容之妙，移置他處不得。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飲聖泉上有詩。聖泉在黔靈山後，盈虛能應晷刻，先生感於造化之奇。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又有貴陽秋感詩二首。前首，感於童山曠壤之多。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先生二十七歲，

春，書販至，有禮書數種，先生急欲購獲，議價三金，計無所措，舍之，以告母，母曰：

「彼能欠乎」，先生曰：「雖春放夏收，然爾時終無出」，母曰：「但爾時收，我珥金環，

易一足酬之，其一仍可化雙珥也」，先生於是得讀禮書數種。據母教錄。

先生年來，漸省簞瓢事。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窮窘已甚，詩有甕盡一首，胸懷灑落，學者風度，而亦調侃不少，茲錄之：

「日出起披衣，山妻前致辭。甕餘二升米，不足供晨炊。仰天一大笑，能盜今亦遲。儘以

餘者爨，用塞八口飢。吾爾可不食，徐徐再商之。或有大螺降，虛整時時窺」。據集經集詩

集卷二。

二月十一日，子知同周一歲，先生詩有阿卯晬日之作，寫家庭瑣細，而能春容大雅，至理真

情，感人最深，據巢經巢詩集卷二錄之如左：

一貧人養兒女，其苦安可言。計日喜存活，及歲能無歡。我非無大男，天不與我辛。踰年幸舉汝，吾道方艱難。萬卷不能炊，一錢巧人艱。汝願生健食，飢啼可勝憐。論升買市米，歸已亭午閒。待飽化爲乳，乃及供汝餐。常恐力難活，嗚嗚行周年。身中百衲衣，五色花斑斑。頭上紅錦帽，金錢龍鳳盤。涎衣被頸下，文抱當胸前。吾貧那辦此，見汝從母賢。俗情重晬日，烹羊宰肥豚。招要聚三族，喜氣令冬溫。吾此爲單家，力又難擅董。亦復潔蔬食，爲兒薦蘋蘩。祝畢抱汝拜，忍涕爲笑顏。我族食遵義，八葉當我身。維昔別子公，鋒冠劉綈軍。播平不與賞，屯耕水煙田。謀力著新站，氣欲無奢安。鷹鳩起旁掣，郡卒賴以全。定國與捍患，飲井俱忘源。洪柯有榮悴，欲語聲已吞。先世一卷書，今惟吾家存。將復高祖德，未必非蕩遷，想見靈之來，喜添一代孫。子孫不易爲，撫首增浩歎。汝母羅百具，試兒心向先。鱗列圖與書，錯以聿與研。古印大如斗，中央獅伏跽。寸幅我新畫，上有米家山。抱持不可律，爬按隨掀翻。乃左持古籀，右手持天元。大笑真吾子，此意寧非天。我年十七八，逸氣摩空蟠。讀書掃俗說，下筆如奔川。謂當立通籍，一快所欲宣。狂謀百不遂，親老家益貧。頭顱近三十，心平無波瀾。窮達知有命，浪走無乃顛。觀海難爲水，一藝思專門。幾年費心血，略識書數原。父苗子肯獲，夫豈不願然。卽今盛平世，經術招儒冠。立成具推步，不用唯與蕃。兩闌禁篆體，隸楷須同文。兒亦焉用此，來

踵阿爺跟。六經麗日月，義若東溟寬。取汲任其才，收效無鈍頑。小用爲帖括，命來卽稱官。騰身九霄上，袍笏光且鮮。一生免長餓，親戚分唾殘。世間富貴人，得力文幾篇。兒其速長大，破樓思著鞭。與作鼠銜蠶，寧爲麥爭袖。種有麥爭場最早熟而利倍見羣芳譜。

入夏，米難乞，市糶復踊暴，先生一家八口，皆飯麥。其艱苦可見，錄之：

北人食主麥，南人食主稻。平時作餅餌，快啖爭且譟。飯之乃愧貧，好惡殊顛倒。入夏米難乞，市糶踊復暴。焦麥餘兩甕，八口朝夕靠。初嘗賴羹澆，再進乃深好。法須甬皮精，朝食晚可到。固知吾輩腹，何物不堪嚙。女子乃驚詫，逢人卽相告。據樂經集詩集卷二。

有玉蜀黍歌之作，謂玉蜀黍，卽古之木禾，徵引詳博。據樂經集詩集卷二。

秋，黎兆勳種菊盛開，招先生同賞。據樂經集詩集卷二。

鄉里豺爲患，頗猖獗，先生感喟百端，有捕豺行之作，寫豺勢之橫，厭食豚犬，遂至食人，可以風世。據樂經集詩集卷二。

母黎右臂枯，牀蓐輾轉。據先生癸巳五月一日祀孫華原先生詩。

九日，禹門寺登高，先生與黎兆勳侍黎愷，用馬東籬秋思雙調，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養酒燒紅葉句，分韻。據石頭山人遺稿。

閏重九，先生與黎愷黎兆勳復登石頭山，飲普同塔下，用東坡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句，分韻。是日，先生畫寺壁甚壯奇，故愷詩有潮也會吾意，粉壁拂塵封。淋漓潑醉墨，鬱鬱盤

雙松」句。據石頭山人遺稿。

程恩澤爲廣東正考官，得士番禺陳澧溫訓等。據翁同龢集經集詩序。

王念孫卒，年八十五。據本傳。

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先生二十八歲。

正月二日，黎恂黎愷，飲於先生宅，雅泉公接待。據石頭山人遺稿。

爲莫友芝題所藏文衡山西湖圖。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母左臂亦枯，先生以唐孫華原金方治之愈。

五月一日，祀唐孫華原先生，有詩：

「……惟我祿命薄，能養愧馬犬。米鹽碎而艱，累母日非淺。勞辱固天性，匪貧寧盡願。生兒不得力，精血就衰殄。去年右臂枯，牀蓐哀輾轉。今年左復爾，筋骨痛如割。仰天呼以泣，無術效含吮。惟此孫夫子，仁恩動繡縵。金方出卜卜，世目不能闕。……」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詩集卷二。

內妹黎湘佩來省視，將歸，先生留之過端午，詩曰：「欲歸何事真無說，飲過萸蒲不汝留，算待明年方見汝，明年又識果來不」，情文真摯。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先生手植樹，多已成陰，量枝數葉，日徘徊其下。是年，有山中雜詩四首，有「夜深屢下風婆拜，爲有葳花一朶開」句，讀之令人增孝思之重。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夏、先生邀仲舅黎愷觀荷。據石頭山人遺稿。

八月，所著說文新附考成。原序聖道光昭陽大荒落歲壯月書於巢經巢之東室，本集無此十八字，惟姚氏咫述齋叢書有之。今原稿本存菊香室。

說文新附考自序云：「說文新附字，徐氏意乎？非也。承詔焉耳。然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亦不隋後，字孳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有注爲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俄空焉亡矣。竝有據若補錄善於釀起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卽爲說文亂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不別其爲脫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爲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著其別於漢，或變剋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犁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至日，父雅泉公招黎愷賞雪。據石頭山人遺稿。

程恩澤，已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據阮撫墓志。

道光十四年，甲午，（一八三四），先生二十九歲。

是年詩，有：「山居」「夏晚」「午起」「庭樹」等，蓋與物情共清暇也。據巢經巢詩集卷二。檢外祖黎安理文稿，感而成詩，略曰：「八股行海內，於今五百祀。小技誠未尊，大醇亦無

幾。惟昔外王父，孝友發屯否。多能出少賤，此事特深至。出入對偶法，鈞提古先髓。食時可百篇，占授爛自紀。……呼母來從居，日已歸故梓。七十老孟公，處置到雞豕。三日一來過，瑣瑣身料理。此義今則無，死或不相視。固知有言者，天性後如此。此接當時我重幼，至聖蟲所懸几，見前。想見仁者心，何嘗知有死。回首十六年，面命猶在耳。兒長業日荒，欲言自先蕙。司馬有遺文，傳布竟誰事。隨風一撫額，高山悵子跂。既以負先生，又以負母氏」。先生對於外祖之景慕心感，可以見矣。續集經集詩集卷二。

四月二十日，舅氏黎恂咨選赴京，先生隨母氏送之於門，復因恂上書於程恩澤，述爲學要旨，錄之：據赴程日記載，恂以八月二十七日申刻到京，住橫街斜街吉祥店。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唯去年在友人所率繙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伏惟勛德日隆，動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曉世務，然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生二十九年矣。居此邦，趁師友劇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詫爲怪物，怪不怪，固不屑與深辯，但傷齒益以長，而驚駕所之，冥冥無指導可恃，倘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即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冤哉？苟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自知果病與否，然既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況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窺先生盤盤鬱鬱，何羅衆有，其言

論類非宋明憑臆擬度者倫。其筆爲文章，則如聞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心固已知某所爲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既而歸，寔數不克自振，一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之人者，既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爲，又繫誰怨哉？於是意尋一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爲本，佐以漢魏人小學，及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子所爲，乃卽以字讀經，又卽以經讀字，覺其路平實直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汎濫，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沿譌脫臠，既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無體段，或一旦悔悟而焚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皆不可知。其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氏是類。某所謂不自知其爲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瀆書，道里悠遠，未知果達。唯日北望，庶幾一示以爲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廁於大賢之門。怒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教不時辱，或以此。則又念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轉於中，不能自寧，而反顧藐躬，益瞿然愧厲矣！今舅氏咨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右，知此紙決不浮沉，區區之心，不勝願縷，得先生終教之，幸甚！幸甚！

甚！——據集經集文集卷三。

旋又上書恩澤，求爲外祖撰墓誌，情文並茂，以謂所以重外祖之行，敬先生之文，而又所以報母氏生我之萬一也。據集經集文集卷三。

與鄧顯鶴書，先生之爲學，及與顯鶴交態，皆可見，錄之：

昔者相遇長沙，淺陋無所識，年少不自掩蔽，其可笑甚矣！乃豁達忘年，深心獎美，不知何所取於某，而眷愛若是。意者文字因緣，必使某挂名集中，而先生暮年所知識，亦不可無某其人耶？某賦性愚鈍，又僻在此邦，於世所有文字，不能盡覽。天下士今有幾人，亦無從悉知。然自魏晉以迄近今，所謂卓然成家，不可磨滅者，雖未聞其籜籬，竊嘗遙而望之，見其規模大概之所在矣！先生之詩，無蹙詞，無竭旨，人已欠伸，己方泰如。宕肆汪洋，仍自無盡，而渾厚沉著，畢斂鋒稜，如黃河曲曲轉注，緩帶裘也。譬如引弓，若體直志正，命而後中，海內當不乏人。使與先生曠強角力，恐不面張筋絕者，尠矣！如此而不傳後，卽先生寧信之乎？某目大腹空，讀並世人著作，少所當意，每誦尊篇，不覺心服，誠有見夫學之非難，而才之爲難，此中消息，有分寸不可強者然也。數年來，家益貧，親益老且多病。依戀春暉，窮愁無似，無可爲先生告者！自度學不足經濟當世，抑又無從得之。卽得之，強木不慣曲膝鞠躬，亦隴種東籠而退耳！以故進取一念，直付東流，思有以塞先生厚望，初頗留意詩文。苦才力不給，亦懶從事，自笑天與我明經絕大頭銜，顧名思義，求無負厥職，斯亦可了此生矣，又何暇多求哉？所獨深念者，以先生有數人傑，相去止二千里，萬山間隔，尤不能來，欲奉一書，又未悉吟硯所在？計昔詩人如李杜韓蘇，皆卒不滿七十，今先生已六十矣，恐一旦天以此例律之，竟使吾生抱不獲再見之恨，每一憶

及，深用悵然！若明歲老母安健，竟嵐糧訪先生於資湘之間，亦未可知？惟省應接，菜精神是望！諸郎克繼家學，知老懷於此，興復不淺也。大集刻成否，宛轉寄一部，易到。若復不棄疏狂，而賜教之，則幸甚。不宜。據集卷三。

夏，先生至貴陽，以本年應鄉試也。經息烽，喜得大雨。到省，宿南明河上。仲舅黎愷亦同來。據石頭山人遺稿，及集詩集卷一。

六月二十日晨，雨降，有詩。據集詩集卷一。

又嘗出貴陽威清門，繞郭而西，村景可愛，有詩。據集詩集卷一。

秋試不售，返里。據集詩集卷一。

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先生爲子知同發蒙。母曰：「我五十九歲，初見孫開口讀書，不欲其懶惰，又不欲其太苦，汝教之當知有劉居正，又當知有王述」。據母教錄。

自貴陽還遵義，有詩招黔西張琚。此詩可見先生治學宗旨，錄之：

「世儒談六經，孔子手刪正，安知口所讀，皆屬康成定。念昔諸大師，鞠躬守殘牘。微公集厥成，吾道何由徑，衆流匯北海，乃洗秦灰淨。師法千年來，儒者各涵泳。未聞道學名，自見忠孝競，程朱應運生，力能剖其孕。格致豈冥悟，祖周實郊鄭。俗士不讀書，取便談性命。開卷不識字，何緣見孔孟。顏波及前明，儒號多佛性。季世略稽古，小悟非大醒。絕學與皇朝，談經一何盛。顧闕實開宗，醇博亦莫更。後起復宏暢，賈孔妒且敬。近

來經韻翁，照古有全鏡。帝遣明六書，華碩莫敢諍。更得盧王輩，精識逸乎魯。願惟十數公。爛誦不計乘。其於漢前籍，字字經鞠證。精能固殊尤，細心亦天性。直聳高密堂，上與日月併。我無能爲役，自覺此身剩。思傍先人牆，操戈助攻并。諸老啓旌門，後至許同盟。逝將及今去，神血幾何疑。眷言念我友，短小悍而橫。招君執梓來，助我鼓聲勁。無爲百年內，龔岷守貧病！據樂集詩集卷二。

無事到郡，游三日，有詩二首。一見先生之落落寡合，一見與莫友芝交態，錄之：

「入城恥人見，入店愁主惱。朝飯熟未興，夜鏡續還曉。默默但遊寢，與語殊不了。客似無一識，來者盡頭掉。勸客衣而冠，何家不堪造。渠門多貴人，無我未爲少。我亦未用彼，敬謝不相關」。

莫五似裴迪，逸然清妙機。喜讀不急書，堆棧亂不齊。興來卽相過，談諧無町畦。清坐或終朝，不避子與妻。黃花長於人，色勝金留犁。告我春種時，親送斤竹溪。大笑此言信，勞君十甕齋。我言亦妄耳，子試妄聽奚！據樂集詩集卷二。

十一月初十日，據樂集詩集及石頭山人遺稿。惕安謹按：樂愷石頭山人詩稿，除夕與子尹仲威襄城度歲詩，有「出門五十日」句，知此行係冬月初十。先生與仲舅愷，內弟兆熙，同入都。由桶口入安化，經偏

崖，由省谿司放舟至銅仁，由銅仁登舟入湘，銅仁江舟中，有詩六首。據樂集詩集卷三。至浦市，舟中，黎愷與先生話舊，愷詩，有與甥分手處，十載到於今句。是蓋丙戌年先生與

愷在浦市分手，愷旋黔，先生往就湖南學政程恩澤幕地也。據石頭山人遺稿。

至明月池，有詩，寄鄧顯鶴。據葉經集詩集卷三。

十二月朔泊桃源，夜半，舷破，水沒半船。翌抵武陵，啓箱篋，皆透漬，烘書三晝夜。凡前所鈔述者，或燒或焦，半成殘稿，爲之浩歎，因有武陵燒書歎之作。奇情遐想，匪夷所思，錄之：

「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此情自癡還自笑，心血既乾轉煩惱。上壽八十能幾何？爲爾所累何其多！」據葉經集詩集卷三。

入湖北境後，自石橋驛行雪中，至四更行六十里，追及於荊門州之麗陽驛。又九十里至宜城縣之鄂城驛，值大雪，車溺其茨山下，就民家買雞子，二百錢得六枚，與仲舅愷內弟兆熙分食之。又車陷黃城山麓，荒陲冷月，渺無人煙，但聞狼聲四嘯，持刀靜坐，飢至明午，乃出陷。楊安菴按：案愷自荊門乘驛至麗陽驛詩有鈴響古道五夏月之句。除夕至襄城，有傷歌行之作。據石頭山人遺稿，葉經集遺詩卷一，及中外輿地圖說集成驛站紀程篇。

王引之於是年秋間卒。據本傳。

是年作文，有：上程春海先生書，再上程春海先生書，重修魁星閣記斗亭記，與鄧湘皋書。據葉經集文集。

是年次女章章生。據經集詩集卷四。

道光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先生三十歲。

元日至石固，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人日，渡滎澤口，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過邯鄲，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湯陰，謁岳祠，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經樞侍中祠，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望蘇門，懷孫鍾元先生，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謁比干墓，壘畔有一石，與心絕肖，持以歸。故詩有「壘畔請攜卷石去，校閱時見昔年心」

句。據經集詩集卷三。

過南陽宿穎橋，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以正月抵京師。多識知名之士，取助益宏。據經集詩集後集李仁甫稿自註，及子尹府君行述。

至是，別恩澤七年矣。京師相見，恩澤爲先生點定說文新附考。據經集詩集卷二。 楊安謹按：

恩澤爲點定之說文新附考原稿本，今藏荷香室。先生朱書其後曰：辛亥十二月，用朱筆刪過，上方或朱寫或墨寫，今凡

在首旁印小紅圈，皆春海師書。當條朱墨圈，皆師筆云云。見插圖。

將歸，恩澤留卒漢業，介館學士王宗誠家，先生思歸切，別恩澤於兵馬司前街住宅，恩澤步

月送先生於驛馬市大街。據經集遺詩卷二。

王引之去秋卒，先生至京以不獲見爲憾，以謂今世無可共語者。據經集遺詩卷二。

伯舅黎恂，先以待銓在京，至是留十日，先生遂侍恂歸。據赴銓日記及石頭山人詩鈔。楊安護按：黎恂別兄詩，有「多時待我到燕臺，我到君留十日纔」句。知先生曾愷到京纔十日，復侍恂歸。

三月初十日，先生生日，在沙洋有詩，舅氏黎恂亦有句贈先生。據石齋詩鈔。

自沙洋步至黃家林，就舟二十里，村景絕佳，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在公安見居民種菜，卽以敗網爲籬，以爲奇觀，因有網籬行之作。據經集詩集卷三。

歸途過武陵覺家已近，念貧，豫愁小兒女入門索包裹，因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舟行經辰溪仙人崖，狗足崖，白龍崖，奇詭可玩，戲爲詩。據經集遺詩卷三。

四月二十一日，還抵家。蓋借恂經由銅仁省溪而歸也。據石齋詩鈔卷二。

四月二十五日，侍恂飲於巢經巢。據石齋詩鈔卷二。

五月，以自京攜歸雙鈎石經殘字，乞莫友芝書兩漢金石記，九月友芝依其字樣，真寫一通，並跋其後曰：

「乙未五月，子尹自京師歸攜有雙鈎石經殘字，云摹自吾宗所藏搨本。原跋謂與覃溪著錄大異，疑是蓬萊閣洪刻，因乞友芝書此卷相寄。日來無他勞擾，卻爲刺出，依其字樣，真寫一通。卷末二詩，亦是先生自記著錄石經及刻石原稿之作，一並書附鄭君之摹本之

後。道光十五年，九月既望，寫畢記，紫泉莫友芝。續莫友芝真書兩漢金石記第三卷跋，今藏蜀書室。

黔西史勝書中舉。據家傳。勝書，字荻洲，黔西州人，工詩，有秋霞畫荻車堂詩鈔。

冬於雪中，度吳橋至郡營。據莫經集詩集卷三。

晨出樂蒙，冒雪至郡，民生家計，愁上心來，因有次東坡江上值雪詩韻寄唐生之作，鶴然仁者之言。據莫經集詩集卷三。

莫友芝已先十日北上，先生作詩追寄之。曰：

「重安江前雪映天。知君此時到其間。兩夫舁之擔一肩。荒荒瑟瑟山復山。子行十日我西還。播城雪夜雨似綿。以吾念子衣枕寒。知子於吾亦懸懸。人事乖迕堪浩歎。隔六十里乃天淵。舊約送子意頗繇。既去矣復從何言。少年科第世俗便。一日聲名即聖賢。子兮織錦古斑斑。媚世復解渲牡丹。又始弱冠誰不研。金門玉堂無子艱。念我才具未老堅。論獻遠媿而賈班。折腰屈膝又所難。自計豈能事上官。雖云汝墳迫周磐。密縫之心亦可憐。取彼償此心已酸。況又未操必得權。吾以此乃今閉關。縱有貴命事奔捐。父母俱存兄弟全。癡兒問字妻紡棉。詎免心勞身以安。但無遠別吾終焉。子今借計趨春官。歷鍊酸骨閱山川。河聲嶽色浩漫漫。吞納胸中同鬱盤。獨慨宿學近頗慳。罕聚蠶殼散若煙。阮芸臺程春海二老海內觀。子往謁之問淵源。必有告子乎勉旃。高堂雖老健加餐。長昆弱弟善承顏。及茲

餘暉快著鞭。木天固有君舊。然止藉此爲親歡。得意慎勿受所牽。明年馳傳歸白田。阿爺攜子笑欲顛。阿孃撫子衣錦鮮。孺人見子屏風邊。我從山中繫行纏。秋堂與子對牀眠。聽子聞見勝今年。作詩一笑隨風傳。」據葉經集詩集卷三。

黎愷今年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據沙灘黎氏家譜。

是年作文，有：外祖靜園府君家傳。據葉經集文集。

道光十六年，丙申，（一八三六），先生三十一歲。

唐秀才成杰，字瑋人，居郡西鴨溪側，先生昔往省先墓，常主其家，今年正月，先生過其家，亦爲省墓來也。先生語杰，謂歸卽赴滇，杰有詩二首，贈別。據掃雅卷二十二。

成杰耿介不諧於俗，家有薄地，率弟躬耕兼教讀以食。歲惟祀先人炊米，日率并收麥供饗殮。嚴冬，單衣無二襲。一貧至此，不稍干人。居郡西鴨溪側，潦倒諸生中。先生嘗自言曰：余昔往省先墓，常主瑋人家。瑋人不以余故異飯。每雞鳴，與家人皆起，瑋人則沙瓶煎茶，酌薦象明介石敬亭肇江數公遺像。旋持烟草就母像前，燒欲爐，乃已。語余吾母生前如是，不忍忘也。……余於里中知交獨歎瑋人行事不可及。據掃雅卷二十二，及附詩紀略後編原稿本第二冊。

舅氏恂，知雲南平夷縣事，正月，先生往省，遂客幕所。將行，有詩卻寄班珏兩弟。據葉經集詩集卷三。

先生之赴滇，似亦爲愛滇中景物。故先生過紫雲庵看梅詩，有曰：「暮到滇城朝卽探。又曰：興濃不覺對花歎，我本無事須來南。止爲君等挂人意，不一粗省心不甘。句留計止十日事，看山願了回歸驂。」據經集詩集卷三。

道經安順府鎮甯州，觀白水河瀑布，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自郎岱宿毛口，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自毛口宿花堠，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游清溪洞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三月初十日先生生日在平夷，有詩書所懷。曰：

「今年歲丙申，今日月初十。年是母生年，日是我生日。我年已三十，母壽六十一，母老兒亦老，兒悲何由說。半世求祿心，甘爲古人拙。負母一生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責命不責術。但母得如此，又敢自暇逸。千秋非所知，兒死此事畢。」據經集詩集卷三。

之卑浙廠，道中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卑浙廠在平夷縣南百里。其地籍羅平。在萬山之中。產銅錫黑白鉛。雲南鑄局歲額取平夷鉛二十餘萬斤，於是乎辦。先生因事一至，則三尺童子，皆津津惟鉛利之是言。意山川精英之氣，畢鍾於五金矣。乃有王奇行者以儒聞。其子啓圖乞先生爲銘墓，因有王奇行墓誌銘之

作。據經集文集卷六。

月夜，誦山谷江湖吞天之作，感次其韻。據經集詩集卷三。

端午，憶阿卯，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在平夷幕，讀日知錄，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自涪益至宣威，入東川，寫沿途苦況云：

一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城當異事徵。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寢豕同興。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任詡東坡渡東海，東川若到看公能。據經集詩集卷三。

經行山中，皆地廣而民稀且窮，將終不能富庶，慨然有作。據經集詩集卷三。

到者海鉛廠，尤爲奇懷所想不到者。有詩述之，蓋不啻人間地獄也。據經集詩集卷三。

黎恂弟愷，先曾在平夷，今將歸里，先生送之城東雙穗橋，詩以送之。有「我甯飢餓不出門，若負此心有如水」句，其愁苦可想。據經集詩集卷三。

中秋日，飲韓錫按錫字仲山。學博官舍，官舍多竹，有高樓，先生自云荒城勝賞。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三。

莫友芝下第還鄉，有書來滇，先生有寄答莫五詩，錄之：

「南北二萬里，得歸便可喜。止當看山來，名心淡如洗。君才不一世，君心有竊比。水母目濛濛，焉識長鯨事。何必說高言，不入里人耳。自非此病藥。固讓渡勃使。且無觀古

賢，誰能不傲飢。金待百鍊柔，木要九杓美。安知屢播挫，學問不在此。邇來吳橋上，槐塵光玼玼。左對而右弄，弟妹繞肩背。朝會小齋食，夜溫北堂被。閒來擁寒氈，鉛槧伴鍼菑。富貴誠無權，茲豈不足恃。俗兒那可道，追羶若奔蟻。神血先未凝，尸蟲食其髓。可憐負當年，羸作昏昏鬼。念此聳毛骨，百年固無幾。父母七尺軀，責備塞天地。區區一科目，真不與榮靡。我今老復懶，貧賤不自恥。瀾浪適平夷，半載絆鹽米，叔夜本無彘，把搔不自已。數月斷家書，鄉夢亂難理。未識今年秋，溪田有收否。又未識家人，御冬作何計，阿卯出門時，論語讀數紙。至今知所誦，會否到孟子？悠悠我之思，腸中轉輪似。如何接君書，亦復窮爾爾？下無縫袴襦，上無奉甘旨。無情儻定窮，理也奈何彼。子貧且在家，我貧更客裏。客裏貧轉甚，春衣今未襪。日夕數來店，弟輩默以俟。擬得一個來，茲事有人庀。依然滿篋書，隨渡烏盤水。攜手慰離索，一笑愁城圯，翻甕飽黃齋。冷尋紅葉寺。更當出祕籍，共讀梅花底。據經集詩集卷三。

是年五月，長白德亨字雲衢。自仁懷移攝遵義知縣。據博商譜序。

冬，山陰平翰字懋峯。任遵義府知府。據博商譜序。

在滇度歲。據經集詩集卷二卷三。

卷三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先生三十二歲。

人日，在嵩明道中。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正月，往歸化寺看山茶，有詩。此詩，極膾炙人口，有「……我來看花適正月，更有小妹相攜扶。眼迷不認一切佛，興熱欲返巢經廬。口談樹高向母贊，指形花大爲母娛。但恐此境未親見，鹵莽而言終未誣。題花要令現紙上，正爲此花天下無」之句。孝思油然而。據巢經巢

詩集卷三。

往紫雲庵看梅有詩。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過圓通寺，登補陀崖，有詩。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泛昆明池至近華浦，登大觀樓，有詩。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二月初八，攜舅家弟妹重上大觀樓，以明日啓行歸黔，應聘掌院。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歸途，宿普定，有詩卻寄黎恂新平。詩凡四首，有「少小諸兒中，舅氏謂可語」句。據巢經巢詩集卷三。

抵遵義，長白德亨攝遵義縣事，延主啓秀書院講席，初德亨久耳先生名，知先生制行端潔，

著作繁富爲黔中不易覩人物，思先生一至其室，而渺不可得。先生至是循例修謁，旋攜弟珏入書院就讀。據纂經集遺詩卷四及榕蘭譜德亨序。

自是，先生食於郡中。東里去郡城八十里，先生數數還鄉省親。是以先生詩有「丁酉以還食於郡，八十里歲八九旋」句。據纂經集詩鈔卷六。

時遵義府知府爲山陰平翰，與先生唱和甚歡。有次韻和郡守平樾峯懷陳省庵玉壘劉研莊詔陞兩前守詩。據纂經集詩集卷四。

旋平翰次韻見贈，兼商輯郡志，先生有詩奉答，此爲遵志權輿，有曰：「獨思有此邦，昧昧古疆畎。公能念圖志，山川感嘉腆。此雖百和羹，成味非一樹。父母苟作文，子弟爭繙典。地高聲易呼，袖長舞方展。請途導先路，茲事有人踐。我懷後慰祖，事事皆愧覩」。

遵義郡署，有八景，前守劉詔陞有詩，先生亦欣然各次其韻。據纂經集詩集卷四。

平翰得文徵明鳳兮硯，先生方以長生無極瓦嘗試莫友芝餉墨，因爲翰作歌。長生無極瓦當爲先生藏物，遵義府志金石志，曾著錄之。據纂經集詩集卷四及遵義府志。

程恩澤有橡蘭十韻，先生追和之。據纂經集詩集卷四。

奎灣有梅其祖樹六月花一枝。據纂經集文集卷三。

遵義絲綢，始自乾隆七年，郡守陳玉壘，教民蠶織，遵民享其利者，百有餘年。然苦無記載，久或淪湮。是以先生嚮有榕蘭譜之作，以貴州地十九皆山，宜樹繭，欲溥其利於民間

也。至是郡之守令平翰、德亭索諸山中，由莫友芝音釋疏註而刻之，七月刻成，因自序以行。先生之注意民生，於此可見。據趙廷廣跋語自序曰：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爲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治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柄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土之古終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白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爲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爲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秦利也。槲繭，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考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槲也。但有山也，皆可槲也。槲則食矣，但蠶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棉花元名古終見本草綱目木棉條下」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秋，以應鄉試至貴陽旋入貢院與試。先生自述與試情景曰：

四更赴轅門，坐地眠瞢騰。五更隨唱入，階誤東西行。措眼視達官，蠕蠕動兩根。喜賴收挾手，按摩腰股醒。攜籃仗朋輩，許賄親火兵，拳臥半邊屋，隔舍聞丁丁。黃籬自知晚，蝸牛喜觀燈。夢醒見題紙，細摩壓摺平。功令多於題，闕防印紅青。文字如榨膏，墊急膏亦傾。卷完自嗤笑，此又蟲語冰。據集經集詩集卷四。

與試三場，榜發，先生獲膺鄉薦，出新昌俞汝本房。汝本得先生卷，覺有意思，而謄錄錯誤，調墨卷對之，獲中。人咸指目先生爲遵義名士。據子尹府君行述及舊雨堂集。

是科解元爲吳觀樂，思南府安化縣人。善化賀耦耕長齡，以巡撫充監臨。正考官，爲翰林院編修，閩縣陳文燾。副考官，爲內閣中書，仁和王積順。同考官，鎮遠縣知縣，新昌俞汝本薦卷。首場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次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三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據實學年

表及集經集文集卷六，楊安謹按：俞字秋農，浙江新昌人，道光丙戌進士。

賀長齡，有丁酉八月二十六日鄉試監臨事竣，遵例出闈摺，言此次鄉試，較往昔認真。貢院圍牆，多添茨棘，搜檢亦極周密。又值年歲豐稔，士子踴躍，共有三千九百餘名之多，比較近年數科，此爲最盛。又內外簾官，當堂分派，督同提調糧儲道任樹森，監試思南府郭鳴高，在至公堂眼同將諸生坐號籤記撻雜，令掌卷等官隨手印用，以杜聯號之弊。而頭門搜查尤嚴。

擬詞卷多讀。

鳳翔鄭士範字治亭，本科以印江縣知縣調簾，充同考官。其舊雨堂集中，有記道光丁酉科貴州鄉試事曰：劉梧岡之藹，丁酉黔闈監試與余申同鄉之誼。余初看卷，一日夜五十有奇。梧岡勸余愛惜精神，倦即休息。然二三場卷子，究不能通看到底，此則由房官有數，而遺才收錄過多，亦通弊也。是科分校者，周鑑泉洛，陳吉人枚，俞秋農汝本，彭桂舫秦楠，周春舫濤，嚴琴帆□□，潘某余忘其名字矣。蔣星坪時溥掌卷。校文之暇，隨意往還，步月聽雨，清遣詩懷，亦一時之樂也。正考官陳，副考官王，皆循謹自持。草榜既出，發薦卷共看。一卷批云：額滿見遺。余語琴帆，此我十五日薦，不遲也。主考聞之，出欲有言，余默然而止。余意衡文當取其明理者，其嗜慾淺者，其天機深，將來庶有用。而主考揣摩風氣，只望取春多成進士而已。此卷後知爲蕭時馨開州新選拔生。又曰：秋農闈中得一卷，覺有意思，而謄錄錯訛，爲調墨卷對之，獲中。果得遵義一名士。又曰：陳吉人枚，舒城人。及共入闈，余過吉人。吉人笑謂余云：今科元出我房，我夢三女對月而來，元兆也。不知三女云何？舊例逢朔望，監臨率屬立簾門外，房官從主考立簾門內，相揖畢，言不及私，寒暄而已。旋即鎖門，而監試密出一條，言有卷爲中丞所賞，小講意如何？提股意如何？中後意又如何？請各房留意。於是吉人薦一卷，主考以爲恰合中丞之意也，遂以定元。揭曉，解元則爲安化吳生觀樂，其大母楊曾割股愈姑病，而姑先亦守貞。吉人妹適鮑家，又有割股奉親

事，三女之疑破矣。而中丞所賞，乃新選拔龔莊之卷，文字絕佳，仍在吉人房搜出。莊後朝考得廣東知縣，吳觀樂後選教官，升沈豈有定哉？據舊雨集，周正誼堂藏本。

賀長齡服先生才，納居門下，知其貧，時加賙恤，又贈學經室集，謂必能終篇。據學經室詩集卷四，及子尹府君行述。

鄉舉與燕，有詩上中丞賀長齡，此詩可見師弟因緣，錄之：

「文學無貴賤，師弟有因緣。當公領解日，我始雙髻懸。公名麗中外，孺子心已箋。時從鄉先達，一問慶歷賢，有如泥憶雲，何人識肫顛。旌花照黔服，草木增華鮮。下士懸勢分，呼來侍之前。呂醫受薰浴，始見韓門全。手贈學經書，謂我能終篇。念自束髮來，抱遺望古先。意薄言鸚鵡，力遂忘其孱。我朝盛明經，諸老起接肩。閻胡奮前茆，江戴持中權。六經有實義，大師非漢偏。皇皇一代學，足破諸子禪。何言毋斂生，得淑浚長傳。千金學屠龍，用志良亦專。但恐歲月逝，蕪穢愁芳莖。因公庶有就，不致中道捐。又苦念窮蹇，力削此腫卷。白袍五千士，詎少萬選錢。已分梟懸投，竟呼魚與牽。居然如巨鼈，最屬承羣仙。鉤楹預禮禮，清簧閒朱絃。國家作人意，寓此賓之筵。今日所厚禮，異時待敷宣。豈其以篋篋，慰爾窮青氈。念此自愧願，中心如沸煎。未舉怨時命，實成人舍旃。一朝落人穫，依然驕莠田。不獨羞世士，抑豈無懼焉。科目正難稱，炊沙何足饘。惟山見五岳，惟水見九川。塵滴乞沾丐，期無負當年」。據學經室詩集卷四。

與試末場，矮屋無聊，成詩數十韻。揭曉後，因續成之。此足覘先生之應試，志在娛親，而當時入場情況，亦復有趣。

「我亦胡不足？而必求科名。名成得美仕，豈遂貴此生？十年棄制藝，汗漫窺六經。友串妄稱譽，謂我手筆精。安知公等長，真非余所能。所以來試者，亦復有至情。父母兩忠厚，辛苦自夙嬰。一編持授我，望我有所成。未盡無所成，而世以此輕。因之忘顏厚，自量非不明。貴從老親眼，見此嬌子榮。癡心有弋獲，焉知非我丁。獨歎少也苦，精力遂不撐。四更赴轅門，坐地眠瞢騰。五更隨唱入，階誤東西行。揩眼視達官，蠕蠕動兩根。喜賴搜挾手，按摩腰股醒。攜籃仗朋輩，許賄親火兵。拳臥半邊屋，隔舍聞丁丁。黃簾自知晚，蝸牛喜觀鐙。夢醒見題紙，細摩壓摺平。功令多於題，關防映紅青。文字如榨膏，藥急膏亦傾。卷完白嗤笑，此又蟲語冰。安知上釣鮎，突作掉尾鯨。自視此窮骨，何讓稜等登。歸去見兒女，誇我頭銜增。但愁世上語，高文真有靈。又愁鄰舍翁，故生分別驚。寒槩照秋館，苦續號蟲聲。同硯有良友，謂柏容鑒此欣慨并。難與外人言，果贏於螟蛉」。

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冬月晦，先生將以明日赴試春官。有詩自述臨發之前夕情景曰：

記我出門時，梅花繞茆亭。攜兒石上坐，吹笛使酒醒。山妻持燈來，大字寫縱橫。妹女各袖扇，爭書壓吾肱。闕闕一宵事，不知雞已鳴。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十二月初一日，與莫友芝乘駟由省入京，趁明年春闈。據集經集詩集卷四。楊安謹按：先生澧州度歲，賢山中詩，有我行三十日至此澧水頭句，知起程係十二月初一日。而戊戌在京作思親操亦有自臘初之椒薑句，尤足徵信，貴州舉人赴京會試，例得火牌馳驛，所謂火牌者，信符之一，清制凡兵役須馳驛者，給予火牌，以爲沿途具領口糧之用，由兵部每年發給督撫提鎮有定數，貴州舉人以地處邊遠亦給火牌馳驛，是以本省舉人赴試行李衣箱，例書兵部火牌禮部會試字樣，以爲封識。火牌到驛，或給馬，或派夫，或備車船，均有定章，亦有折價者。由貴州縣皇華驛起程，至京師蘆溝橋驛，凡四千八百七十三里，都八十驛，經湖南湖北河南直隸四省。

初一日自貴州縣皇華驛啓程，六十里抵龍里縣龍里驛宿，初二日行六十五里至貴定縣新添驛宿，初三日行五十里黃絲驛宿，初四日行三十里平越驛，三十里至羊考驛宿，初五日行二十五里清平縣清平驛宿，初六日行三十里平越州重安江驛，又三十二里至黃平州興隆驛宿，初七日行六十里至施秉縣偏橋驛宿，初八日行六十里至鎮遠縣鎮遠驛宿。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驛站路程篇。

由鎮遠白雇船順流而下，於正月十五日抵湖南黔陽縣。據集經集詩集卷四。楊安謹按：貴州舉人火牌至鎮遠後，往往同伴相約，彙集各人所有火牌，公雇一人，沿驛路行，逐站領取折價，約會於常德。而本人則公雇買舟東下，以取便捷。迨抵常德，而沿驛路領折價者，亦來會矣。故黔陽不當驛路，而先生詩有黔陽郭外三首之作。余輯是編，初於此點，疑莫能明。翻檢圖籍，極費平章。最後詢諸曾與計偕之故老，乃始釋然。依驛站路程，自鎮遠驛續發，一百里至清溪縣清溪驛。六十里，玉屏縣平溪驛。八十里入湖南省界晃州驛。六十里，傾水驛。七十里，沅水

驛。六十里，羅營二驛。六十里，沅陵縣懷化驛。七十里，辰溪縣山塘驛。七十里，瀘溪縣船溪驛。六十里，辰陽驛。六十里，馬底驛。六十里，沅陵縣界亭驛。六十里，新店驛。六十里，鄭家驛。六十里，桃源縣桃源驛。八十里，府河驛。六十里，武陵縣大龍驛。以上十六驛，先生此行未經，僅火牌至。

出門十五日，至黔陽初作詩有黔陽郭外三首，可見當日心情，錄之：

「近行十幾日，祇如旦暮間。遠行十幾日，恍若不計年。澄澄漁溪流，蕩蕩東去船。寒風峭白日，蕭條異山川。高堂一片地，一刻數往還。顏色隔千里，忽然立我前。倚篷久惆悵，此意誰復憐。入坐長歎息，晚炊起寒煙」。

「策名公家言，其實止求食。一飽寧必官，吁嗟遠行役。思便自此歸，輾轉不能得。事非盡由己，徒念山中石。強歌不成歡，假臥不安席。夢醒覓嬌兒，觸手乃船壁。我本窗下人，胡爲異方客。身世難盡言，去去自努力」。

「記我出門時，梅花繞茆亭。攜兒坐石上，吹笛使酒醒。山妻持燈來，大字寫縱橫。妹女各袖扇，爭書壓吾肱。閑閑一宵事，不知雞已鳴。今朝梅樹下，小卓當窗檣。寒日在黃葉，蕭蕭兒授經。讀書究何用，祇覺傷人情。不學耕亦得，看我黔陽城」。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至武陵常德府首縣後，乃復馳驛。八十里，清化驛。七十里，蘭江驛。六十里，於臘月三十日
至澧州順林驛。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楊安謹按：檢香館使黔日記。知一縣而有二三驛者，如沅陵武陵等是。

計行一月，度歲澧州，有詩四首，寄山中錄之：

「我行三十日，至此澧水頭。客心念歲盡，晚具稍使優。遙憐思子人，對食雙流淚。勸母莫淚流，兒今飯澧州。大盤登鮎魚，小盤鱸絲浮。湖鰕點雞子，汾釀凝新甌。大勝母家食，菘菹開脯脩。吁嗟兒亦父，心事可自由。哽咽難再道，棄置觀衾禡」。

「棄置難棄置，悲端滿天地。去年客羅山，千里度除歲。所依爲至親，親念亦稍慰。今宵此一身，計集幾雙淚。爐邊有耶孃，鐙畔多姊妹。心心有遠人，強歡總無味。憶在十載前，傷事已酸鼻。老懷況愈慈，如何淡此際。無名親戚悲，名得又反累。得失俱可憐，傷哉功名事」。

「卯卯今夕樂，樂到不可名。不解憶郎罷，但知燒粉蒸。守歲強不臥，喧撻至五更。班班稍解事，鍼縷亦略能。頭試活菟花，安排拜新正。章章小而嬌，其舌甘若飴。亦知歲已盡，向母索珠嬰。阿卯十年來，慈祥喜淵明，青袍誤愚我，殘鐙澧州城。安得與爾輩，叫躍如沸羹。今日趁么回，鄉俗以除日集市爲么場。假而可市曾。卯須張飛胡，章也稱鶻絕。還應篋黃竹，預辦鰕鱖鏡。他年若命來，似耶今遠行。此樂更難得，徒令涕縱橫。愁思無可寄，笑調聲淚并」。

「爆竹聲已銷，鄰舍亦能博。把盃念吾生，飛鳥究何託。衰年逝將老，精力坐銷鑠。學官亦良策，山林固子樂。誠恐爲俗牽，遂令一生闕。如今倘便決，求田事耕鑿。盡力得逢

年，或勝虛俸薄。何必父母身，持受違官虐。弟輩不更事，望我踐曩若。焉知妻妾羞，百倍衣食惡。且當練勤儉，晚食而早作」。據樂經集詩集卷四。

是年七月二十九日，程恩澤以暑疾卒於京，卒之明月儀徵阮元道州何紹基等，集龍泉寺爲檢遺書，錢塘戴熙作龍泉寺檢書圖。據阮元程侍郎墓誌銘，及何紹基龍泉寺檢書圖記。

八月十五日表弟黎庶昌生。據沙灘黎氏家譜，事略見前。

始交溆浦舒其鏞，其鏞時客遵義府幕。據樂經集文集卷四。

道光十八年，戊戌。（一八三八），先生三十三歲。

元日，發澧州，先生嘗自述當日情況曰：

「今年正月朔，旅發澧水涘。沿道樂歲首，兒女粲紅衣。彼時吾與汝，凍面兩相隨。暮求飯店宿，朝食風糊糜。徒看人婦子，各自媚其私」。據樂經集詩集卷五。

由澧州順林驛行八十里，入湖北省界孫黃驛。六十里公安縣，房陵驛。六十里，江陵縣荆南驛。一百里，建陽驛。一百里，荆山驛。七十里，石橋驛。六十里，荊門州鹿陽驛。九十里至宣城縣鄆城驛。先生述至宣城事曰：

「相攜過大江，宣城行可哀。寒風劇刀劍，吹僵如輿尸。黃黃塵洞中，見舍盡掩扉。喉中默念死，心暖僅一絲。卅里小河口，主人真賢哉。呼門卽開門，延客至中間。盆弦坐少婦，其火良亦微。裙邊早插手，何暇避嫌疑。至今尙感激，可謂襄陽者」。據中外輿地圖說

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五。

由宜城縣續向前進，先生復自述曰：

「明日勢必去，稍喜寒易支。易驢漢水上，驢劣又難騎，雪花大如蝶，片片飛上眉。爾驢善跪語，十里九爾祈。回頭看兩符，雙丁連將之。路人詫見怪，裊裊過習池。途窮事乃絕，欲哭轉自哈。」據集經集詩集卷五。

由宜城縣鄢陵驛，行七十里至漢江驛。六十里，襄陽縣呂堰驛。習家池，即在襄陽。自澧州至此七百五十里，行十四日。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五。

自過襄陽後或篋或車，故先生詩有過此篋而車，春暖冰漸漸句。據集經集詩集卷五。

自呂堰驛行七十里，入河南省界新野縣湍陽驛。正月十五日，在新野，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湍陽驛行六十里，至林水驛。六十里，宛城驛，六十里，至南陽縣博望驛，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博望驛，乘月行六十里，至裕州赭陽驛，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赭陽驛行六十里，保安驛。又六十里，至葉縣漁水驛，經光武廟，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漁水驛行六十里，新城驛。九十里，禹州清潁驛。九十里，永新驛。又四十里，至新鄭縣

郭店驛。莫友芝題壁有不昔棄書學劍揚旗萬里封侯句，先生因和之。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

集詩集卷四。

自郭店驛行五十里，至鄭州管城驛。詩有出鄭州之作。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鄭州管城驛，行四十里，至滎陽縣廣武驛。渡河時，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

卷四。

自廣武驛五十里，獲嘉縣，亢村驛。六十里，新鄉縣新中驛。五十里，汲縣衛源驛。五十

里，淇縣淇門驛。六十里，湯陰縣宜溝驛。七十里。安陽縣鄴城驛。七十里入直隸省界磁州

滎陽驛。七十里，至邯鄲縣叢臺驛。過比干墓黃梁祠，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

卷四。

自叢臺驛行四十五里，永平縣臨洛驛。七十里，至邢臺縣龍岡驛。在臨洛，因騶兒貪朝臥，

起程晚，故夜趨邢臺，有詩。當過沙河縣時，亦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自龍岡驛，行六十里，內邱縣中邱驛。六十里，柏鄉縣槐水驛。六十里，趙川鄆城驛。四十

里，欒城縣開城驛。行六十里，於二月初八日，大風宿漳沱河南岸。黃塵塞天，苦不能車。

詩有鼻孔封泥沙滿牙，燈光屋氣皆沙塵句，其苦可想。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集經集詩集卷四。

按：先生夜宿漳沱南岸詩，有去年今日大雨頭，諸弟饒余昆明海上大觀樓句。知宿南岸係二月初八日。又據

館使對日記，知自正定渡漳沱，行六十里，至欒城。向來圖說每不足據。因乞返於身歷者之日記焉。

初九日晨，渡漳沱河至正定縣恆山驛。五十里，藁城縣伏城驛。九十里，新樂縣西樂驛。五十里，定州永定驛。六十一里，慶雲縣翟城驛。四十五里，滿城縣涇陽驛。四十里，清苑縣金臺驛。五十里，夜趨安肅縣白溝驛。有詩。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及葉經集詩集卷四。楊安謹按：煙香館使黔日記，自正定卯初起行渡漳沱，於卯正一刻抵對岸，繞道行六十里，至樂城。則先生初入宿南岸，初九日晨渡河，可至正定。

自安肅七十里定興縣，宣化驛。七十里，涿州涿鹿驛。七十里，良鄉縣固節驛。七十里，至京師蘆溝驛。據中外輿地圖說集成。

二月十八日，先生至京。楊安謹按：據續神錄，樂城至京師十站。煙香館使黔日記，自長新店至樂城亦行十日。若無他故，則先生二月初八日到樂城。十八日當可抵京。

先生到京即病。詩有病裏潛消滿面沙句。據葉經集詩集卷四。旋攜柳籃，往應試，先生詩有曰：

「艱辛四十傳，塵垢至京師。外極行路難，內極慈母悲。隨人攜柳籃，試罷精更疲。日日琉璃廠，爛紙縱所窺。熱處不解就，嘲罵理亦宜。據葉經集詩集卷五。

病中，有絕句二首，寫與友芝在京情況心理。曰：

「莫五琉璃廠回，又回琉璃廠路。似看衙書鼠，寂寂來復去」。
安排六個月，償足二萬里。已過春中閒，看看到稷子」。據葉經集詩集卷四。

在京與莫友芝逆旅對牀，閉門析賞，鮮與世接，而外議騰沸，口爲厭物。友芝嘗有言曰：「戊戌春官，余與巢經逆旅對牀，閉門析賞，未及兩月，外議沸起，厭物之號，徧於京師。識與不識，指目而唾。計吾兩人，初未嘗敢忤一人，惟是語言拙訥，應對疏野，其於伺候權貴，奔走要津，爲性所不近，不能效時賢之所爲耳！……」據邵亭遺文。

在京，馳念高堂，因有思親操之作。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春闈榜發，先生與莫友芝，均下第。據子尹府君行述，邵亭府君行述。

程恩澤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京師，柩停龍泉寺。至是，先生往哭之。據巢經巢詩後集

卷二。楊安讓案：檢程侍郎遺集。無與先生唱酬之作。因馳函安徽歙縣訪求。冀於遺集之外。別有所獲。又冀於意想

中。得先生一二手跡。殊其結果。乃均無有。茲將歙縣政府覆函錄下：接奉大函。囑爲搜訪程公恩澤遺管之與鄭子

尹先生有關之作。及子尹先生手跡之留於程處者。以資編纂子尹先生年譜等由。查程公故宅。係在本縣南鄉紹謙。其

後裔。尚稱富有。程公遺者之未刊佈者。聞尚有之。而當時海內名流函札。亦存多冊。不幸去歲十二月上旬。

浙邊殘匪。流竄歙縣。程公全宅被焚。遺稿遺物頓成灰燼。全縣人士。莫不惋惜。茲將訪得阮文海所撰墓誌銘，何道州

所撰龍泉寺檢書圖記等五件奉上。聊副雅意而資參考。歙縣縣政府謹啓。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莫友芝道光戊戌禮闈，始於琉璃廠肆，得見鄉先輩安平陳法著易箋一種，又買得呂氏家塾讀

詩記上半殘本，時先生與友芝同在京，當有同快也。據宋元善本書經眼錄。

與莫友芝仍馳驛言歸。據巢經巢詩集卷五。

先生有詩，述與莫友芝歸途情況云：

一朝敕放歸。火牌去若飛。載書出國門，麥苗綠正肥。回望太和殿，念此萬里來。螻蟻何足道，衝風爲我悽。塵漲蘆溝橋，麥帽堆斗泥。步至長新店，憊極坐道歧。相看似土偶，欲笑口不開。含沙宿良鄉，自此晝夜馳。四更清風店，街閉苦重飢。鐙擔來豆乳，授客長銅匙。柳根快數碗，味絕今尙思。夢夢到樊口，驛以舟當差。危乎渚宮下，浪駭天欲迷。小舟八尺長，中流隨簸蕪。魚髓逐到岸，鬼活魂暗啼。南行雜水陸，遂至鼎山涯。望家廿日程，艤舟謝緒祠。謂言拜家慶，可及角黍期。安知鎖遠水，頃刻上俾倪。洞庭大於天，蛟龍恣盤嬉。流尸宿船底，淹戶守寸堤。十日斷舟行，岸聲但走雷，伏蓬米漸竭，何問鹽與齋。延緣至辰陽，囊底看盡資。爾謂莫友芝遂食兩驛，余溯銅仁溪。據巢經巢詩集卷五。途次，作有詩三首，曰武陵值盛漲，曰候漲退，曰早起上橫石灘。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歸來情況云：

歸來喜俱存，兄弟亦怡怡。萬里問何得，笑指書幾堆。飛鳥幸息翼，但願粥與鮭。朝暮倚親側，又可事纂批。豈不賢話空，徒苦腳板皮。據巢經巢詩集卷五。

抵家後，月中於斗亭外結松竹梅爲棚，有詩。據巢經巢詩集卷五。

舉三女贊于，有詩曰：

生與吾同日，非男意亦歎。慈親誇謝鉢，大孺人行三獨子當陸官。愛總中年劇，常須汝輩

看。買山思便隱，黃竹種江干。據經集詩集卷五。

八月二十五日，鏡下爲內妹黎湘佩作畫，題詞其上曰：「舊事淒涼入畫圖，紅橋左右好家居。借問守門人在否，否，否，頃刻人間一老夫。白鶴飛來呼不去，去，去，夢魂不到故人無。好是不歸，歸更好，好，好，不堪霜鬢看麻姑。畫成燈下唱定風波題之，明日入郡矣。此付湘佩。五尺道人，戊戌八月二十五日。」

醉後再補幾筆，又題曰：「妙圖付爾非無意，要使平生精氣存。明歲經集如見我，癡哥爲寫大姚村」。醉後再補幾筆，并書大姚村圖，小米與其妹畫者。據安蔬按：此圖鈐「叔重門生」「小尹珍」二印，他處未見。

二十六日，入郡。以上據先生遺墨。

九日，登龍山，和平翰用東坡次蘇伯固袁公濟兩九日詩韻。據經集詩集卷五。

平翰復次前韻，以郡志重屬，仍和道懷。翰於先生，頗尊禮，故先生寄張琚詩，有曰：「比來平播州，禮士卽自隗」。據經集詩集卷五。

又次韻寄張琚威寧，約助遵志探討。據經集詩集卷五。

孟冬月，知府平翰，定議纂修遵義府志，聘先生主其事，而莫友芝佐之，設局府署來青園，先生與友芝約蚤駟茲舉。據莫長齡黃樂之遵義府志序。

受事之始，茫然無刺手處。留心一年，始知有孫陳兩志，及各州縣草志而蒐得之。又一年，

乃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賀長齡遵義府志序。

先生與莫友芝住府署聽鶯軒，唱和江韻長篇，而黔西史勝書亦疊和再四，乃行。據邵亭詩鈔卷二，二哀詩。勝書字荻洲，舉人。

遵義府屬溫水，民變，旋撲滅。據遵義府志。

十月幾晦，與傅昶及黎兆勛莫友芝約游大覺寺，自府署聽鶯軒出，與諸人會於寓，遂行。出北門，緣龍山麓緩步，得見元明石刻，飯於普濟菴，更沽酒及午食。傭一僮攜之，復前進，汗微出，脫裘衩令童披之，抵寺，攬勝一過，緣小穴北上朱萼巖，倚石坐臥，因誦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恐此生不再至，乃獨往小穴復玩久之，小篆「觀我生」於石，至寺後，觀康熙初資中人閔相墓荆棘羅生，爲之悵惘。復入寺飲酒，下以葵子，飯水飲，肴以肚菌，蓋中途售者。此行惟傅昶騎馬，馬上如舂鉏，絕可笑，有游大覺寺記。據葉經葉文集卷三。

得玉屏簫二，輒與方凝字仲堅鳴之，平翰有詩戲贈先生，因次韻答和。據葉經葉詩集卷五。郡教授獨山莫與儻，七十六壽。先生有詩壽之，於爲學淵源，述之甚詳，云：

「靈光巍然傍橫宮，獨見老輩之遺風。鎮世衣冠蕩播盡，我從先生開始終。石君偉人古名相，稚存曉嵐眞學宗。祇今不獨少此老，見者亦止三徵公。春海丈人在南嶽，昔年剪燭譚羣雄。恨我不見王懷祖，復不及覩覃溪翁。爲余生晚再三歎，春海又化吾眞窮。先生舊是

王吉士，曾拜諸老當乾隆。史公不稱牛走物，孔子廟堂寧鞠躬。陽五已作古人視，不知鼻息猶如龍。時時攜我說前哲，文章品業氣勃蓬。使我眉間有生氣，造次欲捕天馬踪。世人解豔大官耳，安知此道非窮通。先生阿五南國雪，帝遣娛老排寒冬。他時才大恐難用，願此趨庭神已充。天意要留顯慶輅，外人寧易稱谿工。請發狂言侑大斗，不慚寸莛撞洪鐘。

據集經集詩集卷五。

臘八日，得張琚訊及詩。琚不允參與府志之役，先生因次前韻以答，兼託借書費西道周廷授。有「爾又不助余，更誰補撫採」句。據集經集詩集卷五。

今年黎恂宰雲南大姚縣。據大姚劉恭毅詩序。

十二月楊華本寄詩乞點評，華本與先生同爲黎恂培。據集經集詩集卷五，華本事略見諸前。

時迫歲暮，先生嗒坐郡署聽鶯軒，詩以遺悲，題曰：「愁苦又一歲贈邵亭」，敍本年事極詳，錄之：

「愁苦又一歲，何時開我懷。欲死不得死，欲生無一佳。大雪滿中夜，曉來四望迷。當當滴破榻，霽聲繞檐階。悽切結中腸，事事憎慨歎。生本乞者相，強命金閨才。徒然止自苦，何益於所爲。今年正月朔，旅發澧水湄。沿道樂歲首，兒女粲紅衣。彼時吾與汝，凍面兩相隨。暮求飯店宿，朝食風棚糜。徒看人婦子，各自媚其私。相攜過大江，宜城行可哀。寒風劇刀劍，吹僵如輿尸。黃黃塵洞中，見舍盡掩扉。喉中默念死，心暖僅一絲。卅

里小河口，主人真賢哉。呼門卽開門，延客至中閨。盆弦坐少婦，其火良亦微。裙邊早屈手，何暇避嫌疑。至今尙感激，可謂襄陽耆。明日勢必去，稍喜寒易支。易驢漢水上，驢劣又難騎。雪花大如蝶，片片飛上眉。爾驢善跪語，十里九爾祈。回頭看兩筇，雙丁連將之。路人詫見怪，鼻鼻過習池。塗窮事乃絕，欲哭轉自哈。過此篋而車，春暖冰漸漸。艱辛四十傳，塵垢至京師。外極行路難，內極慈母悲。隨人攜柳籃，試罷精更疲。日日琉璃廠，爛紙縱所窺。熱處不解就，嘲罵理亦宜。一朝敕放歸，火牌去若飛。載書出國門，麥苗綠正肥。回望太和殿，念此萬里來。螻蟻何足道。衝風爲我悽。塵漲蘆溝橋，麥帽堆斗泥。步至長新店，憊極坐道歧。相看似土偶，欲笑口不開。含沙宿良鄉，自此晝夜馳。四更清風店，街閉苦重飢。鐙擔來豆乳，授客長銅匙。柳根快數椀，味絕今尙思。夢夢到樊口，驛以舟當差。危乎渚宮下，浪駭天忽迷。小舟八尺長，中流隨簸簸。魚鼈逐到岸，鬼活魂暗啼。南行雜水陸，遂至鼎山涯。望家廿日程，兩舟謝緒祠。謂言拜家慶，可及角黍期。安知鎮遠水，頃刻上俾倪。洞庭大於天，蛟龍恣盤嬉。流尸宿船底，淹戶守寸隄。十日斷舟行，鱗岸但走雷。伏蓬米漸竭，何問鹽與齋。延緣至辰陽，囊底看盡資。爾遂食兩驛，余溯銅仁溪，歸來喜俱存，兄弟亦怡怡。萬里問何得，笑指書幾堆。飛鳥幸息翼，但願粥與鮭。朝暮倚親側，又可事纂批。豈不賢餽空，徒苦腳板皮。好事賢郡守，乃念地乘非。經百六十年，山川當發揮。文獻向來缺，侗也實無知。願以一日長，主持爾見推。能

如驂之斬，搜剔力不遺。舊稿無一備，作者頭腦乖。每每對之歎，不足爲光輝。意欲與道源，人卑言易卑。終思竟此業，匪望千秋垂。使識漢郡縣，不與苗疆儕。自盡後死責，職競由人譏。狼星射東井，羽檄忽紛披。遣發兩省兵，辦此一山龜。龜巢不易拔，兩月老我師。遠者思逃亡，近者多仳離。當食每不飽，夢中半鼓鼙。愁來但看劍，恨不碎其肢。那能更修文，日夕念仁棊。佗佗平太守，一火殲厥魁。手提血燭髓，擲向妖穴灰。凱還笳鼓競，正值鞭春時。父老各色喜，前時命如雞。心懸今始落，歲去已莫追。邨邨買年事，閨閨紛滿街。余亦獨何心，不歸對母妻。鴛軒嗒然坐，一一入所思。計來爾猶愈，歲晚依南陔。養餘復有事，顧弄雙嬌孩。我誠自尋苦，天閱誰必羈。命也未如何，遺悲遂成詩。

據經集詩集卷五。

是年作文，有遊大覺寺記。據經集文集。

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先生三十四歲。

以修志，住遵義府署來青閣權輿已春。據經集遺詩卷一，及遵義府志序目。

正月初六夜與山陰江延桂、大醉雷雨中，有詩甚豪。如曰「人間至真獨此物，得失不上糟邱臺」。「我有百鍊劍，醉中突拔與君看。斑斑舊染狗子血，今日遇虎亦懶殺」。延桂，字丹輪，蓋遵義府署幕賓也。先生以修志住郡署與延桂比屋居。朝談夕醉甚相得，延桂亦獨交先生。據經集詩集卷五，遺詩卷一。

先生有玉屏簫歌之作，其小序曰：

「余素不解音，姜丹輪延桂蓄簫二，已三十三年，持來佐夜飲。摩挲兩夕，妙發一二聲，余與簫兩不負矣，歌以贈簫」。據樂經遺詩卷一。

二月遵義府知府平翰以溫水事，將降調去，府志幾中輟。據先生以詩代東寄楊華本墨跡。

二月十九日，以詩代東寄楊華本云「臘月寄詩來，正月未點評。老懶殊可悲，起予我何幸。春陰池上聞，盃底徧諸詠。茅衡與菱角，見爾驚學競。軼事又益我，發匿出親道。所學念日荒，指摘乃予情。固知古力疎，頗喜才氣靜。揉鍊到筋骨，品足近王孟。客茲一月來，念爾心屢聘。郡方誰嗣歌，守已無能請。池館屬他人，旬日想難更。圖經復中輟，此亦郡縣命。山川有定數，計於我胡病。歸去斤竹溪，重尋魚鳥盟。問字樂有人，漁樵足送迎。昨擬過爾遊，及此花草盛。而今又不能，世事本難柄。柏容亦將來，隊魚可同泳。騎驢儻不迂，春城待合并」。據安謙按：此詩與集中所輯，略有出入。茲據先生錄寄華本原蹟。原蹟標題爲寄「茂實二弟」并字下旁書「唐介石九龍山碑，若能鈔一紙來妙極」。未署愚兄鄭珍再拜代東。二月十九日。

鈔東野詩畢，有詩書其後。據樂經遺詩卷五。

先生掌啓秀書院已三年，病夜聽雨不寐，有詩四首示啓秀諸生。茲摘其句：「窮人乃富骨，春服三重綿」。「未病時倦作，病中念徒多」。「我年二十時，終歲不識牀。對書見日落，忽復窗已光。今日萬不如，坐看汝輩強」。據樂經遺詩卷五。

寒食，游桃源洞，至湘山寺，醉歌。有詩：據樂經集詩集卷五。

重醉湘山寺。有詩。據樂經集詩集卷五。

遊迴龍山，有記。據樂經集文集卷三。

方疑，字仲堅，將歸金陵。先生詩以送之，有：「江南一白鷗，飛入古邗州。止同林鶴語，不共野雞游」句。可見方之高潔，又有「見君恨晚送君早」句，有惜別之意。據樂經集詩集卷五。

史勝書以秋鐙畫荻圖乞題，先生爲題七古一首，錄之：

「水東之禾水西蕩。學古今吟並眉白。清鏡戴孝廉粟珍字禾莊，與蘆洲並治經爲詩古文。敬爾尊慈有義方，業成出自蠶紗力。畫荻辛勤那可言，不待鬪窮淚橫臆。平生我亦頑鈍兒，家窮讀書仰母慈。看此寒鐙照秋卷，卻憶當年庭下時。蟲聲滿地月在牖，紡車鳴露經在手。以我三句兩句書，累母四更五更守。長成無力慰苦心，頭白待哺仁人爾。今君才氣猛如虎，往取將相壽賢母，莫似老荒止作宮」。據樂經集詩集卷五。惕安謹按：一樹梅花書屋詩鈔卷三，言子尹題秋鐙畫荻圖詩，已寄京洛溪處。時勝書已北上，故託人轉交。

夏山飲酒，有雜詩十二首，其中可考見先生當日事蹟者，一，先生弟班時客滇。二，先生於酒有酷嗜。三，裘弟黎兆熙初自滇歸。四，藏書甚多，累篋連櫺，高興屋齋。據樂經集詩集卷五。

夏與五人同游桃源山洞，題名洞口，審定洞中石刻是張顛仙書，人謂三丰者爲誤。續集經集遺詩卷四。

書外祖黎安理讀書秋樹根圖後有詩。續集經集詩集卷五。今圖尙存皆覆襲。

九月二十四日，與莫友芝黎兆熙，湖藻米溪度青山出柘子岡，得詩四首有：「茲地十載前，攜卷時孤尋」句，可知係昔年舊游地。謹按：二十四日，係於詩題「明日同莫黎泛舟禹門山」證之。

二十五日，黎兆勳招同先生，與莫友芝泛舟禹門山崖石下，還飲姑園。先生摩崖篆書「子弟寧爾宇，六十四年，吾行歸矣」，十三字，又隸書「己亥九月，五尺道人汎舟至此記」。是日先生有詩，中有「老僧喜我醉，請書壓濤瀨。爲攀千丈崖，印我百年蛻」句，卽指此也。莫亦有題識，黎庶昌蕓齋偶筆有云：

「禹門寺摩崖，鄭徵君珍篆書子弟寧爾宇，六十四年，吾行歸矣十三字。又隸書，己亥九月，五尺道人汎舟至此記，十三字。莫徵君隸書道光己亥，季秋二十五，黎兆勳招同鄭珍汎舟過禹門山。積雨初霽，朝暎媚客，青山紅樹，眩耀目精，想老醉當年於此，興復不淺，僧房小坐，飯水飲，閱四部，猶憶朱圓此字不明登酒樓時也。紫泉莫友芝。十一行，七十二字，余於光緒十二年，命工捶拓，貽贈同好，此刻始顯。據蕓齋偶筆。

先生漸富有藏書，母黎嘗至書室小坐，徧閱插架，喜書多，母子因相與語，先生嘗自述曰：「母坐書室徧閱插架曰多矣，珍曰多則多矣，然驟讀不到，誠以此錢供甘旨，不猶愈乎？」

母曰若以供甘旨，今皆在溷廁中矣，語云一世買書三世讀，汝家落後遺籍僅一堆，授汝者皆其本，若當時少一部，亦少授汝一部矣，此物事焉能讀盡，能一卷中得一句兩句，便有益不少，勿悔也。」據母教錄。

十月初四日，先生別母到郡，先生繫哀詩中桂之樹一首，述當時情景云：

「桂之樹樹在儼宅前，三株離立各合抱，一株踞右獨茂圓，其後大家京兆阡，其前壁下蔣家田，樂安溪水繞田過，清淺可厲無橋船，年年負擔指南走，次次涉此求塗便，丁酉以還食於郡，八十里歲八九旋，一回別母一回送，桂之樹下坐石弦，度溪越陌兩不見，母歸入竹兒登筵，此景何時是絕筆，十月初四己亥年……」

十一月初四日，謁高崖李公廟。

十一月十一日，醉後，爲子知同書仿格，時知同九歲。據遺蹟，惕安羅案、仿格今藏衍香室，家學淵源，於茲可見，足寶也。

黃樂之爲遵義府知府，出所藏方正學文衡山董思白黃石齋諸賢手蹟共賞，爲詩題其後。續集經集詩集卷五。按：黃字愛廬，長樂人。

去今兩年間，先生嘗自輯生平所爲詞曰：經集寢語一卷。莫友芝序以存之。據莫友芝撰寄煙亭詞序。惕安羅案：此詞已逸，或謂先生不欲以示人，因自焚去，但據伯夏手冊錄集。業經書目則明明注有詞稿一册，從知焚去之說不確。

是年主纂遵義府志，初苦無刺手處，而平翰又將去任，故二月寄楊華本詩，有郡方誰嗣歌，纂輯想難更。逝將歸竹溪，重尋魚鳥盟之句。旋張鎮黃樂之先後繼任，亦力任其事，故留心一年，乃始知有孫陳兩志，及各州縣草志而蒐得之。實長齡遵義府志序，東經集詩集卷五。按：張鎮字春潭，南皮人。

是年孟夏，平翰以溫水事被議去，張鎮權任。孟秋，黃樂之自給事中奉命來知府事。據黃樂之撰府志序。

是年，先生出所有薄田數畝，盡以授斑珏兩弟。據子尹府君行述，及先生致莫友芝書。

是年作文，有：遊迴龍山記，隸對。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先生三十五歲。

母黎久病，二月初，稍瘳。先生嘗曰：「二月初三日，母病愈數日，春和天晴，能偕孫兒女屋榮籬角，坐暄光中，觀菜臺果蓐以爲快，余亦快，庀少行李，計明日赴茲閣。按即來青閣母曰：吾以病久，稽汝事，至是得無慮，及汝生日，且歸耳」。據東經集文集卷三。

先生到郡，攜外祖黎安理所著夢餘筆談至郡署，將梓之。勘定，以母病言歸，暫置之。據夢餘筆談刻本跋語。

母黎病加於小愈，先生復自郡還山侍疾，而疾愈篤，願謂先生曰，葬我必於近，卜廬相望見爲佳。據東經集文集卷三。

三月初八日，母黎逝世。據黎太孺人墓表。

母沒時，先生稍有蓄積，初擬以建屋，至是以給斂殯窆之費。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五月，具母行狀，致書莫友芝，乞撰墓誌銘，友芝記其事曰：

「道光庚子五月，鄭君珍將葬其慈親，走狀與書，來告曰不肖不幸至大故，棺槨邱封，在禮者靡敢忽，不深長思，以期勿之悔，惟是納墓之作，不欲乞諛名公碩儒，計與足下交久，知且最深，惟足下言爲信，願爲銘，詔來許，其勿辭，爰綴次懿數，繡諸石。……」

據鄭母黎太孺人墓誌銘。

嘗母未葬，就苦次摹膺而書，述母教言，成母教錄一卷，凡六十八條。八月，序以行，序曰：

「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暉家善果諸傳所載，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憂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靈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無我母，將無以至今日，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母子一生，遂此永訣，涕念往訓，皆與古賢母合符同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爲孔孟之罪人，母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不可得矣。天乎痛哉！爰就苦次，摹吻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條。仿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

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爲罪人，爲不肖者，非母之不善教使然也。」據經集文集卷四。

將以明年三月，葬母於子午山，因先自製墓磚，長市尺八寸六分，厚一寸八分，寬四寸五分，左有文曰「母鄭黎墓磚」，右曰「道光二十年子珍作」。據墓磚。惕安隨案：墓磚余藏有一方，

查邑人捐懺督工葬墓出土者。

於子午山買田一區，作母兆，後有林焉，一無賴目若吉，若主窮弱甚，因祖中一家脅奪其林，兩氏遂構訟。議者曰，兩氏券皆故，無專歸理，意與中分乎，及質出券，邑宰潘光泰怒，擲無賴曰，是他券易今地，以圖人是也，衆視地名處，果窟籠痕，無賴領服，求免罪出，衆咸譖舌語，是誠鬼神不及知，官乃知之。據經集文集卷四。

先生性至孝，幼事父母，凡負薪執爨紡績芸鋤諸苦役，罔不代作。長益孺慕，每抃舞匍匐作兒戲，不致親歡笑不止，人擬之萊氏斑衣。時出謀生計足奉一月甘旨，卽歸。家雖貧，修髓無或缺。母早歲積勞，暮年善病，庚寅之禱，至是適符十稔，人謂誠孝格天所至。據子尹府君行述。

是年在郡署來青閣，主纂遵義府志，悉發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復得，乃始纂輯。

秋遵義府志，倡纂始紆，各門始漸次具稿，計凡四十八卷，三十三目，附目十四，通八十餘萬言。古今文獻，蒐羅殆盡，間涉全黔事蹟；以謂孫志詳今而不詳古，陳志略古而並略今，

今日事同創始，當使大雅通識，於茲置是非焉。若等家人米鹽簿，猶不爲也。所徵引前籍，至四百餘種，並導源究委，實事求是。然苟舊說不安，雖在班志桑經，亦力正傳本之誤，糾作者之失。其紀載纖繁皆具，寧詳勿遺。體裁並不專仿一家，隨事發凡，亦不襲故習，別立總例，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據黃樂之撰府志序，及子尹府君行述。

一遵義府志總目

卷一 圖說 星野

卷二 建置

卷三 疆域形勝附

卷四 山川

卷五 水道考

卷六 城池街坊村場附

卷七 公署

卷八 壇廟寺觀附

卷九 關梁

卷十 古蹟冢墓附

卷十一 金石

- 卷十二 戶口
- 卷十三 賦稅一
- 卷十四 賦稅二 關權雜稅經費積貯附
- 卷十五 銅郵 養濟院 養育堂 漏澤園附
- 卷十六 農桑
- 卷十七 物產
- 卷十八 木政
- 卷十九 坑冶
- 卷二十 風俗
- 卷二十一 祥異
- 卷二十二 學校一
- 卷二十三 學校二
- 卷二十四 學校三
- 卷二十五 典禮
- 卷二十六 兵防 驛遞馬政附
- 卷二十七 職官一

- 卷二十八 職官二
卷二十九 宦續一
卷三十 宦續二
卷三十一 土官
卷三十二 選舉
卷三十三 人物一列傳
卷三十四 人物二列傳
卷三十五 人物三列傳
卷三十六 人物四列女傳
卷三十七 人物五列女傳
卷三十八 人物六 高賢 方伎
卷三十九 紀事一 周秦至五代
卷四十 紀事二 宋至明
卷四十一 紀事三 風朝
卷四十二 藝文一 韶敎 典禮
卷四十三 藝文二 麗布 記序

卷四十四 藝文三碑記 文 樓 教 諭 雜 考 辨 書 後 墓 誌 銘 賦 頌 銘

卷四十五 藝文四詩

卷四十六 藝文五詩

卷四十七 雜記

卷四十八 舊志敘錄

右：卷凡四十八，爲目三十三，成書八十餘萬言。其爲體例，匪依隻編，亦云纂集，匪一家言。溯古究今，必著厥原。毋敢身質，以欺世賢。地理水道，圖經之根。批卻導竅，亦夥陪陳。諍友可爲，敢倭古先。近多不備，緣牘靡完。義從蓋闕，觀者執怨。粵在作鄂，言還于漢。平公時守，實爲郡輔。嘗噴巨欸，茲焉鑿然。平公謂言，是宜有文。子盍鳩樓？吾主而肩。言旋計偕，明秋南還。屢簡乃來，權輿已春。惟言實履，生晚尠聞。世有目巧，匪言之倫。唐肆無材，其奚斧斤。天輔其衷，乃孫乃陳。乃底厥基，待我後人。亦惟舊記，咸膺成臻。惟譜惟碣，亦惟德隣。重光赤奮，已事而竣。惟叙于茲，有百其旬。成者黃公，勗者實平。毗言譚劼，時惟莫君。爬亂置遐，之子實勤。乃茲麤粗，首末可觀。禾紀倦翁，未成而遷。石湖志吳，以議阻刊。茲成茲刊，以弛鮮民。撫今傷懷，潛焉永歎。天刑人禍，乃中所親。出知所爲，諗就惟門。兀兀謂何，悠悠百年。後有賢者，亦從培焉。東里鄭珍謹識。據蓮溪府志。

不見內妹黎湘佩已三年，九月杪擬作海龍壑之遊，因過湘佩家，秋雨蕭蕭，遊興爲阻，仍歸郡去。據先生書付湘佩墨蹟。

是年二月，伯舅黎恂在滇，奉派運銅晉京，七月二十日，由昆明啓行。據運銅紀程。

五月，黎愷任開州訓導。據東經集文集卷六。

遵義縣知縣，潘光泰署。據遵義府志，按：光泰，字稚青，桐城人。

史勝書客死奉天，年三十五歲。據邵亭詩鈔。

是年作文，有母教錄自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初三日於來青閣中，憶去年今日事，爲文記之曰：

「晨寤復寐，莫五禮閣上文昌神，亦不覺也。起見架下書蒼蒼竹林寺詩，念開歲來三十餘日，昨夕始提筆作此字，視前時每元日，卽繙寫滿几案，自疑是生前，噫，可涕也已！記去年今朝，母病愈數日，春和天晴，能偕孫兒女屋榮籬角，坐暄光中，觀菜盞果齋以爲快，余亦快，叱少行李，計明日赴茲閣，母曰：吾以病久，稽汝事至是，得無慮，及汝生日，且歸耳。嗚呼！豈知今之今日，視去歲之今日，竟成兩世耶！當日以寡人子，發憤讀書，意有在焉。今皆大非，而奚以讀書爲也？昔時謂書不誤人，而今知特誤人。如田家兒目不識一字，足終身不出十里，黧面赤肝，以勤以勞，以日夕，唯力是奉，得有余今日之

悔哉？視新購皇清經解十巨堆插架上，益感念用此奚爲也。莫五方整理未已，心境之相懸，可勝歎耶？書以爲是日記！」

外祖黎安理所著夢餘筆談，去年春，攜稿至郡署，將梓之。勘定，而母逝世，因暫置之。至是，乃始付劄氏。二月十五日，先生爲書其後。據夢餘筆談刻本跋語。

二月，謁邑宰潘光泰，光泰言將以病請致，先生聞而愕然！然道皆是，無以阻去志，唯唯退。越數日，光泰以送邑塾子於先生，招就飯，辭不獲，乃之縣署香雨堂。酒數行，飯數貳，衍衍飽焉。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三月十五日，葬母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自號子午山孩，置丙舍，讀書其中，有終焉之志。據巢經巢文集卷四，及子尹府君行述。

營葬既竣，山中舊壑，悉委閒地，凡松梧竹桂櫻榴梅桃之屬，無不相所宜植之，高高下下，百卉咸集。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營葬畢，爲郡志，筆無停手。據巢經巢文集卷六。

三月二十七日，郡教授莫與儔創漢三賢祠於學宮左，先生甫練衣冠，不敢奉幣，從薦羹酌奠，越數日，與儔屬序遵義當祠文翁盛覽尹珍之意。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閏三月，潘光泰將歸桐城，先生序以送之，因述光泰之知治本，而感慨於洋貨之充斥。在九十餘年前之貴州，先生乃能作此言，非目光若炬，明鑑萬里，而能如是耶？今我國入超之

鉅，風俗之奢，以較當時，奚逾什百？先生
在此等處。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曰：

「郡署內來青閣北隙地二十步許，卽縣署
年庚子，桐城稚青潘公來爲宰。余時事郡
聲乍溫乍厲，如父兄於子弟也。或夜夜然
買田一區作母兆，後有林焉，一無賴目若
遂構訟。議者曰：兩氏劣皆故，無專歸，
曰：是他券易今地，以鬪人者也。衆視地
出，衆咸譁舌語，是誠鬼神不及知，官乃
去年於公一二見，見必道治遵義當若何？
邦君大忌諱，況迂疏狂漫若余者，焉不防
亦狼狽若此，宜其勤明若此也，遵義庶治
矣，祿何爲者，請致文已再上，當許我，
聞而愕然，然道皆是，無以沮去志者，唯
不獲命，乃之香雨堂，食器用品物，視他
返而歎曰：潘公非獨勤明已也，知治本矣

七耳——一旦得所憑藉，乃衣必極四時佳者，各數十稱始曰足衣。食必調山海之珍錯始曰可食。他一切物用視是。而其妻子親戚，素亦甘蔬而緩布者，至是皆哆口不謂然。縫人歲屨，庖甬旬易，頤奴喉婢，便唾盡官氣。例以舊日，截然兩人，而三五相值聚語，要無不豔譚某物某味之佳惡。而其所譚者。又大都非中州吾土所產。夫如是，民焉不病？豈能賣田園廬舍，而求爲官哉？欲惠斯民，亦無暇焉耳矣！記少時，聞盲者道蘇貨廣貨，相詫極矣！十年來，乃盛尙洋貨，非自洋來者。不貴異。今日英吉利，卽洋貨所由來者，其於中國何如耶？自去年擾穢海疆，至今大半年，積半天下兵力，而猶未盡蕩滌，是何由致之然哉。如公者，其足發余感歎欷歔也。今公果得請，且夕將去遵義，余不敏，不敢以不和不成之聲，偕邑人士歌頌治澤，惟質言所以敬公者，送公歸。公歸余亦將釋肩茲聞而去矣」。據經集文集卷四。惕安謹按：光泰去任，有詩四首留別，郡人多和之。先生因序，以送其行。

六月，檢點箱存古搗皆無恙，先生嘗自言曰：

「余以先妣嫁時木箱，滿盛古搗，蓋置錢錢紙數堆，辛丑六月，見紙皆成灰，蓋亦半燼，而中藏無一焦者」。據經集詩集卷八。

七月將望，先生將還山，夕往橫舍省莫與儔病。涼月暉暉，不欲入牖，依東廂聽言語咳嗽，不減舊時。據貞定先生遺集附刊。

七月二十二日，莫與儔卒，年七十九歲。將絕，戒子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據貞

友芝影山草堂本末，及曾國藩墓人墓表。

先生有祭莫與儔文一首，載貞定先生遺集中，茲錄之，以見先生生平學問，受與儔之薰陶者，至大也。

嗚呼！先生，而遂如此乎？吾誰與典型？而勉跂前規。論有生之常兮，七十已難，而況壽臻夫耆期。仰不愧天，人不俯忤兮，庭階又緘緘而齷齪，復何憾夫數兮，曰，我必爲莫邪，歷萬世而不虧。惟我先生之剛粹兮，玉潔金堅，莫或乎瑕疵。氣則山之巖巖兮，神則煦煦之春曦。昔不以孺子爲不可教兮，自備員弟子，而卽語以定命之威儀。我敬承而不敢暴棄兮，其進也又似不儕乎等夷。大言則韓城諸城之事業兮，小則陽湖河間之以餘事爲文詞。我何敢十駕而跋鼈之千里兮，然亦遂忘肩赭臄折而以死爲期。比偃蹇而入官府兮，咫尺接靈光之巍巍。我每過而必聞新獲兮，念老且如此。而我馳驅終日其奚爲。以後死而庀土訓之道兮，心惴惴乎人言多而衆可懷。告余以闌牛圈羊之論兮，謂不與作緣者，惟劉尹能無噉。我於此都太孤生而弱植兮，賴將牢世議，得神張而骨支。自余負土畢以來兮，乃先生善病而日衰。余脈代而憂肺氣之將絕兮，先生亦歔歔感歎而累作身後之辭。七月之將望兮，余將指子午山而將歸。夕至橫舍而省病狀兮。方涼月之暉暉。不欲入關其眠動兮，倚東廂而聽其言語咳唾，謂不減夫舊時。歸十日而聞渣逝兮，悔前宵不一見而去之。憶月頭話我於東廂兮，撰杖吾呼夫庭芝。臨出戶而遲回兮，喜秋花其猶未萎。健歷庭而上堂兮，

屢顧我而含笑乎入楮。豈知一生之相從兮，卽是焉永訣而長離。嗚呼！人生各有壽命兮，亦賦授萬有其不齊。天與先生以才命之美兮，又縱其志之所之。及我年而已倦仕兮，念母之老矣而以養告歸。乃尊慈卽獲年九十兮，先生亦六十矣，而猶爲有母之兒。我何辜而何罪兮，讖四十九萬字而不可炊。歲負米而東西南北兮，乾老淚於門畿。謂勞餓憂患可永相爲命兮，半菽亦竭夫烏私。乃至今而若此兮，雖九死其何裨。天空高而夢夢兮，地盡盡其無知。先生亦何福不除兮，乃今去而理廿年前之綵衣。百年未滿不得死兮，我何以破九地而奉管籥。謹臨棺而奠一觴兮，師友至今日而只如斯也。魂歸來其鑒我誠兮，知復有知無知而祇增余之悲也。嗚呼！哀哉！據真定先生遺集補。

八月二十二日，登海龍壘，明日由白雲頂而下，過內妹黎湘佩家，留一日將去，燈下對酒，憶荒茅絕頂中，有一鬚髯丈夫，落落拓拓，仰天而噓，未知是我非我，因書一篇付湘佩存之，曰：

「無定者，其卽所以爲定乎？不事焉，事事焉，不事事，無事也，無事事也，百年有窮哉？天而雲，雲而天，土而木，木而土，人何獨非是也。老氏謂此爲名，佛氏謂之爲緣，吾儒曰，此我也。無此非我，無我無此，我也，此也，一也。而淺者，心生擬議焉，異哉，宜百年皆苦憂也。然不苦而憂，又非事。事事焉，不憂焉，不苦苦焉，甘焉，憂焉，樂焉，甘樂相尋，而吾以生，吾以死，視生死誠不當杯酒耳！三日之遊，吾誠有心乎？既

遊矣，焉無心也。遊者誠我乎？既我矣，焉非我也。無此無三日，三日復三日，遂成爲我焉，亦焉往而不得哉？思之可一笑，道光辛丑八月廿二，余登海龍園，明日由白雲頂而下，過妹家，留一日，將去，鐙下對酒，憶荒茅絕頂中有一鬚髯丈夫，落落拓拓，仰天而噓，未知是我非我，因書一篇，付小妹存之，子午山孩」。據先生書付湘佩原贖。

又自以居喪，不作詩，書舊年作詞二首，付湘佩。先生經巢窺語既逸，今幸得此，錄之：

「瓔珞仙雲飛過處，一陣風來，又散花龍雨。碧蟾紅泉愁日暮。若華姊妹三山去。爲寄麻姑君莫誤。黃竹難栽，還是栽桑樹。腸斷平生淒絕句。他生莫作涪陵女。萬水千山苦覓尋。斷崖荒澗杳無音。瀑西飛去一聲琴。五十年間真隔世，到來依舊謝家林。可憐相憶到而今」。三年不見阿妹，庚子九月杪，擬作海龍壘之遊，因過妹家。秋雨蕭蕭，遊興爲阻，仍歸郡去。今年爲棘人，不作詩，書舊年作詞二首，付湘佩存之。五尺道人書。

據先生書付湘佩原贖。

殘秋，出遊郡署之右山，見人執挺逐野狗，一婦人子方五歲，爲野狗所食，倚敗牆哽哽，眙城堞不敢哭。而守令坐槐陰，雍容茶話，營官提畫眉，尋蚱蜢，往來右牆內；爲愴然久之。又有人使狗磨旋爲戲以謀食，先生站足於人肩隙窺之，自詫生將四十年，始見人間有此事。及暮歸，殘秋初寒，鐙影黃葉，瑟瑟坐空樓下，思日中所遇，臥不成寐。鼠出入米甕中，亦不屑喝之矣。有遊城山記一文，其首絕痛！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冬，遵義府志，全書梓就。據黃樂之遵義府志序。

遵義府志成，郡人之淺識者，叫囂騰起。莫友芝答獨山萬全心書，有曰：

「遵乘非議，始事時，卽意其難免，特不意其出於此耳，夫以文獻最闕之鄉，挹古一辭，動輒數篇。鈎今一事，動稽數月。有徵必窮，有聞必覆，專心致志，首尾四年。友芝與巢經，靡不智盡力竭，計無復增，始付寫官，墨諸棗梨。……指漏摘瑕，待之衆論。如彼箴石，不益多師耶？乃今之非議者，了不在是。……一則曰，地方有蠻夷，曷爲大辱，書之者，故爲鄙視。一則曰，祭祀昏喪之不中禮，何在箴有，何不可獨爲諱，而著之也。否則曰，某傳或遺其子孫，某傳至詳其媼姪，軒輊非允，如是而止矣。……亦竊竊然，繼議其後誠不知所議何等也？一人倡之，衆人和之，以耳爲目，舉國若狂。不云合圍而劫之家，卽擬羣聚而毆之市。兩書生之雞肋，亦安足當衆拳？而客之所爲，毋乃近於無賴，徒使一二有識者，旁觀竊笑，豈惟笑之，方且哀之，而不一自覺悟。……或者遂咎郡乘之役，不自韜晦，誤爲當事所知。而欲藉爲利者，又輒見擯於當事，指爲致此之繇。嗚呼！豈其不然耶？亦豈其然耶？……」據邵宜遺文。

就吾人今觀之，客之所指摘，卽本書精粹之所在。於原有價值，固無損其毫末。風靡一時，人比之華陽國志，宜哉。然先生固自慊然也。其後先生亦嘗自言曰：

「余昔之緝郡志，閱三年乃成，力亦勤矣。而物產不采茶經，祠廟不摭賓退錄，楊氏事

不載清容集，則目之未徧也。鼓樓隘之水，誤指爲渭河，樂安江混其源處，則足之未知也。其他舛漏類若是。至於今，在他邦博洽者，固無暇勘及此，卽本郡人或亦未之詳也，然余固深悔之。」據經巢文集卷三。

先生葬母後，猶有餘貲，自計貧士積百金，大不易，不及此爲一屋，旋耗於衣食矣，因於十月爲屋母墓下，匪雕匪飾，惟豁惟潔。據經巢文集卷三。

母黎太孺人逝後，堯灣祖梅，去年不花，今年枯死，先生以謂「木之可感也，如是」！據經巢文集卷三梅核記。

與莫友芝同節著書俸，刻張楊園集，是年冬，刻成，有序。據經巢文集卷四。

是年作文，有送潘明府歸桐城序，重刻張楊園先生全書序，方正學楷書千字文贊，漢三賢祠記，遊城山記，辛丑二月三日記，跋夢餘筆談。據經巢全集。

是年九月初四日，黎恂運銅抵京。據運銅紀程。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晦，莫友芝生母李卒。據五英岡阡櫛表。

春，撤志局，先生擬於正月二月，攜印本過開州，使仲舅黎愷，見祖父及母列傳，喜仁孝賢淑之可記以傳，旋以校板增葉，入夏始竣，未果行。據經巢文集卷六。

五月八日偕黎兆勳丁元勳莫庭芝黎兆普泛舟夷牢溪至禹門山，先生有詩，兆勳亦次韻。據待

雪堂詩鈔卷二。

五月二十二日，致書莫友芝曰。

紫泉五弟苦次，日來意極不佳，嬾雲常不作出谷之念，然奈何也，裝訂時，我項可四五部不訂，浪費無益，現在甚窮耳，付去北江著五弟若欲補刻，寧插入母編後，蓋恐有笑我太譚者耳，聞郡縣並有易局，果否，爲度之人事，我月內必走郡一遭否，紙項如此了事也罷了，但破壞者，仍須左換，如換得貼此項亦無多耳，南枝助款交去，然仍不足墊項，他處有實至否，板既移出，內尚有零件，亦必移否，來卯兒一藥單，付習忠揀好料，來資不足，欠之可也，前諾作銘，屢念甚慙，以我文實不足爲，此舉重也。見時當再商之，仇吾輩者，竟鬧天宮去了，益信人之當爲，然自此我慮患深矣，柳子之孤生易爲感，不其然歟，來時爲取架上韓箋一套，便攜至，阿八前日見之，病以時感藥之計愈矣，阿哀想學笑矣，校誤有下得去者並仍之，以太費工故耳，其單並在我處，擬自改一番，尙未盡存足恃耳，珍白，二十二日。據學韻。楊安謹按：此言換紙移板校誤事，蓋指遼義府志而言，仇吾輩云云，當係爲府志郡人叫幫事，阿哀係莫友芝長子。彙孫乳名，彙孫生壬寅二月初九日，時友芝生母李甫以正月晦日逝，故名曰哀，見莫繩孫撰伯兄家傳，嬰兒學笑在百日左右，故知此函或係五月二十二日書後，先生以三女寶于字彙孫未娶而歿，墨迹今存荷香室。

六月釋母服。據子尹府君行述。

禪祭逾月，有繫哀詩四首，讀之令人感泣。錄之：

繫哀詩四首并序

「禪祭踰月，欲歌先哽，痛念慈蹤，觸事如昨。我今不述，誰復知之？在灣此居，地從主人，計吾生不改遷泯滅者，惟數事耳，恃其與哀俱永，各繫一章。三年不事吟詠，詞之鄙俚，不計也。」

桂之樹

桂之樹，樹在儼宅前。三株離立各合抱，一株踞右獨茂圓。其後大冢京兆阡，其前墜下蔭家田。樂安溪水繞田過，清淺可厲無橋船。年年負擔指南走，次次涉此求塗便。丁酉以還食於郡，八十里歲八九旋。一回別母一回送，桂之樹下坐石弦。度溪越陌兩不見，母歸入竹兒登篋。此景何時是絕筆，十月初四己亥年。嗟嗟乎！桂之樹，吾欲祝爾日暮死，使我茫無舊跡更可憐。吾不祝爾旦暮死，使我自今撫爾長潸然。桂樹止無情，永念對蔥芊。

雙棗樹

園角一茆亭，亭後雙棗樹。幾年亭破草荒蕪，舊爲阿孃拜斗處。亭下今居前十年，方如棋局一畦田。一朝割半爲池沼，上種綠楊中種蓮。池頭不滿三弓地，斗亭卽向其間置。高籬三面裏藤花，花心如密終年翠。晚涼朝露午晴天，柳陰藤蔭藕香邊。有時阿母來小憩，有時阿母還流連。擘擘挽挽撚菅線，續續抽抽紡木棉。紫蕪堆袍幫婦脫，黃瓜作犢與孫牽。

一窠雞乳呼齊至，五色狸奴泥可憐。當時家計誠貧薄，母身雖勞母心樂。似有鬼神旌苦辛，亭西六月舒梅萼。而今陳跡渾不存，空有破亭留棗根。後日懸知改遷盡，冷煙寒圃自晨昏。

黃焦石

後園黃焦石，厥癩如蝦蟆。古柏覆其頂，蒼苔布其窠。石脚何所有，纂纂楸木瓜。石縫何所有，黃黃穰香花。初來治茲圃，地瘠不可鑿。辛勤我母力，十年擁糞渣。不知鎔幾鋸，硤确化爲畚。秋分摘番椒，夏至區紫茄。小滿拔蔥蒜，端陽斬頭麻。頭上覆尺巾，細意毫不差。時來憩石上，汗泚慈色加。指麾小兒女，亦學事作家。觀之不如意，復起爲補苴。舊時值坐處，塵浣風與爬。爾來三四年，荒翳藏蛇蠍。獨撥莽中覓，隕涕至日斜。

苦竹林

階西牛所宮，宮南丐所止。其下苦竹林。種自西禪寺。竹瀝宜病人，竹葉宜弱子。竹篾宜麻刀，竹皮宜履底。我母道求難，人有不如己。又厭此角空，過者見表裏。手植數十科，年年願而喜。謂符歲增大，再蓄儘堪恃。今日看成林，吾母長去矣！——續集經集詩集卷六。

黎恂以運滇銅赴京，歸途於四月十九日便道還家，先生與居月餘。續集經集詩集卷六。

五月二十七日，黎恂往望山堂奠姊。續集經集詩集卷六。

六月六日，恂取道開州，省弟愷，旋還滇去。續集經集詩集卷六。

六月十九日，莫友芝厝生母於五英岡，奉治命以貞定嫡配遠在獨山，不敢耐，願在別阡故也。因立五英岡阡權表。據五英岡阡權表拓片。

爲俞汝本題書聲刀尺圖，一字一淚，錄之：

「秋風起哀音，吹此慈竹林。行行竹林下，誦公懷母吟，吟聲和淚聲，滿我思母心。請爲臯魚歌，和以子夏琴。蒼天何高高，海水何深深。可憐一寸心，死此一塊肉。身矣恐不男，男矣恐不育。既育望兒長，既長望兒讀。豈要苦兒讀，投胎我貧家。貧豈必讀書，祖父此生涯。爾勿學他兒，他兒福命佳。爾勿定爺守，欲飽放爾爺。爾勿怨阿孃，阿孃不爾搥。黃雞屋角叫，今日又生子，速讀去拾來，飯時吾爾飼。種餘有罌底，包餘有牀裏，速讀去採來，全家吾愛爾。姊妹不解事，惱爾讀書子，速讀待筮來，從我取蔬水。有蔬苦無鹽，有水復無米，速讀待春來，飯糲先搗與。書衣看看昂，兒衣看看長，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孃，小時如牧豬，大來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籤，與兒記徧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母潛窺兒倍，忿頑復憐癡。夏楚有笑容，尙爪壁上灰，爲捏數把汗，幸赦二度笞。哀哀摧肺肝，歌哽琴咽彈，天耳爲我塞，地鼻爲我酸。苦力種來禽，禽來不能餐，極意作織成，成織不能穿。徒枉一世心，不博一日安。蠢蠢者紙堆，纍纍者新阡，負母非一塗，因公附斯篇」。據巢經巢詩集卷六。

先生以久曠掌院事，粗有應酬，夏盡釋服入郡。

七月自郡歸，倦不欲出，每獨飲數盃，有所感觸，輒和陶作。據葉經集詩集卷六。

八月初一日，母墓下屋成，先生偕仲弟璠，季弟珏，奉父雅泉公並招同庚以繩王德厚丁元勛莫友芝名芝黎兆勛兆熙兆燮落之，席上聯句。據先生當日所錄手稿。以繩，字仲奎。德厚，字敦父。元勛，字吉齋。名芝，字子厚。餘見諸前。惕安謹按：得先生此稿，藉知山堂落成日期。蓋自去年十月始建，今年八月畢工也。

九月，前遵義府知府，新昌俞汝本以其父行狀，乞爲志墓，先生因爲撰擬郵去，並贈府志一部，附以書，略曰：

「……某本窶人子。幼來饑寒造極，計無復去處。念讀書一端，天當不能禁我。以故略有知見，視人閒所論所尙不如意爲多。而又強於腰，訥於口，處稠衆之中，大都聽之不解。羣方贊和，已獨嘿然，人遂以爲驕。偶一言，又不當人意，人遂以爲狂，爲妄。其實某樸拙人也，得左右先生二三日，即見之矣。年來漸知漢宋大儒收拾人身心性命者，正極寬曠。已結茆先母墓旁，擬料理盞粥足恃，即當抱殘經娛老父，終身於彼，以完不全不備之命。……」據葉經集文集卷六。

母墓下屋既成，先生叩郡守黃樂之所以名者。樂之曰：望山，子之志也。因分署以顏其楹。其後，先生自爲記曰：

「望山堂，子午山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詔興隱秀，抱以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

腕側掌，而檔其臍也。太孺人墓於臍。其腕圓平如石鼓，東去墓穴六十七裡步，下於墓八尺，廣袤不及四丈，上爲屋前堂後室，樓其上，而周闌之。成，郡守爲順德黃仲孝給事，問以名者。仲孝曰，望山，子之志也，名之定久矣，數可違哉？因分署望山堂以顏其楣。建時，蓋畢葬越七月，至是釋服，乃記之。嗚呼，太孺人東遷以來，借母家宅以居，十年來嘗顧余歎曰：吾欲廣數椽屋，種一果一樹，百年他人物，吾何望而擲此力乎。時余方求免家人凍餒之不暇，雖心悲其言之苦，意之傷，而思副所願，無術也。後數年，歲獲稍厚，忍疏耐縷，銖餘而纍蓄，方思買四五畝地，結茆植椽，俾樂其自有。提孫挈婦，朝暮按行，怡怡然，指新栽稚接，謂某可及身食之。某可及子孫食之，庶幾辛苦一生，至是暮年稍慰其意，而豈知欲爲此者，乃持以給斂殯屯夕之費也。自去年營葬既竣，山中舊壑，悉委閒地，凡松梧竹桂櫻榴梅桃之屬，無不相所宜植之。高高下下，百卉成集，於時猶有餘貲。計貧士積百金，大不易，不及此爲一屋，旋耗於衣食矣，遂亟構斯堂。匪彫匪飾，惟豁惟潔，太孺人精靈往來撫斯堂也必有悲余之悲而歎意余之歎者。昔太孺人病亟，猶願謂曰，葬我必於近。卜廬相望見爲佳也。今吾寓貧此邦，無祖宗田廬墳墓可戀，隨身長物，惟書卷紙墨裹負來此，易易，更縛一團瓢，增一釜一竈，卽足耳。計後是四五年，環山必蔚成園林，四時皆有花果，諸兒諸女，摘果簪花，喧沸墓下，而大男冢婦，坐堂上補衣誦書，猶侍太孺人破籬紡績時，則謂太孺人尙存可也。嗚呼！余不及樂其志於生前，而收

望山之名於其身後，雖在數似無可逃，不死，余之憾，無終窮矣。談形家者，謂此堂非宜，余於諸俗術不知曉，惟以遺言故，執墓旁地購入者心宜之，他非所敢計也。語云：衣飯粗有，子平挂口。官貴粗有，青囊挂手。以太孺人之賢仁盛德，後宜有食其報者，然焉知毀斯堂者之非卽斯人也耶。卽不然，其愛祖曾之心，必不敵其愛父母之心也，則榛蔞蔓砌，亦惟乞兒牧豎，縱歌駢乎其中，而望山者，復誰也耶？此余所爲攀宰木而涕泗橫流也。

據經集文集卷三。

十月之盡，和陶之作，諸章俱備，除去重複得二十首。據經集詩集卷六。

十二月二日，莫友芝葬父與僑於遵義縣東青田山，先生往助葬，中寒。據會國澤揚墓志銘，及經集文集卷六。

季冬，撰黎太孺人墓表，並手書勒石，字作顏體，而文辭尤樸質肺腑。其文曰：

「先妣黎太孺人，以道光廿年庚子三月八日戊戌卒，明年三月庚子望，葬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又明年季冬，其子珍，乃手勒斯石，用示後世。太孺人姓黎氏，遵義縣人，考長山令諱安理，封奉直大夫。妣楊宜人。乾隆卅一年丙申八月壬寅胎生山南梔岡下，嘉慶庚申，歸我府君，名文清公。子三，珍，珽。二女，適馮，庚，壽六十有五，言行具家錄邦志。嗚呼！惟我八世祖益顯公，捍水蘭，因家天旺河梁，傳三世忠孝唯謹。越我曾祖，得陪公，成進士。亦越我祖從昆弟，十猶半焉諸生，嗣飲博棄未硯，而族圯矣。太孺人事葬

道訖，擇仁違難，己卯春，聿來山西南曰堯灣以字。衣敝食喘，由枘厥顛，萬苦千勞，哀哀終世。居恆教小子珍曰。誠我子，必勤必正，苟耐於酒，言博，不力本，不孝弟長厚，此非吾養，毋上我墳也。嗚呼！以小子珍之不肖，而猶粗曉人理，爲儒流齒紋，不致先德遂墜於地者，太孺人再造我鄭氏之力也。後之上斯墳者，其敬承仁孝艱瘁之貽，慎無忘所教，太孺人嘗曰，婦人含言容功無尋德處，言止柔斂，容止整潔，功則凡百當爲，死而後已耳，此太孺人自道也，並以語爲婦女者」。據黎經業文集卷六。

至族會祖塋家，於神櫺中，見所著湖洋詩文集寫稿，盡黴濕粉朽，着手不得，愴息置之。

據播雅。

黎愷以十二月十八日，卒於開州訓導任。據黎經業文集卷六。

是年作文，有望山堂記，四國記，上俞秋農先生書，先妣黎太孺人墓表。據黎經業全集。

卷四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先生三十八歲。

正月二十四日，黎愷愷運抵遵義。啓棺一見，塊然而目，與生時了不相似。將殯，內弟黎庶燾，泣請爲行狀，先生引爲己責，因有敕授修職佐郎開州訓導子元仲舅黎公行狀之作。據巢

經巢文集卷六。

又撰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據巢經巢文集卷六。

和淵明責子示知同。據巢經巢文集卷六。

三月，作古本大學說序。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五月，獲讀鄰水甘家斌黜邪集稿，因刊剪複，續次爲一卷，付其族子岱雲，鈔版以傳，且爲序之。家斌此作，蓋闢佛也。先生歎其具傳韓闢佛行，程朱闢佛言之遺意。是猶不免有衛道之見存。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時郡署幕友，有舒其鏞者，字鹿門，與先生同住郡署，相友善。其鏞呼兒，自其家盡負其先世遺稿以來，乞規定，其鏞復鈔先生所榻者，乞覆之，自是存篋中，歷四年。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前遵義府知府平翰以溫水民變事，降調仁懷廳同知，已四年。至是，先生往游，過懷陽洞，至仁懷廳。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過懷陽洞中石髓結成萬象。詩有「半世看山此回苦，風炎道險愁僕痛」句。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到厓塹口，有詩。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到茅苔村，因上水無舟到，羈愁兩日。茅苔村產名酒，先生詩有「酒冠黔人國」句。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經吳公嶺，地極險峻，爲蜀鹽入黔必經之路。苦力背負，艱於步履。偶一失足，卽無生理。而當時四川鹽商，坐享厚息。力夫辛苦終日，不獲一飽。先生忿不能平，故詩有吳公嶺一首，其後八行有曰：

「談者爲歎息，民勞天實災。焉知彼蒼仁，正爲斯民哀。三代并法廢，大利歸賈魁。肥瘠享厚息，錦繡揮輿儻。生人十而九，無田可耕栽。力惡不出身，令力致無階。每每好身手，餓僵還裸埋。試令去此險，一錢誰乞哉。拔彼一牛毛，活我萬叟孩。天心曲調濟，人苦誇新銳。日出曉涼斷，炎風吹面來。坐飽萬山頂，茫茫感中懷。」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至仁懷，到緩留暫，「夏荔」「江鮑」，無緣果腹。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至仁懷廳後，五日卽病，幾危，將取道重慶歸，有述懷詩四首，其三，尤詳病狀。茲全錄之：

「韓子就新儒，秋懷悼前猛。公乎四年來，乃遂造斯境。天文與地壞，化作三淵靜。豈誠天資高，吾道固無幸。賤子日就嬾，榛蕪滿督井。可念夙昔心，一變與冰冷。尋常歡笑場，無淚喉自哽。丈夫各有悲，妻兒那得省，天也非人謀，持此送鼎鼎。羨公衣上珠，再拜敢堅請。四十不少矣，戀此西日景」。

「少小苦長飢，讀書牧豕暇。淵明拙乞食，係楚海遭罵。廿年疾疾中，術慧頗足藉。焉知屠龍就，天乃不我赦。雲橫子午山，哀離叫深夜。世議日以隘，側聽吁且詫。以茲朽方寸，謀生到薑蔗。爛稿過十種，閒抵許鄭罅。徑捨既不能，欲理卻還罷，小人哉樊須，卑卑止知稼」。

「貧薄多艱虞，肌膚就消竭。獨此妙明心，湛若海天月。十年養奇病，稽古絕無說。前朝驚瘡作，爪黑青照骨。凌晨抹頰汗，滿掌詫鮮血。心知入死機，其勢轉橫決。昨宵信奇極，頃刻遂痿蹶。罔極孫華原，麾指衆拍拍。逆梢而順布，毒身得解脫。先生何篤愛，於今我三活。臨分指歸路，謹記不敢越」。

「願茲劣劣身，悚彼炯炯天。思便早晚去，愛公不忍言。五年一見面，見面似此偏。小住知不能，後會歎何年。公職在守土，我職在守山。家國各盡分，苦辛同可憐。而以農較仕，相殊又天淵。元亮有會作，秦嘉相贈篇。并合在今歲，誰學忘家禪。此往共飢渴，庶因消病患。信有杖鉏手，不分官中閒。吾福行見矣，歸歟收早秬」。據東坡集詩集卷六。

病起，與山陰王介臣，綏陽丁世遠，登城南文昌閣，有詩。據巢山詩集卷六。

晚步至龍王閣納涼，有詩。據巢山詩集卷六。

與平翰留連半月，以詩留別，假道合江，江津，綦江，以歸。據巢山詩集卷六。

冬到貴陽，將赴京應明年禮部試。先生以老父在堂，不能不甘心祿養，故仍計偕北上，到筑，有詩寄內云：

「六年不試北風寒，又歷人間行路難。慰別漫云成仕宦，出門止解望平安。沉陰累日天如合，積凍迷岡歲欲闌。辛苦未旬吾已倦，計程八十到春官」。

「資身無術具衣糧，貧乞燔餘亦自傷。吾道果然成石瓠，人情固厭索檳榔。金釵畫拔儲歸費，布履宵縫穩去裝。持笑寒號孟東野，夫妻那得不相瘡」。

「子午山中百念悲，拮据三載見林池。龐公有婦能看冢，鄂女登樓等寓思。松及春頭多覓樹，梅當雨水酌分枝。離家事事煩料理，園壑從來出手治」。

「菀子成羣得獨冠，喜知六七勝雍端。不無溺愛何堪別，欲遣從師大是難。禮本文艱遠得熟，蓼須時折亦宜寬。老懷任取旁人笑，幾見成才盡膽丸」。據子尹府君行述巢山詩集卷六。

首途赴京，至龍里貴定，游牟珠洞，飛雲崖，有詩。先生行五日，爲看飛雲巖也，頗有買宅傍雲之意。據巢山詩集卷六。

由鎮遠河岸，車家灣登舟，有詩，寄莫友芝。據巢山詩集卷六，及青田山廬詩鈔。

舟次黔陽，遇黃虎癡本驥於學官，留話竟日。時虎癡已六十，方喪良子，指顏書八巨箱，示先生。而所補顏魯公集，及所作年譜，與所補集古錄，集古目錄，已有成書。故先生贈詩「有促判俸錢買梨棗，待我南歸勘君稿」，之句。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至公安，孱陵驛因水災，徙李家口，舊道斷沒無人行，晤江邊老叟，感而有作。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臥病旅中，有詩。據集經集詩集卷六。

自九月來，目漸失明。據集經集詩集卷七。

黃彭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據詩紀略後編。

是年作文，有古本大學說記，甘秩齋黜邪集序，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子元仲舅行狀。據集經集文集。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先生三十九歲。

清明日抵京師，住楊梅竹斜街。據子尹府君行述，及集經集詩集卷七。

自去年九月，目漸失明，及入都，至不辨壁間徑尺字，而視秒髮皆知有物，自傷奇疾，有詩。據集經集詩集卷七。

「初冬記讀東原集，鐙下尤能細字清。自過一回盧大戴，遂爲六月左邱明。傷心未老先輸眼，悔昔無功苦費精。醫藥枉施仍強進，著書終恐負平生」。

自清明入都，病寒，遂夜瘧。三月初七日二更，與鄉人訣而氣盡，三更復蘇。以必與試，歸始給火牌馳驛，明日仍入闈，臥兩日夜，繳白卷出，適生日也，因作六絕句。曰：

「一病天涯死更生，命存那復計浮名。卻思萬里南歸路，如此孱軀不可行」。

「忍憶前宵九轉閒，友朋哀慰僕濟濟。明知死作城根土，尙屬歸埋子午山」。

「約驥蒼涼斷鶴哀，廿年九宿試官槐。擲將空卷出門去，王式從今不再來」。

「名場遍走歷紛紛，水盡山窮看白雲。三十九年非到底，請君回向玉晨君」。

「未必微生少夙脩，不教鉅痛不回頭。一灸醒來身世見，涼風微雨度滄洲」。

「挽髻問事子嬌成，解抱圖書從我行。歸去誓攜諸葛姊，鉏花冢下過餘生」。

卷七。

自內城復楊梅竹斜街舊寓，疾已瘳，有詩：

「竟死誰歸骨，含悽自撫魂。幸留長苦命，生出正陽門。積砌榆錢滿，依牀藥竈蹲。此身天弃定，形影共溫存」。

都門感春有詩二首，似目疾未愈，忿恨甚。詩有「驢騾蚤蝨各得途，一士閉戶長嗟咨」。巨編挂眼看莫見，恨恨擲去不復悲。貧賤讀書且莫許，皇天作孽誰能違」句。據樂經集詩集卷七。旋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遂旋黔。將出都，有詩云：

「廣文贍飯足孫謀，天縱南歸及麥秋。看取塵頭鷹脫鏡，一鞭吹影過蘆溝」。據樂經集詩集

卷七。

歸至鎮遠，寄書莫友芝，有「不料生見無陽江」語。據邵亭詩鈔卷一。

道貴陽，適新撰貴陽府志稿具，巡撫賀長齡留屬改勘，固以疾辭。據邵亭詩鈔卷一。

於傅天澤孝廉許，得條遠堂詩二卷。據莫友芝雪鴻詩苑逸序。

還山，留莫友芝影山草堂。據邵亭詩鈔卷一。

於桃源側，黃花塢種松。據巢經巢詩集卷七。

曾早駐鄭家驛，攜稚女釣魚溪上。據巢經巢詩集卷七。

黎兆勳持詩稿就商可否，先生詩識其後。據巢經巢詩集卷七。

子午山，舊名望山堂。實童坳嚮無居者。辛丑，先生葬母山中，始爲廬。以山位正子方，因名之曰子午山。迄今五年，寸栽尺壟，漸有蔚色。先生還山中，撫事哀命因述所懷，得詩七首。此詩於山故攸關，錄之：

「午山千步地，步步傷我心。昔時無寸毛，今日開園林。白水繞山陽，青岑擁山陰。流峙所環會，坐盡邱壑深。痛我聖善母，音形此沉沉。居生事事記，念之淚盈襟。一世井甕思，終老力不任。得此前十年，何啻值萬金」。

「自飲竹溪水，忘作竹溪客。阿母亦知我，終祖竹溪側。遺言勿葬遠，要長見兒息。艱難卜斯邱，藏妥萬載魄。買山如補衲，五歲見完璧，智者每嗤我，無田苦買石。而我正未已，

在家日往役。取次成林廬，隨行見兆域。意補未遂志，因以暖窳多。愛我乃不諒，區區論陽宅」。

「東徙成單家，相詢恃叔季。詩書愧拙教，生產乃能事。半世刷龜毛，傾筐令分治，今經四年來，喜見勤不匱。信知東西宮，周孔盡人意。悠悠我之思，日望長諸稚。茲山護牛羊，豈徒終吾世。賢苟在兩家，於我究何異」。

「仲也能遠謀，結廬米溪尾。我從萬里歸，突兀喜見此。園肥易種蔬，庭空待編枳。蔥薤得取具，一房足慰矣。徐徐乃謂我，請曷同茲徙。汝言良復佳，吾意固已死。上下一水閒，相隔不踰里。妻孥能數來，豈獨地下喜」。

「巖櫛非衆情，豈不子孫慮。迴翔墓門木，終不忍言去。落地四十年，強半食於寓。後日事可知，而何求安住。生兮依母居，死也旁母厝。山下有隙地，暇時補竹樹。結茅期不廣，取足蔽子婦。來者勢日疏，亦各慕所慕。善繼寧不懷，百歲非我與」。

「種果數十名，種樹千百株。果期旨且多，樹祝喬而衡。乞盡四鄰栽，黃山漸藹藹。時時小兒女，花果薦碑跌。何殊母在時，梨栗朝羣雛。人情鮮貪戀，至性還相疏。要令墓不孤，端恃多所圖。前年復種橘，今年行可區。常誇廿載後，衆羨鄭家奴。蓮藕無補山妻每見笑，君寧鐵龍胡。笑指阡下柑，實大三寸餘。一睡阿母口，十九究如何」。

「少小不讀律，自闕經世務。名漸爲人知，菲躬隱憂懼。遠已求薄宦，亦爲無食故。誰能

持飢腸，林下散清步。低心暫苦勉，自計良已屢。欲去誰汝留，但歸要有路。十畝僅足辦，吾亦何不如。勞勞百年中，會有貴生處。未敢望前哲，終期啓童孺。」據東坡集詩集卷七。

九月十六日，遵義令馳使至山中，以貴陽府知府周小湖作楫，聘修府志書來。蓋巡撫賀長齡意也。先生得書，以五不可辭，曰：

「月十六日，邑明府馳使至，伏讀尊教，諭以貴陽府志，需効纂輯者，前謁見時，俯聆雅屬，尊嚴之下，婉略遜辭，已謂必蒙曲諒，使免罪戾。今又勤勤開誘，趣令赴局，則鄙賤私隱，有不得不上陳者：某寒士也，朝耕暮讀，日不得息。卽如今時，葉落霜白，寒風中人，而披單衣，執錢鏹，躬致力於墾塉之上，以視文史左右，古今與娛，既附千秋之名，又獲著書之俸，孰勞孰逸，豈不自明。顧自計此事，不敢預者，實有五焉。敝郡父母之邦，束髮來，卽留意掌故，故多得前輩緒論，特爲實錄，貴陽則所疏矣，此其不敢一也。前志敝郡，雖因舊乘，而舊乘僅及當時，一切創造，事關前代，卽不詳言，故敢以私意考覈，徑行定之，貴陽雖曰郡志，實具省體，而省志於地理大端，動有牴牾，因之則病己，不因則病人，此其不敢二也。孱軀多病，每繙閱十數種書，則心目告頹，前志敝郡，賴二三同志，並精力堅強，且不已鄙見爲大繆戾。今若就局，不力，非所以酬知己。力之，則不免有陰陽之患，此其不敢三也。敝郡同學，多以某爲可教，而郡志成時，一二無賴扇之，誹

謗疊興，餘波未已，貴陽省會，其爲不可欺昧，更非敵郡可比，懲羹吹齏，先民所戒，此其不敢四也。人情不諒，每易加罪，某以家貧親老，覲就教職，儼然備員，今又爲此，厚責者必又苛論，某雖不肖，義利之介，竊奉教於君子矣，此其不敢五也。有一於此，猶將畏縮卻顧，況兼此五者乎。耦耕中丞，徒以千載不一之舉，欲令某挂名簡末，兼爲家食維艱計，此師愛其弟，不得不然，而不料某之下懷，翦翦如此。故不嫌瑣瑣，用瀆尊聽，亦知閣下必不苦以所難，而強載驟以車馬也。」據東坡全集卷三。

秋，到郡，晤莫友芝趙旭。有詩贈旭，奇情悲思，破空而來。錄之：

「鬼亦厭斯人，不使犯其界。放我萬里歸，忽若脫天械。秋雨斷行跡，閉戶養厥曠。每思二三友，落落隔關隘。安得一回見，頓使五體快。因緣至城闈，曉入舊經廡。歡言晤莫五，道君足初屆。相望咫尺間，卽欲走一介。犬吠忽已來，愜逾馬摩疥。蕭蕭柳邊影，婉婉鏡下話。歎息三年間，次第釋苴蒯。同作無母兒，惡命可勝喟。我已無壯志，舊學日穉穉。君猶心力強，抉隱發光怪。九原若可作，耆舊應感拜。」晚峯新輯桐梓詩略桐峯二種投我日來作，謂當灸其瘵。點摘吾何能，況又懶且憊。向來有私見，詩品無定派。性情異剛柔，聲響遂宏喝。紛紛儵忽徒，乃鑿混沌壤。細思究何益，風雅因之敗。君才何旖旎，蘭葉明沉瀼。時時閒叢薄，亦要藉芟殺。文字千古事，荏苒日月邁，安得常合并，刻覈互徵誠。蕭條雨中菊，落窠殘星挂。明將捨君去，助婦種蔥薤。衣食當須紀，陶言不吾賣。後會復

何時，值便寄聲款。勉及身手健，莫負老菁芥」。據蘇東坡詩集卷七。

臘月朔，鄰翁招飲，適莫友芝來，同拉去。晚歸，丁元勳復至，友芝出次東坡江上值雪詩，先生因依韻作。有句曰：「好事偏從一朝集，喜氣排暖風披披。寥落知心已無幾，年來散走傷飢馳。不期而會豈天意，恨子不與西家卮」。據蘇東坡詩集卷七。

明日，同人復過話山堂，次友芝韻：

「河洲美人身窈窕，貪者欲之致天討。歡華止作滿苟得，榮悴何殊夏離草。我不惜苦正不苦，事無可了亦無了。長憐曹交負粟食，又歎宋人使苗槁。百年失路良已多，萬事回頭嘗及早。近喜眼從歸後得，稍將心乞古人掃。茫茫泊處日向西，苒苒鬢毛霜薄曉。老虔誰復念樽散，莫弟偏能願蓬葆。南中學者自古難，海內而今如子少。久期廬墓作近局，何幸宿春聚冬杪。山茹苟且笑晶飯，宰木蕭寒話窮鳥。別祖吾知此地爲，故塋心念先靈惱。門衰未必遷地良，骨劣仍須祝天保。今朝一會豈意及，回首三春可愁倒。杜篤窺京計已非，士安著瘧灾尤巧。脫命但求輶傳賜，盲人乃中身材考。歸來痛定始自憐，算去長飢亦堪老。當時若向萬人海，短命真擲千金寶。斷難此處望歸骨，定向西城埋裏藁。君等何年與計偕，多情一醉問吾好。那能今日酒同醉，更得餘情詩自繞。我聞善蛻卽神仙，笑指前山乃蓬島。夜深歌罷海西流，元氣爲舟向空掉」。據蘇東坡詩集卷七。

十二月，有松崖記之作。據蘇東坡詩集卷三。

是年，先生與莫友芝、黎兆勳諸人，有消寒唱和之集會。據邵亭詩鈔。

是年，貴筑王明，掌湘川書院。據邵亭詩鈔卷二。

秋，清鎮舉人，戴栗珍，死於家，年四十。據邵亭詩鈔卷二，按栗珍字禾莊，工詩，與黔西史勝書齊名。與先生及莫友芝時相倡和。

李蹇臣大挑二等，選婺川教諭。據行狀。

是年作文，有松崖記，與周小湖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先生四十歲。

正月四日點燈欲飲，莫友芝東來，省視。以先生得古州訓導檄，恐先去，故來訪也。據鳳樓詩集卷七。

人日，與友芝在壺灣桂樹下，聯句。據鳳樓詩集卷七。

子午山種梅，今四年矣，正月，作梅坡記。曰：

「峽，卽所謂側掌而擋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窻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鑿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峽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蹠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閼不盡其

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閒。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
爾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
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
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岐之或
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叢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
田爲方池，中菰蓮而上蒼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棉
績麻。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槎枒間，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
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間舉以爲笑。
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槎枒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
識。而據岐北望，巖然一邱，晉容莫復，徒使茲岐爲瑤林，爲雪海，過焉者，嘖嘖道山
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其性，皆出自先孺人手也。岐者，寓陟瞻之
意，岷岐同字義，蓋依毛詩云」。據經集文集卷三。

二月，攜子知同，往權黎平府古州廳訓導，兼掌榕城書院。有詩別莫友芝黎兆勳，共三首。
其第二首云：

「昔從程夫子，落飲父魚湖。邦士咸造堂，雍雍雅以舒。春晚校其莪，文質多相扶。語我
韓侍郎，三月此薪芻。爲日固無幾，爲化良有餘。男兒但如此，何云今古殊。漢朝道真

公，貽今貴州書。盍卽字其姓，子豈西家夫。九原愴已矣，瓠落無我如。詎知試手處，卽是母斂區。茫茫念淵源，此事豈在余」。據經業詩集卷七。楊安羅案：據古州廳志，古州於道光十三年，始奏請分廳學移永從訓導改駐。先生於道光二十五年署訓導，是在古州設學後十二年。廳志載訓導第一任趙維藩，第二任李本湘，第三任先生，第四任蘇霖，第五任唐樹勛。惟查蒙平府志，先生係第四任，第三任係蘇霖，略有出入。又據古州廳城圖，榕城書院在小東門與北門城角處。

莫友芝有序贈行。據邵亭文鈔。

經雲門境，南河渡，均有詩。據經業詩集卷七。

經大容塘，聞道葦不可行，先生沉吟久之，悔攜子同來。時天向黑，氣象慘切，及見人村，顏色始煥，自謂穿虎穴也。據經業詩集卷七。

二月吉，到古州。據經業文集卷三。

先生初任學職，例服花袍，而花袍買時已舊。據經業後計。

古州舊爲苗疆，道光初，始立學校。諸生苗漢各半，學殖荒陋。緣黎平一郡，其風氣大抵地介極僻，故純樸有餘，而家少藏書，肆盛警說。學者五經尠成誦，諸史罕聞名，徒梯卑爛八股若將終身。先生至初，以文賦開其塞，繼以性道化其頑，不數月，遠近肄業者至百餘人。鄰縣數百里，有負笈來者。坐則侍立一堂，行則從游塞路。先生樂甚，廣爲甄陶，得士如胡長新能文，後成進士。劉之琇能詩。州人至是，益知嚮往程朱。砥礪名節。據經業文集卷三。

及子尹府君行述。

胡長新有述聞錄，序述與先生師弟因緣，及就所聞於先生者隨筆記錄。有曰：

「長新隨事先君司鐸遵義時，承命從學莫紫香按部寧遠光中號紫香先生。嘗聞先生言，鄭子尹先生，爲一時有道之士。嗣於莫先生齋中，僅一接鄭先生顏。善氣迎人，如和風煦日，瞻仰德宇，實深欽敬，但猶未能周旋請益也，乙巳初間，聞先生任古州校官，私心猛喜，幸典型可近接也。村學館穀，抗心辭去，歲試畢負笈來古，遂親炙願。第愚魯之質，朝夕從侍，莫測高深。教誨所及，猝難領會。轉盼輒忘。下學之功，竟無入路如斯耶？因就所聞於先生者，隨筆錄記，藉志服膺，亦聊爲救拙計耳。」據胡長新補經堂文鈔述聞錄序。

先生在黎平，因感於當地木植之富饒，關係民生者至鉅，故有黎平木，贈胡生子何詩。曰：「遵義競墾山，黎平競樹木。樹木十年成，墾山歲兩熟，兩熟利誠速，獲飽必逢年。十年亦紆圖，綠林長金錢。林成一旦富，僅忍十年苦。耕山見石骨，逢年亦約取。黎人拙常饒，遵人巧常飢。男兒用心處，但較遵與黎。我雖爲遵人，獨作樹木計。子黎長於遵，而知墾山弊。手持不急書，未是救眉睫。以我老囊駝，求指經用法。此法信者難，庸更望其行。似子實難得，所要用功精。勿拔千歲根，貪取百日稻。送老墾山人，汝材看合抱。」

葉經集詩集卷七。

先生於長新时期甚至。嘗上書巡撫賀長齡曰：府學廩生胡長新，年少而貧，獨能日夕相從，

留意根柢之業。此子如不廢學，必作黔東冠鷄。得此一士，足相告語耳。……」據經集文集

卷三。

寓宅牡丹盛開，先生自笑以廣文伴晨夕，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七。

三月初九日，黎平府開泰縣訓導余芝，期明日爲先生作生日，謝不赴，先生因更約游城東，有詩，曰：

「中年觸事易生悲，況復重重客裏思。千里折腰辭宰木，一春歸夢在山池。未乾昨日終天淚，三月初八日先妣忌日忍說明朝墮地時。莫任情深戒湯餅，尋芳有興欲相隨。」據經集詩集

卷七。

初十日，先生生日，訪何忠誠公騰蛟故宅，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七。

又，觀神魚井，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七。

先生所撰樗譜刊行後，胡長新知足取法，逢人樂道，今適遵義山靈至黎平，先生欣然歌贈長新，錄之，以見先生福利生民之盛心。

「大利天開亦因人，胡六秀才名長新。作文不動主司聽，作事乃與君相親。當年讀我樗譜，心知足法黎平民。自恨家無樗樹林，又乏財力先推輪。逢人即講利且易，金帛滿山那苦貧。事既少見多所怪，譜復棘目難俗論。疑者自疑笑者笑，生也不願逾津津。黑洞宋氏亦深計，種橡於今及三世。有錢能致遵義靈，無術能行譜中事。胡生大喜得憑藉，牽合遵

人負種至。八千蛾走一千里，上巳和風與清霽。胡生媵種宋氏迓，男婦爭觀奔且躓。入林下擔發荊筐，茶樹山林皆失氣。羊鳴豕哭閨一卮；五牝作犒杜供祭。蠶師善禱紛拄地，宛窳西陵鑿誠摯，使爾爾如甕與盎，使爾蠶無斑與縊。使爾道人無癘疫，教使黎人似遵義。胡生此時六國蘇，手執牛耳縱指呼。十年談紙一朝見，不信此中天意無。昨日歸來夜過語，快聽使我張髯鬚。貨惡弃地不必已，衣食在人何異吾。男兒不食四海俎，桐鄉豈無朱喬夫。昔我與婦論蠶事，本期博利彌黔區。黎播相望幾江水，豈料生能行我書。書行我到爾無意，事會天定非人圖。看生此舉必獲願，已說蠶花香四敷。不須快擬樂公社，譜到他年芻狗芻一。據葉經巢詩集卷七。

二十四日，攜知同西佛屋拜何忠誠公墓。因見標廢壘穢，感於歷任守令之未能任其事，復料量墓後隙地，可亭可祠，以謂邦人士亦與有責，詩以張之。據葉經巢詩集卷七。楊安謹按：先生作此詩後十年，益陽胡林翼爲黎平府知府，讀之感動，遂如先生所規畫，從事修建焉。先生能及見其成，快何如之。後先生訪楊价墓，嘗言及此。

五月，古州廳同知楊兆奎，以巡撫賀長齡索母教錄書至，先生因盡篋存封上，並附以書，略曰：

「某自爲中路嬰兒，痛追慈教，輯成小錄，當呈遵義府志時，已封册附上。茲還古州，同知楊公，示以尊札，始知先生今日始於他處見本，而又不責以淺近，深贊其言可法行，欲

爲廣傳，以敦風化，索多寄去者，伏誦之餘，歎先母荆布沒世，而其庸言庸行，獲爲名儒、鉅公所齒錄，先母爲不朽矣。又歎非先母之德，實不可沒，則此錄必不宛轉獲致於先生之前，其卒爲先生見而深贊之而思廣之，則仍先母仁孝艱瘁之厚蓄所致，而某之爲罪人，爲不肖，自若也。謹盡篋存封上，伏惟不罪，側聞傷懷，玉昆暫紆，臺綜寤寐之私，欲及龍門未遠，肆意請質，無令尹需結異時之夢，惟及瓜時日匪所與聞，遙跂而已。」據巢

文集卷三，楊安謹案：此書言同知楊公未言其名字，今查古州志知爲楊兆奎山東登州人。

科試，州人劉炳蔚補弟子員，奉錢四千文爲贄，先生報受之。其後先生嘗自述曰：

「道光乙巳，余權古州學官。時劉生炳蔚，試補弟子員，年二十八矣。一謁卽歸遠鄉，久乃來，奉錢四千文爲贄，余報而受之。而生猶言甚媿，色甚懼。蓋州學設未久，訓導師所取給，率科試取文武生十四名者是恃。苟下戶贄，亦每至一二十金。生之愧也以貧也。其懼也，不知余也。……」據巢經業文集卷六。

朱鳳翔步月過話，先生有詩送其明月還方村。鳳翔字小梧，黎平拔貢，曾官涇源縣知縣，告終養，遂不出，文行並有小根柢，著有審安堂集。據巢經業詩集卷七。

六月，古州酷熱，有詩，曰：

「古州百里平，四圍天幕山。六月煽赤日，蒸人甑中間。先生冷官冷，謂可勝以寒。豈知百鍊剛，亦復制炎官。欲視眼不開，欲語舌以乾。終朝閉戶坐，獨作水月觀。信有萬古

井，盛夏無溫瀾。聊爲酷熱吟，語詭不必傳。」據集經集詩集卷七。

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詩韻，約課詩於先生，和之：

「自我來古州，日抱畏人念。瑟縮冰下魚，有口不敢噉。我學知不華，難於強同染。俗情又諱疾，喜拒倉鶻砭。以此遠非笑，亦免取人厭。豈知拘囚中，竟有燭天劍，求我發其硯，含銛思一閃。文字極衰敝，汜濫已昏墊。殷勤二三子，豈非有所驗。惜吾無久居，行待問歸店。此意終我留，人力果誰欠。作詩誠餘事，強外要中款。膏沃無暗槩，根肥有新豔。懸知他日作，會得老天確。奈何苦窮冗，心源不時墮。誰能絕人事，逐暇嘗握槩。朝可同脫粟，夕卽共鐙燄。我嬾無關興，觸事多口占。惟應苦諸子，供我眼福瞻。遐荒聊自娛，一笑老佗僮。」據集經集詩集卷七。

先生欲諸生創立樸長史祠，以謂宋辰州長史樸成教誠州也。據續經堂文集。

八月，黎平朱烈愍公萬年七世孫晟，以萬年守萊園乞題，先生爲大篆書署其首，並系詩當款識。據集經集詩集卷七。

子知同，年十五歲，先生爲便於督飭，攜同來古州。今秋，次昌黎符讀書城南韻，示知同。有云：

「爾母生爾來，寶於月中蟾。不肯就外傳，恐爲人所蛆。車旁一卷經，紡讀同起居。爾年十四五，此意不念歟。古人書滿腹，強半作客儲。謂奪爾母愛，出游勤有餘。豈料心益

放，狂童狂也且」。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又寄山中兄弟詩，五首。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中秋後夕獨酌紫薇下，有詩。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古州北門外大榕樹詩。據樂經集逸詩。

同年黃華紳自古州廳署贈桂花有詩。據樂經集逸詩。

九日，攜子知同，與諸生渡江，飲車柴載酒閣。閣本無名，先生名之。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與生請先生及同人游東村，飲其妹氏家，先生有詩。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携諸生游臥龍岡飲抱膝亭，有詩。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先生詩之獨往來不屑寄人籬下可見。錄之：

「我誠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期有我，學贍乃相濟。李杜與王孟，才分各有似。辛質而虎皮，雖巧肯仍偽。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文質誠彬彬，作詩固餘事。人才古難得，自惜勿中弃。我衰復多病，骯髒不宜世。歸去異山川，何時見君輩。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據樂經集詩集卷七。

胡長新自黎平相從古州。先生將受代西歸，長新以事先還，先生詩以送之。詩凡三首，先生手自編輯詩卷時卷七中只錄第二首。荀香室藏先生當日寫付長新原蹟三首皆具，茲錄第一第

三兩首如左：

「送我勿悲傷，人生非鬪羊。焉能常一處，努力愛景光。我歸半月程，汝歸宿存糧，汝歸有母事，我歸阡草荒。在昔悔貪賤，似今誰與將。好率妹與妻，隨力媚北堂。會合異時有，男兒事業長。趨舍但同致，何殊立我傍」。

此行豈我欲，故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亦賸餘。賴古有此賢，出處情不殊。飲河但滿腹，逝返班生廬。耕稼儻足恃，時還讀我書。前途更幾許，而養千金軀。汝能念我來，幸過午山隅。奇文待欣賞，疑義相與疏。臨歧淚如雨，兒女非丈夫。據墨跡。惕安隨按：墨跡款署乙巳十月十一日，子午山孩珍。

先生在古州所得士，有劉之琇者，字子瑩，布衣，業燭籠爲活。先生將行，贈以句曰：「華廷蕭木匠，富水李衣工。詩並傳當世，生今繼此風。窮居臨蕪巷，秀句出鐙籠。吾道無紳布，懷哉五字功」。亦韻事也。據巢山集詩集卷七。

仲冬去職，自古州啓行，門人有泣送者，人稱廣文鄭老。據子尹府君行述。

仲冬自古州歸，攜有佛手柑，公孫橘，各一盆，以新文清公之玩。公甚悅之。據巢山集文集卷三。

古州歸來，束脩粗餘，文清公以喜。計材致工，謀於子午山左臂曲中平阿，實之以屋，夾堂以箱，閑以門塾。先生嘗自述曰：

「仲冬歸自古州，束脩粗餘，府君以喜。居十日，即計材致工，府君尤喜。先歸時，已自約親友爲是月二十二日七十壽，實今年始七十也。是日客盡會，歌舞侑酒，府君樂甚，持酒盞又約客曰，明年此日壽我於望山堂新居矣。」據集經文集卷三。

迄今二十餘年，先生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暨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冬有集經記之作曰：

一非居盛文之邦，或遊跡遍名都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力爲羅擿，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每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群躄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莩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稿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暨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吁，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傲寓夷牢水上，若鷓鴣無定棲，因以集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絨固儲，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用。

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爲書巢，入其中不辨奧竅，而卒以淨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爲世詬病。下民悔子，或亦其不善讀書招之也，可無懼乎！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是年重要文字，有：梅垓記，上賀耦耕先生書，記朱烈愍公祖系，巢經巢記。據巢經巢文集

李蹇臣以冬訓導婺川。據行狀。

賀長齡升雲貴總督。據羅汝懷撰傳。

黃彭年成進士。據詩紀略後編。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先生四十一歲。

春初，莫庭芝來省青田山，嘗與先生晤談甚歡。據青田山廬詩鈔。

二月廿五日，子午山左臂曲中平阿新屋架就，蓋自去冬入春，工作未輟也。是日，先生眩不能侍客，父文清公酬接，酣燕，樂如前也，自後乃噎作，食飲日減，然猶日釣於溪。卒前六日，尙理釣筒欲出也，忽意怠，遂臥，臥，遂不復起。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四月三十日戌時，父文清公逝世。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六月初二日致書莫友芝。

胡六致書，言貧甚，恐難鄉試，日月逝矣，此才可惜，郵便可爲勸，行不行，仍是貧耳。

山居勢成騎虎，拮据求竣，念念。傷懷如何如何，珍再拜。據墨跡今存荷香室。

九月子午山左臂曲中平阿新屋成，先生移前記望山堂者名之。據集經集文集卷三。

九日，先生喪服率妻子自窯灣寓宅，隨父柩遷入新居。先生有遷居紀事曰：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菹苴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會。哭吾父母祖會，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會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饑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七十歲，而凡善吾子，贍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據集經集文集卷五。

移居墓下，務閒，篝燈爲舒其鏘勘定其先世六世詩稿。十月，爲序之，持以復其鏘。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作望山堂後記曰：

「由墓左迤東行，得一小巒。復履曲而西南，得一巨巒，是爲子午山。左臂當曲中。有平

阿焉，因實之屋，夾堂以箱，閑以門塾。盡平之地。是年九月訖成。移前記望山堂者名之。嗚呼！傷矣！憶去年冬仲，歸自古州。束脩粗餘。府君以喜。居十日，卽計材致工，府君尤喜。先歸時已約親友爲是月二十二日七十壽，實今年始七十也。是日客盡會，歌舞侑酒，府君樂甚，持酒盞又約客曰，明年此日，壽我於望山堂新居矣。盡冬入春土木功作，無日不持酒走視。或去釣山下溪中，旋復來。至二月二十五日架就。余眩不能侍客。府君酬接酣燕，樂如前也。自後乃噎作，食飲日減，然猶日釣於溪。卒前六日，尙理竿筒欲出也。忽意怠遂臥，臥遂不復起，越四月腦，乃棄余長逝矣。嗚呼！余痛先孺人之志，及其遺言，日夕謀挈家墓下者，六年矣。貧子縱富，爲貨幾何，願衣食且不足，非思及府君健在，慰其意念，安其居處，吾結屋如是爲之耶。又如是其急耶。志願近遂而若此，必吾獲罪於天，有不可禱者矣，蒼蒼者，曷自而問耶。度始時，計爲先孺人享堂。府君厭世後，同之。守祠終吾身，卽以祔。別置一屋，視常親盡而祧。今未卽能，權於中準朱子四龕之制，終當改奉兩親居中。別屋制，一視此。並記之。恐或年力不待，俟後人也。」

巢經巢文集卷二。

先生念父母俱逝，益絕念仕進，日以讀書課子種宰木爲事。據子尹府君行述。

秋胡長新膺鄉薦。據莫友芝胡母宋太孺人墓表。

九日莫友芝自施秉泛舟至鎮遠出湘入都。據邵亭詩鈔卷二。

是年作文，有望山堂後記、遷居紀事、溆浦舒氏六世詩稿序。據巢經巢全集。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先生四十二歲。

夏，葬父文清公於子午山，黎太孺人墓右。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營父兆竣，日多閒暇，乃分張圖籍，排潔几案，讀書課子其中，自謂與米元章之定居甘露寺下，不無曠世之同。又素蓄元章木蘭詩橫絹本，心賞爲米書第一，常伴左右，遂謚斯樓爲米樓。其米樓記曰：

「自軒而廊，委蛇南至於山口，是當兩臂之會。先子在時，詔移前所記望山堂向墓據之，以補口之缺。故本樓也，登而望，面湖緜咳，果得是山之環也，乃肉好若一。今年夏，於母孺人墓右，營先子兆竣，日多閒暇，乃分張圖籍，排潔几案，讀書課子其中。四窗靜綠，山鳥無聲，樹影湖光，晃漾闌楯。素蓄米元章大書木蘭詩橫絹本，心賞爲米第一書，常伴左右。有所會，輒展玩之，遂謚斯樓爲米樓，非僅若米菴志也。元章家本襄陽，葬其母丹陽縣君於黃鶴山後，又以其考中散公祔，因定居甘露寺下，別建海岱樓爲嘯詠之所，余於元章品行學問，不敢望其萬一，獨此似不無曠世之同者，庶以藉口輕去先墳之憾。抑余尤有感者，蔡天啓稱元章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而元章亦以狂名質之市坡。則愛佳山水，固其天性，殆有固結不解，難與衆言者存，宜東坡交三十年，尙知之不盡也。余於斯樓，蓋日遇之矣。」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先生於子午山叢棘中，得父文清公禁藥。長二尺許，寬二寸許，厚一寸許，木質堅好。文清公手書誠詞，誠山中人勿得剪伐樹木。先生無意中得此，敬是手澤之遺，捧歸藏之，並識其上曰：

公少不事楷法，而下筆雄闊嚴挺，神與古會，有日事臨摹人不到者。老去，非作藥方不書，故難得。此藥拾自棘叢，實傳我後。使知非具仁孝本領，卽書能亂真，歐顏亦復不佳。又使恍聞慈聲，知刻薄非我家法。道光丁未八月，男鄭珍謹誌。

案：禁藥既經先生手跋，一時學者如黎恂其友芝張瑤胡長新等，亦題識殆遍，蔚爲名蹟，初爲道義趙愷收藏，余一再函商，愷因攜至貴陽，今存獨香室，據道義府續志古蹟二，記曰鄭雅泉禁伐花木戒尺，木質長工尺二尺二寸，寬一寸二分，厚八分強，雅泉自書正面左側爲李憲臣，蒙庶善，胡長新跋，右爲其友芝張瑤跋，底面爲黎恂跋，下半乃鄭珍自跋，語皆端楷莊嚴，外作錦囊貯之，今存某家，續府志並載諸人跋語，茲不贅。

九月二十九日，先生至黔西州城。時州牧爲新昌俞汝本。先生住州署獨香堂。其明日，汝本適就東山前牧吳嵩梁蘭雪修建陽明祠祀陽明。率州人舉祀事。祀後，燕於十柏山房。先生曾觀禮。據某文集卷三，詩集卷九。

先生之至黔西，似應州牧俞汝本之邀。先生丁酉膺鄉薦，出汝本房，誼屬師生。先生既至黔西，汝本出所爲詩，屬爲刪訂。汝本燼餘存稿自序有曰：

「今年來水西，因舊稿被焚。張生子佩，獨能藏余辛丑舊刻本。時及門鄭子尹珍，自播

至，余囑爲刪訂，子尹深於詩者也。復去十之二三，以付梓。……道光丁未十月自序。

據燼餘存稿。

俞汝本燼餘存稿梓行，先生與張琚列名校刊。先生復爲題籤。據燼餘存稿原刻本。

在黔西，州人楊學煊字春谷歲貢生著有一樹梅花書屋詩鈔嘗至州署訪晤先生。學煊有詩紀之。據一樹

梅花書屋詩鈔。

在黔西與故人張琚，相聚踰月。琚意態已大不如前。其後先生序琚詩有曰：「丁未冬過水西，乃踰月相聚。回憶廿年前，所傲睨謂爲無奇絕，時皆稱文章宗匠鉅公，或爲方伯連帥，聲焰炫然，顧兩人相視，皆所謂無聞不足畏者。當年意態，殆十去八九矣。」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冬月，先生自黔西辭歸，汝本送至城東，淚潸潸不已。據巢經巢詩集卷八。

是年長女淑昭，歸趙庭璜。據趙母鄭宜人墓誌銘。

莫友芝赴春闈，與湘鄉曾國藩，遇於琉璃廠書肆，劉傳瑩爲置酒虎坊橋，訂交。據邵亭府君行

述。
胡長新成進士，卽用江蘇知縣。據胡母宋太孺人墓表。

黃彭年改翰林院庶吉士。據黔詩紀略後編。

賀長齡由河南病免歸里，復以雲南回案落職。據羅汝懷撰傳。

是年作文，有烏柏軒記，柑廊記，米樓記，陽明祠觀釋奠記。據經集全集。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先生四十三歲。

到貴陽游東山，晤莫祥芝，去話寓中。頃，庭芝自江肘六十里省先生亦至。據經集詩集卷八。

先生由貴陽赴都勻，經濟平縣，前明諡文恭孫應鼈之故鄉也。訪得應鼈著教秦緒言刻本於其

家祠中。據經集遺詩卷二，及都亭詩鈔考定屬本年。

六月二十七日先生已在都勻，定與鹿簡堂不宗方爲知府，過其署，下榻府署內堂。不宗出北

海亭圖乞題，先生以亭之掌故傳記錯見，乃括爲序，復志以詩。據經集詩集卷八。

詩題丕忠先世鹿乾嶽先生文評尾暨孫鍾元先生跋卷後。據經集詩集卷八。

六月書丕忠所藏三賢遺蹟卷末。據經集文集卷六。

六月書丕忠先世鹿石卿先生硃卷後。據經集文集卷六。

又至雨花巖觀明張忠簡公摩崖有詩。據經集詩集卷八。

題丕忠藏明孫文正公墨跡有詩。據經集詩集卷八。

積雨，病起，念同年蕭培句看護甚至。故先生詩有「一病眼前無六親，蕭三於我顏色真」。

句。蕭嘗與先生談海市華山甚壯。據經集詩集卷八。

府署內堂後庭，有橘四株。先生下榻庭中，圖書森森，多所獲。月餘，而橘子如牛乳。畧中

人云，已三歲不子，今轉盛。不宗以眉閑相屬，先生因以四橘顏之，復留長句。據經集詩集

卷八。及定興鹿氏譜。

先生住四橋堂四十日。嘗以暇日，探譜乘史傳，注李文貞公所輯鹿忠節公伯順，無欲齋詩得十九焉。據葉經集詩集卷八，及子尹府君行述。

過高真觀有詩。據葉經集詩集卷八。

同年趙本敖字禹門暨安人家住城中，其外蓋逆旅也。先生歸而復宿，始知之，因屬檢寄乙酉

同年楊懷清字同亭詩。據葉經集詩集卷八。

八月，歸自都勻，晤百一十歲老人蒲翁於暨安趙本敖所，因爲詩紀壽。蒲聞巡撫賀長齡養

老，將來省，本敖留之。據葉經集詩集卷八。

九秋，莫友芝過望山堂，先生誇所新植，要友芝賦詩，友芝爲詠公孫橘。據邵亭詩鈔卷四。

於望山堂下爲桃湖，莫友芝同黎兆助效次山招孟武昌體，並用其韻落之。據邵亭詩鈔卷四。

山中菊花盛甚，照眼頗豐，詩有白白黃黃繞墓門句。據葉經集詩集卷八。

是年六月初六日，賀長齡卒於善化里第。據唐鑑樓墓誌羅汝慎撰傳。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先生四十四歲。

三月，始釋父服。據葉經集文集卷三。

莫庭芝貢成均。據拙尊園詩稿。

張琚就館遵義縣署，因時至中山晤先生。據葉經集文集卷三，及焚餘草。

與庭芝祥芝及子知同山亭聯句。據集經集詩集卷八。

張珺別先生於望山堂，先生出所藏王逢心山水共賞。珺因題七絕一首於其上。據焚餘草。

八月，先生至貴陽。新化鄒漢助，在興義。先生有詩四首寄之。據集經集詩集卷八，按漢助，字叔

續，學人也。周小湖作楮以知府來黔，邀叔續俱來。因纂貴陽安順等府志。

黎兆勳十試於鄉，不得志於有司。今歲亦不獲雋。因援永昌軍例，報捐教諭，至是，署石阡府教授。當鄉試未了，先生明日將歸，詩以志別。據集經集詩集卷八，及沙灘黎氏家譜。

八月初，胡長新自黎平省先生於子午山墓廬，適先生方羈行省，未歸。長新因到郡去。及先生還山，於中秋前日，遣力招之，答有相挽者，允明日來，及至，先生喜賦五古一章。曰：

「子家沅水東，我家延水西。相望越千里，會合理難諧。俗情一朝貴，身手更自奇。父母近在堂，定省猶難之。何況我與子，而必噬肯來。揆勢又不能，那得僮僕資。貧士名一官，債臺已齊眉。雖有存我言，不踐誰復嘗。古道竟未亡，突兀子在斯。當子至午山，我方行省羈。冷官賤於毛，爲貧安得辭。欲買官長罵，先輸因鬼貲。讀書悔何益，坐令骨變髓。有來聞說子，喜劇翻自悲。歷歷數來路，我皆過而知。陸穿盜賊叢，舟行灘若雷。渡延脫諸恐，道僻徑又微。王口自別去，收第子摘髭。一年上賢書，二年登禮闈。東吳財賦地，民社命子治。世人熱中腸，得此兩足飛。金銀夢布地，誰肯去若遺。子乃請歸假，不顧人笑癡。依依慈母前，兩年啜餈糜。我何有於子，願又甘艱危。子誠有所得，媿我趣日

卑。恨不卽子見，輾轉惻中懷。遲月始及家，子又郡我僎。中秋適明月，遣方招來借。報言有相挽，翌當還我齋。昔子之先公，卒官校官師。大鳥有回翔，稽留固其宜。黃昏松厓上，溪口望漸迷。冥冥出人語，謂是至乃非。入門點燈坐，月黑靜掩扉。犬吠兒走言，子已及我畿。相看劇翻倒，拜揖不及持。依然舊書生，不似官長姿。傷哉別四年，願我成孤兒。欲語非一端，且飽山中鮭。援筆封草具，遂作志喜詩。據經集詩集卷八。

八月二十六日爲胡長新題趙奕桃源圖。據經集文集卷五。惕安按：是圖今藏揚州莫氏，嘗得見其影片。先生所題署道光己酉八月二十六日，識於經集。

又爲題周東村竹林七賢圖後。據經集詩集卷八。

重九前三日先生有詩。胡長新和韻。此詩，今佚。據經集詩集。

胡長新有九日不及赴子尹先生召之詩，似長新又到郡去。據經集詩集，惕安按：張璠焚餘孽又有

己酉九日和陶靖節詩韻小註謂時子尹相待於望山，余與郡事不果行，知今年九月先生獨在山中。

先生序趙旭偃飲軒詩序，有曰：

「己酉，余於棊桐間之吹角埧，得漢建安七年刻石，摩挲考訂，信知卽王東陽紀勝南平軍下所引古摩厓，及姜維碑者，而實爲婁秀發字原碑之江州夷邑長盧豐碑，爲洞庭以南，蜀江以東，無上第一古刻。宋以來，迄今復見」。據經集文集卷四。

臘月二十二日，遣弟珏往棊江吹角埧，取漢盧豐碑。歌以送之。期明年人日前到山堂。蓋前

遺健者往昇，竿三易三折，徒勞往返也。據巢經巢詩集卷八。

歲儀終，有擔簦釘履，冒風雪造山廬者，則古州學官時，劉生炳蔚之弟義式也。問所以走千餘里來者，因解包出炳蔚紀母事狀，跪而請乞先生文。先生因爲作劉節婦傳。蓋劉母死，炳蔚守墳號，日夕不絕聲，後二十一日亦死。義式之來，炳蔚意也。據巢經巢詩集卷六。

子知同娶宦氏，當在今年。且在三月以後。抄屈隱詩稿。楊安謹按：知同生道光辛卯，文清公卒於丙午四月，知同十六歲。就當日先生出處及家庭狀況考之，知知同尙未婚。丙午丁未戊申三年中，守制，決無爲子娶婦之事。迨今年三月釋服，知同已十九歲，越明年辛亥元日，遂生孫女如達。見巢經巢詩集卷九。故知知同之娶，當在今年，且在三月釋服之後。知同屈隱詩稿已已哭幼子珠樹詩，有傷心甘載間，各喪三男女句。則知同於今年婚娶，尤足徵信矣。

有子午山雜賦十八首，曰望山堂、巢經巢、烏柏軒、紫竹亭、米樓、團湖、怪島、桐岡、梅
肥、松厓、汎泉、果園、柏巖、東邱、西邱、藻米溪、堰南、溪尾、其序曰：

「山在縣東七十里樂安江東岸，高三十步，左右臂若抱然。珍旣墓先妣於山之中心，後七年丁未，復墓先考於妣右卻北，遂卽墓廬家焉。凡晨夕所游止，當左腕之曲，爲堂。其別爲巢，爲軒，榮，已上皆園。南陴得廣穹之邱，平去得亭，堂後小巒，巒背巖，巖下溪。右之腕爲圓平小邱，其南與堂直爲岡。迤而東，若側掌檔心爲肥。肥背得厓。麓得泉，亭。曲下得樓。兩際寶山乃如環。環中爲湖。湖有島。溪則自巖而厓，而堰，南始出外環而

入於樂安江也」。據樂經集詩集卷八。

是年及門張正鐸，以錢塘王氏寶言堂家戒輯聞版片歸先生。正鐸字古愚，遵義人。性峭潔，家饒田園，一小試輒不就，年二十後，從先生學詩。與之言，卽有悟，多奇闢之作，早逝。稿多散佚。據樂經集文集卷四，及詩紀略後編稿本第二十冊。

是年作文有跋趙仲光桃源圖。劉節婦傳。據樂經集文集。

唐炯膺鄉薦。據成山老人年譜。

阮元卒，年八十六。據國朝先正事略。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四十五歲。

穀日，先生偕胡長新子午山看梅。長新有詩寄張瑀郡中。據續經堂詩鈔卷三。

長新攜有明人周服卿之易梅花卷子，正月十四日，適先生德配生日，因爲長新題四絕句於後。據樂經集詩集卷九。

十六日，長新將歸覲，先生詩以送之。曰：

「昨日欲語且復休，萬言千緒在心頭。今日臨分一盃酒，相看片語俱無有。男兒有事可奈何，曉寒送子山之阿。看我霜鬢不更黑，何日此地還經過。住亦不復念，去亦不復悲。今朝梅妃下，明日眉江湄。萬花生時錦翻海，想汝登堂拜母慈。吁嗟乎！子何，此福豈我得，抱子攜婦奉朝夕，一日千金不得易，贈子斯言作離別，他日相逢意無極」。據樂經集詩集卷

九。

長新以正月十七日行，有留別子尹師三十韻。據續經堂詩鈔卷四。

春往權教威寧，時張琚館遵義。因與琚錄別。琚把臂曰，蠢蠢者皆不肖，君過家。幸留數日，爲余思所以教之。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道經黔西小住，過張琚家，徒惋歎去。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張琚前訪得黔西安貴榮大鐘，先生至是往東門外觀音閣觀之。因有鐵鐘行之作。據集經集詩集卷九。

璽安傅汝懷時主講黔西，先生詩以贈之。據集經集詩集卷九。汝懷字鳴圖。

春末，以貧故，至大定府受威寧州學正事。三日，而實任者，以院試將近，遂兼程至。州牧諸生，皆以爲爭養資，謀朝和之，而先生咄嗟舍去。有詩贈同年杜芳壇字杏園學博，頗調侃。曰：

「強記君真未易才，木窩談賞興方開。肴盤一笑談非易，昨日應官明日回」。據集經集詩集卷九，及邵亭詩鈔寄子尹鍾遠詩自註。

旋自大定還山中。據集經集詩集卷九。

五月十五日，先生攜子知同過莫友芝講舍。袁德成卞天桂張琚趙旭王槐琛亦不期而會，因舉展端陽之飲。據集經集遺詩卷。德成字竹塢，天桂字子丹。槐琛字子觀。均遵義人。

與鄧漢助書，論孟汝漢淮泗注江之說。據經集文集卷三。

於堰南獲早稻，謂可以飽目前，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九。

旋秋雨綿綿，因有秋雨歎之作。據經集詩集卷九。

父文清公性喜蒔花樹，在時多有益植。今秋，先生出荒穢與翦剔，並具奇致，得四盆，敬是先人之遺，各紀十韻。據經集詩集卷九。

先生有長生無極瓦當，因榻寄黃本驥虎癡，勝以短句。據經集詩集卷九。

九月十五日，晨雨，先生視傭移桐。着屐指栽處，下階顛仆左腕折，苦痛經旬，寢飯兩難，時方奉檄權鎮遠府訓導，乘病昇去，子知同隨往。據經集詩集卷九。

離家之次日，弟璉生子，先生次坡公斗老詩韻賀之。錄如左：

「昔我官古州，出門五具沐。驚心三男女，凶短就潘音煩浴。今來官鎮遠，離家昨初復。復昨見爾雅音義子生以出門之翌日仲氏乃添丁，安然出自腹。少羨妻妾佳，老思兒姪足。發書歡生腸，觸念淚盈目。衰門似枯山，生鐵不生玉。迴天苦翁媪，遷地厚培沃。看成三家邨，已類族生竹。窠雛有雄雌，樹果異酸熟。但要多爲貴，會有一能讀。艱哉歎獨子，老夫無餘矚。喜此應出羣，試啼待歸卜。笑語牧稚兒，蘇詩大兒牧豕稚奇駒恐難督」。據經集詩集卷九。

十一月二十三日，攜子知同游鐵溪至石厂。據經集詩集卷九。

又與知同登雲中山，取閒出絕頂，由石屏山後入城，憩四官殿。周覽而歸。據葉經巢詩集卷九。鎮遠有南北兩洞之勝，先生來此，一朝得之，遂常往來。又出門卽渡，便截江造其麓，與市喧避，尤於性宜。自謂能遊者，乃余獨也。因作兩詩，詒諸好事。據葉經巢詩集卷九。午雨不濕路，登香爐崖。有詩。據葉經巢詩集卷九。

冬晴遊東倉坪有詩。據葉經巢詩集卷九。

臘月初一日過甘忠果公祠有詩。據葉經巢詩集卷九。

再游南洞有詩。據葉經巢詩集卷九。

莫庭芝自京歸，舟過鎮遠，固不知先生在此也，先生聞庭芝道出此間，遣人持書探邀，庭芝因自諸葛洞放舟復下，日午欣趨校官舍款款情話，庭芝有詩述之曰，歸客歸心急於水，過都往往未適市，不圖谷口老子真，又被捉將到官裏，諸葛灘頭天欲明，岸上何人呼問名，調符到手識筆跡，事出望外疑還驚，轉頭放舸更東下，日午欣趨校官舍，相看我髮亦成絲，不獨鄭公老堪訝，萬里歸來歲又周，鐙前款款話綢繆，家中藉識真消息。明日無妨更一留。據齊田山廬詩鈔卷一。

十七日，遣知同歸，有詩五首，於到鎮遠後生活，言之極詳，錄之。

「學官旣閒暇，飽食可以嬉。如何凭書案，釋去輒若悲。大抵近來意，出山總不宜。衆人似我年，不肯鬚出頭。而我過半白，豈非氣血衰。學禪舊闢佛，學仙今已遲。惟思老墓

下，稍稍足餽麋。閒理禮堂業，舉十五略知。乃爾不能得，遠役漁水湄。低顏市長下，苦俟升斗資。不賴古人書，其又奚以爲」。

「自我來鎮遠，不撤惟菽乳。佐之菘波陵，菹兒及芹母。每食數必備，鮮鮮照寒俎。於我已有餘，放箸腹如鼓。門斗竊相笑，天生菜園肚。慣喫犒農飯，稱作種田戶。一笑謝善譚，吾豈如農圃。頓頓此盤餐，儻獲天長與。何論老廣文，卿相吾不取」。

「歲行已臘半，歲事忙市廛。吾亦念林廬，擬遣兒還山。悠悠我之思，上念父母阡。東鄰與西舍，渾室沸上元。而我慕祠下，婦豆姑執籩。爲官令家榮，象乃蕭蕭然。此何不得已，苦要同食眠。又以感山妻，一子二十年，無一回度歲，不任裙釵音實邊。我生命已爾，至今恨萬千。何忍又似我，母子相挂牽。獨處又幾何，過正當來還。惟憐關山路，僕僕風雪顏」。

「僕僕去復來，曰嗟念予子。一生遯兄弟，艱瘁焉得已。猶喜衣食厚，虐寒亦足恃。憶我如汝長，殘臘洞庭水。孤身將一舟，雪奔武陵市，囊空又禪薄，冰牀擁鐵被。思家在何處，終夜戰兩齒。汝今誠慶幸，寸步穩先擬。從古行路難，幾人鍊術智。男兒生世間，終要慣行李。去去健黃犢，期汝正月尾」。

「歸告汝母叔，此來免灾咎。飯勝家食半，自奉亦略厚。日惟一册書，時或酒一斗。碗雖餘痛，舉作如右手。全受不全歸，終爲樂正疚。吾官本求食，知及麥秋否。山中慎料

理，用心到雞狗。仲也勿好事，事多口生垢。季也勿怨勞，勞極天必祐。好育一將魚，更
醉百經酒。待歌歸去來，日日醉池首」。據經集詩集卷九。

縣學博李維雋字介人同年，饋歲先生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九。

除日次東坡蜜州除夕韻。曰：

「吹鐙讀韓集，忽忽夜將半。望古卷書坐，蒼茫起長歎。歲又齒頭盡，一絲不留玩。韓公
如我年，博士亦頑散。才大雖卑官，德高已絕伴。世人入長夜，公若日再旦。猶然汲汲
志，不捨敦敦校。我今四十五，向若何由亂。假令生並世，知不中供盥。惟餘牙齒牢，似
勝匙抄緩。眼花鬚又白，於公若仍貫。陳跡亦賤嗜，懷強念已悞。吁嗟質難化，豈誠如洗
炭。來豈不有年，待替返山館。敢期飽鯨鱠，庶藉炳燭暖。朱顏與皓齒，莽齒一從粲」。

據經集詩集卷九。

黎恂升東川府巧家廳同知。續行狀。

是年重要文字，有與鄒叔績漢助書。據經集文集。

卷五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先生四十六歲。

元日，孫女如達生。據葉經集詩集卷九。楊安匯按：鄭知同屈履詩稿，有次義山兒師詩韻一首，寫如達之穎秀，及先生之特加鍾愛，極詳。

新年鎮遠風雪。縣學博李維藩兩兒過謁先生有詩曰：

「雪融江路滑，泥澆肯同過。媿我無雞黍，其如二子何。」據葉經集詩集卷九。楊安匯案據麻江縣

志，李維藩字价人，都勻府麻哈州人，二十三歲，選道光乙酉科拔貢，歷試南北，卒不售，因周覽而歸，晚乃就鎮遠

縣教諭，時益陽胡林異方爲郡守，議征苗夷，檄赴巡驗疆界，密探巢穴，歸後具呈，苗民有順有逆，剿撫皆異，林異

深德之，手書答之，謂廣文中得未曾有，擬引參戎幕，決作遂止，咸豐改元，舉李廉方正，踰年卒官，年五十二，子

二，鎮成豐五年都勻城陷，歿於難，鎮同治癸酉拔貢，字仁齋，號靜吾，都勻既陷，家人皆死，鎮獨存，子無所依，

因憶鄭子尹先生交軌也，運步履至還義子午山中依之，三年且從之學，子尹妻以姪，自是益遠程朱之學，獲交其友

芝，葉庶昌、華聯輝諸名宿，後主講都勻平洲書院，又國庶昌川東道任辦學，旋遷學節縣教諭，歸卒於還義，時光緒

癸卯九月也，距生於道光己丑十月，子尹先生訓導鎮遠時，年二十二矣，今其子孫尚居還義。

詩又有客心一首，新年客中心情可見。曰：

「客心梅妃上，一日去千回。樹樹臨池照，枝枝向墓開。老妻清晝倚，稚女綠衣陪。那識東雲外，瓶花伴酒盃。」據巢經巢詩集卷九

穀日，知元旦家舉孫女再用沐字韻。曰：

「一笑遂稱翁，顏厚不可沐。兒生會幾時，事似隔晨浴。嗟我安不老，肌膚豈得復。初聞感於心，繼念喜在腹。似我手誠難，同我祿已足。戊日巳時星家謂之歸祿平生實三女，次第知去目。端賴有替人，何必非蔡玉。已想問疴癢，怡聲敬搔沃。牆爲添青桑，山與種黃竹。三年秀午達，一味分甘熟。長頭看渠抱，側耳聽我讀。人心苦不足，得隴祇西矚。我輕公乘相，亦淺懿氏卜。却斬念聿修，母教不勞督。」據巢經巢詩集卷九

十五夜，鎮遠人於城鄉墳前點燈。先生西望增感，淒涼客情。巢經巢詩集卷九，有曰：

「人爭元夜樂，吾亦大橋行。月白三門水，鏡紅八塊城。山山墳墓語，寺寺鼓鐘鳴。西望翻增感，淒涼獨客情。」灤水自施乘下百里經三感險峽，故得三門之名。鎮遠沿江一街，掛巖足，不可城，向界八段，門以坊，可啓閉，故舊稱八塊城。上元前後三夕，城鄉於墳前點燈，對俗皆然。

去年九月十五日，先生左腕折，直以不治治。至是腕傷將復，聊短述之。曰：

「庚戌九月望，柴翁左腕折。是時方晨雨，移桐視傭掘。著屐指栽處，下階齒忽蹶。卷臥泥溝中，但覺半體劣。家人扶而起，不審中何骨。搖之響如籀，非斷卽挫折。傅以藥使蘇，夾之板防脫。痛苦經一旬，寢飯賴結髮。余時又奉檄，衿佩教城闕。昇去焉能已，震

掉豈得說。俗云傷筋骨，瘥不百日越。直以不治治，棄投藥與楔。果然距至今，腫散服歸穴。微微與右異，稍稍終不別。吁嗟老可憫，百網末由出。人患與天刑，靜思怨尤滅。爲治足必烙，爲匠指必血。弄潮死潮頭，厭虎落虎舌。善將樹下絕，善騎板齒裂。禍福竟自召，事異理可決。山堂本童山，十載樹成列。不知幾千株，非候亦旋活。豈知適心時，已逼喪已節。利害相倚伏，於茲悟根概。敬慎要不敗，萬端墮昏忽。」據經集詩集卷九。

夜聽鄰兒讀，有誤句，先生因感於與有其責，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九。

讀小戴，感於昔年精力，消磨於汎覽之中，今已時過，眼蒙，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九。

驚蟄出游，見櫻桃已盡開。據經集詩集卷九。

已禁三月過，念知同將至，有詩。據經集詩集卷九。

檢藏碑，本見莫友芝昔爲漢宜禾都尉李君碑考釋，並詩，因次其韻。宜禾碑出衆錄，先生昔歲得此，頗誇奇蹤，置篋衍久，今首尾蟬蛀，又復微溼，乃賴微陽烘焉。據經集詩集卷九。

夏卸鎮遠訓導，歸行省。據子尹府君行述。

唐樹義方以鄂藩致仕，居貴陽。先生與樹義交最親，因止於唐氏待歸草堂，爲鑿定書齋，間加題識，據經集詩文集。

自省歸里，據子尹府君行述。

先生至是，鬚髮頽白，雖精力過人，神明不衰，已覺老之將至。自念生平所學，不可不筆之

於書，爰箋註禮經，考校文字，而從事於著述。據子尹府君行述。

與氏黎恂以式守解組歸林下，先生嘗讀出舊稿編排付梓，實諸世，恂固辭。據鄭知同始石齋詩鈔啟。

七月山陰王介臣取莫友芝鈔次謝三秀君采詩三卷刻成，把酒讀新詩，並以不得君采之全爲憾，先生因爲書新刻本後。據莫經集文集卷六。

七月五日，莫友芝招同蕭光遠宋魁廷楊開秀同莫康成於湘川講舍。據邵亭詩鈔卷六。

子知同以說文受知學使者翁同書，入郡庠。據夷生溪廬文集。

是年表弟黎庶廉與大定章永康舉於鄉。據沙灘黎氏家譜及拙菴圖集。

前集詩九卷，截至本年止。據莫經集詩集。

黎兆熙辛亥自滇歸，向先生學識字。晝夜從事於聲音文字之書甚力，每旬日必一見，見必多所疑問，而每問必益深。據拙菴雅卷二十七。

李蹇臣與貴筑前漕督朱澍等，奉旨籌辦本省團練。據李蹇臣行狀。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先生四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莫友芝過望山堂作上元，先生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棄置，將次第厄棗梨，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時黎恂及子兆熙等皆在座，先生有詩，客亦同作，子知同次韻。據莫友芝經集詩鈔序，拙菴雅卷二十一，愚廬詩稿卷

一。
及門張正鐸，於道光己酉以錢塘王氏家戒輯聞版片歸先生，先生時方飢驅，顧變殮不及，未暇整繕，今年夏始刻補其殘缺，五月序行之。據葉經集文集卷四。

五月十五日，先生偕弟班，及子知同，同過莫友芝湘川書院，與桐梓趙旭，黔西張瑒，遵義趙商齡，仁懷卜天柱王槐琛，及友芝弟祥芝會飲。座間，觀石鼓文，及李龍眠白描蘭亭圖。旭與友芝，以詩紀事。據邵亭詩鈔，湄川詩鈔，焚餘草，黔詩紀略後編。

六月黎恂千家詩註刻成，先生爲之序。據葉經集文集卷四。

七月，攜子赴省應試，初四日，宿郡城湘川書院。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七月初五日鄭康成生日，莫友芝釋奠於湘川書院。先生適攜子赴行省，以昨日宿院，遂與執饌，執子孫禮，立聽衆喙。友芝有詩，先生因次其韻。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時莫友芝得見貴陽潘氏自明以來八世詩集。而黎兆勳又從定番張氏假得楊龍友山水移集，先生當有同快。據宋元舊本書畫經眼錄。

先生攜子知同至貴陽，止於次南門外河神廟。據葉經集文集卷四。

喪弟黎庶蕃，亦應試來省，似與先生同伴。據沙灘黎氏家譜。

張瑒應試來省，亦與先生同寓河神廟，據葉經集文集卷四。

先生年來，與莫友芝整理謝君采詩，今年復從事於周起渭桐野集。惟惜通志起渭傳，寥寥僅

數語，因欲詳其譜狀於集前，以明事蹟。乃寄信桐野故鄉板橋山，旋桐野裔孫，趁秋試攜禹尙基及沈宏所繪西崦春耕桐野書屋兩圖來。譜狀仍無有也。先生觀此兩圖，翛然想見高風，因摹桐野像，復影西崦圖。像擬刻之集中，圖則藏之巢經巢中。中秋日，更各題詩一首於圖後。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楊安臨按：此兩圖，今尚爲周氏所有。余嘗假觀，在菊香室幾二十日。攝影後，仍還其家。陳田詩紀略後編傳證，謂已失去，非事實。

唐樹義家居，先生常晤之待歸草堂。樹義出示其先輩漢芝所藏朱子詩卷真跡。先生在十一二歲時即聞父文清公言漢芝官黔西州學正時獲此名跡，自是往來寤寐者數十年，今始得見。據巢經巢文集卷六。

先生在省月餘，與樹義往來最洽。樹義時出所收藏書畫，與先生共賞。先生亦時時爲之考證題識。樹義見先生所最錄遵義詩鈔，以謂鄉里耆舊，行義文采賴有此，大加贊許。手劖費屬先生歸爲之。據子尹府君行述巢經巢文集卷四。

先生於待歸草堂，與大定章永康，字子和，大定人，咸豐壬子舉人，癸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後殉難。大定著有慈廬詩詞。談古先生謂茶江吹角壩盧豐碑爲洞庭以南第一古刻。永康則謂大定柯家林有濟火碑。先生因乞致旋。永康以北上無由，得先生後，日有詩述當日情景，曰：

昔年大定吉士章永康，與我談古待歸之草堂。我云洞庭南上碑第一。吹角盧豐迴無匹。移山倒海會有時。看遣夸娥取神物。當時章君謂我癡。君不見柯家林邊濟火碑。靡崖高出雲

兩上。巨冢深刻無人知。一秀才者乃好事。仰觀壁窩寫其字。曾從渠見如渠言。是紀丞相南征出濟濟。我聞繞牀叫不休。再拜乞致無我魏。章君北去莫由得。至今寤寐常反側。據翼經集遺詩卷二。楊安謹按，永康於癸丑通籍，直至庚申冬日始出京，省兄江西，輾轉還黔，黔已大亂。先生方苦兵，未來貴陽時唐樹義死難，全口已七年。樹義子炯，方宦蜀，待歸草堂，正感寂寞。故知先生晤永康當在今年。於詩中北去句尤合。考永康慈廬遺詩壬子冬感八首已在途次矣。

常熟翁同書畢典黔學，入覲，先生以詩四首贈行。此詩關係先生學問旨趣及當日時事錄之。

「北江經學後，中允復聲名。閣掃蒸施舊，門收杞梓精。適教壬子歲，同數去來程。落落鴻儒迹，天心有送迎。」陽湖洪稗存先生，以乾隆壬子，來覲黔學。

「程門三尺雪，賤子昔嘗登。勛以叔重業，冀將高密承。齒餘苦相假，薪續究何能。或可漢童試，呈羶待剪芳。」韻草說文逸字，說文大旨轉注本義，汗簡並正諸稿，恨俱未寫定，不及奉賞。

「老輩驚寥落，沈吟翰墨場。君家老圻父，今代魯靈光。世學增王高郵惠吳縣，師承接漢唐。乞歸道名姓，他日許登堂。」

「湘中猶艾賊，湖上擁戈船。小寇何難滅，將軍自不前。吾皇勤政理，國本在才賢。到若承清問，先論賣爵錢。」據翼經集詩後集卷一。楊安謹按：先生寫畢同書原本，流落荒灘，余嘗購存之。在筆寫小楷極工，可寶也。

秋闈榜發知同不售，張琚亦不售，表弟黎庶蕃膺鄉薦，先生以兒歸琚送及廟左右橋上曰。此

蘇李河梁也。觀琚意，尤悽然。據莫友芝文集卷四。及沙澗家氏家譜。

秋，莫友芝將計偕北上，來山中圖良晤，旋還郡去。先生有石頭山歌送邵亭還郡之作。

據莫友芝詩集卷一。

莫友芝將北行，先生繼主湘川書院講席。據鄭知同莫友芝詩集跋語。

九月，胡長新任貴陽府學教授。據續修四庫全書宋太孺人墓表。

先生編次丙戌以後，壬子以前詩九卷，付子知同寫以付梓。據莫友芝詩集跋語。

同時刻者，尚有經說一卷。據翁同龢書集經集序。

先生前集詩九卷刻成，子知同跋云。「咸豐壬子歲大人主講湘川，及門諸子鈔集辛亥以上八

年手稿，刊之講舍。」據莫友芝詩集跋語。

莫友芝莫友芝詩集序曰：

「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嚴羽別材別趣，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弊競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習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矣。而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卽一意文字聲韻，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雜博橫決，乃復徧綜洛閩遺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靜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切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於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

疑義，抉摘粵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爲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眞講學人不能爲。彼特別材別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友芝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義郡學，子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每以祕冊互假寫勘，時常往來。丁酉以後，春官奔走，郡乘牽絆，兩人共晨夕尤夥。至辛丑先君見背，卽卜兆樂安溪上青田山，復結廬其間，以近吾子尹也。計訂交到今，且三十年。雖中間飢驅離索不常合并，而靡不以學行文章相礪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卽如爲詩，若非所甚留意，良辰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真不可強乃如此。友芝卽戲謂曰，論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領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灑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棺釀蒸釩，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今歲春初，友芝過望山堂作上元，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棄置，將次第厄梨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昔者漫有右小詩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所以能昌此詩者，以誌觀

者，他不具論也。咸豐二年，夏，五月獨山莫友芝。」

翁同書集經集詩鈔序，曰：

「往時歙縣程侍郎，以博聞強識，受成廟特達之知，負海內重望，天下能文章之士，鱗萃其門。侍郎嘗典試嶺南，所得士如番禺饒克中，陳澧，長樂溫訓皆有時名，先後與余定交京師。饒君工詩，精考據，惜早世，不竟其所學。陳君天才雄駿，於書靡不窺，近乃服膺許鄭。溫君治古文辭，力摹韓柳，於近人不亞惲子居。此三人者，皆侍郎高第弟子，然皆弗能爲侍郎之文。其能爲侍郎之文者，遵義鄭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郎視學黔中時所務賞者也。其爲人坦白簡易，粹然儒者。生平研精三禮，習聞故宮室冠服之制，通聲均訓故之學，爲文章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壁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腐儒小生讀之，或至口鉗舌撻，實則真氣流貫，非顏爲魁紀公家言者。及讀其母教錄，卽又悱惻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脊軒記諸篇。羊質善變，幾無以測吾子尹也。古近體詩，簡穆深厚，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爲近。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鎔，蓋於侍郎之文爲具體矣。黔中惟子尹，與莫孝廉友芝，張副貢瑀，黎訓導兆勛，傅孝廉景，數人，爲能肆力於古，而子尹所造尤深，足稱經師祭酒，詞壇老宿。今年刻其詩九卷，經說一卷，求序於余。余嘗親奉程侍郎之教，數得追陪末座，上下其議論，今觀子尹之詩文，知淵源所自，波瀾莫二，故爲序其學之所自出，以諗世之讀子尹文者。咸豐二

年，八月望日，常熟翁同書。」

士柏心巢經集詩鈔序，曰：

詩，言其志而已矣，志者不可僞爲。志之所向，情洩之，辭宣之，乃始有聲有貌。數者不備，不可爲詩。然數者，末也，以志爲其本。夫詩無僞，詩之有僞，則馳情溺辭，繁聲飾貌者爲之也。古之賢聖奇傑忠孝大節之人，不皆爲詩。及其爲詩，亦無所假於數者而自足以格神示，昭日月。彼之志，固宜有是。若夫學士大夫之從事於詩，則亦有道矣。道安在？在範其志。志有廣狹高卑，善範者，植之以仁義，秉之以禮度，履之以忠信廉潔。而又覃思專精，必在經訓，則志益廣且高。然從發諸詩者，達吾之胸臆，悲愉喜愠，無所緣飾矯揉。其閒包絡三才，經緯萬端。壯者，鏘金石。幽者，窮要眇。上儕之古人而無整。下質之千百世，而悲愉喜愠若覲面敷衽，披露肝肺，無不盡者，此爲善範其志，乃能有是。吾讀播州鄭子尹詩而善之。子尹居貧，尙孤介，仕卑官，無怨尤。躬行孝弟，惻隱民物。其學深博精核，無所不綜。尤好治經，研究於康成叔重，而折衷以閩洛之說。至其爲詩，則削凡刷猥，探詣奧蹟。淪靈思於赤水之淵，而挾傳骨於埃壙之表。不規規肖仿古人，自無不與之合。余未識子尹，讀子尹詩，悲愉喜愠，如見子尹焉。進而求之，則藹然者，仁義也。秩然者，禮度也。較然者，忠信廉潔也。其宗主，又不離六經。甚矣，子尹能範其志，非若他人沾沾情辭聲貌，可以僞爲者也。唐子方方伯者，子尹鄉人也。道子尹

意，欲余序之。余無當於知言，然自謂能言子尹之詩之志，遂書所見，浼方伯貽諸子尹。咸豐四年，歲在甲寅新正八日。監利王柏心。」

九月，莫友芝邵亭詩鈔刻就，計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詩，經先生爲別次以存者，至是先生復爲序之。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今秋在貴陽行省時，唐樹義見先生所最錄遵義詩鈔以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闕，手劂費屬先生歸爲之。窮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新獲，命子知同寫定，次爲二十四卷，更名播雅，寄樹義訂正而刻之，例皆仿元裕之遺意。據巢經巢文集卷四。

十月初三日，表弟黎兆熙，正與諸弟臥談，頃，忽起步行數十步而厥。先生奔視，已隕。先生後編次其詩，有曰：余所言，人每厭聽。有信從，命又如此，悲夫！兆熙少先生四歲，先生讀書舅家時，嘗從授章句。據播雅卷二十一又黎氏家譜。

十月十二日，先生獲見兆熙自著稿，因題曰：咸豐壬子十月十二日，吾始見壽農手錄自著。嗟乎！坡公所謂與元章交遊三十年矣，乃知元章不盡也。太虛寥寥，浮雲倏忽，惟此心精，尙餘跡在。汝勤其善存之！巢經巢主書。據壽農手錄今藏香港。壽農兆熙字，汝勤其子也。

冬表弟黎庶齋庶蕃赴禮部試，先生詩以送之，曰。

「吾舅生汝兄弟遲，並是天上麒麟兒。少年孝秀各到手，衆眼豔觀爭夥頤。豈知吾舅孝友

報，生前嗇取盡汝貽。北風吹衣作行色，相攜去射都門策。歷歷吾憐萬里途，欲從汝飛飛不得。篠庭弟，爾必西笑向長安，艱難卽從柱蒲關。男兒何適不安穩，先須心地無波瀾。菜園弟，爾誠承明玉堂之美器。他年貴仕會不免今日風塵要磨礪。大江北去煙茫茫，憶昔經行傷我腸。鄢陵雪片石橋月，具茨雞子黃城狼。昔隨子元舅南北，曾內石橋驛行雪中，至四夏，追及於麗陽。至宜城，值大雪，又車兩具茨山下，就民家買雞子，二百錢得六枚，分食之。又車陷黃城山麓，荒塵冷月，渺無人烟，但聞狼聲四啤，持刀靜坐，飢至明午，乃出陷。當年吾舅苦攜我，千辛換得乖西費。至今宿草贖荒鬢，我亦窮老無復望。又看汝曹試此路，行矣桑蓬原四方。鐙寒紙盡意不了，起視照屋星煌煌。」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冬莫友芝計偕將行。據莫友芝待歸草堂後記。

黎庶昌以諸生應詔陳言，特旨以知縣發江蘇，交兩江總督曾國藩差遣委用。據待歸草堂詩鈔。

是年四月二十一日，黎汝謙生。據沙灘黎氏家譜，按汝謙在嬰胎時，先生視之異於常見。曰：是兒他日，必

傳吾衣鉢。據汝謙跋柴翁遺墨。

是年作文，有書上蔡語錄後，寶善堂家誠輯聞錄序，千家詩註序，邵亭詩鈔序，柴翁說。

作甲子，誤，應作今年。

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先生四十八歲。

春，唐樹義卽家奉詔安撫湖北，挽先生同行，謂可與監利王柏心等共圖厥政。先生不欲

遠適，力辭謝。據文集卷六詩集卷。

胡長新在貴陽學舍，新構小軒，莫友芝爲題額曰「棗花桐葉軒」，時黎兆勳莫庭芝，亦駐其中。先生遠來送唐樹義，一時咸集，觴詠最盛。據續經堂文鈔。

唐樹義赴鄂之便，先生以巢經巢詩鈔，屬乞王柏心序。據王柏心巢經巢詩鈔序，序文見前。

播雅二十四卷成，三月初十日，先生爲小引以弁簡端。曰：

「余束髮來，喜從人問郡中文獻。得遺作，輒錄之。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義詩鈔。奔筮衍有年矣。屢欲整比，浸行之，無資且不暇。去秋在行省，見前輩唐子方方伯，方伯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闕，手劄費屬歸爲之。窮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新獲二三十家，命兒子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曆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間，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八首，次爲二十四卷。所登載，不必盡工，然纖佻惡俗則鮮矣。更曰「播雅」，奉方伯訂正而刻之，皆仿元裕之遺意。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附見數人，或因一詩而附載他文，按及他事。要據前鈔，略備一方掌故。體非選詩，必可準繩，亦非徵詩，必侈人數。觀者諒諸一人之力，耳目難周，創難爲功。苟冒匪恤。補遺糾謬，是所望於後之賢」。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四月十三日，偕莫庭芝登貴陽相寶山，次董教增詩韻。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四月望，唐樹義赴鄂，先生走送，並詩以張之。播雅既成，樹義挾其本行，舟中無事，因瀾

覽焉。六月中泮，於武昌行署序之。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一，及夢觀齋遺稿。

五月，書張平子歸田賦立軸，仿歐褚，今藏貴陽凌氏笥香室，特秀健。據墨跡。
六月，汗簡箋正寫定，有題識，曰：

「汗簡，古文所出七十一家。蓋自李西臺刊修，標此凡目，以後著述者，皆依之。今審定古月令，即古禮記。古樂章，即古毛詩。義雲章，即義雲切韻證俗。古文，即顏黃門說字。庾儼字說，即演說文。羣書古文，即馬日碑集。滑州趙氏石額，非郭氏標題。除此七家，增補遺七家。於元數仍無增減。於題注，亦無溢歎。因知七十一家之說，在西臺前已然。刊修時，因據所題出處實之，特未細檢究。夏氏編古文四聲韻，亦遂沿之。而能別出周啓大傳，荆山文，李守言釋字，雜古文列之首目，顧又遺三種。及無錫銘虞卿碑文昌奇字，凡遺六種，反以複譌增數，炫翫采博，斯亦惑已。癸丑夏六月，書於集經集。據源稿本。

去今兩年，箋正汗簡，大判辯駁已詳，惟徵實處，或且缺略，旋遭世變，挾稿四方，未即畢功。據鄭知同汗簡箋正跋。

趙旭以所爲偃飲軒詩鈔，乞爲點勘。畢，爲序之。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奉檄權仁懷廳，學務不上，有詩。意謂地實奇熱，而擲四年功之可惜，饑飽惟隨之耕垆而已。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一。

七月二十五日，胡長新母沒於貴陽學舍，冬月十五日，柩歸黎平。據續經堂文鈔。久病，又切鹽米愁，地復僻在深山中，有詩，曰：

「病氣寬仍劇，將書展復收。空知方藥妙，尙切米鹽愁。地僻誰相問，心安或自瘳。松涼

下山路，兩月一經遊」。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十一月，朔，爲黎庶齋評詩。據葉經集詩鈔。

是歲，先生作聯懸諸禹門寺左側里許之大悲閣。聯云「殿聳地樅千歲柏，神歸天倚萬人刀」。跋云：「先子雅泉居士，在時，嘗擬製一聯，懸聖殿楹，未果而卒。卒越八年，爲咸豐癸丑歲，小子珍乃作此，命弟珽珩刻之，用頌帝庥，以完先人未了之志。東里，鄭珍謹篆並識」。今此聯尙存，篆體，字大徑尺，闊肥關壯繆。據凌惕安遺義夷牢漢記。

是年作文，有播雅自序，偃飲軒詩鈔序。據葉經集全集。

咸豐四年，甲寅（一八五四），先生四十九歲。

元日，先生有詩，時洪秀全據金陵，已四年。

正月初十日，致書胡長新，曰：

「子何六弟足下，歸樞一切，虛谷柏容書，及與芷升書，甚悉，備知之。言耐葬先塋，意極善，只有空隙可容，不宜惑他人，別求風水也。云須圖救貧者，想易就。舊款，虛谷已盡付到，此項，貸不二年，已償矣。原擬子何境順，用助不時之需。遭此大變，而必了

結，想是柏容言我近況拮据耶？又如子拮据何也？海內兵戈驟難底定。本省各處地方光景，並是潛伏變端，有觸即發。富兒不知死活，尙爾百計營謀。吾儕窮子，欲曲突徙薪，束手無計，只得縱浪大化之中，如海天一葉，任其波蕩，會有止泊處也。居家不必愁，卽艱棘亦不過今歲，待大事告畢，口少累輕，須於外府州覓一數十百金之館，卽可挈家行矣。黎平一帶，終非安國。明哲者亦宜早計。顏氏家訓雜藝篇末段，誠可味而玩哉。劉節婦傳，今寫出，寄劉子瑩，並寄子何言自亦無本，更寄一部，但須付釘耳。柏容聞受檄防禦黔粵界。珍誠怯弱，不敢言兵。又未知現今兩界，是何景象。柏兄平生喜事，好奇計，知必如所願。然嚴仲子而今少矣。苦次惟順變自愛，不盡，珍再拜，正月初十日。

據原蹟。貴陽邢氏思適齋藏。齋主名端，字冕之，光緒甲辰翰林，現居北平。余據續經堂集，考訂爲咸豐四年。

莫友芝子彝孫字伯邕，今年十二畢羣經，悉能求解，先生奇之，攜至巢經巢親教之學，而學益進，以女字之。據其繩孫伯兄家傳。

正月二十三日，唐樹義投江死。先生聞耗，憤甚，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山陰王介臣字个峯，前以其父惠字蘭上。竹里詩存，乞先生點勘。先生爲通讀丹過，且潤色之。後介臣卽據以梓行。今原勘本存笥香室。先生點勘畢，朱書其尾曰：「咸豐甲寅三月，後學鄭珍通讀丹過」。於三月十六日，附一函專力送郡還之，所以爲之謀者甚至，此函今卽附黏原勘本後，茲錄之：

「个峯仁兄大人閣下，得邵亭書，知檄牌文書已行，承勞神也！已勘過蘭上老伯諸稿，爲傳世計，於當年不暇細檢處，自宜收拾，此後輩之責也。以此徑率私肌，中間有所塗乙，僭妄之罪，甚覺無遜，幸加原諒！圈過者盡當列。續於遺跡中，更有取者，別紙列之。惟諸賦與無雙詩，似只可留作家集，諸文亦有所商。以元非一生全稿，自宜就裏去留，存其菁華爲善。此更須邵亭細審一過。題目有稍繁處，須老兄面與邵亭酌妥，即可早付劂，以完孝思。弟以待到郡面呈，恐更緩時日，故專力送詩稿一套，墨帖一本呈上。得早酌定繕寫。擬一序，未脫稿。俟夏初走正。致梅秧五株，皆千葉白花者。署養就值便致新居，種腴土三年後可花。各株下，皆本土相疑，分種時各離之，雖夏亦活七八年，即大樹矣。乾燥時，微以水澆之，動鎮善攝爲頌。愚弟鄭珍頓首，三月十六日」。

諸賦皆試體，纂組雖工，以與詩稿並行，究是古今體雜，不如留作家集，備子弟傳誦。無雙譜詩，同是詠古，但此譜究是俗作，附以筆墨，殊覺減價。不若上下名媛，自出手眼，且以無雙比之，詩亦稍遜，此種徑可不刻。文跋皆可行，鄙意諸跋皆應酬之作，惟琴山傳，是認真文字，合而刻之，似不倫。必欲刻文，止此傳亦得，本非全稿故耳。詩非全稿，自難編年，擬分體編之。

四言若干首。

五言古詩若干首。

七言古詩若干首。 五言律詩若干首。附排律。

七言律詩若干首。 五言絕句若干首。

七言絕句若干首。 雜言若干言。

編年，蹤跡易見更酌。以上據竹里詩存原勘本。

三月二十一日，黎竹七十七生日，先生有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之作，曰：

「某於雪樓先生，出也，而爲婿。自道光之元，至今與弟子籍，三十四年，其親莫我若者。三月二十一，值先生七十初度，始慮宜有以爲壽。繼而思，先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是日方守程朱遺訓，不樂不譙，追惟罔極，而某猶效俗飾人耳目，適以褻道德也，是不可。然卑幼當鉅慶幸，而無以伸敬致情，抑又不可。稽禮上壽酒爲祝，見春秋傳，並行不悖，庶於道宜。故敢躋堂稱觥，而抒所以願幸引年之意。夫人之於少壯也，內有父兄，外有師長。苟非大凶狠傲慢，其一言話，一舉動，心常有所戒懼羞媿，而不敢肆情縱欲，故作匪彝，卽恣淫者恆少。及其四五十爲之父兄師長者，或無矣。而已且爲父兄師長，於人言雖非，匪唯無面爭也，且是之。行雖非，匪唯無面詆也，且善之。於是戒懼羞媿之心衰，而肆情縱欲之罪積，某竊嘗躬自驗之。當先君先母在時於聖賢所謂學，本毫無得也。然而口不敢言大悖理之言，身不行大悖理之行者，懼父母之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亦羞父母之怒我以色也。迄今兩親俱逝，每自歎天則高，地則柔，鬼神則茫昧，古人

則已朽不能復言語，藐焉此身，若徑縱肆易耳。然猶以先生健存，懼其以法責我也。苟不責我，更羞先生之以有子孫恕我，以有仕籍優我，以將老奈何我也。夫苟令父兄師長，不肯以法責之，而出於恕之，優之，奈何之，復何顏面立天地之間哉。是則某之所戒懼而羞媿者也。韓子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某，乃下之性待制者也。得先生更優游無疾二三十年，某亦七八十歲人矣。而心常有所嚴畏，獲寡罪以終吾身，豈非幸哉！豈非幸哉！爰書以爲壽序」。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四月十五日，先生於望山堂設位奠唐樹義，詩以酬之。有「人間知己到公休，從此通明嬾下樓」句。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一。

旋選得荔波縣教諭。蓋漢毋斂縣地。鄉賢尹珍之鄉也。產烟草第一。故先生感而有作，云：

「爲口求官三十年，論資且足買山錢。千金大物方歸手，例舉貢捐教官費千金卽得，近日附學生亦然。八品高階等上天。教澤敢承毋斂水，家人已羨荔波菸。乾坤漠漠干戈滿，恐此頭銜亦枉然」。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一。

五月初六日，三女薨于歿，越六日，葬母兆下，先生詩以哭之，幾於一字一淚。薨于字莫友芝子彝孫，字伯鬯。詩曰：

「一病尋常竟誤治，祇知痲瘧是初時。陽明寶矣能無下，前夕攻之尙可爲。悔到閻羅勾命急，纔從仲景覓方遲。致兒夭折寧關數。數是爺非帶下醫」。

「買山種竹已堪箱，十七年中夢一場。過眼詩書成記誦，借鎧鉞荷足衣裳。但爲女子猶深惜，復託窮爺盡可傷。父德母恩全不負，白頭空欠淚千行」。生女時，有山思便買黃竹種江干。

「自小偏憐慧亦殊，女紅輟手事充奴。指揮纔念身先到，緩急常資債易通。細數勞生寧解脫，時忘已死尙頻呼。雖孫不解酸懷劇，曉繞牀前索阿姑」。

「冢下栽花不羨官，汝曹外向漸無歡。割慈又近離嬌素，煖眼猶寬有季蘭。豈料卻成先姊去，那能長作嫁人看。送生送死今年了，寂寞衰翁守墓寒」。次女期十月適人。

「青犢黃巾淚眼中，賊聲聞又上巴東。遭逢末世難言命，憂患平生不止窮。汝得九原從大母，天將何地置而翁。一盤設祭還相慰，填藉溝渠養育同」。據東坡詩後集卷一。

唐樹義尸見金口旁，炯亦於漢陽書來，均有詩。據東坡詩後集卷一。

六月二日，孫阿雁生，有詩二首錄之。

「落地呱呱報是兒。老夫修植正編籬。山堂喜有重孫守。天旺驚成四代移。未問手文能似否。也思祖武會繩其。心長頓擬鈔書課。三禮須完上學時」。

「子少求孫歎老妻。望穿纔慰眼中犀。晝衣久備初開篋。鄰媪相傳已滿溪。可念阿翁先溺愛。便令新婦莫教嗟。感深獨向雙阡泣。不見查生祇見梨」。據東坡詩後集卷一。

新化鄒漢助以貳守從江忠源死難，廬州詩以弔之。據東坡詩後集卷一。

編唐樹義詩爲一卷，殿諸播雅後，至是播雅凡二十五卷。據葉經集遺詩卷一。

閏七月莫友芝得明清平孫應鰲學孔精舍詩鈔，事屬創獲，先生嘗有同快。據宋元善本書經眼錄。

八月桐梓楊隆喜稱亂，破縣城至郡據古台山，圍城四月餘。據葉經集遺詩卷一，及平黔紀略。

先生遂奔穀移書皆有詩，弄穀詩曰：

「囊郡穀一石。中價二兩銀。十年賤及半。亦已傷農民。今乃至六錢。售者且無人。輕糶豈所願。日夕憂賊氛。常恐劫掠來。猶勝俱無存。苟作目前計。兩值豈復論。物理極必反。至賤貴所因。老氏亦有言。兵後凶年臻。賊徒至郡下。科斂已二旬。兵食盡官貯。賊口空鄉困。待埽蜂蟻場。公私寧不貧。我囊久空澀。粥料方升新。亦慮落人手。密弄防見聞。暮共鼠掘穴。朝與兒葬盆。惟期億不中。亂靖無饑呻。過求亦何害。不妨空苦辛」。

據葉經集遺詩卷一。

移書詩曰：

「家書數十篋。篋篋丹漆明。平生無長物。獨此富百城。祠屋築墓下。堂廡接前榮。萬卷輝其中。俗見頗眼驚。狂寇起倉卒。土賊因肆行。處處聞夜劫。搜掘若鳥耕。顧此古先籍。四壁粲縱橫。安見非慢藏。不如顯與呈。米樓據谷口。上下空不扃。移之妥貼置。盡去鏹與滕。示以無用物。著手冷如冰。自料非人圖。萬一運所丁。梁上亦君子。何必譬六經。南中貯藏書。苦聚神所憑。前時作複壁。亦恐殃池頰。繼乃就石窳。復虞溼與傾。曷

若洞心腹。萬事格以誠。影山盛珍秘。弄室聞南征。存否知若何。賊壘未遽平。聊以保吾巢。呵護煩百靈。」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九日獨游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九月二十八日，因前開泰令陶履誠，參將寶山攻賊同陣亡，同知韓超攻雷台斬柵深入，失助而返，均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西望郡城，砲聲隱震八十里，先生在山，似亦聞之。據巢經巢遺詩卷一。

詩又有愁一首云：

「亦思權避地。可以息驚魂。自顧無資斧。空知守墓門。兒癡惟熟睡。婢慢祇多言。愁絕時西望。連山殺氣昏。」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憂愁無賴，獨游禹門寺，擾攘兵戈裏，愁心得暫間，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覓選地至後坪，止於同姓家，爲道來意，命歸開瓶酒，具述昨宵事。知夜來鄉團傳呼逐賊，益增感歎，遠近同一勢，何方爲樂郊耶，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十月望，莫祥芝自郡至山中，始知友芝數月在圍城寄詩五首，有茫茫天意吾能解。紀事園中正要渠。薄宦計堪逃虎豹。先墳忍去踐牛羊。平心恥作違心事。嬰命區區聽彼蒼之句。據

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開郡東門外，街肆盡燬，感於人心澆詐，元氣難復，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一。

十月次女章招贅綏陽丁誥。據集經集詩後集吳三女詩，自註及屈處詩，甲寅避亂紀事自註。

里氛日惡，寢及東里，先生感於保守桑梓之無術，思走都勻，又慮失民望，遂巡未決，適塔趙廷璜來省，以謂害至，徒與俱焚，無益於事，今況就祿人當無間言。先生因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挈家之荔波學舍，且以避亂，有紀事詩八十韻。錄如左。

「鎮遠歸四年。我如僧閉關。一日數看墓。數日一下山。兒知讀藏書。婦解理後園。今年婚嫁完。余髮亦已斑。自謂禮堂業。可以終吾年。一命乃受職。出處曾細權。生理豈不苦。仕更較此難。留寫□銘旌。吾寧守叢殘。八月探完起。大呼據桐梓。揚旂樓山關。飲馬板橋水。么麼何足道。一鼓盡禽耳。武臣更愛錢。文臣尤惜死。麾兵皆市人。草木直兒戲。見賊白石口。投戈已奔圯。遂令長驅來。其勢固弱意。五日始傳郡。實行七十里。稍拒亦解散。閉城待其至。此時方編甲。倚堞時一視。城外笑拊掌。城中戰搖腿。徐徐雷台山。突兀布重疊。游惰日景從。紛如肉附蟻。遣徒勸四鄉。謂我不汝傷。助我一石米。免汝三年糧。憇民願身首。何惜滿蓋藏。擔負日厲至。露積高於岡。岡頭娶子婦。歌舞陳優倡。朝殺千頭豚。暮殺□頭羊。官軍在西岸。坐甲遙相望。相望厭相礙。上策焚民房。閭闔四五里。蕩爲灰燼場。非無總戎者。遙遙營忠莊。調兵一萬人。日費十千緡。猶名募私練。已飽復已防。練官約進兵。練進兵已亡。鄉團請助兵。十請十不遑。制府至卽死。固無責短長。撫軍駐扎佐。距賊四日強。藩使臨延水。一宿還貴陽。官大盡膽小。恃誰安此

方。四縣失仁祠。正綏亦難養。郡城賊不攻。自然固金湯。何辜四鄉民。坐餒蠶與蝗。羣公皆特簡。何以對我皇。我皇寧識此。痛哭呼彼蒼。及今四閱月。村禍可勝說。其渠名將軍。所率號皇卒。操刀入弱里。難處任搜括。姦兒假其威。篝火夜馳劫。聞聲卽潛逃。來者或弟姪。中間報睚眦。日日聞攘竊。亦有葫蘆軍。又賊所齒切。相抗或不濟。連村轉燒殺。吾家在東鄙。巨嶂與橫截。藻溪若桃源。居人安壑壑。近聞仁江上。募米漸東出。青蛇越三國。行卽履我闕。殺賊吾未能。義無苟全活。無論餉升斗。已與賊爲列。傷哉負夙心。去矣一言決。鹿麕不擇蔭。微祿況養拙。蒼皇泣祠墓。慘淡雪中別。弟妹送我行。拜倒哭失聲。鄰里送我行。欲言皆淚盈。考妣送我行。松楸颯颯鳴。攀松撫長楸。此別豈常情。賊平與汝見。賊劇慮汝賴。向後不忍思。哀哀隨命丁。回首語兩弟。莫悲吾獨征。處患事各殊。未可一理評。不有汝居守。誰當視先塋。先人實仁孝。後嗣天必矜。嚴霜殺百草。谷豈無冬榮。禍否未可知。田廬善支撐。萬一理不信。暫避鋒莫撓。寧令罄所藏。勿污餉賊名。挈室我誠苦。借勞解刀兵。亂定當來還。天道陂則平。去去各努力。無徒淚縱橫。收涕卽前路。寸腸千感並。回思適來事。夢夢如前生。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一及風廬詩稿。

鄭知同亦有避亂紀事，贈別二冊姊婿八十韻，敘臨發前之集議，途次之苦況，極詳盡。見屈廬詩稿，錄之。

一甲寅八月朔。羣盜据桐仁。裏山失要隘。寇禍延於遵。萬夫守雷臺。蠶食四境民。行及

我里間。大人思走勻。無術保桑梓。先去誰得論。卻慮失民望。况乃偃歲寒。道復阻且長。播遷愁苦辛。君忽隻身來。爲言叵因循。不幸罹危難。上節重辱身。戰守無可恃。團練空雲屯。見幾不俟日。那容再逡巡。賊來如驅羊。害至徒俱焚。翁今況就祿。正藉逃妖氛。國家久承平。民不知從軍。吾力不能出。計惟附族姻。有叔走黃平。將母去烏蠻。妻兒當累翁。相攜共風塵。重顧父與伯。不知更何奔。但獲首領全。那顧骨肉分。翁家走勻路。取直經靈門。稍旋自吾里。可辭紆道艱。可奈挾羣幼。冒險羊巖津。吁嗟計已熟。迫切來痛陳。聽罷仰天歎。欲語聲先吞。拔脫虎豹場。可免崎嶇患。嗒然共攜手。上堂啓尊顏。再拜淚如雨。具述委與原。寒鑿定行策。翻身君卽還。山堂沸如湯。行李粗繕完。筓籃舁二人。妻妹同衝寒。丁弟共我步。丁小衛妹婿實在家。行行兩河灘。近賊十餘里。鄉團蜂蟻攢。舟師早停渡。斷岸勝盤桓。殷勤告團長。逼仄踰巨川。月黑趨君家。膽縮如臨淵。君母去不諧。且將甥姊前。相送君益悲。午飯章王村。更商還奉親。我待兩曉曛。復來急如飛。恍若重生歡。明旦渡渭水。卽羊巖。駭絕非等倫。潭落萬丈底。不敢窺縮根。兩壁一線逕。入地還升天。旌旗晃煙樹。城堞盤雲關。綠崖列鳥首。穢惡逾腥羶。戰戰出鬼窟。那堪回再觀。膽舒卽前路。高下投轡煙。北風朝怒號。老幼各凍皴。數里輒小憩。得火環就溫。行者借勞煖。漸苦精力孱。陟阪相挽推。並路時凭肩。足力日不支。更癡生眠癡。亭午間宿處。往往卅里賢。縮地旣無術。安得施羽翰。眼穿忽指至。急如驥奔泉。入戶安

上下。無暇問盤餐。救渴七盃茶。伸促臥草菅。倦起甫覺飢。送飯如餛飩。終夜那返側。殫死曉共嫻。開門是何處。惟看山復山。抵勻十五日。回首成經年。無錢僦廣宅。低首壽校官。朽腐更狹陋。廿口居三間。補葺置几榻。撐拄身不旋。草草辦食具。釜飯依頽垣。姻家官囊薄。相貸時覺慳。囊殫遂拮据。仰屋時浩歎。有蔬或無米。有水常少薪。食頃一開聚。匙箸交相翻。轉營已狼籍。不飽空相看。數促已至此。天禍仍未竣。半月孺兩孩。五情皆塞填。乃祖失掌珠。悲愴來無邊。子婦詎敢哀。言笑強慰安。所幸兩雛甥。怡情猶後先。姊妹亦雙雙。左右娛晨昏。忽聞掃榻槍。速歸丁與君。整駕各挈家。勢無容更端。嗟嗟二孀子。別矣聽一言。生死自命定。困窮原偶然。從古有離合。何得不散筵。所悲諸苦并。能無摧肺肝。流離自今始。艱厄知尙纏。還家速安置。日望回征鞭。揮淚恍如夢。羸言遂成篇」。真先諸韻通押韻影衍行也自記。

宿羊巖北岸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度羊巖關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過孫家渡宿孫溪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一。

令家人先赴都勻，隻身至省垣領憑。據趙然集經集詩集跋。

至貴陽，適傅壽彤字青餘，貴筑人。以庶常奉使襄河南防禦，以事南歸，相遇於貴陽，飲酒志別詩有曰：下此略免俗。無踰於校官。雖曰卑且貧。儒生腰膝全。「我生爲口忙。寧免嗟腐

羶。借茲苟全活。勢整理宜然。……澄清付公等。歌笑容老孱」。據經集詩後集卷一。

貴陽別王介臣莫庭芝趙旭皆有詩。據經集詩後集卷一。

祀竈日，有詩三首。據經集詩後集卷一。

臘月二十八日赴都勻。據經集詩後集卷一。

除日將抵貴定，子知同信到，言孫女如達痘殤都勻，先生傷心甚，有詩曰：
「道惡甕城北。神傷除日行。更傳孫女喪。孤客若爲情。舛運有如此。衰年安用生。怨天

天亦盡。收涕入荒城」。據經集詩後集卷一。楊安謹按如達之生，家人喜其秀穎，先生特愛之，知同屈處

詩稿如達小女詩有曰：乃祖特鍾愛。物物任其乞。曲意措所歡。百計度一日。其情可見矣。

是年作文，有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據經集全集。

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先生五十歲。

元日貴定早發，行至谷洞有詩，具見當日悽苦情況，錄之。
「亂山六十里。一我兩昇夫。寂寂雨還歇。悠悠溪谷紆。富貧村店閉。來往路人無。始歎
乾坤內。畸民獨腐儒」。據經集詩後集卷二。

正月二日雨中至都勻。

「春風吹鳴篴。忽自雨中墮。家人驚我至。相見愁爲破。昏昏奔馳中。佳節昨朝過。願壁
有懸肉。大小知未餓。米鹽問梗概。兒女猶拜賀。全家七人出。遽已弱一个。歎息時命

艱。悲來心若剉」。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十三日出北郭，視女孫葬所。

「我到遲三日。孫生整四年。冢新沅水岸。腸斷萬蠻天。無識知何怨。同來忍棄捐。終期歸骨去。葬汝季姑邊」。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是日厯孫痘忽變，逾時亦殤，明晨親埋之，與其姊同墓。四首。

「孫男繼孫女。半月客中亡。止有氣俱塞。更無心可傷。醫方誤俄頃。瑞日變冬霜。世盡無知物。昏昏負彼蒼」。

「行省歸來見。聰明隔月增。挽鬚牽更笑。捉耳咬還登。自解休悲念。茲堪慰寢興。終然俱不保。肝肺冷於冰」。

「本爲逃生出。翻增促死悲。早知皆若此。苦竄竟何爲。襍哭關山道。裘包雨雪時。空餘來路在。歷歷不堪思」。

「問天真莫對。掘坎不須深。且共元婚墓。終歸子午岑。汝生嗟命定。余髮感霜增。若有輪迴理。傷哉見祖心」。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楊安蕙按：鄭知同風塵詩稿中，有哭如達阿厯二詩。讀之，

嗟絕人寰。祖父故多情，而處境本極可傷。

時前陝西布政使陶廷杰字子俊。適致仕家居，因同往觀小井李花，有詩。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廷杰招飲澹園，有詩。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在都勻詩，尙有春草二首，題慈溪翁春江利南紫陽唱和冊上東山元武觀諸詩。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二月二十日，發都勻去荔波，有詩絕痛。

「不識彼蒼意。胡爲勞此生。更尋沉首路。遠向荔波城。去國全家出。今朝五口行。壩頭山路轉。回首望雙嬰」。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二月杪到荔波，隨身以書擔爲多，路人驚怪，詩有初到荔波二首云：

「峯巒越盡見平原。蒙石微曛映雨痕。田下江寬思置艇。樹中城小望疑村。路人怪看皆書擔。鳥鳥驚飛已郭門。莫作居夷寥落意。此間便恐是桃源」。

「叔重弟子起遐荒。毋斂封疆入渺茫。始笑平生稱小尹。坐疑今日到家鄉。蛾羣撲撲爭燈火。蝠子啾啾滿屋梁。麤糲了飢供睡事。折花當帚拂塵牀」。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先生到荔波後，感於沴戾之彌天，惟此差可安居，因從事於園圃，詩有治圃修園二首。治圃云：

到官甫二日。百用資市廛。豈能減蠹速。雖賤焉得錢。隙地北牖外。不治已有年。觸余食力心。歎彼徒棄捐。買鋤事翻壘。分畦通往旋。草穢肯輕擲。待炊臘牆邊。向來瓦礫場。數日眼忽鮮。覓子先乞栽。市蔬必連根。隔種各數席。居然成菜園。人生免倖獲。何事非艱難。心手盡其分。美惡隨之天。植杖對好風。想見瓜豆懸」。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修園云：

「余生山中。少性愛邱壑。眼中去竹樹。意輒似無着。官居屋三層。不啻筴俸鷄。曷以寄野懷。逍遙散腰脚。況又地苦熱。三月已如灼。後圃當階前。喜見舊植博。叢袖發素蘄。曲桃綴紅萼。經歲開陸蓮。紀異壁存略。差池綠鳳羽。煥爛黃金稍。蔚生四牆下。品號更紛若。仿佛昔人心。蕪廢失規度。徐徐出其秀。一一薙以柞。殘甌積短埒。區令蔬界各。整垣開北扉。列石儲坐酌。中央聚佳絕。葉小惜蔭薄。但有終勝無。聊假忘在郭。誰家能餉竹。爲我補籬落」。據經集詩後集卷二。

荔波農人，愚而多禁忌，先生因有荔農歎之作。據經集詩後集卷二。

居久之，念荔波乃漢毋斂縣地。名儒尹珍之鄉，適爲生平瓣香所在，因考其山川道理。文獻掌故，手創荔波志稿一書。據荔波志稿原稿本，惕安謹按此稿未聞故老傳說，不見他書著錄，即先生子知同所爲行述，亦未敘及，居嘗涉想，以先生與荔波之淵源，若得擇其樞要，纂爲方志，庶幾人地兩不相負，不意前年得知同手寫經集藏書目錄，其先府君手蹟門，忽列有荔波志稿一種，驚喜之餘，詳加訪求，會避義兵亂，人民紛紛逃避，原收藏人，急於得資，昔日之什襲珍藏，不輕出以示人者，至此已不暇自關，余因函電交聘，經趙君乃康之介，獲歸藏書，時民國廿四年也。

四月八日門生饋黑飯，先生悟爲青精飯，故詩有云：

吾曩識其名，未見未之信。不謂藁爾中。烏飯佳節趁。據經集詩後集卷二。

二十日，擊舟游白崖洞，同者凡七人，有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黎仁風復淳招飲許旌陽祠，餚饌豐腆，先生以世道方奢薄，觸事皆失真樸，有遠成言，詩以示之。巢經巢詩後集卷二，有黎仁風招飲許旌陽祠醉書云：

「溫公何如人。一月不嘗肉。朱子在武夷。飯客惟脫粟。我生本窮子。夙尙繩前躅。疏食已踰分。敢更蒸紅玉。物力出艱難。賤腹況易足。何待伐雞豚。傷仁卽損福。世道方奢薄。觸事失真樸。一飽須幾何。願必備水陸。每常與賓筵。苦勉祇眉蹙。老穰家固貧。胡事亦從俗。令君邱嫂勞。冤我臙神哭。爲歡豈在此。杯酒可相速。昨已有成言。奈何不省錄。因歌告友生。召我多煮蕒」。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端午諸生饋物作歌。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五月初八日，送考過方村，宿楊棲鳳字小橋。秀才田舍，有詩二首曰：

「劉棻祠下亂蛙號。棻，康縣間縣令，有循績，民祠祀之。夜向村居醉似泥。莫問城頭打三鼓。月華知在斷峯西。

二子頎長清似月。一谿耕稼秀如雲。鏡前好个扶犁手。苦派人間作廣文」。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棲鳳子自明，先生弟子也。嘗述當日情況曰：

「咸豐乙卯春，先生補荔波縣訓導，過方村，時自明已入學，執弟子禮見，面試詩文，蒙

許可。……五月送考宿舍間，與先君把酒論文，夜深始罷，命磨墨題二絕。次日，侍先生赴郡應試。鮑穆堂名源琛又字花潭。督學，取自明高等，皆先生之教也。」據陳刻鮑經集詩集門人楊自明跋。楊安憲按先生所題二絕，見陳刻鮑經集詩集卷二，惟後集青鳳題名樓風又曰係秀才，而先生詩前集卷七，朱小梧步月過訪，即送其還村詩自註，謂小梧名鳳翔以拔貢官清源知縣，告終養，文行并有根柢，著有寶安堂集云云。與後集所錄，大相徑庭。前集出先生手定，且記註甚詳，當不致誤。讀者案汝繼所錄未刻稿本，鈔寫有誤耶？抑先生在小梧田舍，小梧子自明已是秀才，先生醉後信筆，遂致兩歧耶。

五月有荔波縣舉貢題名記之作，緣先生到荔波學官後，見住室後楣間黯然一扁，下泚視之，則學博開州李立山同楷以嘉慶癸酉爲邑之舉拔，五人者題名，閱四十三年矣，多書續增，木太晦不可，因鏤新其版，合諸貢者都四十一人，更書之作荔波縣舉貢題名記。據葉經集文集卷三。狄夷作亂，縣令蔣嘉穀住營邊，先生於七月初二日往莪蒲一帶，相隘設關。

苗患起且闌。焚掠日向烈。兵餉兩不繼。疆臣任橫軼。所恃毛葫蘆。保就自固結。咫尺山脚壘。失自前廿七。守土往營邊。微軀敢辭拙。侵曉入山谷，連陰氣驅屑。處處胡麻花。綠坡白如雪。草深徑微茫。歷歷踏巖缺。人烟固稀少。衆志尙勇決。爲語下鄉生。急去壘險絕。茫鞋奉雞酒。氣振受指挈。一笑談經牙。化爲輪兵舌。據葉經集詩集卷二。

旋都勻苗犯荔波，撲縣城急，縣令蔣嘉穀病遽不能視事，先生蒞軍政，籌防設剿，以游擊營百餘兵，更飛書廣西南丹擬柳地，速從九割芝山疾馳二百里，四出追敵，苗以萬計，有增無

已，九月初，苗越山險以數千人，於十二日圍城，先生開門揮衆死戰，斃苗數百，追襲三十里，時嘉穀病漸起，先生解兵柄，蔣曰：「還若城吾去矣，遂以九月十六日挈家發荔波。」

「老去運轉拙。兩年歷艱難。去冬挈家出。脫命戈戟端。五旬喪雙孺。念來輒心酸。荔波實窮陋。春上謂少安。數十小偷兒。延延蔓且蘭。夏杪失山脚。三洞境逼連。邑三洞里界。獨山距山脚坐百里。邑宰此防禦。月餘嗟潰還。吾生強好事。是時本間官。出身爲保境。設險籌其先。千夫轉本石。突兀見九關。蒙石里打鼓坡，山墮坳，樟樹坳，時來里傑橫木，水春河，蕪蒲里水堡，水江，瑞慶里水利官亭，凡有九隘。手諭十六里。促結毛葫團。雨夜遣門生。邱生育泉。募練馳南丹。小友召翁昂。王拔貢歸募翁昂。健兒爭赴援。宰窮帑斷絕。餉又焦吾肝。匹馬入村落。婉勸輸金錢。民愚不急義。富者但乞憐。或拔牛一毛。我舌亦已乾。自從七月來。戰守賊完完。狂賊浸如境。煽投狄家蠻。北不盡水婆。東不盡九千。皆里名。嘯呼逐客戶。焚宅分園田。我練旣大集。邑宰蔣嘉穀。乃病纏。遊擊率之去。馬清傑。威聲震蠻天。破賊百甲外。八月廿六殺賊，過圭臘坳不前。旋卻賊更延。又出又大捷。九月初六殺賊，過水錯，斃其五營，獲生馬數千頭，殺其王號一軍師數人，得妖書數冊。一夕嗟三遷。重關置不守。賊塗臨郭前。九月十三晚，賊軍圍城。凌晨出攻擊。易若風掃煙。此時若追捕。使彼無一旋。乘勝剿數營。大德憾其頑。彼畏我如神。招撫庶可言。如何卽退入。堅閉城門據。營卒競功賞。忽已兩日間。奔者旣萍聚。來者復鈞牽。近寨十逃九。城中半空闌。誰歟與□守。中夜起浩歎。事變知若

何。我非民社權。武城有越寇。賢獨許躋板。告罷又月來。名存實非官。門生百里外。塔舍心久專。庶以息老夫。脫此危邦患。秋郊日慘色。紅樹綠江干。露擔數千卷。出入斐擘間。回首望白屋。漸遠增愴然。涼風吹馬首。蕭條異山川。悠悠歎吾生。哀樂送百年。彭也可奈何。何必辭阻艱」。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及子尹府君行述。

十六日由荔波啓行，當晚宿拉冷寨，蓋蠻夷所居地，先生詩有宿拉冷寨一首云。

「去官無知者。一笑仍間人。匹馬趁行李。溪光終日親。投宿入蠻砦。賊遠喜俗淳。其人盡樓居。此家還富民。諸男徒山洞。老婦獨看門。詔是官家子。赤脚來依因。吹鐙進稗飯。一嚮媚女孫。土俗以稗飯爲貴，見孩孺先以稗一團肉一嚮與之，示親愛。與語各不曉。拍笑致情真。鼓角聲絕耳。恍然定心魂。始復脫衣臥。不知何處村」。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

明日至里湖，遇李劉兩生止李宅，几案幽潔，酒食豐整，有詩。

江流轉勞村。荔江四流經荔波城，又四八十里，入廣西南丹州界，屈而南經勞村，始得勞村江之名。又流入荔波界，復出南丹下，會柳州江。已入南丹境。萬山不壅關。叢茅荒趾頂。燒田黯若墨。微澗遠嘗井。時節逼初冬。雨細增驟冷。僻墟抱岡巒。中處百室併。名湖實在山。李生雖銘此秀挺。預埽屋西頭。迎我笑欲瘦。几案列幽潔。酒食雜豐整。謂言客先生。一歲足供應。劉生校書居對宇。事我父兄並。豈知師弟緣。爲送憂患景。自從荔波亂。就避斯爲盛。家家滿親屬。容膝卽異等。而我獲安居。艱難了不省。文豈在斯乎。吾身良自幸」。據葉經集

詩後集卷二。

令子知同往南丹州相居有詩，寄州刺史莫樹棠字蔭城云：

「賊滿都勻地。客行生百憂。擬前往南丹。紆出羅斛州。家累有牽重。顧難定行留。欲得寄擊所。進止至彼籌。翩翩莫刺史。高義接勝流。蓮花山下地。宅幽勞爲謀。途窮倚朋友。世亂重鞍鞦。相望七十里。濛濛風雨愁。」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莫樹棠遠出相迎，遂宿於州署，相待甚厚，香如友于，欲擇地結茅，以供居處。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在南丹留二日，得見前明萬歷末土知州莫級從平楊應龍有功，立石坊扁書勳著西南四字，史志失載，先生歎爲忠餘新獲，而其地去年甫遭兵燹，先生有依戀先塋意，因又攜家指西北樹棠選隸戒途所歷，皆荒涼險惡，辛止於芒場，有詩。

「南丹不可住。浩然思故鄉。攜家指西北。山氣何荒涼。匹馬穿茅林。馬身林中藏。茅花拂我眼。茅刺蓋我裳。終日不逢人。知越數十岡。大山山名產良錫。惡子雜五方。去年作遺藪。降者身手良。前月所致練。殺賊信莫堂。日落過其下。願長增榜徨。前途不可卜。且喜至荒場。」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由芒場行，天晚投六寨，又值豐寧上司賊燒豐寧，相去僅二十里，六寨民紛紛徙避，不允投宿，先生倉皇無計，斗覺天地之窄，詩有六寨一首云：

「天晚投六寨。入店主驅客。謂賊燒豐寧。此止廿里隔。全家擬即避。君請去他宅。倉皇了無計。斗覺天地窄。街人方紛驚。此拒彼寧得。婉語向主人。意轉還好色。作炊進土缶。苦道且強食。萬一賊果來。相攜走山匿。敬謝主人意。一覺窗已白」。續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由六寨止戈坪，當先生攜家口冒險出前谷時，戈坪之人，遠望相驚，以爲賊至，團長率衆持戟戒備，詩有戈坪一首云：

「偷途越叢山。賊遠終膽縮。戈坪晴無日。慘慘鬼門複。來蹊長茆隱。去徑垂線續。山口千人呼。仰望但雲木。意必豺虎羣。高視規我肉。命窮輕死生。險熱隨禍福。行歌上坳際。矛戟列似竹。團長指衆言。當公出前谷。相驚賊掩至。各已戒叉蕪。笑子悻我魂。吾亦駭汝目。一恐有乘除。慰言兩無辱」。續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初更抵月李，自謂陳蔡厄也，有詩。

「蠻路無定里。客心爭宿程。午言月李近。及達已初更。不辨市大小。何知店縱橫。家人坐行李。壁挂乾死鏡。鋪牀枕牛牢。書擔薰豕槽。生有陳蔡厄。空言更何能。得休有餘幸。已勝黑地行」。續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渡牙林河，其不溺者幾希，亦有詩。

「曉下牙林河。上即麥冲水。去日溯所源。歸時度其大。回深葦間塞。浪淨不起口。筭篋

結小筏。稍踏沒首尾。肩夫不釋擔。籃筍已淹底。笑視龍伯宮。僅隔蟬翼紙。我馬真木驥。疑立外生死。行險恃心亨。我師良在此」。按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夜中警行止於槁里，詩亦奇絕。

「晚筏蘭汶河。日景漸駢駢。陟嶺知幾里。眼忽不見地。力夫感我厚。舁荷不忍棄。警行及槁里。適值店叟醉。少婦謹看客。羹茗親饋饋。引坐視如女。一一詢近事。爲言公不見。昨日可勝悻。不知何官屬。衆向蘭汶濟。訛報賊渡河。舉街急奔避。露宿黃茅岡。呻啼愁老穉。各各晚始歸。公喜未早至。吁嗟亂世民。幸活膽亦碎。所憂非我力。永歎還棄置」。按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屢盡艱苦，幸抵羅斛，先生遣隸還南丹，更附雙魚，有詩寄莫樹棠蔭城云：

「棄官至里湖。擬從里湖居。君復遠相迎。遂至君之廬。文章動海內。自媿非其徒。子何愛於我。深眷如友于。朝夕致饔飧。筐篚及妻孥。謂言且句留，此邦幸無虞。待擇巖壑勝。結茅供讀書。悠悠墳墓心。不死誓不渝。訪有一線路。及今猶可趨。大懼亦充塞。賊運鬼不如。剪鐙話深夜。握手增欷歔。臨分又劇慮。選隸與戒途。子誠周慎才。此意人所無。苦渠四百里。護我出坦衢。及茲遣歸還。再拜附雙魚。情親無飾語。意重若未據。黔粵距莽莽。世界昏塗塗。男兒苟氣合。胡越猶比閭。勗哉古諸侯。威彥真前模」。按集經集

詩後集卷二。

時以道梗，先生自九月十六日自荔波啓行，紆出廣西南丹，轉由羅斛萬山中，匝月始抵省門。據子尹府君行述。

既抵貴陽，喜晤莫友芝、庭芝、及唐炯，因懷黎兆勳，感念奇窮，過於杜老，有詩。

「杜老饑愚復孱懦。弃官西走挈小大。自云定分豈可逃。幸免戈爰此生荷。我於此老一毫無。固應奇窮十倍過。一場噩夢何足道。萬劫妙明了無挫。故山已近薇蕨餘。吾黨獨存四五箇。不圖所思忽聚眼。卻憶向來魂尚破。誰歎致聲與黎檬。盍早歸乎共林臥。」據巢經巢

詩後集卷二。

又晤黃輔辰，及其子彭年，彭年與莫唐皆績學之士，談笑詩酒，流連甚歡，炯更出家藏書畫求鑑訂，每加題識，友芝亦多跋尾，今莫友芝書畫經眼錄稿本頗多，當時所獲見者，巢經巢遺詩，可查者爲東坡馬券真跡，米元暉洛晴歲晚橫卷。據書畫經眼錄及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先生過唐氏待歸草堂，論詩作畫，夜分不休，爲人題圖有此是老柴題畫神之句。據成山廬稿卷二。

先生行篋中，攜有巾箱本黃山谷詩，客唐氏待歸草堂，偶暇輒加批註。據原批本，馮安羅案先生手批山谷詩，初歸唐氏，眉批行註殆備，余見之愛不忍釋，因奉金商讓，今存荷香室。

武陵楊彝珍字性農，官主事。次先生集中宛字韻作詩見寄，先生仍和答之，彝珍於道光丁未在澧州南城隅與莫友芝邂逅，由是有意先生之爲人，嗣獲先生詩集，讀之詠歎無已，幾欲俯首至

地，遂不介而執訊與先生書，具述傾奉之意，先生亦報書表企仰。自是遞有書問往還，故蘇珍今次宛字韻見寄云。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及楊鑾珍詩中三君子真詞。

先生集莫友芝、庭芝、唐炯、黃彭年、及子知同食，因念才難，會合亦不易，欣然有作。

「才難聖所慨。會合尤難諧。喜此席上人。幾盡坤西南。不因艱危際。奚自翁且耽。莫五別兩年。北選無路參。書叢借小住。文獻思獨擔。黃九讀中祕。歸來日朝三。攤書忘軒冕。穿穴如蠹蟬。唐四今端孝。嘗險備苦甘。葛經舍外寢。高師拜遷談。不見止三時。莫六更出藍。未肯受蒙困。惟於古乎貪。各抱千秋想。對之我何堪。身心兩衰落。理籌牛角鑽。經年風中走。自縛真如蠶。此集亦何幸。爛拙又見涵。譬但分殘冷。我已飫且酣。小兒強解事。可笑不自慚。未覩宗廟門。焉知有牛函。長者謂可語。亦且慰白鬢。當代大師業。吾邦遲遠覃。不知自誰氏。開先啓其龔。於今三十載。守失乃在郊。北海無細漏。南閣有獨探。誰信嘉道來。家法多逆男。思下牂柯兵。賊邪令受戡。吾衰付公等。此意非狂譚。獨嗜世界黑。乾坐憂如惔。鄉國盜充斥。去向迷劇駢。日夕望阡墓。我馬何時趨。安得武陵溪。桃花紅映潭。放我及數君。東西對茅庵。農間輒款戶。佳日還昇監。道泰會有時。聊云樂瓢甌。心長苦髮短。念此殊醜醜」。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

又偕友芝游東山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

閏閏十月十六二十兩日，荔波縣知縣蔣嘉穀南丹練首從九劉芝山死難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二。

十一月某日晨，偕友芝彭年相攜食於羊肆，旋遊美峯山，觀王陽明先生大小二畫像，有詩四

首。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王介臣言，某友家有說文宋刻本，先生聞之喜，亟屬借至，則明刻李仁甫韻譜也，書凡二函，皆綿障金籤，極精善，細審函冊與楷標題，並程恩澤手跡，知是生前架上物，先生悽然賦，識之冊端。

「我爲許君學。實自程夫子。憶食石魚山。笑余不識字。從此問鉉錯。稍稍究滂喜。相見越七年。刮目視大弟。爲點新附考。詡過非石氏。公時教惠王。歸沐輒奉几。每歎伯申喪。無一可共語。王伯申先生秋卒，余以乙未正月至京師。留我卒漢業。令館王學士。宗誠。區區苦思歸。告別前街邸。先生時宅兵馬司前街。月中行且言。送我至驛市。焉知卽永訣。師弟終一世。踰年與秋薦。先月公已死。猶幸棺未返。及哭龍泉寺。先生以丁酉七月卒，戊戌夏柩始歸歎。於今十八年。念至止出涕。令子沒廣州。文孫知何地。在日所撰著。十不存一二。插架三萬編。散歸他人廩。此帙何自來。舊檢辨題識。歎落銜蓋口。徒令翊裝褻。無錢可買得。我愴焉得已。」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爲黃彭年作拾硯圖，並系以詩。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爲黃輔辰題沈石田文徵明畫松卷子。據巢經巢詩後集卷二。

旌德呂延輝明經，字茗香，年六十餘，去年避寇來貴陽，課讀於東城人家，窮甚，今年冬，先生訪得之，知其學問具有淵源，茗香早從洪亮吉弟子孫源湘學，與同里姚仲虞配中相切究，後見先生詩文，贈以長句，先生次韻答之，延輝言配中年五十餘卒，著有周易姚氏學，及卦氣配月令駁惠定宇，推鄭氏爻辰爲誤之說，先生以未見其稿爲憾，呂詩云：

「昨識先生面。今讀先生詩。奇者境獨闢。杜韓不能羈。亦有平易者。非徒白傅師。經以爲之質。所向無不宜。自是鄭子詩。豈屑寄人籬。最愛玉黍歌。徵引何離離。君若遇丈人。應無不分譏。又愛燒書歎。比擬匪夷思。有味乎其言。病子與啼兒。與嬰此兩端。其餘可類推。詞章與考據。二者難兼持。我朝盛文獻。亦不多見之。願闔毛朱外。孫洪其庶幾。先生真大勇。華實兩不虧。願我學既寡。亦不嫻文辭。偶爾託吟詠。雖窮工無時。昔曾歷嶺表。老惜來黔遲。何期遇先生。一見如故知。是真天有幸。漫云鍼與磁，君龍我其雲。上下常追隨」。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與黃補辰飲醉後。補辰出所臨程端伯臥游圖。五百卷之第一百九十六卷，共觀賞。先生歎使端伯把筆，亦不能過，因記一絕於其上。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二。

季冬朔日，唐炯求書，先生集句爲隸書之。曰：「天生我才必有用。神縱欲福難爲功」。據墨跡，惕安謹按此聯作篆體，字大盈尺，爲先生遺墨中大件，光緒中葉，貴陽芙蓉山陽明祠落成，炯曾雙鈎上水各方鏡拓，流傳頗廣，黔人出省，黔宦入都遺鄉，恆攜此爲遺贈，人多愛之，原跡藏唐氏，凡八十年，今歸敝齋。

冬未飲於高以廉以莊怡怡樓，舉杯徑醉，醉而思，思而無不言，因有怡怡樓記之作。據經集卷三，以廉字心泉，以莊字秀東，前廣州府知府廷瑞子，廉時奉旨籌辦團練事宜，人稱十二公而不名，莊爲四川陽令。

是年秋，貴州苗教相繼叛亂，下游銅仁、思南、石阡、思州、丹江、八寨，古州、德江、台拱、施秉、都司、黃平、皆陷，旋據甕安、湄潭，以侵遵義。據平黔紀略。是年作文，有荔波縣舉貢題名記，書宜州家乘後，書補錄張陶荈陽明象贊後，芙蓉山藏有陽明先生小象贊，怡怡樓記。據經集全集。

卷六

咸豐六年，丙辰（一八五六），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去年自荔波歸行省，卽欲居東山側，未果，貴陽府知府劉書年擬聘入幕，亦辭。據趙鏡泉 經巢詩後集跋。

周繼煦字春甫。以仇十洲山水長卷，畫其桐蔭山房圖，索先生篆額，並爲長歌。據經巢詩後集卷三。

二月二十三日偕唐炯往其成山別業，拜樹義墓，因爲書碑陰，留二日，聞土賊渡輕水，炯督團衆往攻擊，先生遂還行省，值清大雪，往返得詩四首，用高以莊紙書質炯，茲錄其詩，墨跡今存筍香室。

「鳴篔簹度城東陌。宅谿春水流瀟瀟。一句不出邨已春。柳絮花團裏晴色。紅邊十里好溪山。宋氏舊園荒草間。風靜月明空好句。精渠誰復似阿蠻」。

「成山端莊如偉人。諸峯羅揖唐公墳。謾謾長松響終日。察審恍惚來精魂。致命歸君骨歸父。華屋邱山感今古。羅平妖鳥今七年。太息人亡淚如雨」。

「寨戶虜奔督師走。賊軍燒過巴江口。唐君夜號毛葫蘆。火把驚喧四村狗。兩年辦賊初特

兵。兵不足恃招練丁。今日練丁去何處。嗟爾團民苦此行」。

一夜半雪聲盤行竹。朝來不見麥與菽。老夫歸路傲前人。誰到清明踏瓊玉。坐聽農語生客愁。豆莖麥穗俱斷頭。飯至脣邊忽奪去。人事天時真可憂」。據樂經集遺詩卷二。

黃彭年遙寫段懋堂、鈕非石、呂鶴亭父子賢基錦文，許印林瀚凡四家校曹刻集韻於其本，並自增校甚詳，先生因命子知同彙錄爲校勘記，並系數語，即次邵亭書後韻。據樂經集詩後集卷三。

當軸者聘先生任書院監院，先生力辭，黃彭年有詩贈先生，因次韻答之。據樂經集遺詩卷二，偶

按謹按彭年詩，有一官羈絆縷拋去。又荷書囊出播州句。似先生歸後復出者。

三月八日偕江夏夏成業字秋丞。山陰王介臣字介峯。溆浦舒必濱字文泉。及黃彭年唐炯高以莊遊美峯山，先生爲圖並系長句，存彭年所，今此圖存共讀樓陳氏」。據樂經集詩後集卷三。及樂經集詩。

先生旋卽還山中，窮甚不能給讀書油，卽就先人蠶燈照讀，有夜誦一首云：

「老非對卷不爲歡。堅坐龕前冷亦安。似作兒童完夜課。仍須翁媪待更闌。今無力不能給讀書油，夜卽就先人蠶燈照讀。女孫累至催烘火。內子時言恐中寒。一笑隨時有牽掣。信知放意讀書

難」。據樂經集遺詩卷二。

今年山中梅花盛開，先生嘗早起觀梅，次坡公松風亭韻，復次韻再三，此三詩絕佳，置之東

坡集中，正未易軒輊也，先生意志之高潔可見，先生亦自言，惟有今年獲飽仙福。

麻哈李維瀾之次子，名鎮、字靜吾、號仁齋，以全家死苗夷之難，孑然一身，因憶先生乃其父執，逕步履至山中依先生，且從先生學，自是居三年，益遠程朱之學，先生復妻以姪。據麻江縣志。

是年子知同館貴陽唐炯家。據子尹府君行述，及成山廬稿。

三月作文有跋，機聲燈影圖。

季秋代舅氏黎恂書聯，懸禹門寺玉皇閣，聯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大哉乾元。悠久無疆」。款署成豐丙辰季秋，黎恂薰沐敬書，字大徑尺，篆體，今此聯尚存，一望而知爲先生手筆也。

魏源卒六十三，梅曾亮卒七十。

儀禮私箋八卷，卽於是年草成。據鄭知同私箋後序。同治五年唐炯爲劉於成都。據張之洞書目問答。

「儀禮私箋後序古禮之學，以康成爲宗，而三禮之精微，首在儀禮，自賈氏公彥撰疏以來，閱有唐及宋數百年，奉爲圭臬，罔或輕肆涉筆，標異著書以自名家者，蓋沈潛好古之儒，唯謹守舊說，確知鄭註精微，莫可抵牾，故李氏如圭撰集釋，一以闡證司農，罔敢出入，其淺嘗乎是者，見其辭繁旨奧，求通注說之不暇，自非於十七篇條理畢貫有未由置喙者，故雖好議之徒，變蔑古義，輒致力於他經，率攻其易，而此經以艱深隱複，用獲免

焉，降及元代，乃有敖氏繼公號通禮制，首發難端，作此書集說與康成樹敵，十五巧易言足飾非，校之王肅剖擊尤夥，是習一熾，爰暨國朝考據成風，學者不通典禮，不列名家，往往街名復不嫌與鄭氏操戈，自萬氏斯大，迄乎乾嘉百餘年間，各出危言，人矜剽獲，致令禮堂舊業，宏綱細目，無不形爲踳誤，雖不無張璠若江慎修惠紅豆武虛谷諸子爲之功臣，而幾莫敵紛紛衆口之強辭曲辯也，鄭學之弊，莫甚於今，假令狂瀾莫挽，恐千古禮宗不淹，晦於飾僞亂真之手，殆幾希矣，此先君子儀禮私箋之所由作也。先君子自壯歲即通家康成公之學，於古今聚訟之地，必研究康成立說之所以然，窮源導竅，見爲鑿不可易而後已焉，嘗謂康成經訓范傳言當時學者頗譏其繁，至今讀之，猶苦太簡，唯其簡奧，故難以孔賈專門，尙不能盡通其義，無惑乎近人，以輕心從事，初不得解，卽妄意有所抵牾，遂牽私見，必求案證，異論紛紜，恆由此作，余之墨守康成，往往一言一事，或思之數日，不識所謂者始亦訝其不合，迨熟玩得之，覺渙然冰釋，切合經旨，都無瑕釁，然後知世之據以詆斥康成者，皆偏駁曲見，惜未登高密之堂，今我公以數語，箴其膏肓也。故先君子學禮數十年，嗜鄭彌篤，老益深醇，五十以還，始操筆發摭，所以極思禮注，兼以救世儒之失者，爰著於編，初志於儀禮全經，皆有考論，不幸中年半爲餓驅，晚境疊遭喪亂，一歲數遷，幾無黔突，故強半尙未脫稿，所存遺說，獨及四篇，然於喪服經注，闡證特詳，合以他篇所發明者，其有神於康成非淺鮮也。世有服膺鄭學之儒，當不鄙予言之爲

阿其所好云爾，甲子秋先君卽世，知同悉心哀錄詳校，都爲八卷，丙寅夏杪客遊蜀中，唐太守鄂生爲繡梓成都，凡五閱月而工竣，敢敬述先君子作書愜趣，以誌世之讀是箋者焉，男知同稽顙謹書。」

咸豐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先生五十二歲。

適趙女歸寧，而增廷璜甫自省垣還，先生有詩二首寄廷璜父芷庭，兼壽張氏嫂。據集經集遺詩卷二。

黎兆勳將之鶴峯州判任，先生有詩二首送之，時兆勳父恂猶在堂，故詩有八秩雙親親行李，一門羣從沸題輿句，鶴峯古夷陵地，歐陽修嘗言天下帳簿，惟夷陵紙，歲久不壞，先生欲得夷陵紙鈔書，故詩又有鈔書頗羨夷陵紙，覓得無嫌遠寄頻句。據集經集遺詩卷二。

望山堂與沙灘距不二里，先生十日必再至省，舅氏黎恂或日日至不恆，時恂孫汝謙甫在髫齡，先生視之異於常兒，每扶杖至，必呼爲揜手筋，嘗語尊親曰，是兒異日必傳吾衣鉢。據黎汝謙跋榮翁手書，筆勢論真跡。

涓甕賊日熾，去遵義不百里，風鶴頻驚，先生欲出又不忍遠離先塋，只得重理舊稿，以著述自遣，居子午山四月，與貴陽府知府劉書年書。按書年字仙石，直隸人。

自五月酷暑少雨，窮居無慘，輒取考工車制經注讀之，堅守康成說，往復尋繹，得解頗繁，因彙爲輪輿私箋二卷，八月敘書後，同治戊辰莫祥芝刻於金陵。據張之洞書目問答。

輪輿私箋序曰：

「余所見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處齋元戴仲達以迄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慎修永方靈臬苞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金輔之榜姚姬傳熊程易疇瑤田阮芸台元凡十餘家，他著者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入閩五少雨熱酷，窮居無憊，輒取考工經注讀之，堅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繁記識，至是三職有者用思略盡，因彙爲輪輿私箋，得常覽之，省其當否，嗟夫，經至今日，能者無不名鄭學，而鄭義轉幾無一是，卽此車制其一端也，慎修先生云，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是真能讀鄭注者，然吾不得及斯人而持正之矣」。

九月二十三日致書莫庭芝曰：

荏升六弟足下，前與趙郎書，怪不至數字，此無聊之言，何遂歉歉也，近來課讀多暇，天曉又少出入，知埋頭默識，日以增益，甚跂甚羨，大氏吾輩讀書，求知難，能行更難，然必行得一分，始算得真知一分，我想前代儒先，其知也，其行也，表裏精粗，無不到也，固宜其所言者如是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嗟余老矣，在吾弟力之耳，今年坐荒山中，窮到無去處，自思不讀書，又有去處耶，四月到而今置筆研父母前，真有不知寒暑境況，然於其中似少有所得，朱子謂須有背地八九年，非欺我也，今雖精疲血衰，十五不及當年，自計尙可支持十許歲，得粗有聞見而死，天地生我，父母育我，庶幾瞑目，而前後量度，

恐卽如今年亦遂難得以俱無，所恃不能不出故也，然說出字亦甚難，前日邵亭過山已通道所計，其中固有天命焉，欲參意必一分不能，昔龜山先生能祠官貧甚，郭慎求以書問所欲，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筭庫濟貧，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卽爲求得之，又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器之問此行何爲，答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以此看來，亦所謂在昔余多師也，六弟審近今消息若何，柏容送力歸，卽知一紙如已梗，當更早作計，待自審定，再與六弟言之。吾鄉今年秋歉，兩自前月二十七到今日夕不斷，菽麥種又難，耕不逢年，爲之浩歎，近通治周禮幾盡部，朱子謂經疏周官最好細看，果然朱子說經事實明白，正是深此家法，故秤等不差耳，明歲若舉鄉科，今相距不遠，時藝宜早留心，世變道終不變，且此事最足驗學問涵養，菲薄之者非也，卯兒總不嗜程朱，終日忙忙，東翻西閱，於聖人之迹，且不能粗見，無惑乎不知無味者之所以有味也，趙郎久不得消息，尊生觀察，想可以開復，果爾，則六弟亦爲福矣，柏兄歸，前日匆匆一面，聞卽將赴省，渠於此似極有興，因附書絮絮，近寒起居惟慎，鄉中高處大凌已似臘象，治書塗盡紙，珍再拜，邵亭不別作書爲言，得暇卽以五錢毛紙多作經子中有用之篇，爲巢中藏跡，致子佩函付妥使以必至爲妙，九月二十三日。據墨蹟，楊安謙按此書但標月日，詳考應入本年，其據有五：一先生今年在山中年已五十有二，故書中有嗟余老矣，坐荒山中句。二酒廷璜莫庭芝均在貴西道承節幕，故致趙郎書，附及庭芝有怪不至數字。三明歲若舉鄉科云云，考貴州軍興，壬子秋闈後，乙卯一科

奏停未行，茲言明歲，當推戊午。四家兆融今冬之轉，畢州列任，先須赴省，故有議於此似有與句。五其友芝自戊午秋赴京謁選，即未回對，有此五據，則此書考訂入本年當不誤，趙廷瑣其庭芝詞在承齡墓，見蔡處昌拙齋園集，大小雅堂詩集序，此書疊錄，今存簡香室。

十一月適馮氏姊歸甯。續集經巢遺詩卷二。

天寒雨雪，薪濕不易燃，先生有濕薪行之作，錄之：

「地鍾雪夜燒生薪。求然不然愁殺人。竹筒吹濕鼓臉痛。煙氣塞眶含淚辛。小兒不耐起卻去。山妻屢撥瞋且住。老夫坐對一曠然。擲柶投鉗與誰怒。緩蒸徐引光忽亨。木火相樂笑有聲。頭頭衝煙漲膏乳。似聽秋濤三峽行。人生何性不須忍。乾薪易熟亦易盡。濕薪久待終得然。向雖不暖仍不寒」。續集經巢遺詩卷二。

又以糠頭燃燒取煖，乍然忽暗，形容盡致，見巢經巢遺詩卷二曰：

「燒殘生米樹。燕到斃糠皮。亦復令人暖。甯徒解我飢。忽然光不起。忽暗口頻吹。踞守仍誇富。無春距得茲。俗有一貴人不知米所出，以爲必珍木實也，隨終或問所願，曰：惟思得生米樹作楮耳。」

又寂寂一首。

「寂寂碧山裏。蕭條非世情。家貧親戚畏。官退比鄰生。百歲已過半。一分無所成。長吟風雪暮。心事不勝驚」。續集經巢遺詩卷二。

中山梅花盛開。

「山翁舊是梅花仙。忍飢種梅不計年。花時富氣溢山谷。玉作家居瓊作田。漫數苔枚暨鐵幹。但視翠禽知幾千。繁星突上青竹頂。白雲漲入蒼松間。或恐清光動帝座。定應臆腹分人寰。日日提壺與花飲。爪摩鼻嗅時復歎。昔年确地無寸木。短蕎瘦麥真黔山。一朝手變爛銀海。惟有十指知艱難。擁奇要非歲月事。作計先須胸眼寬。寄語後來種花者。一枝半蕊安足觀」。據蘇東坡詩集卷二。

晨登梅岬獨吟，因成長句。

「看花終年無一句。猶向梅花吟不住。不關才退及心懶。非君無以發吾素。平日冷澹真自知。老去性情尤衆惡。君看悠悠凡草木。對之語言亦何趣。清晨獨去人鳥寂。碧蘚光中哦且步。高詠何須必已出。古人不啻似我作。羌無故實枝橫觀。盡得風流月掛樹。自從老陸騎鯨去。範影模香紛可怒。君聽此詩定何如。爲倒一杯醒眼露」。據蘇東坡詩集卷二。

臘月十七日馮氏姊還甕海，先生有詩。

「姊來兩月歎。姊去終夜語。相守待晨發。雞鳴淚如雨。姊氏信仁賢。事事肖先母。生居窮兒長。歸爲獨子婦。見喜三後姑。能肥八男女。比年連三喪。賴汝隻力舉。問產尙如舊。益知心獨苦。憐我憂患存。不見幾寒暑。十月遠來歸。俄及聽臘鼓。兩手何曾閒。女事輒相助。鹽貴朝淡食。火弱夜團聚。隨說得顛顛。凡動見規矩。謂嘗開歲還。家政莫余

梅。歸甯已不易。過節尤難過。屠蘇盞增一。墓域鏡見五。鄉俗上元家點燈燭於先墓，余姊以近故亦年年上燈父母前。行年將六十。似此知再否。信至乃爽然。冰泮期已許。女債當須紀。日促安能住。所歎道阻長。凌風寒莫禦。知姊性過我。臨事不遑處。出門復顧言。明年還視汝。善留相見身。多福宜自取。有子能傳業。有孫行當乳。得過且復過。慎勿蹈豺虎。凝立思姊言。鳴篋松中去」。據經集遺詩卷二。

歲暮有感一首，有句云，向來猶共梅花語。近日梅花也不親。據經集遺詩卷二。

臘中種竹又種松，均有詩。據經集遺詩卷二。

又有寒夜讀書一首。

雪意宵寒逼歲除。縮肩睜案似蟾諸。信知冷卷真冰手。何怪兒曹不好書。籠袖獨吟燈暗後。開門正值月來初。漫羨窮相人皆棄。且幸前賢面未疏。據經集遺詩卷二。

觀梅有感一首。

「先君昨日居堯村。籬落之間梅一盆。母惜千歲終不大。放出平地伸囚冤。坐令長條怒上屋。旋覩高花橫臥門。我時敬竊先母意。歲擁茁稚分新根。至今繞墓冰雪種。皆於此樹爲子孫。一念爲舒造化氣。尺枚致洗蠻山昏。當時祖梅亦至性。母歿遂枯知殉恩。我今垂老祇無用。永負養鞠身徒存。撫花長歎花亦感。寒曉共泣東方暉。庚子先妣卒，其年梅遂不花，明年梅仆。

殘臘無以忘寒，借測圓海鏡，十日夜呵凍錄本校訖，有詩示知同，先生家貧，不能多購書，時從他人借鈔，而鈔書之勤，於茲可見。

「藏書讀書事不同。藏書貴多讀貴通。古來讀破萬卷者。不必萬卷皆宮中。若徒四部誇富。有。何異臨安陳道翁。我老無錢給衣食。那復買書祇從借。時撮關要鈔一二。常謂又簡乃全冊。不論行草及疎密。但無錯漏令可識。常謂苟能印心上。有此已佳無亦得。是編於數絕今古。頌之徐生字之許。我昧其術珍其書。白首寒天歎良苦。人生卽不爲大儒，豈可案上無程朱。渾天一轉吾家事。會有老父開吾愚」。

黎庶燕饋酒詩，有：說與梅花待新正，共君從事過青州句。

臘不盡三日，先生有殘歷一首，貧瘁可念。

「立春經七日。殘歷牘三行。處處春聲急。家家餽氣香。我貧無治辦。節到祇尋常。兒子獨癡相。糊鐙飾草堂」。

是年先生衰象已現，詩有行年一首云。

「行年五十二。老與常人殊。兩鏡作全目。一莖非黑鬚。我思前可懼。妻引古相諷。白傅衰尤早。君看九老圖」。據樂經集遺詩卷二。

是年莫友芝在貴陽府知府劉書年幕。據舊藏莫友芝送葉光勳之臨州判任，詩草墨蹟論語，有丁巳冬五後三日，貴陽郡齋屬草句。

是年重要文字，有與劉仙石太守書年書，答莫子偲論佩觿書，輪輿私箋自序。

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初墻趙廷璜字仲瀛。來山中省視，先生有詩。

「我歸非書不挂眼。堅坐兩臂厚如癭。終年親友斷行跡。口閉生臭舌欲卷。目中兩歲不見汝。噫肯過存苦足繭。老懷一慰轉歎息。人生難此飯一盃。不因負米待返哺。誰遣汝勞況行遠。相從喜事賢大夫。豈但觀摩直嚴憚。我今身與世相違。誓作蠹魚死殘簡。三旬兩食未爲餒。九冬無裘亦覺暖。相從且復數日留。梅花滿山足消遣。甕中未盡過年米。安乾薄托猶足辦」。

與趙廷璜論書，有詩，此可見先生對於書法之見解。

「吾嘗謂人號君子。考其言行而已矣。天資學力各不同。揆以孔孟惟其是。而是之中亦有別。與評金玉正相似。光色純墨見差等。要爲足重非僞比。論書又何獨不然。心不可見畫在紙。佻怪側輓爲僉人。剛方渾重必端士。亦有中稜外婀娜。斯實柳和鄭嫵媚。羊質虎皮又豈無。藝隨身敗足挂齒。古人真氣不虛發。借筆於手圖便事。若用頭濡及襟帶。亦是其人所作字。吁嗟斯邈至歐顏。歷歷作者皆已死。相傳雖云有筆法。幾人親見崔蔡指。就其形跡推運用。各據所悟言之耳。嘗疑韋鍾同輩人。寫時豈有不見理。明明目盡使轉妙。破篆隄胸爲何祕。蒙經已改李妙刪。七種執筆文不委。俗圖三手又乖舛。方明撥捉尤若竊。

澄心七字出希聲。撥鏡翻成一闕市。國朝六藝務復古。自宋以後莫睥睨。取法乎上誠盛業。識者固已知其弊。吾於六書頗特識。落墨每恨無律紀。性不能逾力難強。縱有真訣亦瞪視。曩年曾覩包氏述。菁菁莫明其所以。乃今趙郎道其師。是從包述悟筆髓。爲作五指握管狀。如鵝昂頭鴨撥水。自言三載成自然。骨紐爪禿肘肩痹。吾愛汝師翰墨迹。獨溯北朝古質體。豈知精苦突尋常。信是鑽槃直透底。古今事事順人性。未見二王果若此。司直擊拳馮兩撮。張從申擊拳握筆，馮侃兩指握管。韓五李三亦異旨。韓方明五指包管，李少卿三指握管。要之書家止在書。毛穎自是任人使。多聞擇善聖所教。少見生怪俗之鄙。學古未可一路求。論字須識筆外意。汝於此淺當勉旃。右軍固教執筆始。

趙廷璜旋赴大定，先生有詩，屬訪濟火碑，有詩。

說文逸字脫稿，正月有敘目之作。

「右上下二卷，凡一百六十五文，皆說文原有而今之鉉本亡逸者也，許君記文字十五篇，孔壁遺式，賴以不墜，而歷代移寫，每非其人，或併下入上，或跳此接彼，淺者不辨，復有刪易逸字之多，恆由此作，然如左傳誦字，孔氏得之字書，而陸氏則見之說文，爾疋始字，陸氏又止見字林，不見說文，而陸法曾孫偁乃及見之，又如禰字張參已謂說文漏略，而下迄南唐，存於錯本，至雍熙間，更有禰禰並完之一本，知傳寫雖各有脫漏，亦復互爲存逸，非亡則俱亡也，宋徐騎省鉉奉敕校定，其時自集書正副及諸家藏本，見者甚富，佗

唐以前書亦往往尙存，苟參互而詳考之，不難訂補，以還許君之舊，願卽繫傳有者，已無一字錄入，乃僅據本書偏旁敍例注義，增一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凡三十有七。馬融多和聖職由說魁叔并差吳牛豕辨肖冰身帶廿希反兔庚肆菲巨志恕極安趨乘盡劉書。又止補魁基院三字敍例，則錄詔借而遺，叵希執第四文其餘見注義者，志笑而外，又皆出後世俗增，以全書刊謬正俗，務爲嚴慎謹守相沿，不敢如李監妄有出入，新增或非本意，故僅略啓其端，然失此時不及整補，已後一遵官定，其前諸本，浸以湮滅，逮乎北宋之末，雖有晁氏留心參記，而所見僅唐本蜀本，欲盡稽合同異，末由也已，可勝慨哉，今世所傳，又惟存一鉉本，外則其弟錯繫傳而已，而鉉本有虞山毛氏，大典朱氏，新安鮑氏，陽湖孫氏諸刻，皆出於宋小字本，大概相同，某嘗以宋世遵用鉉本，如集韻類篇所引者校之，乃時時有所不見，是卽今本，亦非徐氏點檢寫雕之舊，其原校所有，又有逸於後之重刻者矣，嘉慶初，金壇段懋堂先生成說文注，其書審正譌脫，發明義訓，貫穿古今，精深宏博，洵是當代殊絕之作，獨於補逸，取鉉增者六文，別增三十六文，其它則多所不具，某嘗竊思古書傳者，歷世久遠，勢必譌闕，但萬五百字同條共理，其從母之字遺去似無大損，然於經字正俗，分隸本原，所關已鉅，至於生子之文，或僅舉一二，或乳及數十，苟一或見遺，是有子無母，尤不可也。而言說文者，但遇所無，不曰某當作某，卽曰某書當引誤，不識何愛於明明誤脫之本，而必勇爲回護，牽就若此，是亦惑之甚矣，自弱冠以來，稍涉許學，誦覽之餘，輒有

所延餘三十年矣，再四推證，審知漏落，謹依部次，粹而記之，有必連考其上下字始明白者，雖非逸文，亦隨列出，段氏補者說已詳，乃不復贅，兒子知同間有竅啓，取其略得增成一家之說，劬凱雍泰昔例可援，不嫌附之，極知贖陋未盡，古籍偏私曲見，時所不免，庶有達倉疋者，將以隨其誤而廣所不逮云。

唐炯時在四川，先生有浣溪吟寄之，有何日攜錢過野橋，遠望他鄉惟表弟，嗚呼，男兒無賴擬終老，萬事堪傷不自保。……香木如存可做花，短牆若在從殘草句。楊安謹案唐炯成山廬稿卷二，有奉答且招之作，末句有曰他鄉喪弟雖苦貧，典衣尙足供千醉，此詩小註有云，子尹昔過草堂，論詩作畫，夜分不休，其爲題圖，有此是老柴題畫神句，余每喜誦之。

先生前八九年，訪得明清平孫應鰲字山甫，謹文善。教養緒言一卷刻本於其家祠中，今年夏莫友芝又從吉安周作楫字小湖觀察寓所，蒐得石本，前題諭陝西官師諸生檄其文卽緒言也，末多自書，後一篇尾行款識模糊，審是嘉靖壬戌秋九月淮海山人孫應鰲書，先生至是知爲應鰲筆蹟，訊作楫云，得之西安，則此石或卽存碑洞也，友芝作詩書其後，先生次韻和之。據巢經巢遺詩卷二。

詩有引妻一首曰：

引妻三女後。曳屣七泉濱。曲曲青林影。悠悠白髮人。田疇香稻久。路摘刺藜頻。鄰舍益方鼓。相看是幸民。據巢經巢遺詩卷二。

中元節食子行宅，有詩曰：

麤盞薄飯不易哉。村食雜糧三月來。吾家頓頓總白米。更欲美饌能無災。孟蘭俗節世所重。買肉嘗先貧富共。窮來說食真膏肓。昨飽季家今飽仲。周公爲民制嘉禮。首曰飲食親兄弟。笑殺鄰家比屋居。叔姪終年不相視。疏疏微雨過竹間。雖孫泥膝催祖還。男迎女送踏歌去。月似車輪上遠山。據集經集遺詩卷二。

秋刻說文逸字一卷。

莫友芝將赴京就知縣選，兼試春官，先生因至貴陽相晤，旋詩以送之，自此一別，遂不復相見，而先生此詩，亦獨傷懷，詩曰：

「林臥已云晚。問君何所之。不堪離別意。豈是宦游時。欲語都難說。相看祇益悲。生非無好命。歎息十年遲」。

「與君三十載。親愛等同生。別面無終歲。傷懷獨此行。宦成歸不易。吾老去非情。藻堰

椰洲月。何年管送迎」。藻米堰在余嘉慶側，椰葉洲在邵亭嘉慶側。

秋盡日爲莫友芝作影山草堂圖，并題曰邵亭莫五弟取竹外山猶影句，名所居曰影山草堂，數年前屬余寫以嬾來就，今弟將入仕，逼爲之用，癡法寫竹外山影，非眼明不見也，戊午秋盡日鄭珍。據墨跡，惕安按是圖藏獨山其氏，凡七十五年，覆籜笱香室，絹本，高約一尺，闊約一尺二寸，水墨大寫，款題在左上方，尾鈐子尹朱文小印，右下方鈐集經集主鄭珍字，子尹印白文方印，其氏精裝成卷，卷首會圖楷書

影山草堂四字，鄂傳密影山草堂圖篆文五字，圖後有友芝自書影山草堂，本末密行精書，并殿以王闓運汪士鐸諸人題，堪稱吾黔雙璧，余再四向莫氏懇切商求，獲歸蜀香室。

莫友芝將北上，貴陽府知府劉書年因禮聘先生，繼友芝授其子讀。續集經集遺詩卷二。

十二月初三日莫友芝啓程入都。抄播川詩鈔。

十二月孫玉樹生。抄集經集詩後集卷三。

除日先生自貴陽還抵家。抄集經集遺詩卷二。

唐炯官四川南溪縣知縣。抄成山老人年譜。

是年作文，有說文逸字序目書，莫友芝先生母教書後書，莫猶人先生銅廢廠稿，後王闓上小傳。

咸豐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先生五十四歲。

先生自去年除夕歸即病，絕粒已半月。抄集經集詩後集卷三。

開歲十一日，漫書詩有柱杖徐行句，先生今年似已柱杖。續集經集詩後集卷三。

正月十六日戲書詩，有今朝藜覓腹，纔得脫葷羶句。知先生新年似有治辦。續集經集詩後集卷三。

卷三。

先生以病辭劉書年課子之聘書，年覆書謂必不得已，即子知同亦可，二月二十日，先生以病新愈，命知同赴貴陽，有詩五首，寄書年曰：

「病起忽若夢。不知此何節。惟見櫻桃花。滿山白如雪。憶我除日歸。絕粒已半月。居然不許死。天意豈無說。持杯勸口飲。汝窮命真鐵」。

「三年弃校官。無疾羨藜藿。醫師頗相妒。不買一錢藥。豚豕蹴唐園。陰陽患因作。餓飽有定分。違卽攘其鑿。逝結無情游。行歌老帶索」。

「河間劉大夫。儒雅今文房。小男十二齡。月讀能一箱。乃肯坐令拜。侍盤辱符郎。人老愛佳子。病過畏遠方。清晨花樹下。正嚙天人糧。念至忽抱書。翠眉立我旁。無緣使終棄。慨然思禮堂」。

「識途豈乏良。疏請差厥峨。還書驚深眷。謂卽小兒可。我已不足師。況乃更遜我。盛意良難違。事實彼猶頗。老深詆憤愛。行笈計瑣瑣。遙懷正五游。樂事漸坡過。吁嗟意氣感。正不爲貧餓」。

「清晨坐亂堆。日夕不出門。山花漲香海。開落忘問存。剛氏起欠伸。吾亦頭眼昏。貧人作富事。勞力增病根。旁觀竊相笑。此意難共論。古來幾窮者。正以爲昔魂。心想迫衰暮。命在復何言」。據蘇東坡詩集卷三。

玉孫種痘有詩二首，其第一首曰：

「門衰生不殖。德薄天益刑。艱哉廿八年。乃僅增一丁。吾年已六九。於世鮮所營。妄希禮堂業。期以數世成。生兒亦不惡。願後百慮並。去年望孫眼。喜見此事馨。何止萬金

觀。漸看綠机行。虜瘡念誰免。神痘或稍輕。方書有神痘法，即今以種納鼻之說。是吾兒不死。一擲唯命聽。根窠發紅潤。漿汁光以盈。持狀證方書。吉徵固分明。常虞意外變。日夕中不甯。新婦與爲命。每抱達五更。口瘡八音樂。舌乾羣鳥鳴。百方慰煎燒。聽之感人情。同極昊天德。泫然思所生。今來慶痲落。始覺心太平。持觴祝嘉樹。從此躋耆齡。吾衰尙未懶。大字鈔六經」。據集經集詩後集卷三。

端午日，在弟子行家有詩，忽感到都勻往事，有「雙嬰沉首忽關念。南望題詩神黯然」句。

五月二十二日爲表姪黎汝弼書右軍筆勢論一卷，並識其後曰，咸豐九年歲次己未五月二十二日書王逸少筆勢論一卷，付阿騰弄之，柴翁鄭珍。據黎汝弼致柴翁手書筆勢論真跡後，按沙灘黎氏家譜，汝弼字功甫，小字小腰，兆祺長子，汝謙之伯兄也。

七月初五日，先生季弟珏以疾卒，年四十三，卽葬于午山文清公墓前，黎太孺人墓右，先生有哀詞二十首，情感橫軼，聲淚俱下，古今哭弟詩若此者，殆未有也，茲錄之。

「惡命平生此盡頭。豈徒斷手直春喉。天心門運從何說。氣湧如山淚不流」。

「衰門人物總堪憐。磊落無人及汝賢。縱有後生能似得。廟成鬼老待何年」。

「活人三世不瘳貧。考妣無家壽歿身。到汝一窮還不得。更將陰鷲語何人」。

「生兒不慧欲何如。絕證都根留臂餘。混沌未穿先自死。秦皇那得不燒書」。

「爪幕無方止賸皮。雖云數定亦醫遲。長沙五石千秋恨。痛哭前朝已落眉」。前七八日余數召醫，弟聞至惟背泣而已。

「鷄鳴呼我屋西頭。永訣空餘息在喉。目指三兒含哽付。一生兄弟片時休」。

「臨了分明似汝稀。奉身端逝理無違。荒唐鬼語非全妄。何處汝來何處歸」。前里有請訖者，弟與焉，勸降稱曾名醫某，以訪故人而至，謂弟也，末語弟曰，君一憤而來，又一憤而去，似乎不可，中表常疑非長年之兆，余固未信也，及是病劇，已肢體不舉，忽命具浴，令扶起憑几端坐，浴罷命呼余至，已不能語，余一一語之遂逝。

「飢驅南北歎當年。碌碌阿奴總目前。今日汝還成死孝。九原莫養替兄先」。先母晚年常謂弟曰，賴渠孝我，吾無之不能活也。

「傷心吾道老尤非。長餓何由手足肥。致汝苦生還苦死。斂時猶是阿兄衣」。

「屢期遊蜀屢僅回。前月無端去又回。祇說相生有天意。豈知爲要送終來」。

「東遷差慰免奴傭。三戶而今似蟹螯。一個弱來吾又老。信知天不相吾宗」。

「名家我愧越人兄。祖父奇咳賴汝明。人得十全身不起。長吁此事不須精」。

「廿載靈蘭抱缺罅。常嗟宋槧久銷磨。趙家新本初丹竟。眼已無光奈爾何」。弟從事內經，備見張隱庵及汪前庵兩注，去冬余爲覓得趙靈生都轉精刻，宋林億校王註元本，授之，弟乞丹黃并校一過，徐赴蜀出門時，囑曰書在某箱，後弟病增日甚，余丹校者終未見矣。

「颯颯秋濤風雨哀。繞山松樹盡渠栽。一根不死吾弟死。不爲先墳都斬來」。
「兩女三男昔可傷。喜今兒女各成行。無嫌止說長相守。誰識先從季指亡」。
「事我如爺嫂似孿。酸腸汝嫂辯胸時。最是一聲聽不得。萬方想盡不能醫」。
「千樹梅花好墓田。共來廬墓十三年。一坏黃土須常見。不葬姨邊卽爺邊」。
「廿年徒有異居名。雖是吾家待子行。從此哥哥行不得。米鹽凌雜要親撐」。
「季虎朝來絕怒音。遺孤滿目我何心。登牀共此俱亡慟。吹角廬碑子敬琴」。
漢建安七年，
江洲夷邑長廬豐碑，余訪知在蕪江吹角埧，道光己酉，遺弟挾力往取之，弟以臘盡不能致，因埋之爲後圖，至今同
事者皆死，莫知其處矣，弟教子特嚴，每怒責聲聞林澗，里中目之三虎云，乘恩案碑經張文襄師督學四川，昇置學
署，碑爲嚴季男碑。

「四十三齡亦考終。固知死樂勝生窮。思量不作多時別。我已今成六九翁」。
據巢經巢遺詩
卷三。

姪知同爲撰家傳有曰「……叔之歿也，知同方館於貴陽郡署，聞耗趨歸，已就殯矣。詢狀，知以氣鬱轉痛，自治不效，月餘，愈結塞艱食瘠甚，猶日起植坐。卒之先一日，自知不起，與兄嫂泣訣。次日晨興，命具湯沐，正衣冠端坐而逝。……以十一月某日權厝於先大父兆下。……」
據鄭知同子瑜季父家傳。

姪歿先生爲教養諸孤如已出。姪生三子知樸，知禮，知渾，女一，適李。
據子尹府君行述，及子

瓊季父家傳。

知同館貴陽，及秋還山，而先生所撰之鄭康成傳註年譜書目，及弟子目等成書。據知同鄭學錄跋語，傷安雖按先生所撰之康成傳註年譜書目，及弟子目等稿，後經黃彭年爲書曰，鄭學錄，唐炯爲刻於綬定，張之洞書目問答，所稱爲遵義唐氏刻本者是也，彭年序謂子尹博綜羣籍，專精三禮，抱道隱居，屢徵不就，學業志行，頗類康成，其爲是書，殆有徵旨云。

十月入蜀訪唐炯，於十七日行經故里有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放舟百二十里，至青龍灘，復山行十五里，宿斤竹岡，十五里下二郎灘岸，遂宿蜀黔交界地，故詩有一灘黔蜀共句。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宿猿猴灘岸。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猿猴灘西兇灘最多，非乘牯牛船不敢過，詩有牯牛船歌。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食於遙壩場，卽宋元豐志之遙壩砦也。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十一月初一日，至南溪適唐炯已往援絳州東營，先生寄之以詩。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明日往東營留半月，賊走復還南溪。

南溪水師，攻南岸真武山賊營，先生親見因作歌。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初八日再上七星山，觀南溪水師，攻弔黃樓真武山諸賊。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唐炯單騎往撫賊，先生以此事首末是所目睹，懼上官之眩於譎議，而後來傷亂者之莫由知

也，因作唐南溪單騎撫賊歌，以紀其實，臘月十二日，先生自錄稿於一桐小屋，現存筍香室。據墨跡。

臘月十五日，爲唐炯作攜琴載酒圖，題詩其上曰。「攜琴載酒臨高臺。萬个梅花高下開。君看巖壑深若此。二老風流真快哉」。是圖曾存筍香室。據墨跡。

見炯詩稿有書鄂生詩稿後。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先生到南溪，適有軍事，唐炯製旗幟軍裝，先生因爲炯書官銜姓字於旗幟上，炯子我圻時九歲，在父任所，目擊先生展旗於地，盤髮辨於頂，去履揮草筆，作唐字，字大三四尺，此我圻親語余者，無怪先生詩有賊中望見唐字驚也。據筍香室墨筆。

先生在南溪，有暇輒招唐炯子我圻立案前，揮鐵筆爲圻鑄印章爲戲，石木瓜蒂皆有之，此亦我圻親語余者。據筍香室墨筆。

賊入遵義南鄉，縣令江炳琳死難，先生聞之感歎有詩。

「早知涓瓊賊。必有寇邊時。南里今如此。東鄉事可知。圖書應燬盡。家室定流離。便恐成鯨獨。吾衰數益奇」。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先生感於東里之將不免，因辭炯歸，詩有留別鄂生八首。據葉經集詩後集卷四。

先生未歸，子知同已以家往南溪相尋，先生聞家鄉大亂，乃急歸，又與眷屬相左，故先生詩有曰。豈知及葦市。我已丁山陽。藥溪訪陳生。甫知里寇凶。又知家已逃。意必奔兄松。及

宿長幹山。百里息不遑。二更見吾姊。云傳在城中。明日促入城。言者都莫明。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除日至家，其情景曰：茫茫至丙舍。不記歷已終。室有趙家女。初還資我糧。見我哭不止，歷述離合蹤，弟妹亦漸集，首尾乃備詳，又曰弟釐仍辦飯。硬對不能饘。據巢經巢遺詩卷三。

除日至家，惟存空屋，而先人神主亦行矣，旋訛傳賊至，驚數十里，先生有詩八首曰。

「入山空屋在。開戶亂鴉飛。絕叫從何說。翻疑不是歸。平生天地鑒。惡命子孫微。今日還如此。心枯淚不揮」。

「告至抽先橫。方知主亦行。當親存是藉。並去此何生。故俗崇年飯。危時尙爆聲。有靈應逐子。何處薦杯羹」。

「衆人同避寇。寇退各團圓。獨我全家去。今知寄所難。存亡甯遽置。日月不相寬。歲盡教誰探。明朝復履端」。

「痛繞先人兆。新添季子墳。亂離猶汝幸。生死復誰分。渴葬魂應識。叢辰我未聞。聊爲歸復計。他日改埋君」。

「培口多於姪。逃歸共眼前。舊貧還破碎。何術得完全。慘淡心傷里。蕭條欲盡年。弟釐仍辦飯。硬對不能饘」。

「妹家三里隔。黑夜省兄來。慰我生成福。先期巧脫災。□□□□□。□□□□□。亂世

無年節。宵深未擬回」。原闕。

「誰子忽驚告。賊臨溪上頭。圍丁呼什伍。號火接林邱。歲盡原宜備。民訛亦可憂。獨憐心一寸。悲恐幾時休」。龍傳驚數十里。

「心孤愁轉退。鐙死撥猶然。逐水年何盡。行空月自圓。百離那免命。一介總關天。便作游僧看。寒山且寄眠」。據集經集詩後集卷四。

是年說文新附考成，序曰：

「說文新附字徐氏意乎，非也，承詔焉耳，然實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亦不隋，後字華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有注爲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泯空焉亡矣，竝有據若補錄，善於醜起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卽爲說文亂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不別其爲脫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則，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爲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著其別於漢，或變創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整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焉，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據集經集文集卷四。

是歲莫友芝春官不售，因試官王拯字少鶴。謁相國祁寯藻，旋引見，以知縣用。據邵亭府君行述。

先生自蜀還，及仁懷值黔西人，知張瑤秋間死矣。據集經集文集卷三。

是年作文，有書謝君采詩刻本後，書唐子方伯書札後，書朱子詩卷真迹後。據蘇經集文集。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杪先生遣去南溪人歸，接唐炯書，言館嫂於西房待仲春風日暄和，爲具還裝。據蘇經集詩後集卷四。

先生因出來路卜僑與迎住永安，十日不愜。據蘇經集詩後集卷四，

二月十七日，以涇潭城復失，賊逼窺東里，先生西走避之，度屢山關至桐梓，依故人趙旭復數遣健步南溪命知同歸。據蘇經集詩後集卷四，及子尹府君行述。

先生避地至桐梓，挾藏書與俱，詩中數數言之，如曰質此潔且閎。足以展四部。萬卷相隨夏已春。百年尤冀火傳薪。隨身一萬卷。彼亦思還家。據蘇經集遺詩卷三。

三月初，家人自蜀歸，遂僦居桐梓楊家河岸，劉氏宅居，因號五尺道人，又署且同亭長。據蘇經集詩後集卷四，及子尹府君行述。

避亂桐梓魁巖下，近穀雨猶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逢錄何義門朱竹垞批韓詩於方扶南箋本上。據蘇經集文集卷五。

有避亂紀事詩之作，當日之流離顛沛，可見也，錄之。

「帝九年仲冬。賊入我南疆。能宰江固勇。戰死邑失梁。衆遂據團溪。炮休分而東。涇潭賊亦合。廿一焚蝦場。家距二十里。驚看半天紅。蒼黃夜出走。潛行不敢聲。兒懷其祖

粟。背上將孫綑。新婦持厥姑。手各有攜擊。四更去七里。投憩烘於堂。主人抱薯蕷。擲鐘請燔嘗。小大亂稽首。辭祖倒插香。開門已先去。門外如堵牆。於時空鄉潰。晨雨方大零。弟妹亦來並。滑澁無笠簷。或泣或叫號。慘極不可聽。向來騎馬兒。亦復負衣囊。處女變嫁婦。鈍牛棄道旁。窮叟櫛玉黍。凍涕垂尺長。嫗顛水濡袴。袴重脫復僵。紛騰爭奔前。路壅或不通。家人雜之行。留宿八木堂。丁氏女所家。乃進至螺江。出亡已五日。里居不聞殃。遣視及半途。火煙蔽天光。謂何有午山。此亦膚剝牀。所依互相保。遂至正安城。我時在南溪。新還自從戎。初心觀汶嶺。至是蜀亂張。小住擬卽歸。歲酒梅花窗。俄聞南里破。驚呼東必崩。我巢想已傾。且歸視存亡。心飛足益緩。旅腸若煎烹。妻孥焉從知。正安寇又萌。就我獨前去。亦已六日行。信至賊大敗。虜亦未及閱。追之自不及。借者皆還鄉。老弱昧昧去。道險犯雪冰。時危脛脛硬。竟透萬羊腸。豈知及碁市。我已丁山陽。藥溪訪陳生。甫知里寇凶。又知家已逃。意必奔兄姁。及宿長幹山。百里息不遑。二更見吾姊。云傳在城中。明日促入城。言者都莫明。茫茫至內舍。不記歷已終。室有趙女家。初還資我糧。見我哭不止。歷述離合蹤。弟妹亦漸集。首尾乃備詳。當時相逐走。復有女氏丁。奔渠父豫州。至碁當北隍。家人或中留。或徑我之從。飄蓬焉能定。問蔡止告戚。兩道發訪使。沿洄迹其迹。寄言隨所在。料理復我邦。賊又日以熾。涓潭重失防。前日靖播亂。實我東園功。功成官不聞。士吏爭奏庸。城中設大局。捉人勸輸將。養練名

五千。千少還孱。將貪又持餉。縱掠增虎狼。涓民絕控告。賊至甘倪降。以此賊益衆。仇寇我東方。樂安七十圍。論衆足以亢。於外攻且守。內又科丁饟。民力有定數。賊擾無春冬。一朝與之隙。得免再至傷。悔不語兒媳。但在歸無忙。正末去人至。書自南溪封。唐君我重表。視我如其兄。言自臘盡來。館嫂於西房。此國亦瀕亂。可歸歸誠良。仲春風日暄。當爲具還裝。行期不及阻。戒心亦日生。計惟出來路。卜僑與之迎。十日住永安。不愜因來桐。故人有趙子。問舍喜得朋。偕行魁巖下。賃此潔且閑。足以展四部。別軒尤明光。開窗納村岫。前對竹王藏。湊溪繞平疇。緣以十里楊。日日望家人。伺路數遺僮。昨果大小至。女亦仍雙雙。抱我玉雪孫。數月尙識翁。我別始學步。今語如新簧。中腸結忽解。憂患俱若忘。寢食爲粗置。卷軸排縱橫。靜思百年內。苦樂豈有常。但得一日安。時還事丹黃。以後誰料得。天眼終無盲。不述何聞哉。雜書遂成章。據葉經葉詩後集卷四。

趙旭作魁巖歌見慰先生有曰：「魁巖失我定不歡。得君氣象殊改觀」。「名山例作名流主」之句，先生有詩賦答句曰：「身似學徒心似僧」。「只覺無遠亦無住」。「他年誰作輿地志。慚愧斯人附寫公」。據葉經葉詩後集卷四。及播川詩鈔。

寓魁巖鈔袁桶清容集自道，先生之造次不離，學問可見，今所鈔册存笱香室，先生自讀書衣曰，在魁巖下鈔。據墨跡。

生日攜子知同遊上下天門，地在桐梓郭東十五里，山勢凌此峭迫上下距里許，開爲兩門，皆

懸壁穹窿，深十餘丈，其寬倍之，濼溪東源所經未漲時，人可過兩門內，有田有村，遊其中俯仰周覽，皆崖石蒼白相間，而垠塢上又皆長蘿古松，碧入雲裏，燒然已出塵世，有詩。

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讀書牛欄側有詩三首。曰：

「讀書牛欄側。炊飯牛欄傍。二者皆潔事。所處焉能當。讀求悅我心。食求充我腸。何與糞壤間。豈有臧不臧」。

「幽幽小窗光。耿耿微炭火。蕭蕭白髭叟。把卷終日坐。雨中十餘日。亦覺腰膝跛。來時杏初花。起視花已墮」。

「閨歲耕事遲。一牛常臥旁。齧草看人讀。其味如我長。置書笑與語。相伴莫相妨。爾究知我誰。我心終不忘」。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暇嘗步出官渡河，欲訪楊价墓不果，偕趙旭溯東岸至觀音寺小酌，採文石而歸，次旭韻。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探竹王墓，有詩意於竹王仍主存擬。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訪明桐梓令洪維漢典史黃啓鳴葉葬處，二人蓋死天啓二年奢崇明之難。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望衆香山有詩。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瘦木詩。據經集詩後集卷四。

閏三月晦，攜知同借趙旭垂釣於楊家河，時秧柔花老，春事已殘，沿河釣魚，得小魚二尾，四人共食，笑獲飽餐，旭有詩，先生亦次韻。據揚州詩鈔。

四月初九日，趙旭添次孫，次韻賀之。據經巢詩後集卷四。

十二日，諸旭洗兒之飲，有詩，有萬卷相隨春已夏。百年猶冀大傳薪。他時令記且同長。湯餅會從此及新句。據經巢詩後集卷四。

自城乘月歸魁崖四次前韻。據經巢詩後集卷四。

居魁崖已四月，將還山中，旭有詩送先生，有寇退君有家，吾黨無友句。先生詠之淒然，

因以此十字爲韻，酬之以詩。據經巢詩後集卷四。及揚州詩鈔。

秋還山湄潭，賊益逼東里。據子尹府君行述。

七月從人借春秋繁露盧氏校本，以貧不能購也，移何鎰本中通照盧本改正，求其可讀，先生題識有曰賊方出境，官又括村里如火烈，而余尙若爲此，殊自憐，後人有能一讀者，尙知此心。據經巢文集卷五。

黎庶昌赴武昌，先生有序贈行。據經巢文集卷四。

十二月再爲黎庶齋勘詩，題其後曰。

「近人涉筆，無槎牙直露，大難徧讀，諸作喜婉約之旨，於斯而有嗣響，然斯道有利有弊，吾弟學勝於才，不得之靜悟，卽得之苦吟，故能刊落浮辭，吐屬沈摯，祇靜悟則易增

魔障，苦吟則易傷氣格，此一定之勢所免難者當試審之，此後更學養十年，海內精於論詩者，必以處之矣，庚申十二月柴翁汗跌」。據蘇經集文集卷五。

是歲莫友芝候選在京，肅順方攬朝政，欲籠絡賢士，以助聲名，使人求書不應，又告之曰能一見，可得美官，又因人延聘教子弟，皆不應，時已將得缺矣，決然捨去，依弟祥芝於皖遂甯縣署。據邵亭府君行述。

是年作文，有訪楊价墓記，遊蟠龍洞記，題移寫韓詩批本，周易屬詞序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送黎蕤齋表弟之武昌序，桐筌序題，移寫春秋繁露盧氏校本，跋吳荷屋刻東坡詩稿柘本，跋內弟黎魯新募耕草堂詩鈔，跋易林。

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先生五十六歲。

避賊來城，主講湘川書院，以後舍將傾圮，假啓秀書院以居。據蘇經集遺詩卷四。

春爲黎庶薰選定募耕草堂詩鈔三卷，依硯齋詩鈔四卷。據鄭知同募耕草堂詩鈔序。

三月爲蹇諤點定秦晉游草，並爲序之。據蘇經集文集卷四。

王介峯館黔西得張琚詩一冊，乞先生爲點勘。據蘇經集文集卷四。

五月爲點勘竣因序之。據蘇經集文集卷四。

婿趙廷璜無故繫郡禮房數日，先生以勘定張琚詩付鈔。據趙廷璜焚餘草跋。

六月八日，於啓秀書院爲莫友芝長子森孫書歸去來辭，並跋後云。

一余拙於書，自鈔書外亦鮮作字，而人多喜其拙，是誠不可解者，今日賊氛及四境，閒人選□坐談，皆無所用，聊藉紙墨送日。辛酉六月八日書付莫郎伯嚮存之。」據墨跡。

李蹇臣遺先生九子木禾，木禾一名玉黍，俗名包穀，年結一二三實不等，蹇臣今夏避囂北鄉，見之視常種者小，實粒亦較小，燂而食，鬆脆過之，蹇臣攜歸以遺先生，先生因兩詩率和。據蕭光遠鹿山集李蹇臣守拙齋詩鈔。

七月十一日爲黎庶煮題慕耕草堂詩鈔曰。

「初盛唐元氣渾淪，不可以句法求，韓孟以後，則可以句法求，以故此事在我看來，惟喫緊第一微妙法，宋以後無論黃陳，全是靠此擅長，卽歐蘇荆公聖俞亦力爭在此，本朝阮亭先生，於諸老終勝一籌者，究是有此法寶也，吾弟能靜悟人得時當相視而笑，此不能言說也，咸豐辛酉七月十一，柴翁漫筆。」據慕耕草堂詩鈔。

九月爲張節婦題詞序。據葉經巢文集卷四。

冬賊復入境焚掠。據子尹府君行述。

十月樂安寇至，挈孥奔命，憂與窮俱。據子尹先生撰守拙齋詩鈔序。

賀李蹇臣生曾孫詩，有他日文權恐不見。湯餅須知到老夫。原註唐蹇遵品著春秋文編七卷，據葉經巢遺詩卷四。

先生嗜酒，願少飲，而數自謂零碎酒，蕭光遠嘗曰。

「……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玉諸君會飲，行令爲樂，子尹一日濃醉，笑謝曰，諸君飲頓頓酒，不能陪子尹少飲，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傾談久，再飲佐杯無殺，或把書同讀，下之微酣，面發赤，講論益精神」。據鹿山先生集。

臘月某日，先生與蕭光遠等公餞李蹇臣於董公寺，蹇臣將避亂入蜀，先生旋與光遠步雪至寓所，宦氏山房。據鹿山先生集，楊安按李蹇臣守拙齋題語，言於二十日抵蕪江暫住，以其食用儉省，又距家近，便於探聽消息云云，是則先生等餞之，當在臘月半間。

里氛日逼，近無三里，先生又攜家步行六十里，至螺水依婿，先生次女，適丁家住螺水也，有詩曰。

「賊近無三里。攜家走婿鄉。風寒千丈髮。江急九迴腸。螺江九曲。救死行偏健。依親老暗傷。不知歸得未。回首意茫茫」。據葉經巢遺詩卷三。

先生初主集民丁捍賊，當事者不用其言，反有譴爲風狂者，至是感念流離，有移民哀之作，曰：

「樂安上流六十里。避賊移民去如蟻。經巢一叟攜老妻。亦雜其間溯江水。人多徑窄侍不通。十步徐行九步止。嗚呼、樂安戶口能幾何。一路且然想空矣。若賊初來侵我疆。但集此路幾里之逃忙。縱不殄除亦驅出。何至乃爾，誰實貽之殃。傷哉，鄭令推去樊守來，茸裘當門揖且開，團局奴趨楊總管，令守父事田欽差，外邊賊日規我肉，內間只解抽

釐穀，樂安民窮歲禦賊，偏又今年旱乾獨。有者全輸場火糧。無者苦抱銀鑪哭。山圍既破潰壩圍。鑼擊碎督禦自攜口。糧百呼無一至。守土經旬如未聞。局司團長皆潛奔。百里連山賊紛下。顧此散衆安能軍。噫吁嚱、樂安殺賊素有名。遵義所恃爲長城。前年賊及禹門山。斫賊如瓜不聞聲。秦營楊營費鉅萬。半歲不聞出一兵。去秋樂安三百丁。一日龍水破九營。不因秦令阻越境。那許至山遺藥萌。一誤復再誤。春來賊飢不可度。草根食盡食人肉。大疫復行尸滿谷。樂安策期誓滅賊。更莫放令及秋熟。不費官家半錢及粒米亦不望。老夫當時生熱腸。萬言指畫言之詳。豈知殺賊必官練。譴譴反笑余風狂。到今樂安一片賊。令守受替方屏當。歎息徒令百姓苦。君門天高奈何許。北風吹日江水寒。女蹟兒顛號滿路。嗚呼、萬家逃去將安歸。但活一朝父子忍死莫相離」。據樂安遺詩卷三。

除夕避地至北村潘家壩有詩。

「昔我遠遊時。屢嘗值茲夕。孤身感異鄉。自慰意還釋。今來北村寓。家雖一程隔。妻子復滿前。時事異疇昔。地爐止憂坐。苦念里中賊。開門向東望。積雪一片黑。數日斷家書。變故不可測。墓廬繞梅花。兩月去如擲。向來今夕例。燈火明兆域。弟姪奔命餘。知無山中跡。百感集茫茫。寒雞漸膈膈。那知爲守歲。自是眠不得」。據樂安遺詩卷三。

是年感念時事，耳聞目見，疾首痛心，有西家兒，東家媼，禹門哀，僧尼哀，抽釐哀，南鄉哀，經死哀，紳刑哀，移民哀等之作，少陵石壕吏新安吏之作，不是過也，悠悠千載，兩先

生處境之厄，胡遽相似耶，錄之以見先生當日爲民衆呼籲之苦心，而描寫技術之高，尤屬餘事。西家兒云：

「西家小兒年十六。抱書過門訴我哭。不憂所學終無成。但恐學成空一生。州家久罷童子試。鄉貢長停鳴鹿聲。處處賣官賤如土。阿爺祇識求科名。同學去年猶乞相。今日巍巍八擱上。榮身何必在讀書。學作貴人吾豈讓。雖云人多缺少取價難。但折十年終是官。雖云丈夫致身貴選舉。十科舉人已空苦。有子留金焉用爲。勸說宜從丈人所。嗟汝小兒休歎呻。孔孟固應避錢神。便嗾汝爺排上兌。祇令三卯正需人」。據東家老嫗遺詩卷三。

東家嫗云：

「東家老嫗六十五。日指其夫冒還數。當年自比朱買臣。今日窮無一棺土。赫赫軍功鄰舍郎。生時曾爲煮蘭湯。役門轉眼士門貴。但看人尊新嫁娘。卽云功成賊未見。勝似牽被覆頭不出面。卽云主案舞上臺。勝似未嘗見有顯者來。豈少金夫惜衰老。苦隨雞狗終身哀。嗟汝老嫗莫長怨。那憚恥以取高官。此翁頗重聽亦何傷。不見太公齟齬師文王」。據東家老嫗遺詩卷三。

僧尼哀云：

「僧尼皇皇不得休。暮叩團總朝團頭。借問爾曹何爲者。答言昨日新令下。詔書令核常住田。一僧三斛養一年。餘穀盡輸作官用。官爲護法調其間。但過十石十抽五。常平縣倉待

填補。令條誰抗況僧徒。格外寬仁倚田主。不求報冊中。產未及十石。但求略減半。賕謝非所惜。噫吁噓、朝廷未聞有此旨。縱有亦行樂安里。爾曹平時飽欲死。因應香飯供國侍。但惜官之所能獲幾何。猫翻飯盞狗飫多」。據樂經集遺詩卷三。

抽釐哀云：

「東門牛截角。西門來便著。南門生吃人。北門大張囊。官格高懸子如掌。物物抽釐助軍餉。不論儂絃十取一。大賈盛商斷來往。一叟擔菜茹。一叟負樵蘇。一嫗提雞子。一兒攜鯉魚。東行西行總抽取。未及賣時已空手。主者烹魚還淪雞。坐看老弱街心啼。噫吁噓、買束布者不能得一匹贏。售斗鹽者亦不得贏一升。釐金大氏恃商販。欲入閉門焉可行。村民租銖利有幾。何況十錢主簿先。奉已縱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飼爾餓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嗚呼貫率括率有時可。暫爲盍使桑兒一再心計之」。據樂經集遺詩卷三。

南鄉哀云：

「提軍駐省科軍糧。縣令鼓行下南鄉。兩營虎賁二千士。迫脅富民莫搖指。計口留穀餘助官。計貨納金二日完。汝敢我違發爾屋。汝敢我叛滅爾族。旬日坐致銀五萬。秤計斂鎮斗量釧。嗚呼南鄉之民哭訴天。提軍但聞得七千」。據樂經集遺詩卷三。

經死哀云：

「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

賦。吾要命祇要銀。若圖作鬼卽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促呼捉子來。且與杖一百。陷父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戶。西城又報緝三五」。 據巢經異遺詩卷三。

刑哀云：

「文紳繫牢髮一尺。武紳坐獄面深墨。此虜守財勝鐵牛。明日請看死豬愁。問爾得何罪。止爾無錢亦無罪。問爾何深讎。止爾送錢亦無讎。雞飛狗上屋。田宅賣不足。搜盡小兒衣。無人買誥軸。嗚呼白金入手鐵籠開。未至一日出者埋」。 據巢經異遺詩卷三。

禹門哀云：

「禹門寺內排桁楊。彼何人斯坐齋堂。舉人秀才附耳語。捐戶捉至如牽羊。嗚爾當捐若干石。火速折送親注籍。叩頭乞減語未終。擗髻笞臀已流血。十五五銀鐙聯。限爾納畢縱爾旋。守佛悲號佛無說。金剛弩睛菩薩憐。君不見前年此事亦勸捐。樂安一里銀九千。當時謂我備賊禍。賊來用之否還我。去冬賊入燒諸村。村人自結葫蘆軍。向者金錢落誰手。何曾此日露毫分。連日裹糧自爲戰。戰捷功賞皆他人。自從去冬來。賊退事防守。一家起一人。輪直諸隘口。團頭團總皆豪紳。不捨升勺科團民。出防又遣自供食。不知底用誰敢云。六月賊仍寇吾里。倒村殺賊各攜米。可憐十九無粒粟。懷中旋摘新包穀。時時猶聞催軍需。速送城中總捐局。卽今賊走涓龍間。官吏耽耽來抑捐。國帑虛時固宜爾。豈必

樂安方有錢。不論家有無。十戶養一練。納穀官雇之。一舉滅賊焰。豪紳共贊官能兵。凍輸爾輸觀太平。家家竭作始如此。不謂一練當十丁。今年差喜歲不惡。嗷嗷待收免溝壑。賊來掠去官來捐。所有終爲他人穫。噫吁嚱、吾聞涓潭諸縣賊初至。任民拒賊賊亦畏。後來搜括民不堪。力盡心離乃羣潰。利害在民非在官。有廬墓者將無然。割肉愈瘡豈不願。但恐此捐仍舊年」。據經巢遺詩卷三。

以前有跋韓詩二十篇，非一時所成，大約在今年以前，先生沒後，刻集時以韓集次序編入 經巢文集卷五中。據經巢文集。

是年作文，秦晉遊草序，張子佩琚詩稿序，張節婦題詞序跋，張遷碑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據經巢文集。

卷七

同治元年，壬戌（一八六二），先生五十七歲。

開歲三日。破雪出野蕙塲。度洪江。明朝至山堂。五宿墓下。將返北村有述。

「岡原積尺雪。路自我後生。兩日八十里。徑達親所塋。隔溪望午山。松柏猶青青。鄰曲見我揖。喜尙記新正。各言于公至。辦賊有章程。此來賊亦緩。行見巢窟傾。歲前始敢歸。尙閣婦與嬰。慘淡凌去聲中語。田冰風刮稜。墓廬無人守。冷寂門不扃。練卒自搜掠。壁破筵籬崩。園中盡萊根。室內無瓶罌。惟牋四部書。兀兀到縱橫。山後柵棚黑。東西布連營。當晝畏燈響。嚮晨聞戰聲。空房夜淅淅。肅然鬼挑燈。孤歸絕依倚。況乃刀槍明。踟躕攀宰木。欲去不忍行。如何更小住。含辛理行滕」。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初四往皂角堰視于伯英大令。適其熟寢。遂歸。新州場橋頭寺諸賊營。昨夜方奪得。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初十日。僞秦王張保山據禹門寺。縱燒諸村。據黎庶昌禹門寺樂奏始末記，及續遵義府志。

十四日。弟璫以三更與甥姪至潘家塲。五更復返賈蕭塲迎媳。賊氛日逼，先生有懷俱盡。

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望山堂以十七日爲賊燬。先生有詩示子知同。

「室場不作子孫圖。自挈家行有若無。火盡村居何況此。但求冢木免焦枯」。

「家貧萬卷得來難。連屋成灰也可歎。細算十三年七十。縱存能盡幾回看」。 據葉經集遺詩

卷四。

望山堂之燬。先生生平收藏圖籍。竟遭賊焰。事後先生寄書蕭光遠云。藏書未出者約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邵亭弟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則海內無他本。不徒一旦至是。先生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貿然。是以有藏書未出之語。先生雖強作達語。謂只求冢木不致焦枯。然其腐心爲己甚矣。 據蕭光遠子尹先生誄詞序，及先生撰守拙齋詩鈔序。

望山堂燬。惟米樓獨存。 據葉經集遺詩卷四。

望山堂既燬。李蹇臣寄子書有曰。

遵東近邊縱橫八十里。燒掠一空。子尹藏書千三百餘種。隻字無存。深堪歎息。 據守拙齋

訓語。

山堂既燬。先生隨身書僅十二擔而已。故先生埋書時有隨身十二擔。經子史已備句。 據葉經集遺詩卷四。

旋樂安江賊出境。先生心喜之餘。思善後之艱難。亦惟搔首躊躇耳。 據葉經集遺詩卷四。

今年二月。東里賊平。據重修啓秀書院記。

上巳日。序李蹇臣守拙齋詩鈔曰：

「去年秋儀軒老兄集其詩稿。屬點勘。至十月樂安寇至。挈挈奔命。憂與窮俱。及今年正月。山堂灰燼。益復心腐。近乃寓家破塾。乾愁無賴。時取此稿讀之。卽以私意蘇爲去取。通存一百六十餘首。時儀兄客居葦江。寄去更自審酌。余嘗謂詩體惟七古七律最難。近時詩人諸體有極工者。七字則多不愜私意。君於詩非專家。意興所至。隨筆揮寫。而獨於七字古律。不煩繩削。撒手空行。其妙合古人處。殆有難與外人道者。固其天分亦其□□然也。久懷蜀山。欲作汗漫遊。一探浣花眉山之氣。□□不果。今君聞早晚將遊成都大好。白鬚紅帶。狂歌唱□。對此茫茫。知不得相從也。撫此稿爲悵然。同治改元上巳日弟

鄭珍序」。據守拙齋詩鈔刻本。

送弟妹至潘家壩歸。

「流離弟妹各牽衣。淚灑還鄉事盡非。劫數難逃嗟已過。破殘休怨喜能歸。支蓬勉爲耕栽住。食氣聊充早晚饑。太息禹門方賣穀。萬人皮爛幾家肥」。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有帳相隨已三十年。百補不棄。故先生今年作啓秀書院十詠中有敝帳一首。據集經集遺詩卷四。相國祁騫藻有詩寄莫友芝兼柬先生。因次韻奉答。昔年先生入都。未晤騫藻。故詩有東華面首跡都陳。悔不當時走問津句。騫藻促先生禮箋早就稿。故詩又有五十餘年傳業盡。後來應

待上樓人句。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題蕭光遠鹿山詩鈔。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有善相人術者來遵義。頗稱靈異。先生遇之鄰友齋中。先生降詞假色。令以年推。彼乃唱腐偈。悅先生及於黃鮎。先生旋悔。因作詩自訟。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紀趙福娘姑婦三人死節有詩。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感於吳元彪軍之無紀律。有吳軍行之作。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重五出遊醉歸有詩。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詩贈羅燦奎太守。勉其淨掃塵氛。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偕蕭光遠遊桃源山。山經甲寅兵燹。亭觀蕩然無存。歸與張思敬同守夜話。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窮苦甚。食老米有詩。

「講舍雖云毀。斗室故未廢。其人不足活。徒業亦無代。我窮養斯館。待飽躡十喙。春夏無寸修。朝夕絕他貸。此物隨例有。於道似無礙。月取一斗陳。紅糲出租磴。婦言滋味少。一飯不可再。艱難當此時。發我鄉里慨。家人人字蓬。坐地枕鋤暈。人多野藪少。日或一頓菜。慘聞食糠餅。哽澀入喉內。得□我何幸。雖羸亦聊賴。惜只四日糧。愁到空釜對」。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序塞謔秦晉遊草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郡俗艱子者。親友於中秋之夕有偷瓜之舉。自前三日即紛然。先生以爲樂事。有瓜詞六首。
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先生去年主湘川講。以後舍猶壁立。假啓秀書院以居。然經其堂者。未嘗不惴惴焉。懼其崩壓而趨過也。于鍾岳時兼知遵綏桐三縣事。出財度功。從事修建。七月先生有重修啓秀書院記之作。據集經集文集卷三。

八月二十七日孫玉樹殤。命知同送棺歸葬于午山感賦。

「乙卯喪長孫。吾已及五秩。今年喪次孫。吾年又過七。門祚日以衰。肌膚益不實。生平只獨子。望孫意猶疾。長者若今存。十齡只欠一。卽不與我元。猶應了個瑟。賴此慰人心。暖眼到今日。出語類老成。舉步無顛躓。去臘未周四。忌閏已佔畢。默計更十年。我死或未必。庶幾禮堂業。可以授之膝。天胡不我哀。萬事忽如失。旣奪讀書孫。又燬藏書室。老矣盡一生。待死更無術」。

「老妻聽不得。哭踊如壞牆。在禮誠已過。於恩豈復常。落地卽爲命。兩齡已同牀。臥則抱其乳。行則牽其裳。一旦奪手中。如何禁慟傷。卻念六十姥。義無從孫亡。以我斷腸人。復寬人斷腸。胡令至此極。哽咽瞻昊蒼」。

「孫構出北門。遠卽先人兆。我輿出東門。敬謁夫子廟。平生拜庚子。茹淚不敢告。種惟尼山孫。眉壽至於耄。下授鄒公業。上觀祖庭教。雖緣特氣鍾。實是聖德報。薄植自不

能。天刑滿身繞。餘殃及此輩。徒羨含貽笑。歸途巖桂發。欲折心已耗。遙憐十里外。嬰魂引無旄。與往已三月。撫己增悔懊」。據樂經集遺詩卷四。

仲秋窮愈甚。貸米。

「月食仰官廩。夏後廩若洗。患坐好爲師。飢餒固其理。賴有諒我人。肯貸一月米。孟秋藉以過。仲秋行復爾。噴兒叫門東。笑鼠墮甕底。竟忘天地間。更有食肉事。升斗值幾何。口惠常不至。初乞猶色赧。漸慣未覺恥。莊生誠隘人。盪河故可喜。諾乃不少待。忍指枯魚肆」。據樂經集遺詩卷四。

守陣者苦。有詩哀之。

「舊城一千陣。新城略減差。舊城三千家。新城僅半之。禦賊家一人。日夜登俾倪。始自閨之望。浹月無了期。富者能顧更。貧者可嗟咨。山風吹破裳。夜雨濕單衣。旌竿映燈火。下有十歲兒。最憐極下戶。日或無一炊。身手餓不揚。還爲徒旅欺。吾欲勸富者。各恤其鄰比。不有力苦人。溫飽詎能持。此意難戶說。世論喜毛皮。勉守勿愁怨。福星方陸離」。據樂經集遺詩卷四。

賊蹂躪松坎。致食鹽騰貴。一緡不及兩斤。先生竟斷鹽有詩。

「蜀鹽及比歲。稅外苦層權。取償於食者。價已三倍昨。近賊口松坎。擔運爲所格。物少自騰貴。一緡兩斤弱。貽者歎未見。何止比於藥。吾烏得此錢。直廢不少著。芥菘有真

味。淡食何必惡。匹如無風沙。養生豈無託。獨聞管子言。此斷則腫作。噫彼勞力人。含悲望寥廓。」據經集遺詩卷四。

中秋夜與蕭光遠步月。過李錦枝學博。邀馮子玉同登城東山飲鹿山堂。據鹿山先生集。

今年遵義亂亟。周方百里之內。衆矢所集。先生因有閩八紀事有詩。

「嗚呼同治元。我縣禍何劇。周方百里地。衆矢注一的。涓寇退東南。粵賊進西北。粵卻涓復至。涓去粵仍逼。屈指廿四旬。攻禦罕甯刻。官能幾何勞。民有幾何力。而粵賊此來。吉凶尤叵測。毛面十萬餘。所至若蝗蝻。出入無定途。宿頓無營壁。夜行速如鬼。猝至誰及敵。更聞善穴城。鉦鼓令人惑。壕邊作女樂。地底行賊域。全蜀兵賦雄。猶僅守其域。我縣彫劫餘。何以能阻格。大弟唐鄂生。如何自貽戚。帶甲二千人。追奔出符燹。意令走巴涪。豈料禍鄉國。蜀軍及温水。賊犯播川驛。兩道趨我縣。大樓失險扼。維時閩初十。已至龍巖側。鬼妾擁狴狴。鬼馬戴金帛。前水復後水。羣羣來絡繹。螻虺所經由。寧能免蜥螿。初時指水西。漸乃覷城滅。羣情增倉皇。官吏殊震蕩。于公自西還。肯進不變色。謂我士我民。此斷不宜擊。我械無萬刀。我儲無百石。但無搖我城。過我任旗獲。然彼寧有足。豺獠不忘食。但吾兩城民。表裏一肝膈。堅守待其動。是爲根本畫。我強正東出。遠與涓寇扼。馳調張鄒軍。郎隊略來卽。雷砮鞏安關。風高紅花柵。鼓角接湘山。面面耀矛戟。城人盡登陴。一塊駢十額。豈無飢與寒。心膽誓同感。北門李太守。巡墉增感

激。南門李都司。部曲受麾勅。吾弟黎叔吉。饑饉不斷糲。微爾識焦要。軍食仍孔棘。劉
韓四五君。薰勸極籌擊。微爾日夜勤。令守誰羽翼。我誠念古訓。人和師必克。十九賊臨
郭。東北肆轟擊。廿乃上碧雲。星名。衆峯如蟻織。飛毆斷首足。朱蓋倚崖踣。我師猛如
虎。手到卽斬馘。明日更大合。窺我西南隙。我師益虓怒。七遇髮皆植。呼聲山岳動。殺
氣天地黑。賊窮三日攻。料我當倦亟。六道襲紅花。鼠智亦難逆。張邵信能軍。一鼓滅羣
魄。自此賊技竭。我罔無敢陟。前驅旣鱗鱗。後至還戢戢。畏我斷其後。四郊故遊奕。月
終謂盡去。相賀喜飽國。薑尾乃更毒。机肉隨所擇。取道入綏陽。過所如掃席。途徑我縣
東。而南而西適。忠莊天旺間。死人亂麻積。上天胡不仁。此難堪太息。凡賊之躡及。空
空剩阡陌。掠我貨與賄。不知若干直。虜我男與女。不知數千百。盡室或驅去。父子不相
覲。舉家或屠弑。身首不能晰。避洞死於薰。避溪死於溺。終始二十日。中間□□□。賊
所棄蔬穀。練卒罄搜索。賊所棄牲畜。練卒罄羈勒。賊所餘屋舍。土寇繼燬拆。存者何以
歸。歸者何以殖。嗚呼我縣民。生理可哀惻。誰歎昇此福。守土不受責。煌煌大將軍。天
倚辦羣賊。一省失大半。三歲不踰閩。我縣北門管。防固宜朝夕。善謀貴伐志。待至已非
策。松坎及鳳關。括商歲數億。養兵若萬人。要害相肘腋。此賊縱實儲。欲進豈能得。乃
止斂金穀。飽得我所識。放虎使徒搏。責之一令力。齊牛壓豚上。安不至此極。天高無由
呼。遺子當自克。縣尹□論案。至計在疇昔。若能共急作。保衛其家裔。未必禁賊來。捍

守終有益。不見紅髮妻。賊攻猶敗績。不見禹門寺。未至先辟易。制賊與制練。著效已明
纒。奈何一因循。致受彌天厄。既往不可咎。來者宜取賊。愧無先人學。黃巾敬其德。巨
劫盡傷心。備書涕沾臆」。據葉經業遺詩卷四。

家中米至。有詩云。

「書兒怨孔子。貧兒悲閏年。所苦雖不同。其實並可憐。朝來見米擔。意謂雨自天。開械
得弟書。覽之涕汎瀾。言經燒劫後。鄉人不能田。兩家共一鋤。數家共一犍。強耕十之
五。夏至水猶慳。望望六月中。老秧方插完。於時寨禹門。有力不暫閒。田多未經蕪。安
望好與墜。秋又匝月雨。熟倒如鋪氈。家家人字籬。收得何由乾。去年一石者。大底不及
半。知爾七月來。貨食恆失贖。山中有薄獲。可以助首盤。東道時不通。今乃急爾難。吁
嘻龜背毛。於吾何益焉。國稅未宜緩。軍抽豈得延。更爲佃者憂。明年待誰餐。信還莫復
致。仰屋看舊編」。據葉經業遺詩卷四。

十月還山。有詩六首。

「我聞寇烽急。寇去我事牽。乘此兩粗緩。與婦歸午山。日短復溽途。炬行生苦顏。水輪
響漸大。已及竹溪邊。禹門蒼林空。戰格環四垣。舊時清淨地。鼓角何喧喧。三更扣松
門。鄉人喜我還。軟脚一杯酒。醉依經藏眠」。

「明晨至山堂。嚮墓惟一哭。桂柏餘悽蒼。瓦礫堆舊築。一二火所赦。敬殘不名屋。太息

在當時。丙舍因墓卜。窮人作富相。亭館開花竹。成來如昇天。燬去在瞬目。何力更辦此。吾年已衰促。寇賊況相尋。首歸何由復。濟焉攀宰樹。便恐隨鹿觸」。

一仲氏居殘廂。季家在桐岡。米樓獨完存。四壁仍潔光。妹氏住其中。我亦因而床。臨階鑑池水。傍檻問修篁。梅萼細如麥。松子墮生秧。平生山林意。對久還自傷。弟妹知暫留。客我罄所藏。一食數家饋。莫美盞豆湯。艱難復何欲。但恨不可常」。

「黃土一堆新。悲端萬重赴。使人情何已。地下埋玉樹。老妻臨哭慟。一擲不再顧。我乃未能然。入林即視墓。目擬九泉底。秀眉只如故。安得呼之出。抱隨阿翁去。世物無大年。百齡亦朝露。愛根寧有窮。默念毋乃誤」。

「全家避賊日。不擬更得歸。雖然載主行。得伸霜露思。今朝我猶來。兩親喜可知。無龜有體魄。墓祭禮亦□。土鏟治大婦。燔肉分先師。奉歸秋丁作。風吹十萬錢。化作蝴蝶飛。灑淚濺林木。聲哀徹靈祇。浪躡魚失窟。飄橫禽喪枝。不知子與婦。更有同來時」。

「卅年堯灣居。鄰舍皆我親。墓下十五年。故居不改隣。驚心十閱月。死不餘幾人。存者就棄去。故屋無遺薪。米溪一帶水。影絕寒粼粼。自此縱能歸。誰復同苦辛。已矣天寶爲。終期靜風塵」。據某經集遺詩卷四。

歸後徘徊緒階。思舊日藏書。收拾積灰而埋之。有埋書四首云。

「人之所以貴。不在七尺軀。則貴乎書者。又豈故紙歟。然人道之器。書亦道之與。人死

既宜葬。書燬可棄諸。我巢正月焚。我歸十月初。徘徊楮階上。歷歷思舊儲。中堂接右夾。北出連先廬。累篋樓上下。壁壁無隙餘。度案必中窗。窗窗可卷舒。奈何都不存。惟見瓦礫鋪。一哀爲出涕。萬有良歸虛。數日封積灰。不令落穢污。冢筆念懷素。瘞文悲復愚。乃今巢經翁。傷心埋燬書。汝存我盡力。汝亡我收枯。借問燼中人。識此孝子無」。

「四庫所校錄。浩浩七萬卷。下士而竄人。乃能及其半。□□□□□□□□□□□□□□□□。生小家壁立，僅抱經與傳。九歲知有子。山海訪圖贊。十二識庾鮑。十三聞史漢。十四學舊家。插架喜偷看。始知覽八千。舊是先生寶。鳩集四十年。丹黃不離案。有售必固獲。山妻盡釵釧。有聞必走借。夜鈔恆達旦。不獨有應有。亦多見未見。古州新附生。爲起藏書館。山堂皆訓導古州時。新進諸生贊金所遺。自謂得之難。庶幾免於患。詎知終不保。天意豈人算。我得自我失。猶勝身後散。世事良未知。一物不足歎」。

「微雨坐松根。默想蒼茫意。漢人所讀書。盡在藝文志。若似今刻本。不踰一巨匱。當時號儒者。大底進洙泗。於何見後來。如晁陳所記。我生嗜博涉。將老迷津濟。此豈賊火哉。毋乃天所使。爲絕泛驚緣。自作反本計。隨身十二擔。經子史已備。天意果如此。炳燭請從事」。

「老物信有神。巧能逃劫殃。漢碑一百卷。去軸席卷囊。濱行擔夫濱。惘惘棄在牀。鄰曲忽視我。藉手見眞腸。誰令苦負此。又焉知此良。商鼎匿石槩。亦恃蔽以倉。塵空跡易

露。誰子方窺藏。甥至若遲刻。詎不歸渺茫。更奇盧豈碑。三請不可捫。至今十二年。其故終莫詳。始知今日火。石已前知明。古蹟。寧抱空谷朽。不爲炎鬼戕。吾生乃不如。坐令灰縑糊。事前不及料。事後徒惋傷」。按集經集遺詩卷四。

在鄉未久。旋還郡城。按集經集遺詩。

十月初七日蕭光遠生日。守程朱教後客。明日乃招飲。先生攜句往酢。詩凡四。末一首云。

按集經集遺詩卷四。

「搖筆冥冥寒雨中。紙方過半意無窮。五百年後作跋語。留與何人思兩翁」。先生沒後七年。唐鄂生炯持節入蜀道播州。光遠過行出示炯。因跋其後。

十一月爲黃彭年作賢母錄序。世事之巧合。有如此者。

賢母錄序「……余迺發所述事狀。吹鐙讀之。往復再三。輒咽然淚涔涔下不止。蓋其所次淑人事親之孝敬。教子之慈毅。處親鄰厚孤悖之仁恤。與夫貧苦勞瘁。有百其艱者。大抵與吾母同。而其年僅六十五。爲壽又同。其生也歲陽在丙。卒又三月復日逢八。更無不同。記曰。見似目瞿。況似之似者乎。此中路之嬰兒。所以哭無常聲。亦其有萬不可解於心者然也。子壽之爲此錄。其萬不可解於心者。殆又與余似耶。……」按集經集遺詩卷四。

先生於表妹黎湘佩。自少相親愛。今寄詩三首云。

「一從別爾到山城。心緒全須酒力撐。家事愁來愁國事。寒宵無寐看天明」。

「男兒落地苦無涯。世外應知別有家。安得麻姑攜手去。十洲三島看梅花」。 據集經集遺詩

卷四。

殘臘將盡。先生既極窮窘。而全家復在病吟中，祀竈日有詩曰。

「全家都在病吟中。老婦瓶盆廢不供。拜乞朝天與天語。但求無病不辭窮」。 據集經集遺詩

卷四。

劉際昇字子遇。學博饋歲。有米花米葉。先生詩謝有勞君分餉增余感。多少人家正斷炊句。仁者之言也。 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是年先生本有游蜀之意。特蘸墨伸紙。爲表姪黎汝謙書手卷。長六七丈許。 據石印先生所書筆勢論跋語。

是年作文。有重修啓秀書院記。賢母錄序。說文新附考自序。題珂雪師雪齋讀易圖跋。啓秀書院壁書弟子職。 據集經集文集。

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先生五十八歲。

正月唐炯署四川綏定府。又邀先生作浣花之游。不果往。 據成山老人年譜。及子尹府君行述。

三月初四日。挈家自郡歸抵禹門寺山岩。往表妹黎湘佩所。擬留十日。避亂入蜀依唐炯。旋以道梗句留。先生初抵禹門寨。即往黎湘佩表妹寓宅中。曾於三月九日爲湘佩作禹門山寨

圖。付湘佩存之。有序曰。

「題自作禹門山碧圖並序」……禹門山順治初昭覺丈雪大師避難來結道場地之幽勝。殆難爲匹。樂安江卽唐元和志之帶水。又名夸牢。水經山西麓回爲深潭。頽巖臨之。影以古柏蒼蒼然。環東而南。去諸佛廬當巖之絕陁。後山坡陀不甚高。得江水皆嶮峭。不易近。自己未來鄉。人苦於涓賊。遂相率因山砌壘。聚居其中者。幾三千戶。吾中妹黎湘佩縣君。舊家桃花谿上。避賊依母家。亦作此山中人。其屋三間。當大回之頂。余攜家自郡城還東。將由此赴成都。就浣花之約。妹以我無居。留此小住。兀坐愴然。念飛鴻指爪一印丈師殘雪。隨筆塗染。庶它時談山故者。愛而見我云。同治二年三月九日」。據葉經集遺詩卷四。

越四日又題三詩云。

「吁嗟生不辰。將老逢百罹。漫謂書上辭。乃今親此事。三年歷避亂。其禍日加厲。何地置老夫。西指草堂寺。春風吹孤雲。忽墮蒼巖際」。

「平生楊妹子。自小親愛殊。古來中表間。兄妹如此無。各已畢婚嫁。白頭弄孫雛。相看豈無命。時運堪嗟吁。回思十載前。豈料爾此廬。匪惟爾此廬。吾豈就爾居。人事難逆計。苦業須消除。枯魚且相沫。後此知何如」。

「此日是何日。此山是何山。新林靜潭影。好鳥鳴關關。三杯出斯圖。撫之慘我顏。編茅

二千家。強半皆飢瘵。惜余非耆域。曷以拔汝孱。慈悲海上人。遺影留此間。當年菩薩果。不忍聽草菅。叱起三生石。漫言無住還」。據集經集詩集卷四。楊安瀛按。此圖後由湘佩子以贈黎庶昌。庶昌因跋云。徵君此圖。作於同治二年。余曾於姊氏處見之。今二十六年矣。今冬余將赴川東道任。便道還家。楊錫伯徵適來。出此圖相贈。余正整飭禹門寺。亟付寺僧寶藏之。又爲山川增一重翰墨緣也。光緒十七年十月黎庶昌識。又據趙愷言。此圖光緒末復由黎氏攜至成都。歸鄂憲章曾得觀察。署曰爪雪山樊圖。同光間名人集中。歷詠不少。旋聞又歸成都聶氏。楊安瀛電交馳。蹤跡至再。卒未能得。徒付瑤想而已。後得安順姚大榮手札云。楊安瀛兄大鑒。接奉手翰。并尊印柴翁書畫集錦一册。敬謝雅贖。柴翁書翰。昔年所見尙多。天人並至。卓然特出。足稱墨寶。至於繪事。三十年前曾見爪雪山樊圖卷。爲柴翁五十八歲作。紙本高營造尺九寸。長一尺四寸。水墨間用。朱綠點景。題曰爪雪山樊圖。款云癸亥先母祭日子午山孩寫。付湘佩妹氏存之。右方押子尹朱文小印。自記約二百餘言。款書同治二年三月九日柴翁記。後附題禹門山秦詩三首。此卷後歸鄂懷西觀察憲章。攜至京師重裝。余覆觀於相堯生侍御點所。柴翁之畫。所見不多。未敢妄贊一詞。但就此卷而論。似嫌醜陋古法尙少。不入具品。然先生行誼學業。不愧聖賢。偶爾游藝。固不必與馬夏倪黃。較優劣於點染間矣。今觀尊藏所錄一團扇本。一摺扇本。其二本皆不過尺餘小幅。徧搜近人著述。談及柴翁畫者殊少。長卷闊幀。從未一見。謹以集錦中所收影山草堂圖識語。謂邵亭求畫十年而未應。可知柴翁於此。亦不常作。不必以六法繩之。亦不必以神妙能逸贊許之矣。台端搜訪之勤。良足欽佩。用特略質所知。柴翁大儒。鄙衷信仰至深。惟百密一疏。未忍實談。亦無求備一人之理也。丙子大憲節姚大榮頓。

綏陽道梗。先生入蜀未果。遷米樓於禹門山岩。四月朔入居之。讀元遺山學東坡移居詩八首。感次其韻云。

「舉室赴蜀都。過家別荒萊。踟躕舊山堂。緒基長莓苔。茫茫風塵內。何處安吾齋。里寇賊可畏。先塋尤可懷。顏生務傳業。不欲顧朽骸。見家訓。我意殊不然。漁者終懸隈。四方誰樂土。矧乃氣寡諧。本擬哭墓行。卻仍守墓來。播遷吾懷矣。天眼何時開」。

「蒼蒼禹門山。已家二千餘。買屋我無錢。編茅我嫌居。午山池上樓。讀書之所於。劫火燕不到。寬潔無此如。移既省工費。成亦幾朝晡。我西卽妹東。中間地頗舒。因之置廚竈。建除寧復拘。寢處良已適。一笑儂石無。菽麥秀未實。稻田待犁鋤。我懷王孝孫。殺牛而糞車。未必遂如此。忍飢且排書」。

「我亦書滿牀。我亦物滿箱。惜我非遺山。照世有文章。畫祖愛巢居。歷劫同金剛。海岳木蘭詞。一字一玉英。堂堂小韓子。萬古神鸞翔。更有衣雲倪。復事漳浦黃。浩氣濯元精。煙墨何淋浪。阿房贖秦瓦。曾見無且囊。商鼎銘父已。恍聞和羹香。高樓風雨來。牙籤動鏗鏘。左右盡古人。坐我於中央。若非值亂況。容易此年光」。

「念自西徂東。我年方舞勺。菜畦爭母鋤。花洞助爺縛。壺灣廿載餘。樂於金滿囊。一從兩親失。恍若無依託。營成子午山。兒長頭漸鶴。誓首守松楸。庶免填溝壑。豈知世倏變。亂況削日薄。共求含性命。未暇緜藜藿。因懷太平日。方知貧賤樂。傷懷虎般彪。遠

逝意已慙。安見非鬼神。暗憐爲所卻。大海搖黑風。藏舟且潛泊。不少古之賢。幾曾死天
虐」。

「黃九與唐四。冬來書屢餉。促我赴浣溪。勿到桃花浪。羣賢正相待。星聚井絡上。昨日
又書來。已作半途望。豈知徒兩思。女怨夫亦曠。殷勤良友心。感激不能忘。獨怪岷峨
緣。如海求方丈。幾度風引卻。春江空盞盞。終尋祖師迹。此誓故不妄。渝南俟氛靜。或
嘗勇秋鞅。明月平羌水。勝具老猶強。擬攜媚學子。先訪可龍墓。此屋聊小住。苟且非垂
創」。

「黔賊如亂流。愈治愈無歸。豈無開塞法。劣吏安得知。書生敢妄言。出口卽怒譏。我里
苦涸賊。涸賊實由饑。舍田食人田。可惡亦可悲。斯寒聚殘破。黎弟爲之尸。能使毒攻
毒。詎非忠信資。紛紛功利徒。誤國以營私。肯信東長生。竟致甘雨詩。祭彤不去墓。所
望賴有茲。世道豈長亂。良臣誠可思。王官旣難恃。庶人可爲之。百端縈我腸。終日撚我
髭。少微方照人。此世豈易辭」。

「三日上松崖。五日過團湖。朝往日落還。夫婦相爲奴。回首廿年事。處處增感歎。青山
不易居。白髮不可鋤。休誇樽里智。漫恨北山愚。惟有頭上翁。處置吾不如」。

「東坡處承平。得禍福亦隨。江山與朋友。天固縱所爲。遣山歷喪亂。晚歲思有貽。築成
野史亭。著述自娛嬉。我今視兩公。餘緒未能窺。纍纍移居篇。一讀一再疑。天生獨角

麟。珍護在不移。如何投九死。不獨凍與飢。信有萬里姿。必加千丈羈。而我何爲者。尺鷃不過籬。亦復逢百凶。將老無所歸。巖棲傍佛日。汎舟寧久維。安得回道人。示我石榴皮。寒餓料不免。苟全良所期。多見幾回墓。此外不必知」。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七月初十日湘佩以其生日與先生黎孺人同過望山堂。留午雨晚歸。先生賦長句紀事。兼贈湘佩。

「黎家小妹不櫛士。六十之年今欠四。白頭不耐作生日。借我看松上梅屺。松陰滿地潮韻空。羣羔出手皆作龍。廿年丙舍感今昔。花竹滿眼榛芳中。東廂鐘在火似紅。庭蒿高於五尺童。斫蒼掃地發石火。流水自引巖根筒。小妹沙瓶煮蒙頂。老妻銅鑪滄湯餅。草間暖酒草頭醉。慘淡孤兒墓門影。天公於人亦太薄。偶然上冢豈行樂。鬼神似已忌高致。雷雨須臾到林壑。人生何者許前計。俛仰之間晴雨異。少日那知老去憂。他年空說今朝事。皺面觀河念念非。秋風漸漸吹我衣。辦好山林無福住。更促老夫何處歸」。據墨跡及巢經巢遺詩卷四。

先日感於東里風俗人心之壞。有哀里詩之作。據巢經巢遺詩卷四。

八月二十八日伯舅黎恂。自知將不起。以行狀屬先生。據巢經巢文集卷六。

八月二十九日黎恂。卒於禹門山砦。年七十九歲。時子兆勳在湖北鶴峯州判任。未及歸。據

沙灘黎氏家譜。

十月朔先生爲恂作行狀。續集經集文集卷六。後。或自行敘述。或乞之交游之有名爵者爲之。俱未嘗存經集文稿中。

先生輓恂聯云

「憫母同生。至公俱盡。

閱余後死。似舅莫由。」

額曰

「涓冷山頽」。額聯均據鄭某兩氏後裔口述。

夜邏寨垣有詩。續集經集遺詩卷四。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諭。會列薦章之貴州舉附生朱燦。前廣西候補知縣陳勸。前浙江縣鄧瑤。候選同知朱宗程。江西進士鄭維趙玉文。卽用知縣成果道十四員。均發往飭前赴。據十朝聖訓。楊安薩按薦先生者爲鄧齊藻大臣疊舉十四人於朝。大學士祁寯藻以牛君行述。

冬。口疾作。漸於齒及喉際。潰成一洞。凡食物或遺入。須令人以鈔珥取之。痛逾尋常。自傷奇疾。據蘇東坡詩集卷四。

先生既挈家自郡歸。抵禹門山砦。數月及冬。上館則主蕭光遠家。忽大病。幾不起。光遠每勸飲。辭以牙疾。光遠以爲酒火云。據鹿山先生集。

臘盡將歸禹門山砦。光遠強留。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告別。謂身健遊蜀。據鹿山先生集。

是年寓禹門山寨。乘暇爲表姪黎汝謙書社詩五律者盈尺。先生晚年手跡。汝謙所存獨多。據先生書畫勢論黎汝謙跋語。

是年作文。僅有雪樓先生行狀一篇。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先生五十九歲。

元日。自蕭光遠宅歸。據鹿山先生集。

正月二日。子午山謁墓。據蘇東坡詩集卷四。

人日。思山堂病不能去。次昌黎城南登高韻。懷絕。

「百憂無空隙。一鬼足欺弄。默坐如囚幽。初陽方濼凍。身經久病降。日恥非人用。道喪媚兒姪。時危絕賓從。指使孫女類。呻吟老妻共。衰年志勇去。佳節養蒼送。登高思配梅。落影壓池葑。欲起檝株拘。擬行筋骨縱。萬事增感歎。舊時徒倥偬。遙憐松桂間。漠

漠山雨重」。據蘇東坡詩集卷四。

去年江蘇巡撫李鴻章請州縣吏於朝。詔舉賢才。大臣疊舉十四人於朝。俞旨以知縣徵起發江蘇。至是有司馳檄以聞。據續運義府志。楊安讓按。唐炯成山廬稿卷四。有喜聞子尹被特旨發往江蘇以知縣用。卻寄云。詩畫文章特緒餘。便便腹笥等身書。頤家應是推三禮。解字何曾讓二徐。已分清贊伴先龍。(余以鄉里類年寇盜。屢函約來蜀。子尹不忍背先墓遠出。遲遲至今日。)不圖垂老被恩除。東南民力凋殘甚。起駕蒲輪有意無。

先生志不在官。擬身健入蜀。得貨斧下江南。與莫友芝相晤。時曾國藩駐節安慶。友芝久在其幕。而國藩素服膺先生學行。迫欲一見。嘗致書友芝有曰。閣下與鄭先生游。六合之奇。攬之於一矧。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語。其推重如此。據曾文正公書札及鹿山先生集。

湘鄉曾國藩極思一見先生。因屬莫友芝致聲相促。上元日友芝自皖中致書先生曰。

「子尹長兄親家侍右。去臘中忽奉十一月二十六諭旨。以我兄及友芝等檢發江蘇知縣。此時此旨馳到山中。想樾營間蜩鶴皆驚也。吾曹索莫荒崖。久無意于用世。不知都中何鉅公浪以虛名。上瀆天聽。遂趣召而起之。蓋不知其頽唐已甚。不任鞭策。然亦可想朝廷清明。破出資格。大是中興氣象。吾曹卽垂老。但未卽死。必能復覩嘉道盛時。則甚幸也。唯出處之際。大是難言。以不嫁老女。忽而彊之適人。須是心腸面目。舉止色色。妝點改換一番。安有不鑿柄者。頗以鄙情陳之湘鄉。使相當不肯十分相苦。憶戊午歲北征。我兄贈行詩云。林臥已云晚。問君何所之。不堪離別意。豈是宦游時。知兄之不欲出。堅于友芝。然鄉里亂後。極不聊生。株守空山。頗頌何已。兄卽官情消盡。亦何妨藉作江湖散游。

一攄磊落懷抱。皖中海內豪雋。趨湘鄉公如龍門。幹濟之才。樸學之士。詩文之雄。下及一技一藝之專精獨到。殆什百計。友芝一二得與款接。私謂不若髯之絕倫。湘鄉公極思一見我兄。意此番庶幾一來。且屬致聲相促。書到如有游興。望卽輕裝指渝。買舟東下。不過端午前後。可以聚首。官不官在兄自決。決不至捉將去斷送頭皮也。此間軍事。自去歲克九洑洲以清長江。其後又收蘇州。又殲苗沛霖。隨處有破竹之勢。金陵合圍已久。毛賊已十分窮蹙。其城時月可下。兄若早來。當能及見成功。亦大快事。客中老小及蕤齋。俱平安。煩一告之兩家。早晚舍祥弟自皖南來。當遣人還此不一二。甲子歲上元弟友芝叩頭叩頭」。據原跡錄入蓮菴趙氏藏。

正月。伐柏製棺。據巢經巢後計。

清明上冢。有七絕句。

正月二日見先塋。病經毅雨俄清明。攜家上冢休言晚。地下猶憐病子行。
百步一歇樹邊身。數歇已見松間雲。行到松厓待扶上。更難隨著四婆裙。
爬上荆花梅襯紅。池上海棠晴養風。最惜林禽無空蕊。可能棘厲勝村童。
碑南大櫟枝參交。年年雙鷗上結巢。羨汝飛鳴只山裏。不知人世亂如茆。
牡丹臨墓蕾如杯。應到明朝次第開。雛孫恰摘新紅口。持問阿翁底物來。
外家叔子護姑癡。斧盡鄰山此獨蒼。不解何人底心性。忍將一犢敗叢篁。

兩墓當年日日新。兒來婦去不離人。而今一到如天上。豺虎中間老病身。據葉經巢遺詩卷四。
將兩月不出門。表弟黎兆祺叔吉來勸。強游溪上有詩。

正初臥病及清明。弟勸扶衰強步晴。血肉乾坤春自在。破殘林壑眼猶明。櫻桃最早花初發。楊柳無多綠始成。氣候雖遲耕莫晚。看來逋寇也將平。據葉經巢遺詩卷四。

二月。詹節婦沒。先生爲撰傳。其母若姑。皆先生從母也。據葉經巢遺詩卷六。

三月望。撰舅氏雪樓府君墓銘。據葉經巢文集卷六。

五月。蕭光遠一再致書先生不報。時道路訛傳。謂已歸道山。據蕭光遠鹿山集誄詞序。

一病半年。醫稱怪症。先生亦自傷孽緣。有病中歎二首絕痛。錄之。

蹉跎一病半年餘。欲裂牙牀腐頰車。怪症無名醫欲避。久纏不放孽何如。先人化去空留藥。口業思來只讀書。親屬不知人不問。可憐奇事盡歸余。

朝朝暮暮念山樊。丙舍雖燒竹樹存。徑作牧場甯盜賊。敢傷墓地定兒孫。吾身尚在猶徒慨。後日懸知更忍言。曷敗難成今古事。卻思仁孝出衰門。據葉經巢遺詩卷四。

先生以口疾作已八月。趁神智尙清。親筆書遺囑。自署曰經巢後計。錄之。

口齒間疾。良非難已。自始至今。計八閱月。無苦不受。有增莫減。數日以來。益覺逼迫。默坐思惟。此皆我膽小。由於才短。寸守不敢尺圖。以致上負祖宗。下負父母。不孝不弟。罪通神明。故降之罰。如此酷也。誠不獲赦。覺深數極。吾敢怨乎。惟一死後事

程。及今神氣了了。聊爲書之。臨時遵行。否作廢紙。

吾福薄命苦。真大恨人。常擬裸葬。期于速朽。然在生者斷不忍爲。故仍需衣棺也。吾一衣數十年。並無新者。思人入棺中。既非赴宴。又非會客。安用此爲。又人情一經入棺。斂必具公服幾襲。朝冠朝履。此亦合道。吾雖忝學職。而花袍買時已舊。至今更增破拆。又思身在土中。不赴朝。不趨公。安用此爲。又恆情雖農工商賈。必具袍褂。思頽然長臥。非欲行何禮。安用此爲。古之賢者。斂以時服。昭著史傳。不少其人。時服者。常時服也。吾死之後。可卽檢平素單袂。紬者、綾者、羅者、縐者先著上。終以葛布長袍蓋之。始繫腰帶。如平時兩旁垂紳。不加長褂。貼身仍須汗衣袴襪。套褲褲帶。我並無新者。止不破者用之。勿另縫。頭用洋皺五尺爲巾。從額包髮。向頸後卻回向前。止包髮邊至額。兩股交互。仍繞向後過耳寸許。便穿包髮邊之內。下垂於肩。更不用冠。足著布履一緇。亦無新者。卽現穿者刷淨可也。

古用絞衾。和頭脚都包束了。俗間乃習用墊蓋。夫尸不怕硬怕寒。何墊蓋之有。吾死力不能具紬帛。可用青布二丈。斷作四幅縫。爲表用紅色。或灰色布裏之。古士用緇布衾。亦宜也。用藍色或紅色布五尺。裂作三條爲絞。大斂時將衾鋪棺中。令一邊稍多。掩頭時可蓋過鋪衾之前。先記置絞勻置三處。待尸落棺。以衾摺包上面。然後以絞緊束之。其長當和脚俱包也。枕如平時。不必木枕。止墊一寸厚木枋一塊。

吾正月伐柏製棺。所謂黃腸題湊者。若少需時日。合之漆之。佳具也。吾誠不及待。留爲內人用。卽用其與之買者。以漆合底中墊灰厚寸。凡柴灰皆宜上掩一二層紙。通蓋單布單一幅。上卽加絞衾也。尸之空處。塞灰包止當易動處。毋取滿也。脚下或磚或木。掩蓋卽漆口。

止設魂帛。不造靈碑。不製粟主。不書銘旌。今日死。若明日吉。可葬卽葬。毋久至六七日也。

吾爲父母燒紙錢。用邵子法。以吾力能辦也。吾死可用程子法。勿燒。與我舊時擬埋在吾母左旁。墳高數寸。去墓尺許。細思之。此穴是頑石搏成一盤。天造石槨。以安吾母。今于盤中開土。必皆遇石。縱強勉落棺。斷不肯如我卑墳之意。則方丈之地。隆隆兩邱。不成模樣。是反病母墓也。山堂屋基。以後時勢。斷不能再住。可葬我於中堂。大約佔後壁之前一分。佔壁後二分。坐向宜甲庚。約從桐岡屋右山桂樹間。向出以後。須拆堂後石坎補土。令坡陀而下。壅墳尺許。過墳前二尺許。始落平。兩邊整方之角。是爲陽宅鑿成。宜先以亂石填之。次以土壅之。使成圓轉之角。後坎上園地。並昔時加壅。高可酌錢其土。向前爲坡陀。土不足廳基空地可消也。不足取土於前邱之背。卽慈幹近泡桐樹一帶。

(後佚) 據墨跡今藏荷香室。

時事日艱。東嶽瘡疫又作。先生詩更有疫三首。餓四首。殺二首。皆不忍卒讀。憂天憫人。

其內心之苦楚。爲已甚矣。

疫三首

始塞三千戶。經年一半無。兵戈雖藉免。疫癘更難逋。著病多三日。昇尸或兩夫。傷心臨絕際。妻子共模糊。

太息妨偷聚。宵旰未敢疏。巡呼終夜裏。寒暑一年餘。重以勞耕鑿。兼之茹草蔬。病來安不死。醫藥泥粗粗。

親鄰垂喪盡。屈指一潸然。欲活真無地。何辜止叫天。自春餐夏草。撐命待秋田。空及高低熟。無人薦墓前。摘集經集遺詩卷四。

餓四首

鄰里元來熟。相逢認不真。形容枯近鬼。問答語無神。素有中人產。今無一飯親。又聞吹角晚。呼促站牆頻。

一石償五石。惟圖顧目前。貪民知過利。寨主已開先。時價配新糶。美聽無息錢。乘時當致富。持算亦由天。

處處人相食。朝朝耳駭聞。棄尸旋贖骨。過七始名墳。□□□□□。□□□□□。□□□□□。□□□□□。

神農嘗贖草。富媪妄生苗。平日牛猶吐。今時鼠並燒。初陽整野岸。細雨洗谿橋。誰放輪

燕者。中多兩日枵。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殺二首

滅等投江便。偷升斬首隨。月潭龍改穴。風岸犬爭尸。現罪寧嘗死。羣情亦有私。終宜崇任恤。天地亦含悲。

各衛妻孥命。情通孰不親。稍違視軍法。偏苦必頤民。日落寒公起。月斜花戶呻。令嚴休妄語。盡力得安身。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齷潰傷。黎兆祺爲降卜求藥方。先生有詩紀事。時鄉里求醫難。而病症又非尋常也。詩如左。

我病七月齷潰瘍。醫祝去聲□藥莫一嘗。舅家諸弟懼卽死。上章稽首求藥方。此術傳來本自我。其事有無殊渺茫。卻思請禱聖亦聽。所愧素行神不滅。三更走報靈方徠。我父驂駕仙人旁。太白隱君大醫王。祖曾世事齋而莊。昔年三度手活我。前因後因非所詳。我父活人善心腸。至今愈遠人不忘。上界真人各官府。固應位業參劉張。聞親所在敢不往。事雖恍惚理有常。微威宣覺立滿堂。持方示我增感愴。文章事業止如此。六十而死非夭亡。先人果隨隱君後。負書便可同頡頏。居生何補亦何味。更要白辛須備嘗。百年未滿終不死。坐對射壁鏡煌煌。據集經集遺詩卷四。

蕭光遠鹿山集子尹先生誄詞序有曰。

八月八日。子尹信言口病直害到今。醫者謂服參當效。觀其字靈。握管尙未穩。卻問余北鄉事。並悉數東柴百物昂貴，糶糴數百言。據蕭光遠鹿山集。子尹先生諫詞序。

書致黎兆祺曰。

擬明日專人進城。託朋友買參。請將平日應用妥實之人。撥一人與我。明早來取銀信喫飯去。珍拜致。據原蹟今藏荷香室。

八月十五日。爲黎兆祺點訂息影山房詩鈔。且爲序之。據息影山房詩鈔。

黎兆勳前自鶴峯州判任奔父喪回里。患疫不救。以八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一歲。據葉鹿昌從兄柏容先生墓表。

八月二十二日。先生又致書蕭光遠。光遠嘗曰。

八月二十二日先生致書光遠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特瘧疫及中表黎柏容患疫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字。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其疾之小瘥而遽加也。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惘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子尹臥于齋中。一晨笑而起曰。起起。自謂夢人授以衣。如古深衣制。摺疊十數層。恐不祥云。作書慰之。言六言八卦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是了時。當息慮凝神待天命。乃不數日而凶問至。據子尹先生諫詞序。

九月十一日。先生力疾致書唐炯託孤云。

鄂生老弟如握。久未談心。無時不在念中。竟無緣得一見矣。邇來賤軀無恙。而口疾日加

沉重。今生恐不能再見吾弟矣。前云唐跡後命。同兒奉上。以完平生之志。尙乞扶持兒輩。得蒙玉成。兄當感激於泉下也。多作不能成語。臨書痛切。敬請公安。鄭珍上言。九月十一日。據原跡今藏荷香室。始絕筆也。惕安謹按。此函似未寄出。今於鄭氏得之。

九月十五日。先生命子知同曰。吾生平腹稿尙夥。若加數年。庶幾盡有成書。而今已矣。第所存稿。亦不爲儉。汝力猶能校訂。其未次者。當善排比。無使紊亂遺失。若及汝世能梓行之。則吾子也。據子尹府君行述。

九月十七日亥時。先生卒於禹門山碧。端坐於牀。顏色不變。啓手足而屬纊焉。時夜殊星朗無雲而雷者三。殮以時服。據子尹府君行述。

子知同。泣血稽顙。而有勅授文林郎徵君顯考子尹府君行述之作曰：

「先子諱珍。字子尹。號柴翁。別號五尺道人。姓鄭氏。始遷祖益顯公。原籍江西吉水。明萬曆庚子。以劉綎部將從平播班師。被論回衛留部曲。領舊兵萬餘。駐遵義仁懷敘南馬湖等處。耕種防守。公因屯郡西六十里水煙。子孫遂家遵義西鄉。崇禎辛巳王忠烈公佐聖宰遵義。以公宿將。問所以扼水關吭者。公爲畫築新站城。與王公往來巡視。邊備悉舉。明年。逆酋郭士奇吳上才繫獄。府道優容不決。致令結黨入寇城陷。王公死之。公率十里土司搗賊營。分兵新站。絕其歸路。盡殲之。郡以安全。四傳而至我高祖諱蔭府君。世有隱德。府君遷天旺里河梁。傳曾大父諱學山府君。爲郡諸生。始以儒起家。精岐黃術。活

人無算。曾大母氏程。持家撙節有法。先大父諱文清府君。例贈文林郎。稟性剛慤勤儉。言行必準規矩。先大母氏黎。例贈孺人。尤盛於德。皆詳具家傳。先子昆弟三人。二叔父珩。三叔父珽。先子其嫡也。以嘉慶丙寅三月初十日巳時生故宅。在岐嶷日。已有異質。長益穎悟。河梁里氛稔惡。先大父懼。爲築埋賈街所。漸亟徙避之。以己卯春舉室東走。樂安溪上佃田宅鑿灣以居。依外曾祖靜圃安理黎公。先大母考也。時先子十餘歲。就村塾讀。僅攻帖括。恆意天下人所讀書。必不盡是。庚辰年十五。外祖雪樓府君。令浙歸。乃往受業。麤講經義。十七補縣學弟子員。旋食廩餼。雪樓府君。知非小就。才令多讀古籍。先子隨發府君所藏書數千卷。縱觀古今。殫心四部。日過目數萬言。未幾。既淺俗學爲不足尙。尤懲涉獵爲無所歸。自忖非潛心宋五子之學。無以求聖人至道。終不能濟古儒者。由是專一程朱。精研性理。德業大進。雪樓府君工詩古文。時啓竅數語。先子聲入心通。後凡有作。府君莫不擊節稱奇。歎曰。昔歐陽文忠刮目蘇子瞻。有當讓此人出一頭地之許。吾於甥亦謂然。遂議以姪從姑而我母來歸。乙酉拔貢成均。舉使者爲程春海恩澤侍郎。侍郎遂於古學。天下稱文章宗伯。見先子文。奇其才。旋移視學湖南。先子廷試歸。卽招以去。期許鴻博爲提倡。國朝師儒家法令服膺許鄭。先生乃博綜五禮。探索六書。得其綱領。又接見新化歐陽、礪東、紹洛、鄧湘、臬顯、鶴兩詩老。時湖湘間號人文淵藪。而湘臬先生執騷壇牛耳。海內罕其儔匹。礪東先生亦卓然名家。先子與上下其議論。兩先生不以後輩

折抑。把臂論交。湘皋先生酒酣氣豪。振筆千言。先子和之。犄角爭奇不捨。先生大言曰。今天下詩。僕蓋無多讓。何期今見畏友乎。暨友甯鄉黃虎癩本驥先生。先生性高潔雅。癖金石。聚先秦兩漢以來墨本數千卷。先子就觀各領其妙。因悟隸楷法。居侍郎門下年餘。戊子辭歸。侍郎有吾道南矣之歎。是後家稍藏書。顏其室爲集經巢。無者假之舅氏及遵義故家。時獨山莫子偲友芝先生。侍其尊人宦遵義。爲學與先生同志。多儲祕笈。締交先子。先子以屢試不售。益肆力於古。往來數家書叢中。春秋講貫大旨。先洞悉文字。根以窮文。字自說文玉篇而外。該古今異文。經自注疏以下。極各家解義。罔不究心。不立門戶。一一爲折衷持平。獨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詁之書。浩如煙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若膺說文注。邵二雲郝恂九爾雅疏。王懷祖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門。卽下至六朝行草。亦並當精識。然後茲學源流。備舉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營視惑聽。賴有國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反覆參詳。止求明注說。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出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墨守

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爲多。謂宋後儒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或無足徵信。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臚明考禹貢。陳長發闡毛鄭詩。張泉文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亦嗜書畫古玩。恆陳列左右。書祖平原。時仿歐褚。畫宗思白。間摹文沈。嘗曰此於學問中特技藝耳。亦不可不善考古之隙。遇事觸發。則寄興爲詩。其於詩溯騷賦。漢唐而下。諸名大家。靡集不窺。擇其尤膾炙者。彙鈔成冊。含咀有年。而風骨則力追盛唐。蚤年胎息眉山。終撫韓以規杜。要之名作如林。不持一格。第覺橫肆道逸之概。溢於毫素。作文純白古健。變作曲折。不預設局度。任其機軸。操縱自如。比成乃罔不應矩。近世於文。步趨方姚。先子以爲紀律森嚴。非不可師。苟取法僅此。恐失之促窄耳。余則喜竹垞朱氏之春容雅潔也。自戊子至甲午六七年。績學深造如此。所爲友者。有子偲先生及其弟芷升庭芝先生、黎伯庸兆勳、舅氏桐梓、趙石知旭先生、黔西張子佩瑠先生。相與往還。飲酒賦詩。雖家四壁立。先子安之若素。乙未再游都門。多識中州人士。取助益宏。丙申從雪樓府君滇南幕。所至必識其掌故。丁酉領鄉薦。賀耦耕長齡中丞。納居門下。識先子貧。極加矜恤。戊戌試禮部不第。歸平越峯翰太守。以郡志首屬先子。佐以子偲先生。閱三載告成。凡古今文獻。蒐羅殆盡。間涉全黔事蹟。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庚子三月。先大母逝世。先子略得資斧。卜兆於子午山以葬。

置丙舍讀書其中。有終焉之志。自稱子午山孩。以先大父在堂。不能不甘心祿養。甲辰仍計借北上。又不捷。大挑二等。以教職用。乙巳初權古州廳儒學訓導。兼掌榕城書院。廳舊爲夷疆。道光朝始立學校。諸生夷漢各半。學植荒陋。先子至。初以文賦開其塞。繼以性道化其頑。不數月遠近肄業至百餘人。鄰縣數百里有負笈來者。坐則侍立一堂。行則從遊塞路。先子樂甚。廣爲甄陶。得士如胡長新能文。後舉進士。劉之琇能詩。州人自是益知嚮往程朱。砥礪名節。未逾年去職。門人有泣送者。是後稱廣文鄭老。丙午乃謀自窯灣徙子午山。築室未成。而先大父卽以夏四月棄養。旋移柩於子午山新居。逾年葬大母墓右。先子益絕念仕進。日以讀書課子。種灌宰木爲事。至庚戌以貧故。再權鎮遠訓導。辛亥夏歸鄉。前輩唐子方樹義方伯時致仕家行省。與先子往來最洽。癸丑疊膺召命。往剿撫湖北。挽先子同行。謂可與監利王子壽柏心先生共圖厥政。子壽先生負經濟才者也。先子不欲遠適。力辭謝。後方伯以戰不利。殉難金口。先子極悲之。自辛亥後。先子鬚髮頽白。雖精力過人。神明不衰。自知漸老。平生所學。不可不筆之於書。爰箋疏禮經。考校文字。著述未竟。不三四年。而甲寅楊隆喜之亂作矣。適選授荔波縣訓導。先生計借官避寇。挈家之任。未數月。都勻羣苗疊叛。乙卯八月。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不省人。先子莅軍政。以游擊營百餘兵南丹民兵二百四出迎敵。經數十戰。賊以萬計。有增無已。九月。賊越山險。以數千圍城。先子開門揮衆死戰。斃賊百。追襲三十里。時蔣君病漸起。

先子解兵柄。謂蔣曰。還若城。吾可潔身去矣。遂告歸。以道梗。攜家紆出南丹羅斛萬山中。匝月始抵省垣。與子方伯子鄂生炯論交。又識黃琴塢輔辰子壽彭年。皆績學能文。歲盡始歸里。丙辰。遣不孝知同館鄂生家。時涇潭甕安賊日熾。去家不及百里。風鶴交警。先子欲出重去先塋止堅守墓廬。重修舊稿。借著述爲消遣。己未。鄂生官四川有溪。疊延先子。先子欲徧觀蜀中山水依之。作娛老計。十月西去。而涇賊卽以後月入寇桑梓。知同倉皇奉母攜幼。間道走南溪。先子聞賊耗。促裝還山。道不相值。先子至家。知同在南溪矣。先子亟出桐梓。訪石知先生。遣健步走南溪。命知同歸。庚申三月。始聚首寓居魁崖。自稱且同亭長。秋仍還山。涇賊益逼東里。辛酉。先子主講湘川書院。冬。賊復入境。焚掠無遺。子午山亦罹其焚。藏書半燼。先子無歸。因寄家書院。自是恆多感愴。得老友蕭吉堂光遠先生耽易理。李儀軒憲臣先生能詩歌。朝夕傾談。聊舒悒快。壬戌。鄂生官綏定府。又邀先子。卒遷延不果往。癸亥。里中禹門山岩成。乃暫移家岩內。貧況不堪。仍欲赴綏定。又不適。大臣疊舉十四人於朝。相國祁公竊藻。以先子弁首。仰蒙俞旨。特以知縣徵起。分發江蘇。時相國會公國藩。駐節安徽。子偲先生久遊其幕。會公因諗先子舉行。授意子偲先生。數馳書促行。迫欲一見。先子方計出山。力據忠藎。上報殊恩。兼酬知己。是秋。口疾遂作。屢延醫治。有劇無瘳。越至甲子。益形骨立。彌留及九月十七日時加亥。竟棄不孝知同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又九。嗚呼。可勝痛哉。歿時端坐

於牀。顏色不變。命啓手足而屬纊焉。學者私謚曰文貞。以十二月十八日安厝先大父墓左。配黎孺人雪樓府君長女也。賢明似先大母。子知同郡庠生。聚宦氏。女四。長適邑庠生趙廷璜。次適綏陽丁誥。三字子偲先生子邑庠生彝孫。次三皆早歿。四未字而殤。孫阿龍玉樹亦殤。碧樹未齒。孫女二。先子性至孝。幼事先大父母。凡負薪執爨紡績芸鋤諸苦。罔不代作。長益孺慕。每抃舞匍匐作兒戲。不致親歡笑不止。人擬之萊氏班衣。時出謀生計。足奉一月甘旨卽歸。家雖貧。修髓無或缺。先大母早歲積勞。暮年善病。先子百計求醫藥療之。庚寅。年五十五。病極危殆。先子血指書狀。禱於文昌之神。願減己算十年。上增母壽。大母疾旋愈。後終庚子。適合十年。蓋誠孝格天。神所錫也。及葬先大母於子午山。朝夕走省。山故不毛。手植花木千餘株。不十年桃李梅杏松柏。醜蒼蔚成行。間以竹石。相隙地架屋。有望山堂先廬米樓柑廊四香亭等。參伍上下。中藏玉磬湖。菱荷楊柳。掩映生姿。先大父好植名花。凡南中奇產。先子罔不畢致。山中紅綠煥爛。奪目恆匝。四時朋儔過訪。詫爲名勝。矜賞題詠。信宿忘歸。惜一旦燬於賊焰。至今瓦礫荆榛。無復舊觀矣。又篤友愛。兩叔父皆先子教之成立。中年已後。薄有田數十畝。盡以與兩叔父。己未秋。季父病歿。先子痛甚。爲教養諸孤。進之如子。人稱爲難。先子體貌端嚴。方頤廣額。目光射人。持身恭潔廉靜。剛果深醇。言必顧信。行必中禮。當處人接物。則和藹之氣。溢於顏面。人莫不與親而罔敢媿嬖。喜接引後進。子弟輩請益。必諄諄誨諭。

凡舉一事。爲窮原竟委。惟恐不詳。然非其人。或終日無一語也。所造就若舅家諸弟。叔吉兆祺講宋學。篠庭庶齋工詩文。及倚聲椒園庶蕃工詩。蕤齋庶昌通經史工古文辭。塔趙仲漁習毛鄭詩。皆一時翹楚。大抵先子生平。爲學宗旨。匯漢宋爲一藪。囊括其要領。示知同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此元明以來。程朱未流。高談性理。坐入空疏之弊。明於形下之器。而不明形上之道。此近世學者。矜名考據。規規物事。陷溺滯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始不精許鄭之學。許鄭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岐視爲殊途。偏執之害。後學所當深戒。故先子晚年。於道益深。記誦詞章。其餘事耳。又嘗教知同曰。朱子一生精力。盡在四書集註。根柢盡在近思錄。吾五十已後。看二書道理。歷歷在目前。滾過。稍涉響影。便有走作。差若毫釐。失之千里矣。所痛年不及待。纂著未竟。經於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亦多未成書。僅有考工輪輿箋。鳧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說文諧聲釋名證讀。皆未成。史有鄭學錄世繫一線圖。子有親屬記老子注母教錄樽齋譜。別有先秦古書讀一種未成。集有巢經巢詩鈔前後集外集。巢經巢文鈔播雅。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唯談理之作。危語一種。全未屬稿。時口占一二事。益慎重道學。精益求精。擬六十外始作之。不知年數之盡此也。卒前兩日命知同曰。吾生平腹稿尙夥。若加我數年。庶幾盡有成書。而今已矣。第所存稿。亦不爲儉。汝

力猶能校訂。其未次者。當善排比。無使紊亂遺失。若及汝世能梓行之。則吾子也。知同謹受命。嗚呼。先子抱不世之才。僻處偏隅。生出晚季。羈身貧窶。暫位卑官。文章事業。半得之憂虞艱阻之境。豈天之所以玉成完人者。類必如是耶。然茶葉備嘗。以糲食鶉衣終世。垂白厄窮尤甚。重足傷矣。而天復不假之純嘏。使竟傳所業。豈斯文之祕。猶將不欲畢留人世。抑又不可詰焉。第黔中數千百年以來。求學術之醇且備。與著述之精以富。曾未盛如斯者。得非千古一時之會歟。復何閒歟。所媿知同慙慙無似。有玷箕裘。競守遺編。恐終不克繡梓永世。祇益危懼。茲痛先君子學行大節。有不敢不先傳者。謹蒐敍崖略。質之當世能文碩彥。幸錫以碑誌紀傳。增輝泉壤。則存歿均銜感無既矣。不孝男知同泣血稽顙謹述。據陳刻附錄。

知同敬具神主書其上曰。

勅授文林郎鄭公諱珍字子尹號柴翁神主。

公行一。嘉慶十一年。生於遵義四鄉天旺里大田坎住宅。遷於東鄉樂安里幾灣。再遷子午山。同治三年壽終正寢。以三月初十日巳時生。九月十九日亥時卒。其卒在萬門山寨右營寓居。非公志也。乙酉科拔貢。丁酉科舉人。甲辰科大挑二等。補授荔波縣訓導。同治二年特旨徵用分發江蘇知縣。未行而卒。配黎孺人。子知同。郡庠生。女四。長適趙。次丁。三其未字早夭。四適。擯神主。

至是先生卒已三月。以十二月十日發柩。渴葬子午山文清公墓左。時寇賊縱橫。不得不從事

便捷。據子尹府君行述及趙愷保護子午山本末。

學者私諡曰文貞先生。據子尹府君行述。

黎庶昌爲豎碣。題曰鄭徵君之墓。據續遵義府志。

卷八

譜後

黎庶昌揀發江蘇知縣子尹先生行狀云。

「先生諱珍，字子尹，姓鄭氏，其先爲吉水人，自七世祖益顯以明萬曆庚子從劉綎平播，綎班師被論回衛，領舊兵萬餘，防守屯駐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諱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於醫，皆有隱德，鄉黨稱長者，先生幼精力絕人，過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自桐鄉任內以憂歸，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於是先生大感服，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風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外舅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蓋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故訓，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龐之

惟恐不及，既治三反如有不合，則發憤以思，又不合則旁綜諸儒之說，鉤稽互證，必求得當於程朱氏之議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自本朝以來，治許鄭家專經大師，若充宗萬氏，蒿菴張氏，慎修江氏，東原戴氏，懷祖王氏，懋堂段氏，號稱精核，皆不能以過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郡牂牁也，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寢。然爲西南鉅儒，先生以道光丁酉舉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舉攻城，縣令蔣嘉毅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傭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絕城出擊，斬馘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子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距生嘉慶十一年丙寅，享年五十有九，配子從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發者，益播爲詩古文詞以昌大之，瓊奇幽邈，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難能，撰著之書已成者，有儀禮私箋考，考工輪輿私箋，堯氏爲鍾圖說，巢經巢經說，巢經巢詩鈔，文鈔，巢經巢瘳語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康成傳注年譜，弟子目親屬記，

老子注世系一線圖，無欲齋詩注，母錄博蘭譜，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學，於時顧棟高梁錫瓊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耶，將以俟史氏之論定焉，同治四年乙丑三月，內弟黎庶昌謹狀。據拙尊圖叢稿。

黎庶昌鄭徵君墓表云。

一先生諱珍，字子尹，晚號柴翁，姓鄭氏，其先吉水人，七世祖益顯爲劉綈部將，以明萬曆庚子從平播，綈班師被論回衛，益顯領舊兵屯防水煙，遂爲遵義人，曾祖某，祖學山縣學生員，考文清兩世精醫，衍德於術，妣氏黎子姑也，先生自幼精力獨過絕人，寓目輒能記誦，予世父雪樓公以憂歸，自桐鄉多蓄典籍，先生以甥行學於舅家，悉令鼓篋讀之，恆達旦夕，肘不離案，衣不解帶數年，而學以大明，道光五年，選拔貢生，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先生大感悟，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車輿之制，方是海內崇尚考據，名曰漢學，從者風靡，先生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弊，治經宗漢，析理尊宋，踰二年，復從侍郎於湖南。歸而與府教授莫猶人先生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久之經術益大涵肆，莫可殫詰，先生之爲學，其孤詣有可得而言者矣，其初實致力於許鄭二家之

書，以爲不明傳注，則經不能通，不明訓詁，則傳注不可得而讀，其於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篤，尊寵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感，則發憤覃思，又不合則萃綜諸儒之說，旁參曲證，必求一得，當程朱氏之義理而後已，如是者積三十餘年，而先生之於三禮六書乃始渙然怡然矣，蓋經莫難讀於儀禮昏喪，尤人道之至重，則爲儀禮私箋，古制莫晦於考工，則爲輪輿私箋，臯氏圖說，小學莫尊於說文，以段玉裁微可均二家之說纂備，則爲說文逸字，及說文新附考，奇字莫詳於郭忠恕汗簡，而謬俗實多，則爲汗簡箋正，漢學莫盛於康成，則爲鄭學錄，每勘一疑，獻一義，刊漏裁誣，卓然俟聖而不惑，斯亦天下之神勇也，先生嘗以謂遵義漢牂牁地，自郡人尹珍從許慎應奉授經書周緯教授南城後，遂無有經術發聞者，於是毅然以道真自命，故學成而先生突然爲西南巨儒，以道光十七年丁酉與於鄉，甲辰大挑二等，凡三爲校官，最後補荔波縣訓導，適狄夷作亂，大興攻城，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視事，先生募南丹廠工三百人，署以軍政，繞城出擊，斬馘甚衆，城賴以完，未幾遂棄其官以歸，先是先生自得鄉舉後，卽已厭薄仕進，惟從政於門內甚謹，存則授几授杖，以至視形聽聲，無不致敬，以勉於分所當爲，沒則附身附棺，以至繼志述事，無不盡慎以達乎心之所安，晚歲經營業于午山廬於墓次，將浩然自得以終，不復與聞人間事，同治二年癸亥，乃用大臣密薦，詔赴江蘇以知縣補用，未行而口疾作，遂以甲子九月十七日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九，配子姊黎孺人，子一知同，女子二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先生之

學鴻肆而核辯，經術所不能盡者，益播爲詩古文辭以昌大之，瓊奇孤逸，力闢陳常，論者以爲漢學家所未有，撰著之書，已刊行者，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說文逸字二卷，說文新附考六卷，汗簡箋正八卷，鄭學錄四卷，巢經巢經說一卷，巢經巢詩鈔九卷，樗齋譜一卷，毋教錄一卷，未刊者有考工堯氏圖說，說隸親屬記，老子注世系，一線圖，巢經巢文鈔，無欲齋詩注，凡若干卷，而遵義府志播雅兩書，尤爲邦人文獻所繫，往者吾讀國史儒林傳，見高宗純皇帝崇尚儒術，於時顧棟高粱錫璵等皆以經明學粹下詔褒許，列於冊首，如先生者內而懿行集於身，外而經術顯於衆，以視棟高諸人孰爲優劣，未易遽定其可與於儒林耶，抑猶未耶，將以俟諸知言君子」。據世澤圖影稿。

蕭光遠鄭子尹徵君誄並序云。

「君諱珍，字子尹，道光乙酉拔貢舉人，同莫君子偲修郡志，時予授徒郡城，兩人神交，未獲聚處，咸豐戊午冬，子尹赴唐鄂生南谿約，過城聚談數日，至魁崖寄予周易屬辭序，辛酉主講湘川，始樂數晨夕，與子偲丙辰同講席時無異，未幾東歸，癸亥上館主子家，忽大病幾不起，夏去冬來，勸之飲，辭以牙痛，必是酒火也，臘盡將歸，強留之，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告別，謂身健游蜀，旋奉旨以知縣發往江蘇，書來云當出意仍主游蜀，得資東下，與子偲相聚也，五月後予再奉書，不報，時道梗，訛傳已歸道山，忽得八月八日書，口病訖今未愈，醫者謂服參當效，觀字畫握管尙未穩，且問予北鄉事，並舉東崖百物

昂貴，纒纒數百言，二十二日又書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柴瘧疫，及中表黎伯庸患疫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字，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乃病小差而遽加也，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然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子尹臥子齋中，一晨，笑而起曰，起起，自謂夢人授以衣，如古深衣制，摺十數解，恐不祥。

作書慰之，未言六十四卦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時已耶，尙息慮凝神，以待天命，不數日凶問至矣，嗚呼哀哉，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玉諸君會飲行令爲樂，子尹一日沈醉笑謝曰，諸君飲頓頓酒，不能勉陪，子尹少飲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飲，談久再飲，佐杯無肴，或以書同讀，下之微酣面發赤，議論益精神，素工書，來求者應接不暇，爲詩文操筆立成，有如宿構，好聚書經巢，遭賊焰，寄予云，藏書未出者，約計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邵亭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則海內無他本，不圖一旦至是也，子尹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書然，學貫諸經，尤精三禮，海內知名，往時程春海侍郎錫字以國故尹道真期之，可謂不負，惜天不假年，未竟所學，吾念子偲先合而後離，子尹離而後合，今子偲將終老江南，子尹又溘然長逝，干戈滿地，跬步多虞，病也未嘗一視之，死也未嘗一祭之，慚負地下，君平生踐履著述，自有大筆傳志，聊述兩人之交，爲位設酒果，拜手而誄之，詞曰，維鄭老之拔起邊陲兮，百家無所不窺，匯漢宋爲一藪兮，早奉手於國朝之大師，六書搜叔重之逸兮，三禮抉康成之微，倘天子

以司農之年兮，著作將與高密相攀，追歲非龍非蛇兮，竟兆夢於錫衣，彈指辛壬癸甲兮，兩人常共乎皋比，君應傷別我之早兮，我尤恨交君之遲，悵素心之長往兮，孰與賞奇而析疑，望騷壇其無主兮，感經巢之劫灰，撫遺編而歎息兮，曷禁予情之涕泗」。 光緒光遠鹿山

雜著。

清史稿儒林傳云。

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五年拔貢生，十七年舉人，二十四年大挑二等，以教職用選荔波訓導，咸豐五年叛苗犯荔波，縣令蔣嘉穀病，珍率兵拒戰，卒完其城，苗退告歸，同治二年大學士祁寯藻薦於朝，特旨以知縣分發江蘇補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據子知同行述。珍初受知於歙縣程侍郎恩澤，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宮室冠服之制，方是時海內之士，崇尚考據，珍師承其說，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卽已洞知諸儒者之得失，復從莫與儔游，益得與聞國朝六七鉅儒宗旨，鄭子尹先生行狀。於經最深三禮，謂小學有三，曰形、曰聲、曰義、形則三代文體之正，具在說文，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僞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聲則崑山顧氏音學，五書推證古音，信而有徵，昭若發蒙，誠百世不祧之祖，義則凡字書韻書，訓詁之書，浩如淵海，而欲通經訓，莫詳於段玉裁說文注，邵晉涵郝懿行爾雅疏，及王念孫廣雅疏證，貫穿博衍，超越前古，

是皆小學全體大用，別有漢隸學號專門，卽下至六朝分隸，亦並當精識，然後茲學源流，備舉罔遺，闕一不可，其讀禮經，恆苦前儒聚訟，營視惑聽，賴有國初諸老出，權衡得失，審當莫如康成，爰奉爲圭臬，反覆參詳，止求明注，不遽詰難，厥功不亞孔賈，乾嘉以還，積漸生弊，號宗高密，又多新義，未見有勝，十九舛駁，說愈繁而事愈蕪，較前古爲尤甚，故言三禮墨守司農，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諸經率依古注爲多，謂宋後儒者喜變亂舊說，未免憑臆逞私，或無足徵信，國朝專力復古，事必根據，然後敢言，故若胡渭考禹貢，陳啓源闡毛鄭詩，張惠言通漢易之類，精確異常，絕學獨有千古，信吾師也，又以餘力旁通子史，類能提要鉤玄，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稿，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而已，周禮有考工輪輿箋，鳧氏圖說，禮記有深衣考，小學有說文逸字，說文新附考，汗簡箋正說隸，他若說文大旨，轉注考又有諧聲，釋名證讀，先秦古書皆未成，又有巢經巢說詩鈔文鈔，明鹿忠節公無欲齋詩注，行述而所撰遵義府志，古今文獻，蒐羅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鏡南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國志，行述珍嘗謂遵義漢牂牁也，自郡人尹珍道真，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教授南域後，無有以經術發聞者，於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爲名，故學成突然爲西南巨儒焉。采訪冊，楊安隨按訪將事蹟宣付史館，原典久求不獲，姑闕之。

巢經巢藏蹟，同治壬戌盡付劫灰，楊安訪獲知同手寫冊子，記先生歸道山後所遺圖籍，蓋燼

餘也，足資考證錄之。

「巢經巢黑漆木箱內所藏畫。」

王叔明山水一軸。經巢寶藏。趙文敏春山遊騎圖一軸。寶繪。正學子雲山岡一卷。董文敏松雨圖一卷。董文敏書右丞積雨究林詩大草書一卷。改在油紙包。馬和之古木秋花圖一卷。不真筆墨古雅元明間人作。郭河陽七賢過關圖一卷。董文敏扁舟出汴圖。唐伯虎風林古洞圖。又福祿壽喜圖。偽筆。沈石田春山畫舫圖。惲南田古松圖。南田春水桃花圖。薛素素宮車圖。傅青主書右丞宿雨乘輕屣詩草書一卷。珂雪師雪齋讀易圖。蘭陵女史夜績圖。王鹿臺仿黃鶴山樵圖。易在油紙包內。黃大癡幽齋琴鶴圖。易油紙包。桂未谷三益軍分類。五鳳二年刻石一卷。王蓬心小景一軸。鄧頤伯篆碑一卷。外有藤席裏漢碑裱成軸子凡數十幅。先府君手蹟。

大紅皮箱。第一堆。篆書一紙。書稿二紙。草書九紙。深衣考一冊。摺出。說文大旨未成稿一冊。說隸雜稿二冊。摺出。康成傳注一冊。汗簡箋正一冊。考工輪輿箋一冊。說文新附考一冊。親屬記一冊。經說雜稿一冊。儀禮私箋三冊。文稿四冊。詩稿十二冊。後二冊摺出交郭老。詞稿一冊。世繫一線圖一冊。荔波志稿。樽酒譜一冊。母教錄五冊。摺出。說文逸字一冊。巢經巢詩抄二

冊。 集經集經說一冊。 播雅六冊。

第二堆

喪服標注。 弟子職注周碑並一冊。 元章志林一冊。 經集叢鈔一冊。 孟子外書承旨學士院記翰志共一冊。 字鑑。 佩觿。 杭氏石經考。 論語鄭注。 擄出。 清容集選。 汗簡稿本。 碧落碑臨本。 卷施閣遺文。 后山四家詩選。 集經叢鈔書畫類。 隨錄鍾山雜記等冊。 經集粗稿釋文證讀四種冊。 節錄說文段氏注。 經集隨錄呂氏春秋等冊。 一畝居雜錄鶴林玉露等冊。 朱子文行二冊。 介亭集書去。 經集叢鈔石絃文等一冊。 吳船錄。 毛詩陸疏。 小爾雅等四種。 天官書。 類補正。 史雜抄經典文字辨證書。 春秋三傳異同考。 古易音訓。 急就章注。 擄出書堆中。 紀元要略。 孝經孔傳。 孝經鄭注。 金石文字記。 三十七家論語。 大清服制一冊。 所見日記。 焚餘草刪改本。 國朝文鈔二小冊空白二冊。 只一冊。

第三堆

隨筆雜記。 經集漫筆。 唐文等冊。 庚申隨筆。 經集瑣錄。 經集便記。 書目。 柴翁隨錄。 柴翁己未記忘。 柴翁辛酉記忘。 柴翁壬戌記忘。 擄出。 彙刻書目。 擄出。 經集待定手記二冊。 說文諧聲未成稿二冊。 說文轉注未成稿三冊。 也。 學讀書記。 不云自類冊。 毛詩離騷音韻冊。 司農遺說冊。 前漢古讀冊。 彙抄

諸書所引說文異文五冊。唐人書目。先秦古書讀未成稿。馮敬通書等冊。諸家說拜冊。論語舊說異朱注冊。遺山年譜未成冊。古語諺冊。記勝之書等冊。彙鈔冊。經巢後計冊。瀕湖脈訣冊。經傳言居等冊。前後詩初稿日歷數冊。時文試帖五冊又二大冊。个峯思舊草。鄂生詩文稿。李知山集。賀耦庚文。潘氏詩鈔。高青書文。教秦緒言。江玠侯事迹。鳧氏圖說初稿。

第四堆

米南宮天馬賦一冊。漢碑八種同冊。夏承碑摹本。九成宮醴泉銘陳忠愍公家藏遺物經巢藏。釋山文。攜出。爭坐位宋刻近刻兩本。黃帝鏤鼎銘。天發神讖碑鈎本安麓村木刻書譜。城隍廟碑鈎本。泰山石刻殘字鈎本。蕭景神道闕鈎本。戲鴻堂刻魯公諸帖冊。顏氏家廟碑。臧公神道碑。郭汾陽先廟碑。元次山碑。唐人書北山移文。九夏借。褚河南書聖教序。懷仁輯右軍書聖教序。成親王書化度寺碑。懷素千文。王知敬書李衛公碑。徐季海書三藏不空碑。孔北海書李思訓碑。溫虞恭公碑。漢曹全碑。攜出。小歐書道因法師碑。元章臨十七帖。星鳳樓帖李丞相書秦詛楚文。閑邪公家傳。關書。湘川。邵亭先生刻唐本說文木部三頁並釋。韓詩方箋。今亦男借去。鄂生二山諸要信。步天歌天文圖一軸。詩韻。先子圖書二包。印色一盒。獅墨一枚。銅印一枚。竹筒並各件在內。漢建初

尺。大筆二支。我心久養浩然氣印。雜物不記。因陳木界尺玉嵌心。小紅皮箱。並先府君寶藏，不可示人，書以自警。

老子注一冊。石齋先生臨顏書一冊。推出第二寶書。月波樓筆記。董香光行草書一冊，失去首頁。衡山畫冊。以上墨蹟。東坡詩稿刻本家佳。菊花賦冊。春海先生以下諸墨蹟。翁覃溪帳房日記冊。覃溪詩稿軸。竹垞八分聯。未谷八分聯。汪氏對聯。楷。板橋墨蘭四卷。倪鴻寶書橫幅。烟客仿趙文敏秋林圖。推出。曹弗興畫。經巢第一寶繪已歸鄂老。文衡山秋江曉渡圖。寶繪推出。米南宮書木蘭詞。經巢第一寶書推出。秋農先生墨竹。揮南田綠楊雙燕圖，失去上截，少一燕。扇一柄。竹簡。湘皋先生贈詩軸。黃愛廬挽聯。先君祭文。雅宜山人印章。程晉墨一方。古墨三塊。雜紙。

巢經巢書目

毛字號。樂通古題要解。癸辛雜誌。洛陽名園記。老學庵筆記。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王氏詩考。詩地理考。國史補。夢華錄。玉堂雜記。焚椒錄。東坡易傳。齊民要術。劇談錄。甘澤謠。漢制考。道德指歸論。周髀算經。法書要錄。圖畫見聞志。圖繪寶鑑。歷代名畫記。紹興內府古器評。揮塵錄。夢溪筆談。湘山野錄。春渚紀聞。齊東野語。茅亭客話。

聞見錄。錄帶書。遜暑錄。貴耳集。

南字號。說郭半部。計七十二册。

宋字號。太平御覽五十二册。

范字號。御覽五十册。范文正集。范忠宣集。關帖釋文。

秦字號。五禮通考四十五册。

健字號。五禮通考十七册。讀禮通考全。

陶字號。蘇詩補注。太白文集注。荆公詩注。香山詩注。樂府。韓詩顧

注。經義考補正。文公家禮。

正字號。禮記集說。儀禮集釋。紀元要略杜字號。通真。通典考證。文

選。鄭氏遺書。三禮圖。

竹字號。經義考十函。邵亭詩鈔。儀禮釋宮。姚牧菴集。古詩選。唐詩十

選。四禮翼。鄉守輯要。

學字號。江源圖說。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史漢字類。字辨。稽瑞。金石

例。燕喜堂五種。顏氏家訓。蒼頡篇。封氏聞見記。匡謬正俗。齊侯魯銘

釋文。山海經箋並圖贊二本。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孫淵如校本。說文繫傳鄭氏校刊

本。沈氏雜著遊藝至論小爾雅兩箋石鼓定本並一包。庚子銷夏記關帖釋文共一

包。江村銷夏錄。崔氏地圖。孟子要略。意林。經典釋文。周書集訓校釋。說文朱氏本。漢學諸聲。

業字號。孟子外書。文心雕龍。世說新語孝經外傳等六種。鬼谷子。楚詞。金石文字記。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宋本國語國策。墨子。晏子。閣帖十冊。蜀道驛程兩記。列子。尸子。尹文子。潛夫論。華陽國志。華嚴音義。四聲切韻表。隸續。隸釋。東觀餘論。殉難錄。韓柳四譜。孟子音義。九經誤字。顏氏家訓。大學考。詩或問。毛詩指說。漢官舊儀。

陸字號。老子。惜抱軒集四冊經說一冊。養正遺規。賢母錄。弟子職解。朱子文抄四書集註。易林。春秋繁露。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賈子茅書。新序。攢出。說苑。孔叢子。鹽鐵論。攢出。法言。申鑒。論衡。風俗通。參同契。三輔黃圖。歲時記。左傳文選。世本儀禮句讀。近思錄。困學紀聞。太玄。八家文選半部。

董字號。齊乘。教學五書。居易錄。玉臺新詠。絕妙好詞。竹垞詩。宣公奏議。平津館叢書二冊。莊子因。素問王冰注。我法集。讀書作文譜。墨商。周易集解。畫徵錄。墨池編。竹垞集。子略。白虎通。韓子。

老子吳注。管子。

子字號。羣經補義。周官隨筆。水道提綱。隋書。中庸輯解。三國志。

前漢書。後漢書。

歐字號。韓集五百家注。藝文類聚。蘇詩施注。蠶書。錦里新編。穀梁

傳。公羊傳禹貢錐指。餘冬敍錄。

永字號。輟耕錄。賓退錄。結埼亭集。唐六典。北堂書鈔。易鄭注。九

經三傳沿革例。

朱字號。尚書大傳。儀禮逸經。儀禮圖。儀禮章句。急就章注。小學鉤

沈。別雅。韻略。嘯堂集古錄。養新錄。復古編。金石錄。音學五書。

阮氏鍾鼎款識。

孔字號。易疏。書疏。左傳疏。水經注。周禮軍賦說。周禮田錄考。周

禮儀禮左傳三小疏。禮學卮言經學卮言。禮箋。九穀考。弁服釋例。釋繪。

張惠言易學五種。小正箋疏。禮經釋例。五經異義疏證。

程字號。二種遺書。路史。功甫書。儀禮集釋康濟錄。公羊傳疏。穀梁傳疏。

論語疏。孝經疏。爾雅疏。孟子疏。

宜字號。雜鈔古文。夢研齋集。鹿忠節集。忠節年譜。顏魯公集。唐鑑。

歸田彙稿。古文苑。子史精華。

方字號。坡涪兩尺牘。通雅。通志。

詩字號。經巢詩鈔。李習之集。元次山集。蘇詩集成。甫皇湜集。孫可之

集。杜詩張注。陶淵明集。韓文考異。精華錄。王孟章柳四集。

石字號。字典。初學記。日知錄。清河書畫船。聚珍版韻表錄吳等四種。

四庫簡明目。鄴中記。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太平廣記。寓意草。

尙論前後編。

之字號。說文舊音。遜諱錄。字通。集古目錄。法言李注。儀禮圖。金

石三例。羣經音辨。叩彈集。黃庭內景經。兩漢金石記。釋韻。移芝室

文。

孫字號。篠庭舅茶園舅詩詞。說文逸字二包。喪禮吾說篇。續古文苑。分甘

餘話。三昧集。香祖筆記。唐詩首絕句。池北偶談。唐詩十選。元和姓

纂。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城志。

賈字號。三禮疏。集經巢詩鈔經說說文逸字共三包。列女傳繡像本。黎氏三

稿。詩韻。八股小冊。

景字號。晉書四函。蘇詩補注。移芝室詩。

行字號。史記四函。

維字號。舊唐書六函。蠻書。諸史抽出言兵事一册。

賢字號。舊唐書四函。北齊一函。北周書一函。白虎通。拾遺記。四書反

身錄。選鈔古文。

克字號。宋書。四。南齊書。一。梁書一函。汲古。

念字號。舊五代史三函。新五代史二函。梁書一函。

作字號。魏書四函。

聖字號。新唐書五函。陳書一函。春秋長歷補。

介亭舅所借書。朱子文行二册。先人手抄。韓詩方箋三册。先人手校。義山詩注兩種。

先人圈點。山谷詩注。漢宋兩記。

茶園舅所借書。山谷外集。惜抱軒文後集。

黎功甫所借書。毛詩正義。大戴禮。史記。世說新語。先人手校。蘭墨八集。十三

册。朱長吉詩。先人圈點。趙子昂臨蘭亭快雪堂拓本。鐘王法帖同卷。以上據原本錄入。

護案子尹先生，生平所著書，其成者，約二十餘種。經部有：儀禮私箋，考工輪輿私箋。

二書有貴州刻本，江寧刻本，南菁書院刻本，廣雅書局刻本。集經集經說。家刻本，南菁書院本。堯氏爲鐘

圖說。貴英高氏刻本。說文逸字。家刻本，天壤閣叢書本。說文新附考。咫進齋叢書本，益雅堂叢書本，又

有一袖珍本，並刻說文逸字不知誰氏。汗簡箋正。廣雅書局本，上海石印本。深衣考輯，論語三十七家注，說文大旨轉注本義，說隸。俱未刻。史部有：鄭學錄、遵義府志、二書並貴州刻。世繁一線圖。未刻。子部有：親屬記。貴陽刻本，廣雅書局本。母教錄。家刻本，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博蘭譜。初刻於遵義，再刻於瀘州，三刻於開封，四刻於上海，其後遵義貴陽又鉛印以行。老子注，先秦古書讀。俱未刻。集部有：巢經巢遺文。貴筑高氏刻本，貴陽陳氏花近樓刻於上海，貴陽文通書局有鉛印本。巢經巢詩鈔。家刻本，遵義鄒氏又刻於京師，貴陽陳氏花近樓刻於上海，貴陽文通書局有鉛印本。巢經巢詩後集。貴筑高氏刻本，遵義唐氏刻於雲南，鄒氏刻於京師，貴陽陳氏花近樓刻於上海，貴陽文通書局有鉛印本。盧氏飲虹移又別刻於金陵，而遵義趙愷又就所搜集佚稿，並就後集略加詮次，別署，巢經巢遺詩，交貴陽文通書局鉛印，趙宗充校字。外集巢經巢稟語。俱未刻。播雅。遵義唐氏刻本，貴陽文通書局排印本。此外有：荔波縣志稿。原稿今藏貴陽凌氏荷香室未刻。柴翁書畫集錦。貴陽凌煥安彙所藏，先生書畫輯爲此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以行，並詩集家刻本版，片今藏遵義趙愷家，以上據寶帝軒雜記及採訪冊。

關於子尹先生祠墓之營建修葺紀之如左。

清光緒初黎庶昌出使日本，嘗奏請就禹門寺建五君祠，祀子尹、子偲、伯庸諸先生，奏上以違制降三級，祠未果建。據黎汝謙夷牢漢文集。

宣統元年，先生逝世已逾三十年，與嘉慶十五年規定入祀鄉賢祠條例相符，旅京黔人，安順姚大榮因擬具事實清冊，將集黔人之在京者，呈都察院代奏，請以先生從祀鄉賢，後以

國變未果，據姚大榮寶軒雜著。

民國三年，遷遵義縣知事呂聲文於先生墓，嘗加保護。據採訪冊。

民國四年，黔人劉顯世等建尹公祠於貴陽芙風山寺，祀漢儒尹珍，奉先生木主陪祀。據採訪冊。

民國十九年，桐梓黃道彬任北防司令。駐遵義，籌二千元，縣長金章亦籌五百元，擇地城內荷花池，建鄭莫祠，奉祀先生及獨山莫友芝，繼北防司令蔣在珍又籌一千元，因得落成，祠內附設圖書館。據趙愷鄭莫祠碑記。

民國二十四年，凌惕安建議，貴州民政廳長兼代省政府主席曹經沅，令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遵義縣長劉千俊修葺先生塋墓，並申樵蘇之禁，重建墓廬，添撥祀田，並訂定每年先生生日，由地方官祭先生與莫友芝黎庶昌墓，著為令，千俊以營建事屬邑紳趙愷胡宗相，二十五年冬竣工，至歷年子午山之護持，亦以趙胡之力為多。

同年貴州民政廳長曹經沅捐俸百元，補種子午山梅花。

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先生生日，貴州第五期行政專員劉千俊遵令祭先生墓，貴州文獻徵輯館副館長楊恩元，編審凌惕安柴申榮亦自省往致祭，邑紳趙愷牟琳胡宗相楊元楨等百餘人同參加，惕安著有遵義夷牟溪謁墓記，文獻徵輯館印行。以上據採訪冊。

趙愷有保護子午山始末記之作。據原書。